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七冊目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二）（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二）

（清）傅恒等撰

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史047-001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 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illegible]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非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壯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

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前、九嵕山名在西安府醴泉縣、武都、汧、雍注俱見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illegible] 以其子長樂公丕領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 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illegible]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至丞王雅[illegible]諫，不聽。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擊破之，進拔管城在安陸府鍾祥縣[illegible]，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寇竟陵，沖遣太守桓石虔[illegible]之參軍桓石民[illegible]帥衆北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 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堅兄法之子、侍郎王皮猛之子、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注見前，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

乎。先是陽屢謀以左右宿衛之臣□盛感烈士皆赦不
誅，徙陽高昌（漢車師前部之地），皮、虓朔方之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婆樓之子）將兵擊西域。

車師前部王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光行越流沙，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守。光進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群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鎮，一星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吳越分野，福德所在，其國有福），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正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群臣使安乘間言之。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幼子詵亦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饑。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當大力藩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畝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亦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誑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漢縣，隋廢，故城在今襄陽府穀城縣）。

先是，沖遣將軍朱綽擊襄陽，焚六百餘戶而還。至是，沖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救之，夜臨沔水，垂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奴，安之弟）、冠軍

[illegible]

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兵每十丁遣一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方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東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元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瑗度桓伊胡彬等衆八萬拒之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元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墅安棋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上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作壽春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在鳳

[illegible]

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水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畏成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少卻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illegible]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

[illegible]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大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爲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天下矣取之于未然與自落不過數旬之間然其雜焉美惡倘未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垂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飆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說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illegible]

以王國寶爲尚書郎

謝安婿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疏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乞干者以雄勇爲諸部統主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鄰其來尚祐鄰國仁五世祖也叛據隴右

初國仁之父司繁爲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爲南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本漢勇士縣晉廢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爲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其叔父步頹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頹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名注見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書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斌以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燕徙之新安試仕秦爲衛軍中郎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

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
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
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
終當為人擒耳。垂留其子農及從子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不
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
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
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而慕容鳳燕故宜都王桓子。等亦各
帥部曲歸翟斌。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
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
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
縣。起兵。

甲申　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僭國。春正月，

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
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暐。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
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
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眾二十
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
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
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惟郎是
從。乃指張驤亦烏桓人。說之。驤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
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
桓各帥眾數千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

石越討之。農參軍趙秋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
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
以必克。令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
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
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
子寶字道祐。為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
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脩復舊業，永
為鄰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竭兵勢，恐單馬求生，亦
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
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
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
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
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
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
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
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荊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諡宣穆。

沖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
圍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暐弟。起兵華陰，慕容沖泓之弟。起兵平陽，秦遣苻
叡堅之子。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
王。是為後秦。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
還屯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
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為司馬。泓弟沖為秦平

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衆將奔關東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爲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字景亮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爲盟主萇自稱

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已而萇出北地堅自率步騎二萬擊之萇兵屢敗萇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堅歎曰天亦佑賊乎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偪長安

秦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泓改元燕興已而

燕諸將殺泓立沖爲太弟沖大破秦兵于鄭西鄭縣之西遂

據阿房城泓沖之叛也堅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吾若死便即尊位及泓見殺沖復取秦兵暐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暐肅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之子秦燕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也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畜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如開不自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時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爲太保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已而元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元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萇攻新平後漢郡今陝西邠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

望謂郡之望族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萇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萇圍而阬之

慕容垂復圍鄴謝元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先是謝元遣劉牢之等據碻磝碻磝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碻磝山上郭滿據滑臺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爲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昔滑氏于此爲壘後人因以爲名遣顏肱劉襲軍河北旋攻黎陽注見克之苻丕天遣

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參軍焦逵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逵固爭不從誠元乃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不克[illegible]鎮之

乙酉 十年 [illegible]
大國 [illegible]

沖稱帝改元頗行門得之志[illegible]任情[illegible]

子年十[illegible]慕容系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已而沖[illegible]長安秦王堅與戰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 胡三省注在[illegible]縣北 爭燕輜重燕還擊大破之牢之跳馬走會秦救至得免[illegible]甚不[illegible]衆執[illegible]殺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苻丕[illegible]不亦遣鄴[illegible]

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illegible]岐山縣[illegible]將山

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沖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illegible]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

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illegible]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illegible]忠執之送詣新平[illegible]

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illegible]

先是安與琅邪王道子有隙[illegible]求鎮廣陵[illegible]建康而卒[illegible]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弒秦王堅

後秦王萇囚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illegible]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illegible]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迎入晉陽丕以驛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illegible]

九月秦呂光還自西域至姑臧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駿馬萬匹而還，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敗其兵，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illegible]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爲苑川[illegible]

二城相去[illegible]

冬十一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漢置[illegible]故城在今保定府[illegible]

俘王兗，[illegible]死之。

[illegible]攻博陵，王兗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燕。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民也，吾卿之君也。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吾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何有於吾！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溫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溫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主垂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　十一年[illegible]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爲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殺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illegible]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illegible]即代王位。以長孫嵩代人、叔孫普洛[illegible]爲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爲左長史，許謙字元遵，代人[illegible]王建代人[illegible]爲外朝大人，奚牧[illegible]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illegible]

[illegible]

燕[illegible]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illegible]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illegible]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恩惠以收衆心，遂執恬之而據其郡。[illegible]

二月，燕[illegible]中山。

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強課農築室爲久安計鮮
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
王。三月慕容恆慕容永（沖從父）殺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
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顗恆立沖之
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丞相至
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不敢進築燕熙城（在今絳州聞喜縣）而
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爲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
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至是張願
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
淮陰（翟遼本丁零翟斌兄子也自青兗移屯滑州黎陽壘多降于丞後翟岸之事屬翟遼屬復承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主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主萇取長安稱皇帝。
後秦既取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桓石民取
弘農置湖陝二戍（湖陝縣所隸）
秋七月秦以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爲南安王（注見王）
枹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
爲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
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走（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魏書地形志新安郡東垣即此）晉將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
陵秦兵大敗丕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
其將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
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長子今縣即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
劍刺永爲所殺（永將秦主丕之子渤海公懿皆在長子後脫歸于晉）
渤海公亦奔于吳
公自從吳之役深慮橫禍昇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

人憐之至是薨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萇
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啖青（萇將）
（啖青名）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至是秦尚
書寇遺奉渤海王懿（自杏城注見）奔南安登發丕
喪行服謚立懿爲主衆曰渤海王雖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
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涼州牧（光至是爲之）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
公

遂僭……其已……
……可……
……
……
……
……何……
……使其身……
……耳

秦主登伐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凡所欲爲，必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攻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爲方圓大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

丁亥 十一年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鎮淮陰；謝玄爲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妃。

二月，徵處士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從會稽，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冬十一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其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坑其士卒（……），……鞭撻剝……而埋之。

戊子 十三年（西秦乞伏……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玄卒。（謚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字元愉）代都督兗青二州，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以爲金城王，秦涼鮮卑元利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王珪察燕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使于燕。……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己丑 十四年（後秦……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自將輕騎攻安定。（……）……諸將勸……長……兵家之忌也。吾……

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率騎三萬襲大界克之殺登后毛氏[illegible]擒其名將[illegible]路帥壯

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

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弒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

土寧汝容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

[illegible]

冬十一月以范甯爲豫章太守甯字武子[illegible]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

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

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姆[illegible]

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

獄謬亂[illegible]

[illegible]人許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

諂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

[illegible]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非得

爲比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

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

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illegible]

[illegible]遂出爲豫章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監司則清濁辨[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〇還擊翟

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

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白水在山西澤州府陵川縣[illegible]

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

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自還襄陽[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以王恭[illegible]都督青兗二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益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

以潛制之問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

堪[illegible]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

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許畧不長天下無事足

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

主萇擊斬揭飛惡地降[illegible]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illegible]將上後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將軍魏揭飛氐胡攻後秦

將姚當成于杏城雷惡地應之攻李潤（李潤地名在同州）

（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鎮即此）後秦主萇自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

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後秦兵少

惡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驍騎出其後揭飛

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

降萇待之如初（萇命姚當成于所營之地每營植一木以旌戰功[illegible]）

（[illegible]于安定城東取之馬頭[illegible]在富平縣東南）

壬辰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柔然東胡之苗裔其先曰木骨閭[illegible]自號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

珪即位高車（高車亦狄之種初號為狄歷北方諸部以為高車丁零）諸部皆服

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

及于大磧大破之悉俘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

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

跋城（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illegible]）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

獲直力鞮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

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

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勃勃即赫連勃勃）亡奔薛干部

干部送于沒奕干（[illegible]）沒奕干以女妻之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釗走之釗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燕主垂擊釗垂軍至

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

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溯流而上

釗悉引兵趨之垂遣將軍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

河南比明營成釗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

暍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

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釗奔長子歲

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illegible]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

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

十三始拜義興太守（[illegible]）郁郁不得志歎

日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

報桓氏累世臨荊州元復豪橫士民畏之甚于仲堪（[illegible]）

字伯宗彭城人[illegible]道[illegible]
趣不當偷下崇行太過非計也潘內弟羅企生[illegible]
爲仲堪功曹潘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
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勑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
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
不省。
癸巳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可犯陽王德曰。永國之

枝葉倍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
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累子孫
也遂發中山步騎[illegible]
十一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illegible]興擊秦
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病大舉伐馮翊兵進逼安定
萇疾小瘳出兵距之登引兵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
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
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
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已而登[illegible]竇衝叛登[illegible]
之衝求救於萇萇使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
以赴之興因[illegible]平涼大獲而還至是萇疾甚還長安召

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
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
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祕不發喪自
稱大將軍率衆伐秦[illegible]
[illegible]
州[illegible]
[illegible]三河王光[illegible]以先[illegible]孤之[illegible]
[illegible]河西[illegible]
烏孤[illegible]以有大志其父[illegible]爲孤[illegible]大將紛
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

賢俊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爲冠軍大
都督[illegible]石真若留曰吾
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
受之[illegible]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illegible]
秋七月後秦主興大敗秦主登殺之太子崇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馬毛山之南）。執登殺之。登太子崇奔湟中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太后（後崇謚曰…）。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滏口（見前）、沙庭（在河南彰德府……）。（本出滏陽縣，段由東路自洛口入……各之年首長樂侯……以擊西燕，標揚所趣，各……）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在山西……），（……所……遣兵戍之。）既而垂頓兵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見前）。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眾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雍……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永亡。（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是，凡六主，合十一年。）

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求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為秦將……與西秦戰兵敗……收集舊眾……自稱仇池公……復取天水略陽之地……）定帥眾二萬與崇攻乾歸，乾歸……人，崇見殺，苻氏遂亡。

前秦自苻健僭立，至崇凡六主，合四十四年。乾歸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乙未 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皆以諂諛得進。（……道子開東第……由是……趙牙……帝……問……曰：……人力所為……對曰：……恐……）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及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向時友愛之歡。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晉書天文志……星光若……）。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哭星……）。（……大少府……）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于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于燕，燕主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通附塞諸部。燕主垂遣太子寶……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騎常侍……

燕世為燕州牧好久與闘[illegible]不[illegible]明的
于燕今[illegible]擊之[illegible]未
可與此太子守少氣壯必小[illegible]不如[illegible]欲
歸為將軍乘陛下圖之並無[illegible]詞官　高湖字大淵渤
人　魏別駕袁宣于珪曰燕[illegible]子將資良子之匹行[illegible]我
必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
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
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
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
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
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
遁珪遣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illegible]河水
以錫罪[illegible]不能渡不設斥候魏兵[illegible]暴風水合[illegible]引兵濟
河晨夜兼行[illegible]參合陂西[illegible]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
部分諸將[illegible]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臨燕
營燕軍[illegible]死者萬數復禽四五萬
人[illegible]
[illegible]　燕司徒德言于垂曰魏以其捷有輕太子之心
宜及陛下身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
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丙申　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　魏皇始元年　涼龍飛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垂
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illegible]期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山通道出魏不意[illegible]陳留公
虔[illegible]城中[illegible]驚[illegible]收其部落
魏王珪[illegible]欲走[illegible]行　忽會垂疾篤遂還參合陂

過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忿
嘔血由是發疾乃築燕昌城而還[illegible]
至大同[illegible]　卒于上谷寶即位
縣北
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
寶初為太子有美譽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嘗言于
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
麟姦詐強愎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即位
使麟謂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
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孤益州
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
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
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
取并州
魏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參軍張恂[illegible]之孫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伐燕
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illegible]二千餘里
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至晉陽燕
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遂東走
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
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
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

[illegible]而不慧至不知饑
[illegible]尚可扶以生聖
[illegible]不遠故任於方
長立嫡而卒以為天下得
入首罪屬上耳若罪獨已
笑天下何

書言稱有才用咸加[illegible]太以張傅 學爲諸郡守招撫離散以[illegible]惠衆

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 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吾意更屬少者已而游宴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爲遺詔侍中王爽禁之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 太子幼而不慧[illegible]不能言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常侍左右爲之節適 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疏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謟道子又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機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 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 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怨懼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 [illegible] 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 字元伯東武城人 奔海渚 勃海中渚也 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 字子度昌黎徒河人 降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 時魏東平公儀攻鄴范陽王德拒之魏王退屯鄴城已而僕射丁建[illegible]引魏兵事儀軍遣使

安帝

丁酉隆安元年 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是歲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三涼西秦南涼北涼凡七僭國 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 是爲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諸部 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 降之徙都廉川 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 廣武[illegible]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 已而烏孤取嶺南五郡更稱武威王徙治樂都 [illegible]

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以逆之營于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驚起走出營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

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illegible]引兵赴難慕容麟作亂出走

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illegible]使有[illegible]燕主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爲寶言之寶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忿慨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中山[illegible]

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遂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雖忠相猜之不速今既執大權嫌不相忘若矯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至深潛與之約舉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顯不從願帥期並發僕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頗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殷覬南郡相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要之不已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固止之大丈夫何至以死相逼江仲元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爲御史中丞覬遂以疾解職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爲念[illegible]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與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爲問計于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君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謂恭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俊才爲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illegible]
必爲患[illegible]
宥及徐州文[illegible]之
涼[illegible]
北[illegible]
蒙遜之先[illegible]部[illegible]其[illegible]涼王
光殺之蒙遜因[illegible]起兵攻臨松郡[illegible]今
拔之屯據金山[illegible]蒙遜從兄男成聞蒙遜起
亦合衆攻建康會蒙遜爲光子纂所敗男成遣使
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爲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蒙遜帥衆
歸之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呂纂

攻之不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illegible]
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
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
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
駁以[illegible]常越禮請付有司[illegible]孝子有
[illegible]
冬十月魏王珪攻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illegible]人自

[illegible]

爲殿魏王珪[illegible]已而趙王麟殺詳
而自立[illegible]至是中山饑
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晁崇[illegible]不吉紂以
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
乎遂進與麟戰于[illegible]大
破之[illegible]中山[illegible]府庫珍寶班賞
[illegible]
[illegible]
慕容麟奔鄴[illegible]說范陽王德南徙滑臺[illegible]以
行[illegible]王和[illegible]之[illegible]遣使迎德許之自鄴

帥戶四萬南徙滑臺[illegible]
[illegible]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
制置百官[illegible]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吏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illegible]都督江[illegible]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殷[illegible]之逼以譙王尚之[illegible]及弟
休之[illegible]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illegible]以今方鎮强盛宜樹
藩輔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爲
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illegible]以爲
四方之[illegible]
魏封[illegible]朱羽健[illegible]于秀容川[illegible]

魏遷平城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賜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兵遼西王農等以師困成師襲庫莫奚(東部鮮之別種)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諸軍疲頓不穩罷散乃留長樂王盛從後東自引兵而南長上(官代者)衛兵之不段速骨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遂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赴龍城速骨攻之尚書蘭汗陰與速骨通謀城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盛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王德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將與護頤壯士數百人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遣餘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垂之舅又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乃逃匿寶至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弑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堤驕狠荒淫事汗無禮盛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盛乃乘間殺汗(汗遂殺堤及[illegible]七月汗[illegible]加難[illegible])之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主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illegible]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反玄陷江州

初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因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亮之孫)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豫州治歷陽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倣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司馬劉牢之[illegible])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illegible])之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府之智謀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

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置郡故治在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是元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兗青七州軍事桓元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殷仲堪使同堪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山名在今廬州府巢縣西水[illegible]又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

堂[illegible]王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傲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倚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昔受先帝厚恩今為帝舅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恭使[illegible]

元和恭[illegible]以降遂敗官兵還襲恭恭兵潰亡[illegible]逮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城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

我聞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元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在江寧縣西大江中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字承祖沖之子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顧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使回軍仲堪[illegible]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盛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珪命吏部郎鄧淵字彥海安定人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illegible]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帝諡[illegible]制定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illegible]西及善無[illegible]南極陰館北盡參合[illegible]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吳人孫泰瑯琊人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錢塘人。）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仇。

晉

安皇帝

己亥隆安三年，（魏天興二年，秦弘始元年，涼呂光九年，燕長樂元年。）春二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胡三省曰：後漢光武帝增置尚書為六曹，晉置五曹，後魏又曹為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八部從八人。）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吳人。）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法例律，魏所定律名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

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故無所用也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西平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都之（廣固見前）

初秦王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illegible]）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渾（[illegible]）據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遣追斬之遂定都廣固（[illegible]）

秦王興以災異降號稱王（[illegible]）下詔令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後逃歸江東[illegible]）

[illegible]

孫恩寇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凝之羲之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illegible]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illegible]以充兵役東土囂然[illegible]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illegible]）於是八郡（[illegible]）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賊與牢之轉鬥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illegible]）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illegible]）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壯之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

[illegible]

女子遺官軍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裕爲下邳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illegible]

以會稽世子元顯録尚書事

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皆佞諛驕縱官立詔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軍旅數興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元仲堪每止之元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得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援洛元遣兵襲取巴陵積穀佺之[illegible]皆爲所敗江陵之食以胡麻[illegible]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就我共守襄陽仲堪恐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乃率兵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元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酇城元遣將軍馮該追擒佺

殺之[illegible]

涼王光卒太子紹業[illegible]兄纂殺紹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illegible]光卒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爲社稷計纂[illegible]弘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爲大都督錄尚書事[illegible]

庚子四年[illegible]小國四[illegible]凡八僭國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荊司等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元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元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敗出奔南涼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峽[illegible]西秦王乾

歸使將軍梟元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糧盡，乃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騎迎戰，敗走，其衆皆降。與其將袍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兩諸將降附大衆而歸，遂乞降于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秦復使乾歸還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自稱涼公，是為西涼。

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效穀漢縣，屬敦煌郡，故城在今安西府東北。敏卒，治中索仙等以

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暠請于段業，業因授之。暠是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繇字[illegible]，敦煌人。東伐涼興，前涼郡，故城在今安西府。西府[illegible]並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天文術數[illegible]泉縣。暠同母弟宋繇[illegible]國家有[illegible]，郭黁[illegible]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事，席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道子

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府間我父子，肩懼自殺。

魏置仙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食仙經，魏主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　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春，二月，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隆，超兄，光從子。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謂超與隆。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群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illegible]后楊氏[illegible]珍寶，命索之[illegible]，后曰：大人賣女于氐[illegible]以告后，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為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臣以兄弟之故

罷而不言。今以臣在，恐衆不從，故託臣反其意。（欲討之殺臣也，公若言臣死無恨，臣恐衆怒也。以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怨，蒙遜因帥衆陽言爲男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爲江南鎮江府治。）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前見。）袁山松（前見。）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爲當湖，晉復置，今浙江海鹽縣是也。）裕隨而拒之。（海鹽城中兵少，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郁洲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上有郁林山。）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爲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八月，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誅之。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illegible]）衆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兄子。）作亂，被傷而匿中廚，盛遂卒。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長生，寶第四子。）而河間公熙（垂少子。）素得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苻謨二女，寵丁氏怨恚，謀廢熙，熙遂逼丁氏令自殺。）

九月，秦圍涼，涼王隆遣使降秦。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魏安（寰宇記：魏安城在昌松郡東，本漢揟次縣，後改爲魏安。）人焦朗遣人說秦伐之。（[illegible]）于是秦王興使隴西公碩德帥師濟河，徑趣姑臧。隆遣呂超逆戰，大敗，隆嬰城固守，碩德圍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穀，爲持久計。（超言於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illegible]若不暫降，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南京[illegible]遣[illegible]退[illegible]乃與別連和[illegible]破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illegible]……）

史稱[illegible]人自[illegible]元顯[illegible]牢之須色
[illegible]
上寅 元興元年春正月[illegible]以尚書令元顯為征
討大都督加[illegible]
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
黃鉞劉牢之為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
顯曰桓謙卞范之[illegible]每為上流耳目而牢
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
示無二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
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于
荊土所修謂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illegible]
初魏主珪立慕容氏之[illegible]故事將立后必
氏所鑄成已復遣賀狄干于大人[illegible]求婚于秦秦王興
遂立焉[illegible]
開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婚由是魏與秦有隙
攻其屬國沒弈干諸部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
大敗奔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
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
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戰攻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

[illegible]

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粰[illegible]給士卒元
謂朝廷多難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
發乃大懼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illegible]曰明公
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
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
取蹙弱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
舉兵東下檄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前軍潰元入建康
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
殺
桓元發江陵至尋陽[illegible]譙王尚之[illegible]敗走 劉牢

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強兵欲
假元以誅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元
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元通東
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
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平元之
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illegible]
[illegible]
退軍屯二日元至新亭元顯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
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走入東府元遣從事收
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假詔解嚴自
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

而爲太尉，以桓脩爲荊州刺史，桓石
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王謐謐字稚遠，導之孫。爲中書
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安成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
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
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廣陵舉
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
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
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
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斲棺斬首暴屍於市。
事出走故就人事皆繫於此。及卞範之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
酖殺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于先，諶
之曾孫。爲永嘉郡今浙江溫州府是。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昺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
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
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采清秀，雅有才
藝。少時，沙門慧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
循爲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故諸兄不以傳
子而傳弟。

三吳大饑。
三吳大饑，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
金玉閉門餓死。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
魏王珪遣長孫肥代人。爲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平爲
肥所敗，動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
騎逆擊於蒙阬在今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悉衆突圍
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
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尚之之弟。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元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
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
陽，諸縣今爲江南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癸卯二年是歲涼亡。大國三：秦、燕、魏。小國七：南涼、北涼、西涼、南燕、西秦、後蜀、夏。春，盧循使其黨
徐道覆寇東陽，郡治即今浙江金華府是。建武將軍劉裕擊
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爲大將軍。
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
止。元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

燕王熙作龍騰苑。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熙又與苻后游宴于苑中起逍遙宮鑿曲光海方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秦徵呂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涼州刺史。

南北涼交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言于秦王興曰：隆今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與姑臧從隆宗族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守。（後涼自呂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illegible]）卞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冊命元為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今宜乘其[illegible]，以桓元篡逆，上下離心，此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鋤且盡，兵勢更盛，後必為患矣。）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二月桓元稱皇帝。（元命[illegible]為一，[illegible]江西[illegible]州[illegible]）

帝遷于尋陽。

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見法）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已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元性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至是卞範之為禪詔，遣帝書之，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于九井山（在太平府北），即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為平固王，遷於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卞承之曰：

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奏答不暇，而綱紀不立，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亂者眾。）

益州刺史毛璩（璩字叔璉，寶之孫）起兵討桓元。

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軍白帝。

甲辰　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

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彭城人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平昌孟昶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字道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等相與合謀起兵。（小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莞人，道民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裕見穆之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是日孟昶與劉毅、劉道規……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

[illegible]

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聞……）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斬之；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衆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攻其陣，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于石頭，至是遂將其子昇棄馬，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

必時苛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租之所陋時宜隨方矯正務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之檻車送元未至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其下執以送毅斬于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

元至尋陽收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元在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群下議事（已而元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峻刑罰眾益離怨殷仲文諫元不受）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遵晞之子也）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令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洩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因毗陵置晉陵郡今江南常州府是）太守休之為荊州刺史（劉敬宣等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等及元兵戰于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大破之

桓元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眾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擾駭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于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大敗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元誅之帝復位

桓元收集荊州兵有眾二萬復帥舟師挾帝東下（[illegible]）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眾自尋陽西上與元遇于崢嶸洲道規麾眾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帝嫡母也）及王皇后（帝后也）于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分散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縣）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眾與反正于江陵以脩之為驍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旬諸

單猶未至桓謙及振宗與復出聚衆襲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于宮欲行弑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爲元帝復追諡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

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荊州府公安縣北大江東岸）破之無忌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于靈溪（在荊州府江陵縣西水行決江水合北合臺頭水江陵之會有靈溪）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劉毅宜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無忌等敗還以復振道攻桓振蔡城皆拔之）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擢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前世散官皆無職事故自第一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比皆有之）第五至第九官有闕則于其中擢補之（其官名多倣古周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鸛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即八部）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符氏（名訓英）遊白鹿山（在今密雲縣西北白鹿山西北今蒙古名其山爲布虎圖）是行也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爲符氏起承華殿）

[illegible]

負土北門與殺同價符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

乙巳義熙元年（[illegible]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illegible]

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遂命諸將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于馬頭（[illegible]）桓謙請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illegible]）[illegible]起兵襲襄陽桓蔚[illegible]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自引兵與宗之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口（在[illegible]）[illegible]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兵衆皆潰乃逃于溳川（在[illegible]）[illegible]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illegible]）以魯宗之爲雍州（東晉僑置雍州[illegible]）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劉瑾爲梁秦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illegible]）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illegible]）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illegible]）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暠遣使奉表

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illegible]）秦涼二州牧遣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巴西南充人〉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先是毛璩遣兵攻梁州刺史桓希已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二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蜀有內水外水內水即涪江亦曰內江外水即岷江亦曰外江日蜀山水皆注江州縣對二水口各別蜀外水是也〉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爲主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民之分隸軍籍者爲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奏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裕皆不受而請歸藩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劉敬宣爲宣城內史

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

[illegible]

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爲過優聞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事見上〉徐道覆陷始興〈[illegible]〉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遣使貢獻于朝遺劉裕益智粽裕以續命湯答之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命遣之意循不欲久乃遣之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荊湘江豫皆平

桓元餘黨符宏等擾亂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討滅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等十二郡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字祖明備德兄子〉立

汝水〈胡三省註汝當作女女水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南水發流女水出東安平縣之牝頭山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東北流入巨淀〉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備德前質秦王堅南燕留金刀與其〉

[illegible]

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illegible]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葬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于東陵。[illegible]

西涼徙都酒泉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illegible]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爲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傉檀[illegible]遣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傉檀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illegible]

[illegible]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王興以乾歸浸強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監其部衆。

[illegible]

冲孫胤爲其黨。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執朝政，既出爲東陽太守，愷愷不樂。[illegible]會稽府將駱球謀

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胤謀有異，皆族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illegible]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于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將，使助沒弈干鎮高平，[illegible]乃止。久之，竟配以[illegible]使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illegible]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高雲弑其主熙自立爲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得罪于燕主熙，亡命山澤。

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與[illegible]欲舉大事，潛入龍城，

匿于孫護家。會熙出送葬，[illegible]

[illegible]

與作亂，推夕陽公雲爲主。[illegible]

[illegible]

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illegible]弑之。復

姓高氏，以跋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illegible]

一城在隴西延安[illegible]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

將請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illegible]亦一

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亡可立

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

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

[illegible]可衆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徐取長安，在吾計中

矣。于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歎曰：吾不用黃兒

之言，以至于此。勃勃求婚于南涼，傉檀不許。勃勃帥

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

之，號曰髑髏臺。

戊申　四年，春正月，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議以謝混（字叔源，琰之子）

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孟昶。

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

[illegible]

[illegible]

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

道憐[illegible]戍石頭。

南燕主超祀南郊。

超任所親公孫五樓爲侍中[illegible]日甚[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

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晦冥，羽儀帷幄皆毀裂。超

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

賦役繁重之所致也。超乃黜五樓等，尋復用之。

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先是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共討

譙縱，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走白帝。至是縱

稱藩于秦，且請桓謙與共寇劉裕。秦王興以問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地。已而裕表劉敬宣督修之討縱，敬宣入峽，轉戰

而前，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守，會戰

發乃引軍還。敗宜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傉檀為勃勃所敗。其諸將多叛。）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傉檀。傉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略。宗出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涼州雖弊。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弼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河曲在朔方之北。）齊難遂縱兵夜掠。勃勃潛師襲破之。遂禽難。俘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

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己酉　五年（魏太宗明元皇帝嗣永興元年。北燕王馮跋太平元年。是歲凡六國。）

春正月。南燕寇宿豫。（宿豫縣屬下邳郡。）

南燕主超正旦朝會。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伎音妓。）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五樓為侍中尚書。專總朝政。宗親……王鑒諫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五月。恒山崩。（前注見。）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久之藥發。多不……（……）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則廢寢食。朝臣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群臣多不敢求親近。唯著作郎崔浩（字伯淵。清河人。）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謟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于臨朐。（晉縣。今屬山東青州府。）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字……）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裕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瑯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此中策也。……入峴。出城逆戰。此……）

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主上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

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走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糧于敵不復倚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于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鎮曰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慕容惠曰晉兵乘勝氣勢百倍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脣齒也安得不來救超從之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

長驅而進矣裕[illegible]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illegible]以咎裕裕曰此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言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興若能救燕必先[illegible]我知其[illegible]何能救人[illegible]自保不暇何能救人哉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乾歸以安南焦遺為太子太師謂熾磐曰焦遺乃王佐之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華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于中饋也乾歸乃止

冬十月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是時北燕始此考晉書以高雲為慕容寶養子嗣附燕之末以雲為慕容熙子也輯覽于雲削稱北燕今仍依晉書以為燕而於馮跋為北燕

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按雲自為燕帝垂僭立至熙凡四主又馮跋開國高雲在位一年而亡合二十五年。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于昌黎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遂自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左右曰上怒甚

[illegible]

將不測不如自遣之嗣乃遣騎於外帝下車路頭代
人王洛兒[illegible]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
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
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
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弑珪[illegible]
洛兒入平城告將軍安同人[illegible]等衆翕然響應爭出
迎衞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殺之乃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太白犯虛危
[illegible]南燕王超手殺之
庚戌六年[illegible]凡八國春二月劉裕

拔廣固執南燕王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illegible]大半出降者相繼[illegible]
[illegible]
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
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illegible]出走追獲
之裕欲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illegible]惟以母託
劉敬宣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餘夷其城隍[illegible]

盧循寇長沙南康[illegible]劉裕引軍還
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illegible]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
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
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illegible]
[illegible]江荊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
循與道覆遇于豫章[illegible]合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
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
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illegible]劉裕
[illegible]

[illegible]建康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illegible]敗績循
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
船垂畢當與弟同舉文遣劉藩[illegible]諭止之毅怒謂藩
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以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
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
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
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
覆請[illegible]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
[illegible]分兵守

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賊易測我虛實。且一
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
無以測，又于衆力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朝廷聞
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
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
十二丈。敗衆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
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入，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求活也。昶仰藥而卒。
入江。王仲德等...
之。曰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

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
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
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丹陽秣陵縣
記越城...築查浦...廷尉...以爲名
一壘皆以兵守之。
六月，劉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循遂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
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
還。裕使王仲德等帥師追之。
劉裕遣將軍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遣東莞人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吳興武康人
海道襲番禺。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
非目前之急。裕不從，勑處曰：大軍十二月之間必破妖
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番禺今廣州府
乃大霧，處等...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等...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斬
之。
譙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襲荊州。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
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于道召募舊
兵，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枝江縣屬...今屬荊州府 林屯江津。士民
多懷觀望。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
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

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懾服。...
宗之...道規使...
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今湖南澧州...
高平金...
鄉人...先進陷陳，大破之。謙...走，追斬之。初謙至
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
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亦起兵于洛口。
洛谷水入漢之口，在今漢中府...梁州刺史...討斬之。...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擊盧循。
劉毅留...姑孰...建康，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密
言于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

韶字令孫，琅邪人。…南擊循，以毅附前…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徐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在江陵。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臨淮人。別為遊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多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illegible]又戰于左里，[illegible]大破之，循及徐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裕悉

出輕艦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從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遂覆兵大敗，將艦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往攻之，麾兵將進，麾折，[illegible]眾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平昌安丘人。等追之，[illegible]還建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六

晉

安皇帝

辛亥　義熙七年，春正月，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已而西秦復叛，攻隴西，索稜以部降于西秦。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昔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二月，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東莞故吏，謝晦字宣明，安[illegible]兄裒之[illegible]孫。裕以為參軍，晦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交阯朱鳶人。擊斬之。

孫處拔番禺，事見前。城守已固，盧循收兵至，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于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

國長史…始破…

[illegible]

家則以賞宜上聞今合戰擲炬一朝二省注東省之
一戰門御焚其艘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
于水收尸斬首函送建康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于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于燕燕王跋臣議以公主不
宜下降蠻夷王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其女
妻斛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
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王八年[illegible]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
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州累年[illegible]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illegible]

無犯及歸府庫[illegible]身無[illegible]人進[illegible]毅性剛復
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
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于桑落事見[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
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
深相憑結[illegible]有圖裕之志[illegible]
僧施為南蠻校尉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弒其君乾歸秋八月世子熾磐

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弒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illegible]
[illegible]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
磐興曰伐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以王買德言
而止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轘之熾磐自立為河南王遷
都枹罕
皇后王氏崩
九月葬僖皇后
冬十月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兵力萬餘人以
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二十三　[illegible]

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
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
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illegible]
[illegible]西上十月至豫章口[illegible]去江陵城二十里[illegible]
言之[illegible]船步上每船留一二人對船岸上立六七旗旗下[illegible]
又分留人[illegible]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illegible]
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鬭兵散
毅帥左右出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
陵殺郗僧施毛修之[illegible]裕特宥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敢入
[illegible]

法敬世王是將[illegible]　敦於敬時傳為辟不
王謝為字[illegible]　安乙[illegible]御批小字

北涼遂亡姑臧。
先是北涼拔姑臧至是蒙遜徙都焉大赦改元稱河西
王遣使請降。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字伯兒帥師伐蜀。
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為益州刺史率
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illegible]伐蜀裕與齡石
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黃虎在今四川[illegible]
之說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
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
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
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又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
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
知處分所由。

劉裕自加太傅[illegible]牧復辭不受。
癸丑九年[illegible]春[illegible]二月劉裕還建康。二月殺豫州刺史諸
葛長民。
裕將之西也留長民監留府事內使[illegible]疑難獨任乃加
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
侈裕將歸[illegible]之間劉毅[illegible]所親曰往年誅彭越今
年殺韓信禍其至矣[illegible]人言太尉[illegible]
以至此穆之曰公遠征[illegible]以老母稚子[illegible]

[illegible]

竟不[illegible]如此長民[illegible]乃小安[illegible]長民[illegible]長民
[illegible]
之長民乃[illegible]公昔年自
東里[illegible]人[illegible]
君不聞此[illegible]予是裕自江陵東還[illegible]刻至日而每淹留
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候于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
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
旿等于幔中引長民卻人屏語旿自幕後出拉殺之輿
尸付廷尉并殺其二弟。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
劉裕上表以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
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今漸頽弛
請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夏[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力黑水之南[illegible]
名[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齡石等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譙詵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大事去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轉攻南城，南城自潰。于是捨船步進，賊衆望風相次奔潰，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于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大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死。

甲寅十年。是年南涼亡，入國一，秦、魏、西秦、北涼、燕、夏，凡七國。春二月，劉

稱……上文思為東人。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

之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所任裕不能而報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

姚弼為雍州刺史，姜紀諂附之，勸弼求入朝，興召以為尚書令，弼遂結侍中任謙等為黨，傾東宮。

秦廣平公弼得罪于秦主興，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寵，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衆欲作亂，將軍劉羌告之，興起而誅弼黨，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遣歸第。仍令……興因……乃赦之。

西秦襲破南涼，以傉檀歸，殺之。南涼亡。

傉檀……乙弗……

傉檀欲討之……令部叛南涼……

如與熾磐結盟通好……乞伏熾磐……百姓不安。

傉檀不從，以太子虎台守樂都，自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城潰。

磐入城，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傉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已而酖殺之，并殺虎臺。熾磐稱秦王。傉檀子保周、賀俱奔河西。[illegible]賀之才，[illegible]之先，與魏同源，[illegible]源氏。

秋八月，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什門名簡，代人，什門以字行。如燕。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邪。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

按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為贓。

乙卯 十一年，春正月，劉裕帥師擊荊州。三月，都督司馬休之拒戰，眾潰，休之奔秦。

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道憐裕中弟。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軌宗之子。起兵助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參軍韓延之，延之復書曰：[illegible]

西[illegible]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illegible]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illegible]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illegible]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參軍檀道濟、朱超石[illegible]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illegible]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婿徐逵之[illegible]休之兄子[illegible]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率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藩音煩。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今安陸府[illegible]。裕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illegible]

夏五月，晉加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北涼，諭以朝廷威德。北涼王蒙遜遣使[illegible]上表[illegible]將軍[illegible]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魏荐饑。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于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因以問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京兆鄠人）以為不可（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民畜無涯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者必多又舊都守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來春草生乳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赫連勃勃魏明元帝名之曰屈丐屈丐者卑下也）嗣從之嗣又親耕藉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名在天津南）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其物（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此為言）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謂行而如鉤已字也）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

丙辰十二年（秦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春正月劉裕自加都督二十

二州軍事。

二月秦姚弼姚愔（皆興庶）作亂伏誅秦主興卒太子泓立。

秦主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作亂不果興既入宮疾轉篤南陽公愔與尹冲帥兵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擊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興之弟）及姚讚梁喜等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祕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

三月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

秋八月劉裕督諸軍發建康

寧州獻琥珀枕于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副之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趨武關（沈林子田子之弟）劉遵考（裕族弟）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注濟水合汴水北流[illegible]水上又[illegible]承命[illegible]溫北伐[illegible]通[illegible]劉武帝伐秦人長安又[illegible]其功[illegible]今山東曹州府[illegible]諸縣界[illegible]注）見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性奢豪家食必方丈）

[illegible]

以來…又所…爲…此外…不以爲公[illegible]

至彭城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皆
風敗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王仲
德入魏…[illegible]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秦陽城滎陽成皋虎牢相繼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
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將軍趙元守柏谷[注見]元戰敗
被十餘創其司馬姚禹自持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
君宜速去禹曰將軍不濟禹去安之與之皆死道濟遂

進逼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
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
悅歸者日衆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illegible]修謁五陵
十二月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illegible]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
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爲
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熾磐爲平西
將軍河南公

丁巳　十三年[illegible]是歲秦亡大國一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西秦凡六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
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立
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
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爲涼公以宋繇錄三府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illegible]秦太守姚…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澠池[illegible]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蒲坂
不克秦王泓[illegible]太宰大將軍姚紹等步騎
五萬守潼關遣別將[illegible]救蒲坂林子謂道濟曰蒲坂

城堅兵多不可猝拔[illegible]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
得之則蒲坂不攻自潰[illegible]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
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illegible]紹退屯定城據險固守遣將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林子
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illegible]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又
擊走之
劉裕遣使假道于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illegible]將泝
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王泓亦遣使求救于魏魏
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illegible]不可不救宜發兵
斷河上流勿使得西[illegible]
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illegible]上岸北侵是我代秦

[illegible]

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illegible]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
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
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
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illegible]口裕西入關則恐吾斷
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
也嗣乃遣長孫嵩[illegible]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
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于河上大破之
[illegible]
之言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
將軍王鎮惡等進攻潼關入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
重還赴大軍[illegible]林子按劍怒曰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
事之濟否繫于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
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illegible]子遂
擊破姚紹軍[illegible]紹憤恨嘔血而卒
冬十月劉裕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
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illegible]

[illegible]

移八月將軍王鎮惡入長安秦主泓出降九月劉裕至長
安送泓詣建康斬之[illegible]凡三主合三十四年
先是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進屯青泥[illegible]
[illegible]
領數千餘人秦兵圍之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
[illegible]
自河入渭[illegible]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
拒之[illegible]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
人但見艦進[illegible]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
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illegible]渭水流急
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
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
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泓
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
[illegible]

姚泓乃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渾儀注見上。土圭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記里鼓亦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有木人，行一里擊鼓，十里擊鐲。指南車亦名司南車，周公所作，車上刻木為仙人，立車上，其手常指南。送建康，其餘金寶珍玩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

夏人進據安定。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

冬十月，劉裕自進爵為宋公，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十一月，劉穆之卒。

十二月，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羨之為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真，時年十二，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王脩京兆人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傅弘之皆為參軍從事。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

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邪？」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戊午 十四年 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卻之。

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不敢進。王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與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

一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修被甲
登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
兵夏兵乃退

以劉義隆（即宋文帝）為荊州刺史

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邵（字茂宗）諫曰儲貳之
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以義隆為荊州刺史以到彥
之（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張邵王曇首（曇首王弘之弟）王華（華字子
陵琅邪臨沂人）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于邵裕謂義隆
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

夏六月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為太妃以孔靖（字季恭）為尚書
令王弘為僕射傅亮（字季友）蔡廓（字子度陽夏人）為侍中
謝晦為右衛將軍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為秘書郎辭不受
（景仁少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

歆遣使來告襲位故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
安義真與遁歸

劉義真幼弱無鎮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
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兵閉
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勃勃進據咸陽長安
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朱齡石

守關中召義真東歸至河敕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
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
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不過
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眾追之弘之蒯恩斷後
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
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于背單馬而歸勃勃
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
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齡石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
（因諸曾段宏啓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

夏王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天津九星在天漢中太微垣在翼軫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
絡紫微（紫微垣在北斗北）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
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在何國朕甚畏之願其
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
昔王莽將篡漢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
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十二月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是為恭帝）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晉孝武帝名曜字昌明）
（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而簡文帝劉裕代晉之後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
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

之不得閒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裕令王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

以北涼王蒙遜爲涼州刺史

(蒙遜遣使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

己未元熙元年(夏真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葬休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二月夏主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

罷南臺于長安以赫連璝錄尚書事而還統萬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于側所嫌忿者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晉司馬楚之(字德秀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據長社(長社晉因之東魏[illegible]故城在今許州長葛縣)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中及從祖休之奔秦(休之奔秦[illegible])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因間乘夜稱疾伺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秋七月劉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

復加殊禮進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冬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庚申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魏泰常五年。夏真興二年。[illegible])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劉裕還建康稱帝(是爲宋高祖)

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于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而還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爲長史決府事(湛自明作郎有[illegible])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爲壇于南郊即位[illegible]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永初

帝爲營陽王[illegible]殺[illegible]（此晉初所[illegible]）

因指此。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宋尊王太后爲皇太后

宋主事皇太后素謹[illegible]

宋[illegible]

宋徵晉[illegible]

宋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illegible]刺史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北涼王蒙遜[illegible]西涼[illegible]

[illegible]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illegible]）

故城在西[illegible]。既至，潛師還屯川巖。（[illegible]）

府城伯[illegible]

歆欲乘虛襲張掖，（[illegible]）

不屈[illegible]

非宗[illegible]

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矣。乃引兵還

擊，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

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復戰，爲蒙遜

所殺。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宋立子義符爲太子。

南北朝

（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是歲[illegible]）

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illegible]）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illegible]

在此例。

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于秣陵。

初，宋主裕以毒酒一甖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illegible]）

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

[illegible]可見矣

[illegible]

帝。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后父爽，前義熙末，太常秀之、淡之等[illegible]。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煑食于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沖平陵。在江寧縣上元縣。

十二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瞻，晦之兄。

初，宋室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辭以佐命功，位任[illegible]，憂懼，至是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

[illegible]

是月，宋以廬陵王義真都督[illegible]豫等州軍事。

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

侍醫藥。群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多狎群小，謝晦言於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六州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illegible]

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是為少帝。

宋主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illegible]

[illegible]七，妃司馬氏為[illegible]。

公主[illegible]月，葬初寧陵。

魏立子燾為太子。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

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illegible]紹之亂事見前）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立燾為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illegible]）丘敦氏後孝文改為丘氏為右弼坐西廂東面（[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魏遣司空奚斤將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十二月
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而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illegible]魏主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今我乘喪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南伐宋（周幾代人公孫表廣陽人）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于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拒之（司馬楚之聚眾陳留之境聞魏兵[illegible]遣使迎降魏以為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illegible]）魏尚書滑稽（[illegible]）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嚴稜（馮翊人）詣斤降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五萬餘人南出為斤等聲援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斤等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魏主至冀

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豫州刺史劉粹（字道沖沛人）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湖陸故城在兗州府魚臺縣）于栗磾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娥清（[illegible]）閭大肥（[illegible]人）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碻磝（[illegible]）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于是泰山高平金鄉（[illegible]）等郡皆沒于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明年[illegible]于栗磾攻金墉克之魏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　魏泰常八年）

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illegible]）以

散騎常侍侍郎以下。悉以委務。以上啟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
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
故廓云然。
魏以刁雍雍字淑和，暢之兄子。為青州刺史。
初宋高祖誅滅刁氏。高祖微時為刁逵所執，縛之馬枊。高祖既建義，以刁逵兄弟誅
族。雍奔于秦。秦滅，雍降魏。魏以為將軍，使擾徐兖。至
是魏叔孫建攻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不入城者使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
無所得食。東陽城，宋青州治。雍見魏主于□，魏主曰：叔
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
遣卿助之。乃以為刺史，給騎使行。雍募兵得五千人，撫
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屢犯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赤城，今宣化府赤城縣。西至五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三月，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
祖于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
四百人，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而還。魏兵
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
魏兵數百。會奚斤別攻許昌還，併擊德祖，大破之。初，德祖
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
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通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

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
之。
夏四月，魏攻宋東陽城，見前。不克而還。留刁雍戍尹卯。尹卯，在泰安府東平州，□□□□□。
魏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
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力拒守，時出奇兵擊魏，破
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檀道濟至彭城，以司
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
弱，乃與王仲德等分兵□。已而建壞東陽北城三十
許步，刁雍請速攻建，不許，建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
雍又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會天暑，魏軍多疫，
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盡，何須復戰？
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臨朐，建等燒營及器
械而遁。道濟以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
移鎮不其城。不其城，□□。魏以刁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餘家，
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秦□□□入貢于魏。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
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
事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閏月，魏攻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illegible]

先是魏主攻虎牢不克[illegible]
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死盡而魏增兵轉多
毀其外城德祖于內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
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
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
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能復出
乘以饑疫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與
此城俱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
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參
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
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而還周幾鎮河南河
南人安之[illegible]
冬十一月魏主嗣殂太子燾立[illegible]
魏主[illegible]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
以盧魯元為中書監劉絜為尚書令尉[illegible]
眷[illegible]劉庫仁[illegible]
分典四部[illegible]
大官[illegible]總[illegible]
[illegible]
魏立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

國之書莫不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
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
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
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既歸
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illegible]修
張道陵之術[illegible]之自言嘗遇老子命謙之繼道陵為天
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
文[illegible]之玄孫也授以[illegible]使之輔佐北方太
平真君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
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
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
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天之命哉魏主
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
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
月設廚會數千人
[illegible]
正義與為惑人
[illegible]
仕[illegible]

而性輕易與謝靈運（玄之曾孫襲封康樂公）顏延之（字延年）等情好款（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惟以文義處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

（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泰諫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于是羨之等以靈運延之構扇異同

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

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時羨之等已密謀

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

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晉縣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令張

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

下睦愛之恩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

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書奏約之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

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

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

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于

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使道濟同宿

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義符在華林園為列

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

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

出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羨之等以宜都王

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

王以義隆纘承大統遣義符于吳使邢安泰就弒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閶門吳西郭門亦作閶）傅亮帥行臺百官備

法駕迎義隆于江陵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重地

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錄尚書出命也）除謝晦都

督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

至江陵傅亮率百官上表進璽紱義隆下教（時年十八）曰猥

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

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

（聞二王見殺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廢主斷恐不能自存以殿下寬慈遠近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將來受其禍是以殺害蓋由貪生過慮不過欲握權

自圖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耶長史王曇首及驍騎彥之亦勸行乃命王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

義隆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

廢殺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傅亮汗流不能

對乃布腹心于到彥之王華等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

遂發江陵

秋八月宋主義隆立（是為文帝）

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

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詔太廟

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

真騎將行閤蔡廓曰吾其免乎劉湛先右卸命往
以誠援廢主明義與不可並立人二兄而以之北
而擁戴主之成據上流之重以吉拥命自免
爲擁樹始僧不得以陵饗竟日今得脚矣徐羨之等
並侮有者有司奏中無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
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爲
侍中彭城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遙以到彥之爲雍
州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荊州入都欲趨彥之不建已彥之至
晦卽日中州陵原有減欽晦亦防自是納由此大安

柔然寇魏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
盛樂宮魏主帥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
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

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弟子于涉斤爲大將魏人
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已而魏伐柔然大獲而還

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璝立

初吐谷渾王樹洛干自號車騎將軍大單于及卒授國
于其弟阿柴阿柴稍用兵侵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強國阿柴有子二十
人至是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
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阿柴長子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
曹當奉慕璝阿柴母弟爲主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
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
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
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

卒

十二月宕昌西羌別種故國在今甘肅階州境北周以其地爲郡唐曰宕州後廢朝貢于
魏

宕昌羌王梁之裔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
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強宕昌之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有民二萬餘落
諸種畏之至是其王梁彌忽遣子入見于魏

乙丑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
佩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

燕有女子化爲男燕王以問群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
雌雞化雄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又後漢靈帝時雌雞化爲雄
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始復通也

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

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
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
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丙寅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夏承光二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爲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初宋主在江陵孔寧子為將軍及即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于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于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討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謝晦弟嚼之遁

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于是伏誅宋主以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荊湘都督荊州刺史晦聞徐傅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構成禍亂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

初宋袁皇后生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欲殺之宋主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討謝晦晦帥衆三萬發江陵舟艦列甚盛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縣東會雨晦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羨之亮居中

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一時皆潰晦夜過江陵與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于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于是誅晦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宋主還建康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宋主□遇延之用之又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屬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字思遠山陰人)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夏五月宋遣使巡行郡縣

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宋主親臨聽訟

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名密以字行）景仁為黃門侍郎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

秋八月宋遣使如魏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即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因改其號）二國何先長孫嵩等請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以夏世祖殂（赫連勃勃）諸子相圖（初勃勃以昌為太子勃勃死遂即位）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蠕蠕可汗之名）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力贊其行於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河東汾陰人）為鄉導（[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取蒲坂及長安

魏主行至君子津（[illegible]）會天暴寒冰合（[illegible]）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illegible]）魏師奄至上下驚擾（[illegible]）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內三郎豆代田帥眾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魏師奚斤（[illegible]）遂入（[illegible]）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遂入長安秦雍

氐羌皆降（[illegible]）

丁卯（[illegible]）

春二月宋主謁京陵

初宋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主至故宮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六月癸卯朔日食

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夏主敗走上邽魏取統萬

先是魏主自統萬還平城夏平原公定帥眾向長安與魏奚斤相持魏主聞之欲乘虛再攻統萬遂自將發平城至拔鄰山（[illegible]）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

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 及是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 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軍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我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引軍分出其後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得入，遂奔上邽。明日，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留常山王素等鎮之，統萬遂還。平原公定聞統萬已敗，亦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班師，斤陣

[illegible]。夏魏主乃遣將[illegible]助之。[illegible]

冬十一月，詔徵士陶潛，[illegible]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鋤于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illegible]

宥。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illegible]曰：[illegible]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禽之。[illegible]魏主以[illegible]

[illegible]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改元勝光。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定于平涼。夏軍將遁，會[illegible]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爲所禽。

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食。

己巳　宋元嘉六年　魏神䴥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與弘分錄徐州。[illegible]

弘既多疾，且欲遠權勢，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illegible]以義恭爲荊州刺史，都督八州，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

[illegible]

二月，宋立子劭爲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illegible]

之歲。旄頭昴七星。主西方。又爲旄頭。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至栗水。胡三省注。在漠北。[illegible] 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甚衆。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勸還。崔浩[illegible]上不從。引兵還。[illegible] 紇升蓋可汗愧悒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五月壬辰朔日食。

武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冬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illegible]

十一月己丑朔日食星晝見。十二月癸地震。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癸[illegible]野草皆自反。

4 庚午 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先遣殿中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遂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并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

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然。獨崔浩以爲不可。[illegible] 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又固諫。[illegible] 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illegible]

夔蛇主亂乃要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天與臣之君先勝八事失盡地利後敗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

[illegible]

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

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

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所禁反說文曰下漉也日行纔十里七

月始至須昌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乃泝河西上魏主以

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脩之[illegible]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字度世元孫守金墉諸軍進屯

靈昌津[illegible]列

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

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彼雖仁義不

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幷力完聚若河冰既合

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字文通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魏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于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

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

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

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illegible]

[illegible]

自守無北虞[illegible]

後東出[illegible]

[illegible]遂如統萬遂襲平涼既而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

涼與魏兵戰大敗

丙寅日月不[illegible]至于九月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宋時錢制數更是年始置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元嘉二十

四年復鑄大錢[illegible]孝建元年更鑄

[illegible]

[illegible]景和二年[illegible]又鑄二銖錢

[illegible]

[illegible]禁民鑄泰始一

年乃斷新錢專用古錢蓋三十七年之間錢幣凡七

變云

十一月宋道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未合衆未取之主是宋

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御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

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

軍垣護之[illegible]以書諫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
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彦之乃引兵自
清入濟南至歷城(漢縣今屬山東濟南府)焚舟棄甲步趨
彭城[illegible]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城
府完實遂為盛藩[illegible]

[illegible]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
大饑秦出連輔政(代氏輔政其名也)[illegible]
窮蹙輿櫬出降夏主竟殺之[illegible]

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illegible]檀道濟引兵還
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于壽張

本漢壽張縣更名壽張城在兗州府[illegible]道濟復自清上至
東平[illegible]
歷城[illegible]
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
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助之遂克
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illegible]道濟
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恟懼將
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
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
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
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
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illegible]
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上邽[illegible]
克平涼[illegible]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偪擁秦民十萬
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而奪其地吐谷渾
王慕璝遣[illegible]三萬騎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既

[illegible]

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赫連夏自勃勃僭號至定凡三主合二十六年亡）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

魏主遣使請婚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湛謂可以張勁代為主

[illegible]

秋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冑逸民

詔曰[illegible]修文理廢職逸民范陽盧玄[illegible]趙郡李靈[illegible]河間邢潁[illegible]高平游雅[illegible]張偉[illegible]等皆賢雋之冑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徵元等數百人差次敘用[illegible]崔浩[illegible]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illegible]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illegible]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illegible]

宋元嘉九年[illegible]是歲五月宋太保王弘卒

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illegible]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賻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illegible]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illegible]斂興利商賈嗟怨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

云晉室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令[illegible]

[illegible]

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氏奴（帛氏奴姓也）梁顯為[illegible]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向[illegible]

[illegible]

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廣乃詣陽泉寺迎道人枹罕程道養詐稱飛龍推為蜀王[illegible]以道養弟道助為長沙王與及梁顯等為將軍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參軍裴方明等出戰先敗遂已頗破之[illegible]

時道濟已卒，乃別將不敢救，以兵擊殺人，故之，賊退屯
漢中，分守郡城，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
籍之以兵來救，方明與籍之合攻，擊破之。

癸酉　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蒙遜，牧犍，永和元年。

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
健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賢，請(?)好
學，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
遣太常李順拜牧犍為河西王。[illegible]

冬十二月，宋誅謝靈運。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
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illegible]表其有異
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
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
主愛其才，[illegible]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
健兒，欲[illegible]篡取之，不果。詔于廣州棄市。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illegible]

春，宋梁秦州史蕭思話[illegible]南[illegible]討楊難當，
破之。

先是，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中山人刑政不治，乃自
徒中起蕭思話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伐法護，法護棄城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
至是思話至，使司馬蕭承之為前驅，難當焚掠漢
中，引眾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擊，屢破之。既而
難當遣其子和將兵擊蕭承之，為承之所敗。[illegible]
思話徙鎮南鄭。難

當奉表謝罪，乃赦之。[illegible]

燕王弘稱藩于魏。

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illegible]燕主遣使獻女
于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
不如守志更圖也。已而魏主拔其旁郡，引兵西還。是
燕王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
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遣魏使者于什門還，不[illegible]
[illegible]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魏主下詔褒稱，以
比蘇武[illegible]天下。

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illegible]

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illegible]

初魏主之幽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illegible]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illegible]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由是魏人數伐燕燕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至建康[illegible]及是燕日危蹙[illegible]遣使至宋奉貢稱藩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

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illegible]既至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illegible]及景仁專管內任[illegible]謂其間己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昔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illegible]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illegible]湛愈憤怨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illegible]將軍司馬庾炳之[illegible]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景仁臥家[illegible]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illegible]

不疑也[illegible]炳之[illegible]鄢陵人。

六月宋大水。

揚州諸郡大水運[illegible]南兗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illegible]以為酒糜穀而不能療饑請權禁止從之。

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摹之[illegible]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丙子年[illegible]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頗疑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illegible]既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遣還已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illegible]

魏伐燕[illegible]攻[illegible]白狼城[illegible]

之先是燕太子[illegible]燕主不從

高遣侍書陽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數萬衆
迎至和龍城七焚宮室帥龍城見戶東徙（古弼等將高句麗將欲追之）
（[illegible]上得退[illegible]上聞之[illegible]門率）高麗處燕王
于北豐（北豐縣名屬[illegible]）二年燕王復遣使求迎于宋高麗人殺
之（北燕自馮跋篡立及弘凡二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建
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
不絕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責難當懼遂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

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
明中星與天相應
（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
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
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
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皆漢時舊國）悅般（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illegible]）
（[illegible]單于之部落[illegible]）
渴槃陀（[illegible]）粟特（[illegible]）
者舌（[illegible]去代一萬六千里）凡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

西域去中國絕遠諸國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
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
爲（[illegible]蠕蠕所執[illegible]）不能
達而還（[illegible]）更遣散騎侍郎董琬等招撫九國琬等至
烏孫（[illegible]）
悅般（[illegible]）曰破洛那（即漢大宛[illegible]去代[illegible]）者舌（[illegible]）
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二國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
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分詣之
于是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皆貢不絕
凉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illegible]）凉（[illegible]）王子封壇入侍凉王牧犍奉詔亦遣
使詣建康獻雜物并求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illegible]）

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
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卿以爲何如對曰臣昔所言
以今觀之私謂不爽今國家兵車屢動士
馬疲弊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爲隴西王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爲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illegible]隱居廬山（在江西九江府[illegible]）嘗徵爲散騎[illegible]不就是歲以處
士徵至建康爲開館于雞籠山（[illegible]）使聚
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illegible]）
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爲四學宋主數

宗炳館谷，太宗以巾褐（小注：南人，上徵為太子舍人，不就）……

講賓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小注：……于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自官者久于其職……以六期為斷……內安無事……凡百姓……自是以後……閭閻之內，講誦相聞……至宋治者，稱元嘉焉……）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春正月，宋以衡陽王義季（武帝子）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選代，故以義季為荊州刺史。

（小注：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者，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

（小注：……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涼主牧犍降。

北涼主牧犍通于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小注：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魏主遣解毒醫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魏主乃大集公卿議于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為牧犍無釁，宜加恕宥。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若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

（小注：……使涼州凡十二返……隴西……蒙遜……時為尚書……之……以金帛賂……涼州……民……是……史……）

無水草，（小注：……何……）……終不乃無水草之地……

（小注：……建……此言……為之……）

（小注：……不敢復言，惟唯而已。）將軍伊馛（代人）言曰：涼州若果無水

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眾議皆不可用。魏主從之。六

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小注：代人，崇之孫），又使大將軍

稽敬（小注：北方諸姓有稽氏，後改為嵇氏）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

公卿為書讓牧犍。七月，至上郡屬國城（小注：……）。八月，牧

犍求救于柔然。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聞

（小注：……）

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小注：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謂崔浩曰……言驗矣……東西門外……）

（小注：姑臧城……有此……）

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

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小注：……）

冬十二月，宋太子劭冠。（小注：……上時年四十三……）

初，宋帝好文學，使尚書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

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魏主還平城。

（小注：……以……待……涼……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

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小注：闞氏……字玄陰）……張湛……

字子鋒、劉昞字延明、索敞字巨、陰興字、宗欽字
燉煌人、趙柔字元順金城人、程駿字驎駒廣平曲安人、程弘驎從弟。魏主
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從牧犍，牧犍不甚
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
事大而心不純，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
而待也。逐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
常爽字仕明，燉煌人。世居涼州，不受僭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
以索敞為中書博士。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
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
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
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
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
遽問此。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
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
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是歲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魏大赦，改元。
魏主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
真君故也。
冬十月，宋劉湛等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
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
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
倚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
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
宜少裁抑。宋主然之。劉湛之王履
敬文、孔允秀
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以告湛及
湛曰：天下

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
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
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自
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自知罪釁已彰
無復全地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
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
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都督出
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劉湛之日
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illegible]
小床輿就坐[illegible]誅討處分一以委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illegible]
[illegible]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康[illegible]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
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

濬為揚州刺史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字臺真武康人為左
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
才而薄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
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illegible]
[illegible]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
加鈇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能為害也。
辛巳 宋元嘉十八年 魏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
廣州軍事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上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壬午 宋元嘉十九年 魏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
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
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高卑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從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
先是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
五月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illegible]分兵攻取
[illegible]難當遣兵拒戰方明等大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
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方明以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

以前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鎮其地召保宗爲…元後留
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與道方明…金寶…
獸死既而魏擊…仇池取…
之崇之被擒楊…城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爲河西王

凉之亡也無諱之弟…無諱…敦煌…魏沮渠…拔之已
而魏克酒泉無諱…遂…敦煌西據鄯善…之西…地名…
…古…州人…東…據高昌…
…所…遣使…

之其從兄…無諱至高昌…已…闞伯周…之…
遣…遣使奉表于宋宋以無諱爲河西王…

書亦…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廟

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魏以李寶爲敦煌公

寶字懷素西涼武昭王暠之孫

寶自其伯父歆爲沮渠蒙遜所滅北奔伊吾遣民歸附
者稍至二千餘家及沮渠無諱棄敦煌而西寶帥衆自
伊吾入據之繕修城府規復先業遣使奉表于魏魏以
爲鎮西大將軍敦煌公已而徵之入朝留之

魏尚書李順有罪死

魏主使李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
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誑國賜死

癸未 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真君四年 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
月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之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
前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以叛魏…以告齊齊
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其部衆遂…舉兵立文德爲
王據白崖 白崖山名在漢中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
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
軍至下辨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文德遣使求援于宋

宋以文德爲征西大將軍武都王

九月魏主擊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遇…連…
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
軍士衆…也何得猝至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
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後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
略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是…

…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真君五年 春正月宋…耕藉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

魏以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可徒…侍中張
黎爲輔…之…

[illegible]

事中劉樹聞狀心不在弈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乃以狀聞魏主奇之弼謝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乃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令冠履就職且諭之曰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者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擊柔然絜諫止之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胡三省曰鹿渾谷[illegible]渾海之谷也[illegible]) 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還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等皆夷三族樂平王丕以憂卒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弼頭銳魏主常以筆目之)朕還臺先斬此奴弼官屬惶怖恐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illegible]筆公必不與我汝曹不如自以馬運之[illegible]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illegible]使得收載魏主[illegible]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燕(晉僑郡宋[illegible]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王義宣(武帝子)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illegible])義季(小字[illegible])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illegible]于武帳岡(在上元縣[illegible]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二十二年[illegible])

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云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illegible])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

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以此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以
月蝕驗二至差三日有餘（以月蝕衝日）知今之南至日應
在斗十三四度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
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
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曆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以正朔望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
（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
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惟日有（[illegible]）三大三小承天法每
朔及弦望皆定大小餘或進三比舊為異宜仍舊詔可
月皆大或連二月皆小也（[illegible]仲呂上生黃鐘不滿）
至是始行之（九寸黃鐘為六十律京房以十二律[illegible]）
十律當一月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illegible]三百六）
諸律相生（[illegible]）
即於仲呂還得黃鐘十二旋相為宮（[illegible]）

宋以武陵王駿（文帝第三子即孝武帝）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十一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軍（[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徐之
民以實河北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為員外散騎侍郎
憤憤不得志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
康奏附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
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

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因曄甥謝綜
了中書舍人謝綜（曄之甥）綜引熙先見曄宗熙先家饒
于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
熙先從容說曄宗獄宋主立義康曄宗愕然熙先曰丈
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
曾不之恥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宗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宗
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素為義康所暱弟約又娶其女
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與熙先往來法
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熙先以箋書與義康
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
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

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
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曄宗綜熙先及
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illegible]）
（[illegible]）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illegible]安成郡見）
有司奏削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義康為庶人絕屬籍徙
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
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
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真君七年 春正月，魏主討盧水胡蓋吳，宋發兵援之。

先是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illegible]又上[illegible]域，有衆十餘萬，表降于宋。[illegible]蜀[illegible]人[illegible]宋[illegible]以[illegible]年，是魏主發兵討之，[illegible]至東雍州，臨汾。宋[illegible]出戰，大敗赴水死，諸軍大破吳于杏城。吳復遣使求援于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從，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魏人使宋。

初魏移書于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地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厚儀未泯，館餼[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至是魏人使宋。北邊騷動，宋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千家戰士不下二千[illegible]三萬夫。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illegible]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給。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遣屯清[illegible]，功費甚[illegible]，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illegible]衆之易也。今因民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兵[illegible]而敵不敢[illegible]，而民不勞。比[illegible]全食[illegible]糧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宋伐林邑，克之。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奉貢于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愨[illegible]家世儒素，[illegible]愨[illegible]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illegible]水出日南[illegible]

[illegible]

（賊斬）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和之等乘勝入象浦（在盧容縣縣本象林地故亦謂之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馬甲謂之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走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夏六月癸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以杜坦（預之玄孫）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苻堅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宋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謂其自北來也）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八月魏將陸俟（[illegible]代人）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討之。

蓋吳所在城魏遣高涼王那（平文帝之後）等討破之復其二[illegible]欲遣尚平城長安侯皆[illegible]俟以為不討蓋吳其[illegible]已負若往許吳以[illegible]使[illegible]吳必就禽

諸將咸曰賊其叔不[illegible]任其罪俟曰此非我所諸君任之遂與[illegible]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超復反魏主復遣俟鎮長安俟單馬至鎮超喜以俟為無能也俟既至輸以成敗誘納其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illegible]伐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

丙戌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真君八年）秋八月宋衡陽王義季卒。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戊子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己丑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秋七月宋以隨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後改封竟陵王）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御史中丞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柔然大敗

柔然處羅可汗敕連可汗子處羅可汗華言為魏高涼王那所敗遁走那追之九日夜悉收其輜重而還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春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城名今河南汝寧府治是水經注汝水東逕懸瓠城北城形若垂瓠然。夏四月魏師還。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皆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

戶以汲魏人鉤丁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司使令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白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使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進擊之殺一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追卻泰之帥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其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字含文燾之子司馬劉康祖彭城呂人共救懸瓠魏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斬乞地真四月魏主燒攻具引兵還

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宋以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略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以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

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史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

事畢申明旨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令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崔浩孤負聖恩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待亞於浩孝伯順之從父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碻磝注見前。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元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元

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聽。七月，宋主遣王元謨帥沈慶之、申坦魏郡魏人水軍入河，受督于青冀刺史蕭斌，摹之之孫。

方回趣許洛。駿武陵王鑠南平王東西齊舉。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震盪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雙行郡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

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于魏主，請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褲，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

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元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元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不從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元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元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青東非國家有也會詔使至不聽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

衆人雖知之，今不如卜宮耳學也。賊乃使王元謨戍碻
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者申遐擊城。石濟水普
河水注之，故城東齊水北，水注之。垣護之守石
清口，北東故城在歷城府延津縣。魏王小字清
河，只清水入
河之口。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王自東平趣鄒山，鄒嶧山，注見前。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即嶧山碑，李斯所篆。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略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漢縣，今屬河南陝州。斬縣令，以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河東汾陰人。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于陝，元景于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衲兩當，明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于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合戰自

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敵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敵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旅北伐，當使仁聲先路。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關中豪傑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帝以元景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明元帝之孫。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尉武戍名，在壽州北。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于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叢林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仁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至彭城下。時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字少微，吳人。曰：「城中之食，百姓咸

有走心。且刺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得達？今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亦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駿小字)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山名，在江寧府六合縣東南，臨大江)，飲江湖以療渴耳。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北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若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臧澄之(熹之子)、毛熙祚(脩之之從弟)據東山(在盱眙縣東南)，而自營于城南。魏兵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illegible]帥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illegible]閉門納質。質見城中[illegible]大喜，因與璞共守。[illegible]

乃告城中曰：[illegible]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于一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illegible]初，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illegible]不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及宋平。

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饈。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眾并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illegible]由是太子與江湛不平也。魏亦竟不成婚。

南北朝

辛卯　宋元嘉二十八年　魏太平真君十二年

春正月魏師還

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于宋主曰魏人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illegible]

宋主殺其弟義康

初胡誕世之反也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道過豫章擊斬之 [illegible] 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于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至是魏師在瓜步人情恟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言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魏主攻盱眙宋將臧質拒之魏師遁走 [illegible] 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于君山 [illegible]

[illegible]

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三旬城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魏主乃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不須實行也 [illegible] 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去城數十里追之可悉得諸將咸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illegible] 詔賑卹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 [illegible]

魏主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夏四月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恣歸湛之

魏史定律令

[illegible]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illegible]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illegible]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切諫[illegible]，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illegible]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搆其罪。魏主怒，斬道盛于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illegible]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惜之。[illegible]

秋，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元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魏復通好。

宋主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illegible]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眾許以國器，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預參焉。

[illegible]

[illegible]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而立南安王余。

魏主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弒之。[illegible]僕射蘭延、[illegible]和疋、[illegible]薛提[illegible]等秘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自以得罪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illegible]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

夏五月，宋人侵魏。

先是，魯軌[illegible]之子爽[illegible]及其弟秀[illegible]自魏奔宋。[illegible]宋主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潁川太守。至是，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illegible]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illegible]從蕭思話督張永等[illegible]向碻磝，爽、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向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illegible]

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向剽兼多已向熟固資爲易若中州荒殘冀州以南自當消盡使清濟無兵大其必收拾稍聚則克服可期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再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清宕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兼主意存河南而不敢窺軍都漢縣後魏改昌平今爲順天府昌平州西北有山曰軍都陘太行八陘第八陘也又使侍郎徐爰。爰字長玉南琅邪人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其山四面方故名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

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也女巫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已而慶國自具事劭補天與爲隊主宋主詰責劭劭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與私通東陽公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濬府佐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懷遠爲妾……天與與鸚鵡先私通恐事泄……乃具以其事白宋主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

捕之不獲宋主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虎頭濬小字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秋八月宋攻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至虎牢亦還。

諸將攻碻磝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及攻具張永撤圍夜遁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不克以軍乏食退屯歷城。魯爽至長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參軍蕭道成帥……承之子等將兵向長安……九月解與魏拓跋僕蘭戰于大索城名今屬開封府滎陽縣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城

在魏北波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王濬立是爲文成帝討愛誅之。

魏南安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弒余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尼懼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

社稷遂定謀共立濬質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磨迎濬于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爲皇帝廟號恭宗立乳母常氏爲保太后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爲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向之所毀佛寺皆修復魏主親爲沙門下髮

魏以周忸爲太尉陸麗爲司徒杜元寶爲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貪天之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逾六十願以臣爵授之魏主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爲二王乃進其父俟爵東平王……

北木歸附無不可試何與之乃取戊馬匹已而……

魏用元始曆

初魏人中國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趙𢾺所造元始曆時人以爲密是歲始行之

癸巳 魏興安二年 宋元嘉三十年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

初濬以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求爲荊州宋主許之濬還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濬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爲司空

宋主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晉平王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

致宣廣不可使禍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詐爲詔召隊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

地何患不克。既克之後，不[illegible]天地所容，大禍將至。耳假有凡[illegible]，猶可息。左右引[illegible]出門，[illegible]何事而云同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

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乃殺之。門開，入。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馳入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帝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超之入，帝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兵入殺之。江湛聞諠譟，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與劭對[illegible]。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叔兒等皆戰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濬時在西州府，閤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illegible]勸

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典籤[illegible]勸濬，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于內。並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道，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日稱疾還永福省，不[illegible]以白[illegible]守。以蕭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illegible]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時武陵王駿自巴水[illegible]建康至五洲，[illegible]典籤董元嗣自建康還，[illegible]

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前代故事，乃收殺之。[illegible]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為[illegible]

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駿以慶之領府

司馬，柳元景、宗慤、朱脩之皆為參佐，顏竣錄事兼內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同舉兵以應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劭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illegible]

得久。[illegible]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
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駭。駿軍于鵲頭。[illegible]宣城太守王僧達得[illegible]之，自候道
南奔。[illegible]以爲長史。[illegible]
[illegible]元景以舟艦不堅，憚于
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新亭，步上便築壘[illegible]
于淮上。[illegible]元景潛至新亭，依
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劭

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戰，一聽鼓聲。劭
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强。麾
下勇士悉遣出鬭，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
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劭僅以身免。魯秀南
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
位于新亭。[illegible]大赦。[illegible]文廟號太祖。[illegible]
[illegible]氏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封[illegible]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illegible]
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illegible]城中潰亂。文武將
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皆釋仗，自石頭戴白幡來
降，詔斬于軍門。[illegible]超之走至合殿御牀

之所，爲軍士所殺。剖腸割心，諸將皆臠其肉生噉之。劭
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
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縛劭于馬上，防送軍門。時
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道育匿于劭所，就取
得之。斬劭及四子于牙下。濬帥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
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棄于大航，暴尸于市。江
濬、劭所居齋殿，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于
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illegible]
[illegible]爲太尉，[illegible]徐湛之爲司空，[illegible]江湛爲開府儀同
三司，[illegible]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illegible]
刺史。[illegible]與[illegible]等四家長給廩祿。

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
尚之自劭敗後，左右皆散，自[illegible]
[illegible]宋主以尚之及其子偃素有令譽，故特宥之，復
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秋七月辛酉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illegible]諸衛細作，[illegible]尚方雕文塗飾，貴戚競利，悉
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此恒文之業[illegible]一將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代北高
復姓費也名可朱渾代北三字姓[illegible]道元代東人高
歡復遣使甘言厚幣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
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字善通[illegible]人據長安
魏主以泰爲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夏四月癸丑朔日食。

六月魏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兵長安歡入洛陽推
清河王亶子善見之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尚書
令。

侍中封隆之言于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構禍亂孫騰泄
其言椿白魏主誅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鷙字孔雀高涼王
孤六世孫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字寶安中山上曲陽人奪其管鑰

建州魏置今山西澤州府是刺史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濟州刺史蔡儁字
[illegible]廣寧石門人皆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
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代梁發河南兵諸洛
陽魏主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賀拔勝有異志[illegible]
[illegible]
絳州垣曲縣地近河之北岸也石濟[illegible]王思

[illegible]學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
[illegible]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
深然之遣侍郎柳慶字更興解人見泰于高平泰請奉迎
[illegible]魏主復以問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
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臣愚未
見其可[illegible]
[illegible]
魏主不可[illegible]是從謀[illegible]
[illegible]
主又以敕命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衆使蔡儁受代

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寧太守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兼
僕射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
惡以宇文泰爲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
出以斛斯椿爲行臺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
州[illegible]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七月魏
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illegible]山
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魏主然之黄
門侍郎楊寬字[illegible]人曰假兵于人恐生他變椿若有功是滅
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illegible]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
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
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

秀赴水死，就取其首，並逃走向江陵，衆散，見斬，遂為宋修之所殺，並殺其子十六人及同黨並超民等。

宋置東揚州、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至是宋主惡其強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宋江夏郡治夏口城，在今武昌府西黃鵠山上，今武昌府治。）罷南蠻校尉，（[illegible]）遷其營于建康。荊、揚由此虛耗。（[illegible]）

僑置京兆、扶風[illegible]等郡，皆寄治襄陽。

宋省錄尚書事官。

宋主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乙未（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

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始興公就第。（[illegible]以用慶之[illegible]何尚之往邀之，慶之笑曰：沈公不[illegible]何尚之復出也。）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劍不得為鹿盧形，（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丙申（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后父朗，故燕主弘之子也。魏世祖攻北燕，朗與其兄崇叛降魏，為秦雍二州刺史，（[illegible]崇封遼西公[illegible]）坐事誅。后沒入宮，[illegible]為貴人，立為后。

二月，魏立其子弘為太子。

[illegible]先使弘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illegible]賜死。

宋以[illegible]為徐州刺史。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王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遂重。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illegible]為徐州，[illegible]為典籤，每多違執，[illegible]大怒曰：吾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illegible]流血乃止。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子尚字孝師，宋主第二子，[illegible]改封[illegible]）

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寵，避之，乃辭揚州，而（[illegible]西州舊[illegible]之[illegible]流[illegible]）

宋主以子尚為揚州刺史。（[illegible]康人。）

冬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敵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
非大逆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
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
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昔用賀言一歲所活
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命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
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
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
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
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
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綸以絮而綱絮以綵綸以製袍之綸綸於布衣中也。主衣尚衣奉御之官。

丁酉 宋大明元年 魏太安三年 春正月魏侵宋入兗州

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南陽人宋主遣薛安都沈法
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
羣盜聚任城荊棘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
軍討之無功而還有司奏坦宜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
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于市曰汝無罪而死我
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免之

秋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兗州刺史劉延孫為南徐州
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
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穆宋主既命延孫
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辨親疏尊卑流
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劭及義宣皆有大功
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
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于廣陵以
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戊戌 宋大明二年 魏太安四年 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政故禁酒釀酤飲者皆斬吉
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
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
服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屏左右待之或自朝
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
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非欲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
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

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
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小，不過爲郎。
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允恃[illegible]　魏自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其子悅爲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起自纖微，詔指臨責，聲嘶股栗，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趨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失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夏六月，宋以謝莊（字希逸，[illegible]）爲吏部尚書。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爲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彧（覬字思遠，彧字景文）爲之。侍中蔡興宗（[illegible]）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後竟如其言。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爲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劾，僧達恥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宋主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illegible]）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

僧達。會高闍（[illegible]）[illegible]彭城，與沙門曇標等謀反，伏誅，（[illegible]）宋主因誣僧達與闍通謀，賜死。

魏侵宋青州，（[illegible]）宋兗州刺史顏師伯（[illegible]）連戰破之。

魏鎮西將軍封敕文（代人）攻之清口，戍主傅乾愛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龐孟虯救清口，顏師伯遣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于沙溝。（[illegible]）宋主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天與之弟）等會傅乾愛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皮豹子將兵三萬（[illegible]）與戰，將軍焦度（南安氐人）刺豹子墜馬，幾獲之。

宋以戴法興、巢尚之、戴明寶（[illegible]）爲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illegible]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illegible]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illegible]）

一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illegible]）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人[illegible]

東一時而法興明識大納財簡內外成有家產頗累千金。[illegible]

[illegible]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據廣陵宋主遣兵討之誕伏誅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壍聚糧治仗。[illegible]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垣閬蘇明寶襲之明寶使誕典籤蔣成為內應誕知之斬成擊殺閬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illegible]魏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慶之至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誕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illegible]攻城宋主令有司奏絕誕屬籍詔勿問以激之慶之餉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illegible]皆呼萬歲得中[illegible]與宗慤[illegible]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萬歲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illegible]

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先是宋主即位之後竣自以為多所興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諍宋主浸不悅竣自謂恩舊莫比而所陳多不納疑宋主欲疎之求外出以占其意宋主即以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已而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竣[illegible]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於是宋主益怒及是會誕反遂以竣通誕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沉其男口于江。

秋九月宋[illegible]

初宮人樂南郊壇于已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宋主乃徙于牛頭山[illegible]西直宮城

之午位又逆五路依金根車（沈約曰舜因三代之車與取殷制古曰桑根車黎自金根加羽葆蓋明年宋主祀郊始乘玉路）

庚子（宋大明四年魏和平元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二月后親蠶西郊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于王者魏人忿之遣陽平王新成（景穆帝之子）等督諸軍分道出擊大破獲其衆

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宋晉寧州在今雲南境）于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宋以顏師伯爲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群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樗蒲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辛丑（宋大明五年魏和平二年）春正月雪

宋以正日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爲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于禍

夏宋立明堂

作大殿于丙巳之地制如太廟惟十有二間爲異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休茂文帝子）爲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欲專斷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張伯超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行事及主帥而舉兵休茂從之遂聚兵衆建牙馳檄參軍尹元度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兵禁絕賓客懷文固諫乃止）

秋九月甲寅朔日食

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先是慶之以克廣陵功拜司空領南兗州刺史至是慶之固讓司空于柳元景詔許之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産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婁湖在江寧縣東元和志湖在縣東南）以宅輸官并朝賀不出門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宋主第八子）爲南徐州刺史

子鸞母殷淑儀（殷淑儀宋宗室之女宋主竊取之假姓殷或云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其府及爲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刺史以張岱爲南兗府長史典籤參事行府州事…）

十一月宋禁士族雜婚（雜婚謂與工商雜戶爲婚者）

前士族犯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爲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爲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壬寅（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春正月宋策孝秀（…廉秀才也）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曰猴滿則散猴聖則形全形化
爲十二上風儀訓遂子學儀宋主惡其諫也投策于地
一月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
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宋主嘗出射雉風
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
此非聖躬所宜彧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宋
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
令沉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
欲異己出爲廣陵太守坐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
申期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宋

主大怒賜死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以淑儀之卒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于
陵由[illegible]學闕通道民不堪役死亡
[illegible]又爲之別立廟[illegible]
[illegible]
州刺史劉德[illegible]
秋九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

圖爲教反經蔑道屛膝帝王[illegible]
[illegible]而簡禮二親[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爲抄門接見比常盡虔從之
宋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請更造新曆不報
沖之以何承天所製元嘉曆疏舛猶多乃更造新曆上
表[illegible]
[illegible]
上頗好古有所難之不能屈已而不果施行

癸卯宋大明七年魏和平四年
夏宋以蔡興宗袁粲字景倩[illegible]爲吏部尚
書
宋主好狎侮群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
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顏師
伯爲齴[illegible]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
奴[illegible]令以杖擊群臣惟蔡興
宗方嚴不敢侵媟僕射郎王彧之曰今蔡豫章[illegible]
[illegible]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每狎之曰我當相召
於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冬十月魏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字志遠[illegible]如宋
明根奉使返宋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宋大明八年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魏和平五年

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盡乃止終日酣飲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以故內外畏之莫敢弛惰

[illegible]

中書令[illegible]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illegible]遺詔太宰義恭加[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即位年十七

[illegible]太子子業[illegible]成容實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illegible]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為新[illegible]太守王元謨為南徐州刺史

太宰義恭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興宗于朝堂謂義恭[illegible]主上[illegible]而選舉[illegible]被刪改復非公筆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

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法興等惡王元謨[illegible]以為南徐州刺史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illegible]明帝[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夏五月[illegible]太子

弘立是為獻[illegible]

[illegible]以內難朝野楚楚[illegible]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

[illegible]太子弘即位時年十二

遣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殺[illegible]多[illegible]而自[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宋[illegible]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illegible]

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法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道路皆言法興[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師伯共為一體內外遷

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猜
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横
死矣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內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
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
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己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並其
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
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
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皆死遂
殺師伯於道殺之及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
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爲吏部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自元嘉初入侍左右參預顧問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子業寵待隆密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子業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齇莊加反鼻上皰也褚淵字彥回）

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子鸞有寵於世祖）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疾之遣使賜之死又殺
其母弟南海王子師欲毀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
（在鍾山）太史以爲不利于子業乃止

宋義陽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出奔魏
昶爲徐州刺史素爲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
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
會昶遣使上表求朝子業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
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前驅
聚衆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夜與愛妾
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以爲侍中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宋以袁顗爲雍州刺史蔡興宗爲吏部尚書
顗始爲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顗懼求出以
爲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時臨海王子頊爲荊州刺史以興宗爲子頊長史行府州事興宗不行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
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
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受制凶狂同日而論乎
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
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
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
顗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
（以鄧琬爲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長史[illegible]之故）
款狎過常琬與顗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顗復以
興宗爲吏部尚書

冬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邁尚[illegible]）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于後宮謂之謝
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俠多養
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常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illegible]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求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illegible]又聞玭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子業乃使沈攸之（攸之字仲達，慶之從子）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賻恤甚厚。（慶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興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illegible]）

宋主囚其諸父湘東王彧（文帝第十一子，即明帝也）等於殿內。

子業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陽王休祐（[illegible]）年長，尤惡之。（[illegible]）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前何邁之謀，（事見上）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遇（[illegible]）之，馳以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illegible]」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illegible]先是，子業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illegible]）至盆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爲司馬，[illegible]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南安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于前，逼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殺其三子。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是爲明帝。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荊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時三王久囚，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及子業左右壽寂之（[illegible]）[illegible]謀弒子業。會巫覡言華林園竹林堂有鬼。（先是，子業遊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斬之。夜夢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巫覡言此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謙從，彧獨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南陽人）、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宿衛之士皆畏之。及是，以將巡荊湘，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捕鬼，親自射之。事畢，將奏樂，寂之抽刀前入，子業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子業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命，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祕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彧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子業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論功行賞。

（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爲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彧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以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嘗于子業前陵辱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彧不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彧以攸之以閒言伏誅，攸之復入直閤。）

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鄧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雍州刺史袁顗與參軍劉胡（南陽人）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子勛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暗立明，而湘東王彧矯害明茂，（[illegible]）纂竊大寶，戮孤同氣，稱行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於是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字寶孫，孝武第四子）、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illegible]）、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字孝良，孝武第[illegible]）[illegible]舉兵以應子勛。

[illegible]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

晉安王子勛遂稱帝。

宋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地名，在太平府[illegible]縣東北）。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顗爲僕射，張悅爲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illegible]州刺史崔道固、[illegible]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虯、[illegible]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益州刺史蕭惠開、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illegible]）

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勛。崔道固
清河人。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顧琛字弘瑋，吳人。蕭
惠開，思話之子。王瑯
元怙，元景之從兄。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
陽、淮南數郡，而東兵會稽諸郡之兵。又已至永世。晉置，城在今鎮江府。故
宮省危懼。宋主謀于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
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琰字敬珉。
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尋為參軍杜
叔寶所制，不得已而從之。
之宋[illegible]
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

宋主進孝祖之甥[illegible]
帥文武二千人東還，所領皆傖楚壯士。孝祖，殷羨曾孫。傖楚，謂北士。
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
作葛[illegible]依南史。
遣山陽王休祐督將軍劉勔、勔字伯猷，彭城人。呂安國安國，廣陵人。等討
殷琰，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督將軍沈懷明吳興武康人。、蕭道
成等討孔覬。孔覬，宋主[illegible]
御史吳喜將兵克義興，
方與[illegible]御史王[illegible]以拔許陵及晉陵，與罪
[illegible]
遂進攻會稽，克之。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
[illegible]

一郡。執尋陽王子房、孔覬出走，為晏所獲，及顧琛皆斬之。上虞
琛等詣晏歸罪，宥之。遂了房宥[illegible]
紹興府。歷代因之。今屬浙江紹興府。西陵，渡名，在紹興府蕭山縣西。後五代時，吳越改名西興。

宋太后路氏殂。
太后聞子勛建號，心幸之。延宋主置酒，進毒。宋主覺之，
即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殂。
凡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
渾專權，多殺侍中拓跋丕。烈帝之玄孫。後封東陽王。告其謀反，馮太
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秋八月，宋臺軍。六朝以禁軍為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先是，宋臺軍敗于赭圻，注見前。殷孝祖中流矢死。鄧琬遣其將孫沖之[illegible]
萬人據赭圻，[illegible]
[illegible]

將矢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十人人倚震駭，宋
時之欲不[illegible]及攻赭圻，果中流矢死。
主以沈攸之代將，督尋陽軍，大破之。先是，江方興、吳喜、宋主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功。沈攸之[illegible]
以宋主[illegible]
久不決，乃以子勛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為都督。
又[illegible]
拒[illegible]
上據錢溪。[illegible]斷南軍糧道。
劉胡攻之，不能克。攸之復擊破錢溪湖，頭湖遁去，顗亦走。

興世既誅錢溪…[illegible]

之。八月，攸之進兵克江州。張悅斬[illegible]請建安王休仁降。

仁降後[illegible]

攸之斬之，傳首建康。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荊、郢、雍、湘、豫章，平諸餘黨。

[illegible]

九月，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宋主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illegible]

[illegible]兼以兵逼之，非[illegible]。安都聞大兵北上，懼而降魏。魏遣尉元等救之。元至，安都出迎，[illegible]

[illegible]等。元遣[illegible]張永[illegible]進逼彭城，攻之不克。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永墜[illegible]。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于呂梁。[illegible]

以身免。宋主[illegible]

[illegible]

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宋立子昱為太子。

[illegible]

宋豫州平。

先是劉勔[illegible]

[illegible]

將佐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秋毫無犯，壽陽人大悅。詔尋陽兵退，[illegible]集[illegible]州將佐，謂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君荷世祖之

脅當率九江乃舉兵應之及尋陽平宋主遣惠開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召還建康。

南北朝

丁未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春。宋青冀州平。

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先是薛騎將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僧暠僧暠走保東萊明僧暠平原鬲人眾情洶懼欲且保郁洲。懷珍不可。遂進。至黔陬。漢縣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會文秀所置高密前見平昌今青州府安丘縣是。二郡太守棄城走。長廣前見太守劉桃根守不其城。注見前懷珍遣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為青州刺史。時崔道固已先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侵宋青州。

魏遣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為之繼援。時宋申纂坦從子為太守守無鹽。并見前劉休賓子從弟懷珍從弟守梁鄒。今屬濟南府鄒平縣房崇吉清河人守升城。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張讜清河人守團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王玄默兗州刺史桓忻太守等守肥城。漢縣隋省今屬泰安府垣苗在今長清縣等諸戍。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字世則范陽人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移兵攻肥城。範曰。肥城雖

一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糜溝、垣苗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二月乃克。白曜欲盡坑之，參軍韓麒麟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纂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兗州刺史畢眾敬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又為魏所擄，使畢眾敬贖之……）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遣道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依于道成，劉僧副以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寵之。（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元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從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

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城，必由清泗、宿豫、歷下邳；趣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東安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遣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濉清口，（濉水入泗之口。）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元載（字彥休，元從弟。）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以將戍之。及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諭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御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中山安喜人惠之女）生子宏，（即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之，乃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昶奔魏見前。）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人不許。（魏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實兄，未經為臣，若改書，是為二敵，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申（宋泰始四年，魏皇興二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勔擊卻之，斬其將閼于拔。

魏侵宋武津，（宋縣，今汝寧府上蔡縣）宋劉勔擊破之，斬其將于都公閼于拔。魏復寇義陽，勔擊卻之。已而勔又敗魏兵于許昌。（[illegible]……宋主乃止。）

夏四月，宋減百官俸之半。

魏以李惠為征南大將軍，馮熙（字晉昌，朗之子。）為太傅。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尚之戴法興遂用事及是宋主寵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illegible]散騎侍郎楊運長[illegible]宣城[illegible]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illegible]

己酉[illegible]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先是魏長孫陵攻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爲青州刺史[illegible]撫御有方東人安之[illegible]

魏立三等輸租法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illegible]

夏六月魏立子宏爲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

禕宋主兄也宋主輕之目爲驢王[illegible]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事覺欣慰等伏誅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逼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爲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善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illegible]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漸不悅休仁[illegible]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 宋泰始六年 魏皇興四年 春正月宋定南北郊明堂祀

閒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

景文，王皇后之兄也。[illegible]

宋以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還鎮淮陰。

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illegible] 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illegible]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鎮淮陰。[illegible]

宋立總明觀。

置祭酒一人，儒元文史學士各十人。

宋將伐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illegible]僕射南平公目辰之[illegible]東[illegible]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illegible]自退，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illegible]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illegible]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illegible]城門守，非所以威服四方也。魏主從之，分道[illegible]然大破之，乘勝逐北，斬數萬，所獲不可勝計[illegible]歸羊一口，酒一斛[illegible]之旨，授之百[illegible]

[illegible]律令[illegible]

辛亥 宋泰始七年 魏延興元年

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為南徐州刺史。[illegible]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晉平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自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illegible]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相委仗。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

禍。亞黃羅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
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
刺史。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
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
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
範刺江州。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宋主資[illegible]
[illegible]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行誅戮，勸勿就徵。道成曰：諸
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
今惟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
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有遺
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
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對曰：陛下方隆
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
則皇太子宜正大統。太尉源賀[illegible]

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其幼，故
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
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
立太子，群公輔之。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為
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于太子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
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
上皇帝。從之。[illegible]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却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illegible]
其地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
據蒙山。[illegible]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
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頗[illegible]。散騎侍郎
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
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illegible]

壬子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

宋大陽（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新陽，今蔡州府[illegible]）蠻酋桓誕擁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玄之子。魏以爲東荊州刺史，使起部郎（[illegible]）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其所。（[illegible]）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表辭位，宋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爲宰相，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賜藥死。敕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先是宋主夢人告曰：[illegible]）

夏四月，宋主殂，太子昱立。（是爲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淵爲護軍將軍，劉勔爲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以爲右[illegible]，共掌機事。宋主遂殂。（[illegible]）太子昱即位，時方十歲，袁粲等共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illegible]）爲揚州刺史。

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爲第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荊襄八州軍事。

宋荊州刺史蔡興宗[illegible]，以其寵直，不欲使居上流，故以爲中書監，以沈攸之代之。興宗固辭不拜。（[illegible]）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蓄異志，據郢州（[illegible]），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重賦斂以繕甲兵，將吏逃亡者皆剋留之，羣蠻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攸之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宋宗室道憐之孫）爲左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時阮佃夫（[illegible]）[illegible]用其所親爲郡，或參不從，[illegible]不敢違。

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illegible]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

戶收絹一匹，緜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城名，屬漢武都郡，在今階州東南。為魏所破，宋太祖免其官爵。上 [illegible] 時故氐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illegible] 世祖以其為楊氏正宗保宗故氐王元之子。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自立，有功于宋，[illegible] 太宗遂以為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已而文度與附魏仇池鎮將皮歡喜戰，[illegible] 下之矣。

十一月癸卯朔，日食。

甲寅，宋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陽王休範素訥少知，不為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嗣主幼沖，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遂行。典籤許公輿新蔡人。為之謀，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赴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備。[illegible] 至是休範遂舉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道成

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袁粲方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由是內外戒嚴，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新林，浦名，在江寧縣西南。休範捨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竟陵郡軍人張敬兒南陽冠軍人謀詐降以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醇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林分遣其將杜黑騾、丁文豪直趨朱雀門，及是休範雖死，黑騾等不知。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靈寶路逢賊，棄首于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進至朱雀桁，王道隆帥羽林軍在門內，開門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勔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言，遂戰死。黑騾乘勝渡淮，道隆棄衆走，黑騾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字彥道，淵之弟。開東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宮省恇擾，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道成時加平南將軍。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

陳顯達(南彭城人)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告諸將擐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季皆斬之餘黨悉平[illegible]

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稱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詔曰下民兇族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罷門房之誅[illegible]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鎮將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強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集議僉以為然給事中韓秀(字白武)獨執不可秀曰[illegible]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七[illegible]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懼諸大臣未敢縱[illegible]

[illegible]

朕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illegible]將車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臥道旁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illegible]

[illegible]五年[illegible]月宋以張敬兒都督[illegible]州軍事[illegible]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illegible]乃以敬兒[illegible][illegible]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怨于上皇[illegible]

[illegible]上皇遂殂[illegible]太后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illegible]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景素乃折節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爲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會有人告景素欲反。（景素腹心多勸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楊阮將發兵東討，蕭道成、袁粲以爲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寢。景素征北將軍。而楊阮猜忌益甚，景素亦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將軍黃回、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至是祗祖率數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潰，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黃回、李安民（安民，蘭陵人）等討之。蕭道成知回有異志，故使安民與之偕行，回不得發，遂拔京口，禽景素斬之，黨與皆伏誅。

丁巳，宋元徽五年。順帝準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是爲順帝），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宋主昱自京口既下，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鋌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其出執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鴆之，不果。）嘗直入領軍府，時盛暑，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骲，蒲交反，骨鏃也。）昱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

然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在臺城東北）賭跳，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仁壽殿就寢。玉夫取千牛刀刎昱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大呼事平。道成戎服乘馬出，敬則等從入殿中，驚怖，及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劉秉出，從弟韞迎問曰：事當歸兄邪？秉曰：吾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遂以太后令數昱之罪惡，追廢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鎮石頭。（[illegible]）

九月，宋封楊玉夫等爵有差。

冬十月，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

先是訢倚信范檦訢弟璞諫曰檦輕佞無義而逞
勢我不早絕之必貽後悔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黑
其罪黜黑為門士黑恨之踰年黑復入領選白馮太
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刺史知太后怨訢[illegible]至是
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問狀引檦證之訢曰汝受我
恩何忍誣我檦曰檦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公忍之于
敷檦何為不忍于公訢嘆曰吾不用璞言悔之何及黑
復于中搆成其罪訢遂見誅

一月宋荆州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
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甚不平）其長子元琰自建

康至攸之謂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會太后賜
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
於是勒兵移檄（[illegible]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illegible]）遣書道成
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
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擅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門管籥
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
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聞之惴懼道成
使其世子賾（即齊武帝）行郢州事以備攸之已徵賾為左衛
將軍賾乃與柳世隆（[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
起兵賾行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

[illegible]

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
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illegible]）郢將周山圖（[illegible]）
[illegible]復力言之賾乃脩治湓城鎮湓口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illegible]粲劉秉謀誅蕭道成會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
以母喪還至東府欲因道成出而作亂道成不出乃更
與粲秉共圖之將帥黃回卜伯興（天興之子）等皆與通謀道
成初聞沈攸之事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
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淵故慆粲（初淵遭憂去職朝廷欲奪之）
（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遭母憂淵固辭不起粲由是恨之）乃謂道成曰西夏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將劉秉從弟韞為領軍

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粲
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
帥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
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得大作同異乃告之淵即以
告道成（[illegible]）乃遣軍主蘇烈薛淵（[illegible]）王天生等助粲守石頭
（[illegible]）
（[illegible]）
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illegible]）石頭粲
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illegible]）[illegible]道成道
成密遣人告王敬則使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拒倉城拒
粲王蘊聞之嘆曰事已敗矣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戴僧靜

示與人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
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俯伏就戮進捷
以身衛粲俱斬道術所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
失孝子遂父子俱死
父子亦為亂兵所害其同以帝祖遂不敢發于褊逃匿
捕得見殺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運長出守宣城于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成所發
史臣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所施。

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戊午 宋昇明二年 齊太和二年 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
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欲
以備師守之而自帥大衆東下會郢州世隆遣人挑戰辭
甚驕攸之大怒遂悉銳攻城世隆隨宜拒應屢破
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
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
攸之軍遂大潰先是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
攸之下遂襲江陵殺其子及孫左是攸之收散卒將還
江陵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縊而死張敬兒之襲江陵也
人作賊逆攸之留府司馬城守不可而戮身不求

生何以見關敬兒而死何難哉之衆歡笑而去蔡客
泰山程邕之抱持尸調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
之難而先誅義士之人尊臨江漢耳豈肯與君
同日而生敬見曰求死甚易乃先殺邕之而後及粲
成而棄其尸不忍為也乃收水死
系之曾
宋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建康解嚴蕭道成還鎮東府加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
州諸軍事以其子賾為江州刺史賾字宣遠道成第二子為中領
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好學博
聞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
冬九月乙巳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
朏無言時二小兒捉燭道成疑朏難之乃取燭遣兒出
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他日王儉知其旨請間說之
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所親任遐字景遠
遐使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
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遂進道成假
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

朝不趨賀拜不名

冬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惠為李夫人之父）

馮太后忌李惠誣以南叛殺之并其妻子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宋定音樂

尚書王僧虔（[illegible]）奏請朝廷以宮縣合和鞞拂之曲（[illegible]）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illegible]）[illegible]

民間競造新聲雜曲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從之

己未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凡二國

春正月宋以謝朏為侍中

蕭道成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illegible]）勸晉文死方慟哭（[illegible]）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長史

三月癸卯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illegible]

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

宋蕭道成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illegible]）

方貴王儉以（[illegible]）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illegible]）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殺宋奉朝請（[illegible]）

（凡八主六十年）

道成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命宋主下詔禪位宋主不肯臨軒匿于佛蓋下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率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illegible]）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illegible]）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帥齊宮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宋主為汝陰王築丹陽

宮備兵守衛之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齊主曰殺之是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朏[illegible]于家

齊以褚淵爲司徒辭不受

淵從父弟炤字彥宣素非淵所爲淵詣齊主勸進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拜司徒賓客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遂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受

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問爲政于給事中劉瓛字子珪沛人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illegible]是後命羣臣各言得失[illegible]

[illegible]

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魏罷候官事具前[illegible]

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細非吹毛發擿宜悉罷之更置謹直數百人使防遏街衢執喧鬭者而已自此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賞佐命之功也處士何點字子晳尚之之孫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淵儉皆尚宋公主故點云然

五月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遂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衞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遐之[illegible]與褚淵有隙淵爲之固請故遐考之族得免

齊[illegible]爲太[illegible]諸子皆封王

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伐齊

[illegible]

是役[illegible]齊[illegible]于魏[illegible]魏師攻齊壽陽不克[illegible]

[illegible]又攻朐山[illegible]敗之

魏[illegible]允議定律令

任允以老疾告歸魏主以安車徵至平城拜中書監留案入殿朝賀不拜復命允議定律令允時年九十[illegible]

據律評刑志議無損允以[illegible]人命所係[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人五月[illegible]詔允以婚其志朝廷給贍[illegible]

給以衣食[illegible]入見備几杖問以政事

[illegible]

庚辰延興[illegible]年 甲辰太和四年 春二月齊檢定民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至是部黃門郎虞

玩之[illegible]更加檢定玩之上表以爲元嘉中故光

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核

[illegible]必在[illegible]民令長[illegible]宜以元嘉

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illegible]又[illegible]而不

[illegible]依制必[illegible]州縣同科從之

齊以[illegible]爲郢州刺史

[illegible]

思[illegible]子

秋九月甲午朔日食

冬十月齊以何戢爲吏部尚書

[illegible]

齊太子[illegible]事[illegible]以戢有重欲加侍中[illegible]淵

[illegible]

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在[illegible]若復加戢則八座[illegible]

[illegible]行三貂[illegible]

將軍

十一月[illegible]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illegible]

[illegible]名爲救疾實行冤殺[illegible]因病宜先刺郡[illegible]

[illegible]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魏封王叡爲中山王

叡幸于馮太后進爵爲王置王官二十二人皆當時名

士[illegible]

[illegible]春正月齊[illegible]魏[illegible]于[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附庸[illegible]成[illegible]于[illegible]城[illegible]

[illegible]等救之[illegible]力戰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有人[illegible]入魏以萬餘[illegible]

之[illegible]已沒[illegible]

[illegible]出復入求[illegible]

敗[illegible]之又敗之于[illegible]

夏五月[illegible]羌人[illegible]于魏

鄧至[illegible]羌也因地名自稱鄧至[illegible]

至山下有路至城元和志郯[illegible]東所至黃名尤甚以為號推國于宕[illegible]見之南

秋七月乙未朔日食

齊遣使如魏

齊使參軍申僧朗于魏魏主問曰齊輔不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不同耳（先是宋遣使如魏魏因齊受禪築宮于星魏[illegible]使人劉僧朗于宋使僧朗不肯獻[illegible]）

九月魏以薛虎子代人為徐州刺史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諜誘之于是徐兗之民所在蠭起聚保五固（五固名在兗州府[illegible]）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尉元薛虎子討之遂克五固斬朗之（朗之等九請援于齊[illegible]）以兵迎之[illegible]東南諸州悉平尉元徵還虎子為徐州刺史虎子表請屯田（[illegible]）

虎子亦不然拼案果虛二人皆賜死

是年建元四年（[illegible]太祖六年）春正月齊以[illegible]為國子祭酒（[illegible]）置學生二百人

[illegible]

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是為武帝）

齊主有疾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遂殂（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illegible]）祖葬武進太子即位（[illegible]）

夏六月齊主立子長懋為太子

秋齊南康公褚淵死

初齊主在東府嘗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以見宋明帝（[illegible]）及是死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illegible]）屏居墓下終身

魏以李崇為荊州刺史（崇字繼長文成元皇后兄之子[illegible]為荊州[illegible]上洛上庸等郡刺史）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荊州刺史發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illegible]）

冬十一月魏主命祀七廟

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上欄外殘注）[illegible]

癸亥　齊世祖武帝永明元年　魏太和七年

春齊復郡縣官以遞代以小滿爲限

詔以邊境寧安治民之官皆復用宋元嘉末以[illegible]　先是宋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限謂之小滿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乃詔

今一以小滿爲限

夏四月齊殺其衛尉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之爲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大小率皆專斷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爲太祖所親厚密以啓聞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王敬則叩頭啓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因宣自裝束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飲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illegible]齊主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其[illegible]與虜相持任與崇祖謀齊主疑之及即位遷崇祖五兵[illegible]伯玉散騎常侍加意撫慰至是[illegible]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

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illegible]齊主疑其有異志將[illegible]華林園設齋[illegible]于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

敬兒好信夢[illegible]

秋七月齊以王儉爲侍中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儉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儉固辭開府謂兒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可也[illegible]是年不拜至是齊主許之加特進

[illegible]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在我禳之奚益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甲子　齊永明二年　魏太和八年

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

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居雞籠山開西邸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蕭琛（字彥瑜）任昉（字彥昇）王融蕭衍（字叔達）謝朓沈約（字休文）陸倕（字佐公）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字文暢）王僧孺江革（字休映）范縝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召致名

僧講論佛法於邸閣營齋造經唄新聲或親爲賦食行水世以爲失宰相體（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甚可惜也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illegible]）

夏六月齊以茹法亮（吳興武康人）爲中書舍人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臨海人）等爲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謂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後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所致齊主不能改

秋魏始班祿

魏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斛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至是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疋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疋舊律枉法十疋義贓（[illegible]）二十疋罪死至是祿行之後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秦益州刺史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以外戚貴顯首以贓敗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illegible]寬之（[illegible]）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道武帝孫陽平王熙之子）奏請依舊斷祿太后詔羣臣議中書監高閭（字閻士漁陽人）言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無濫貪者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之（閭又表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illegible]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illegible]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六鎮武川撫冥懷朔沃野柔玄懷荒在馬邑雲中界）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高帝第四子字宣明）爲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執刀以衛左右者）四十人晃自南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而能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曄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齊主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齊主不悅）

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爲益州刺史

益州大度獠（[illegible]）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況一眼耶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益州自晉氏以來但用名將爲刺史至是齊主以鑑爲之（[illegible]）

單時切喇也。韓武方聚黨為盜，郡縣不能禁。鑒至，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鑒曰：殺之無以勸善。乃啓請宥之。于是蠻夷為寇者望風降附。鑒在州，衣食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

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後有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齊復立國學。

先是，齊以國恤罷國子學（在建元四年），至是復立之。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二月，魏主封諸弟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字彥和）最賢敏而好學，魏主尤愛之，後徙封為彭城王。

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以國學既立，乃省之。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不諳憶 朝理事，決斷如流，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監，

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常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

秋七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魏仇池鎮將以彌承為眾所附，擊走吐谷渾，立之而還，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冬十月，魏均田。

初，魏民多蔭附，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于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樹者）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為世業，終身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有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丙寅（齊永明四年，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袞冕。

齊討富陽賊唐寓之，平之。富陽，漢富春縣，晉改名，今屬浙江杭州府。

初，齊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黃籍，黃籍，戶籍也，詳見前。齊主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收括嚴切。又以外監呂文度會稽山陰人。啟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倡亂，眾至三萬，稱帝於錢塘，攻陷東陽，注見前。殺太守蕭崇之。齊遣禁兵擊斬之，悉平諸郡。時禁兵頗縱抄掠，軍主陳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皆震肅。遂使綏勞遭賊郡縣，百姓被掠者悉與所闕，前年籍被却者，復除九年，並許免。

武都王楊後起卒，楊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先是文弘既卒，齊以其從子後起雖嘗為武都王，後起亦受命于魏。及是後起卒，集始為白水太守，白水注見前。求援以文弘如前，後集始朝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武興王。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本晉武興，後為楊氏所據，自號武興國。

魏立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鄉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沖請定民籍，略曰：宜準古法，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詔百官集議，中書令鄭羲等以為不可。沖力持之，遂從其議。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公服，朝廷之服，始制者，公服以朝，蓋創為之也。

已復給尚書五等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改中書學為國子學。

魏分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

南北朝

[illegible]（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春正月魏定樂章。

初魏主詔有司議定雅樂當時無有知者，至是始集新舊樂章，非雅者除之。後復詔制樂官，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在太和十六年）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謚曰文）

允歷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出入三省，（尚書中書秘書）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多允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于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illegible]）

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陰。

先是齊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據南陽故城（在南陽府[illegible]）請兵于魏。齊遣將軍陳顯達、戴僧靜等討之。至是天生引魏兵至沘陽，（[illegible]南陽府[illegible]）僧靜等與戰，大破之。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齊以顯達為雍州刺史，進據舞陽城。（[illegible]）天生復引魏兵出[illegible]

[illegible]

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死者多。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illegible]）於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大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贍養之。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又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

八月柔然伐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為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部眾離心。八月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代人，[illegible]）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怨，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自立為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伏古敦擊之，屢為所敗，乃引眾東徙。

冬十二月魏以高閭為西兗州刺史。

（[illegible]）

魏主問閭曰：何以止盜？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illegible]

魏各言事

（〔illegible〕不選舉〔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
（如此安得不擾〔illegible〕）

方止之易矣（彪又言今之選舉不〔illegible〕治之〔illegible〕）
（難將勞惟才是〔illegible〕之多〔illegible〕非所以〔illegible〕人才〔illegible〕）
（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illegible〕又〔illegible〕之臣〔illegible〕者可〔illegible〕）
（不可知入以官〔illegible〕）
（者也齊主善之）之矣由鋼渦堅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戊辰（齊永明六年魏太和十二年）冬齊吳興饑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
多常歲牛埭（今紹興府蕭山縣西有西興堰即六朝時西陵牛埭用牛挽船過埭故名）稅格
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會稽行
事顧憲之（字士思吳人）議以為不可（〔illegible〕）
（寄過發懲科物其須監者不逢其人各務己功〔illegible〕）
（習他追失空稅〔illegible〕行今吳興〔illegible〕）
（宵何以加九空不仁乎〔illegible〕權利名事不敢言〔illegible〕）
（必自方任苦為公賞怨甚又以便宜者非能〔illegible〕民力之）
（外用又分地平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
（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且加事加煩深宜）齊主納
之而止
魏主詔羣臣言事
秘書丞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上封事陳安民之術（〔illegible〕）
（〔illegible〕）
魏主悉從之
由是公私豐贍水旱有備

（〔illegible〕）
（〔illegible〕）

己巳（齊永明七年魏太和十三年）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諡為文獻吏部尚書王晏素與儉不平啓）
齊主曰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
已行矣乃諡文憲（儉曾為御史中丞徐孝嗣之之〔illegible〕）
自代至是復為五兵尚書（〔illegible〕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
（〔illegible〕以後）
（皆省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
魏久與齊絕魏主欲通使命羣臣議尚書游明根曰朝
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可乎
由是通好明年齊人歸魏隔城之俘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斆之會乎（字叔文吳人宋末為都官尚書〔illegible〕）

（官不部中〔illegible〕）
（為會稽內史）
長沙王晃（〔illegible〕）屬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晃
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
舍人紀僧真得幸于齊主請于齊主曰臣出自武吏
榮末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
江斆謝瀹（〔illegible〕）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
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
故非天子所命
庚午（齊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秋七月齊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字〔illegible〕）
（〔illegible〕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以牛酒

將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聞子響執寅等殺之齊主武帝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齊主心善之乃別遣衛尉胡諧之諧之豫章南昌人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討江陵戒之曰子響若束手來歸可全其命諧之至江陵築城燕尾洲在今荊州府江陵縣西南子響白服登城遣使云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法亮求見傳詔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敗略死

諧之逃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字文緯梁武帝父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舴艋小船也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早爲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猨透擲悲鳴左右曰猨子前日墮崖死齊主因嗚咽流涕順之慚懼而卒時江陵府舍爲子響所焚齊主以南陽樂藹爲荊州治中藹繕修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頌之藹字蔚遠南陽涅陽人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諡文明太后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羣臣始進一

魏王公表請定兆域詔曰承侍梓宮猶希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元是魏太后方山太后生具宮川

日吾百年後必葬我于此乃營壽陵作永固陵不從金陵之兆方山在今大同縣北永固陵在其上太尉丕等請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略未修文教朕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又問游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及即吉得無傷於禮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金冊遺旨以太后遺令書之金冊也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慮廢政事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欲專行之於身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章帝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魏主曰朕所以眷戀衰絰實情所不忍豈徒苟免嫌且公卿

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苦奪朕志使不踰魏晉何耶又曰古王者亦有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魏主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欲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欲廢之又有宦者譖於太后太后杖之魏主亦不復問

冬十月齊鑄錢不果行

初齊太祖以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略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

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不詳慮其為患也漢
鑄輕錢巧偽者多及元狩中始鑄五銖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而計其費不能相償
故民不盜鑄此不惜銅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
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紛而起不
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
歷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
也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大失故多剪鑿以為小錢
不傳剪鑿與稀錢小五銖一依漢法鑄錢輕小
破使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受之日輕小者貢以為
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太祖
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
悛（字士操，彭城人）言嚴道銅山（注見前）舊鑄錢處可以經略齊主
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辛未（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魏主自居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于皇信堂之東室（而已）
（魏主謁永固陵設祭于太和廟始薦蔬食追感哭泣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罷朝夕哭。誕，熙子）

（思正點之也）
二月齊遣使如魏夏四月魏遣使如齊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
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昭明等曰受命本
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
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淹曰羔
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
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日而
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
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廁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
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

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
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惟主人裁之然違本
朝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
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
以衣帢給之（魏主甚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四月魏遣員外散騎常
侍李彪如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
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
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賦詩以寵之）
（琅邪城，晉僑郡於江乘縣，自下在今上元縣西北）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
潤色辭旨然後書之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

中外推之
秋八月魏正祀典
魏主銳意復古尤重祭典先是親祀南郊始備大駕又
祭方澤（太和十年）既而復作明堂營太廟（是年）定廟祧之
[illegible]考六宗[illegible]
[illegible]正[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也。又宗廟四時之祭，皆用中節，自後改用孟月，擇日而祭。[illegible]

九月，魏主祔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illegible]

遂祀圓丘明堂，饗群臣，遷神主于新廟。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卜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群臣哭已，易服。[illegible]遂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illegible]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

十一月，謁永固陵。[illegible]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感未[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祭始服袞冕，以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圓丘，遂祀明堂，還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群臣，樂懸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齊律書成。

齊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illegible]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illegible]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illegible]

壬申　齊永明十年　魏太和十六年　春正月，魏主宗祀明堂。

祠之次日，魏主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二月，始以太祖配南郊。[illegible]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魏定行次為水德。

魏主命群臣議行次。高閭以魏得姓出于軒轅，宜為土德。李彪等以為司馬叡終而拓跋受命，不可捨晉而為土。[illegible]從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祀堯于平陽，舜于廣寧，[illegible]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各[illegible]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

省故諡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諡曰文獻。

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illegible]日：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敕月給錢百萬，賻[illegible]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

秋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修洮陽、泥和二戍，[illegible]置兵焉。魏遣兵伐之，拔二戍。馮太后之喪，使人告，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群臣

諸什之宗鉸主不許又請遣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于是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魏遣使如齊

魏散騎常侍宋弁（字義和隆之孫）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是冬十二月齊[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魏主養老于明堂

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詔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鳳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字休文武康人）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

癸酉（齊永明十一年 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太子長懋卒

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而費叚以閒

書及玄圃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illegible]）

二月齊雍州刺史王奐（[illegible]）伏誅

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扇動山蠻收之齊主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等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會之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黃瑤起長史裴叔業（[illegible]）起兵攻奐斬之彪及弟爽弼並誅之彪弟肅（字恭懿）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字元尚）為太孫

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

秋七月魏立子恂為太子

初恂始生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illegible]）死自撫養之及長太后親為立名字（字元道）至是魏主以為太子

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命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illegible]）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

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今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耶？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魏主還宮，召澄入，謂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于是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昭業，文惠太子子。）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

齊主得疾，魏師詔發徐揚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竟陵王子良于東府募兵，板中書郎王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中乃無人騶，何得稱丈夫。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齊主慮朝野疑懼，乃猶召樂府奏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而齊主疾亟，暫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遇太孫至，融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主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乃殂。（諡武皇帝，廟號世祖。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于其職……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游宴，華靡之事……）

常言艱之。（未遂，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內外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決。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齊主昭業養于子良妃袁氏，慈愛甚厚。及王融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遣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仗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遂稱遺詔，以鸞為尚書令，子良為太傅。（世祖……）

魏主發平城。（丑丁……晉安……）

魏主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深怨王融，即位十餘日，即收融下廷尉獄。融求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融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母……）融意欲指斥齊主東宮時過失也。（[illegible]）

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冬十月，營洛都。

[illegible]米之難乃欲[illegible]以行[illegible]主力分[illegible]以事不守[illegible]以天下[illegible]以恢復以據中天下與[illegible]不可以成周之事孝文所可同日而語[illegible]

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首馬前泣諫魏主乃諭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為何如南安王楨[illegible]進曰陛下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罷兵十月魏穆亮[illegible]之弟與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營洛都故宜于洛營城東以告行廟遂還平城諭留司百官聞者盡驚[illegible]引古今以曉之眾乃聞伐[illegible]澄還報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于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膝移席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將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齊殺雍州刺史劉悛坐贓禁錮

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資以獻[illegible]世祖[illegible]及齊主即位以悛所獻減少怒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然禁錮終身

[illegible]

王子隆[illegible]為撫軍將軍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止須折簡耳乃召子隆為撫軍將軍豫州刺史[illegible]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illegible]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illegible]

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

齊主昵羣小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illegible]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期歲用垂盡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誅之以衛尉蕭諶[illegible]征南諮議蕭坦之[illegible]世祖舊人甚親信之[illegible]禍及己乃更謝鸞盡心為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illegible]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鸞使人收殺之

魏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illegible]

魏主如洛陽[illegible]

譏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
爲之制度，端廣街衢，通利溝渠。又曰：陛下之還，輕將從騎，涉履山河，
[illegible]王者於闈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川而不加三思乎。又曰：
陛下[illegible]耳聽[illegible]，口對百辟，心虞萬機，[illegible]成篇卷，雖睿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也。
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拘門第，
舉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
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
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
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
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illegible]
又曰：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illegible]
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illegible]
所託[illegible]
事[illegible]
虞[illegible]
役之家[illegible]
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役容態，則一朝
而就。[illegible]風俗之[illegible]不可不慎[illegible]
有[illegible]
并[illegible]
未[illegible]
以[illegible]
周[illegible]魏主善之。
是月[illegible]
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齊主常憂子良爲變，聞其卒甚喜。
五月甲戌朔，日食。
秋七月，齊蕭鸞弑其主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
鸞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
鸞既誅徐龍駒，齊主叔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
何胤以后之從叔，爲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省，與

[illegible]

謀誅鸞，光不敢當，依違諫諍，帝意復止，乃謀出鸞于
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
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
徐孝嗣，皆從之。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illegible]
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
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
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
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
遇道剛，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爲手敕呼
蕭諶。既而諶引兵入，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
行至西弄，殺之，輿屍出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
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昭文即位，年十
五。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
公。[illegible]
齊以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爲南郡太守。
遙光，鸞兄鳳之子也。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
無不預謀，鸞欲樹爲親寄，故用爲南郡守而不之官。
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自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

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
以上朕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
于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嘗獻可替否進
賢退不肖錄尚書事廣陵王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
迹今黜汝錄尚書廉忠不能相匡削祿任城王澄
以少尚書以不勤事削所餘
皆削奪有差行之
齊蕭鸞殺鄱陽王鏘隨王子隆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
鸞以鏘位勢高重中外皆知其有不臣之志鄱陽王鏘每詣
鸞鸞及家國言成俱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
意于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

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
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
欲定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別日暮不成行
典籤知其謀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太祖諸子
隆最壯大有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聞二
王死欲起兵以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
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鸞鸞假中旨以中護軍王玄邈討
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
為內應遂殺子懋
元邈
明帝
君子
死此不足道若能…安之…寄
其人元邈等欲因以…之門生討
加收其門生…
進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
字…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
昭秀字…文惠太子第三子行事何昌寓…
曰僕受朝廷
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以此相付邪若朝
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鸞以孔琇之行郢州事使殺晉熙王銶
字宣…高帝第十八子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
州欲殺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防閤周伯玉大言于眾
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典籤

叱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銶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
冬十月齊蕭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
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
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
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月…
齊蕭鸞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
桂陽王鑠…
不內安…

已而面有愧色，欲殺我，恐起，夕遇害。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有才行，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遣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遙光遣殺巴陵王子倫（字雲宜，武帝第十三子）。子倫性英果，時鎮琅邪，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鴆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係其口，莫不折節奉之，于是威行州部。及明帝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圭聞之流涕曰：若不立典籤，當不至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齊蕭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是為明帝）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曲江公遙欣（字重暉，遙光弟）為荊州刺史。

齊主長子寶義（字智勇）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遙欣鎮撫上流。

齊立子寶卷（字智藏）為太子。

詔頃宗室近戚或有廢黜，可悉斷之。

魏遷都洛陽。

魏主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親告于太廟，使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于烈（栗磾之孫）奉遷神主，遂發平城。（[illegible]）

魏主[illegible]

魏主使宇文福規牧地，福規石濟（注見）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

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善，置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是，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漸南轉，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正光之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齊主鸞弒海陵王。

齊主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

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
曹虎遣使請降，魏主欲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
軍李沖曰：遷都尊創，人思少安，爲內應者未得審諦，不
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
新遷之民，居無一椽，食無儋石，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
驅之擐甲執兵，殆非歌舞之師也。穆亮及諸公卿皆以
爲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
即爲此語？面背不同，豈大臣之義乎？沖曰：任城可謂忠
于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詔諸將所獲男女皆
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春秋國，漢縣，晉北徐州治此縣。擊國法見前。）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
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惠明之弟）拒守，
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
州（齊司州治義陽）刺史蕭誕（字彥偉，諶之兄）拒之。肅屢敗誕兵。二月，魏
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illegible]），遣使呼城
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illegible]）使參軍崔慶遠
出應之。（[illegible]邪而遣之。）
魏主循淮而東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

救之。劉昶、王肅堰栅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
黃門侍郎蕭衍請道夜發，徑上賢首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南，[illegible]山），
魏人不敢逼。承明，城中望見援至，遣長史王伯瑜
出攻魏栅，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
之。魏主敕諸軍欲南臨江，已發，會司徒馮誕卒，魏主將
輕騎數千夜還鍾離（誕卒于鍾離，魏主還哭之），遣使臨江，數齊主罪。
然久之，鍾離不下，魏主乃如邵陽，築二城于洲上（[illegible]）。（[illegible]渡淮而還。誠上之渡淮也，諸軍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火燒齊船艦，因煙焰飛刀進斫，齊人逐潰。魏將軍楊播以步騎殿後，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陣以待之，齊兵四面圍之，魏主在北岸，水盛不能救。已而水減，播整衆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乃擁衆俱濟。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楊播，字延慶，華陰人。）

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南安王楨之子）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
（字元達，衍之兄）遣部將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
統壹，我選精卒，克其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
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
（字司大，新野人）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
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遣使與懿
別，誘以爲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
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
火于馬上炊之。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魏城陽王鸞（字宣明[illegible]）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遣右衛率垣歷生（從[illegible]）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除封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佐削官爵徙瀛州（[illegible]）

六月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

諶恃功於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兄誕弟誄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

秋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illegible]四門教者）

魏主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爲之李沖李彪劉芳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於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illegible]）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班品令（[illegible]）冠服百寮臣國老庶老（[illegible]）制禮作樂然可觀有太平之風（[illegible]）

冬魏行太和五銖錢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illegible]）

二月魏詔羣臣得終三年喪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大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illegible]）

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

后馮熙少女也其姊昭儀先后入宮得幸[illegible]后而廢之（[illegible]）

魏旱。

久旱，魏主不食三日，羣臣詣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之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慰，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殺中庶子高道悅，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羣臣議，遂廢為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一作無[illegible]城，在懷慶府孟縣[illegible]。[illegible]之無鼻 以兵守之。明年[illegible]賜死。

冬十月，魏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誅之。

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恒州。魏主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illegible]為主。頤偽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方有疾，魏主召見，謂曰：穆泰謀為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澄為我北行，乃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

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頤別[illegible]州在平城西。澄遂命進發，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喻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怡然。明年，魏主如平城，泰、叡俱伏誅。

丁丑 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illegible]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于華林省誅之。[illegible]

二月，魏新興公丕以罪免為民。丕先由東陽王以[illegible]降爵為公。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魏詔[illegible]。丕在太和十六年[illegible]。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

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誅隆超（是時代鄉舊族多與泰等通謀唯于烈無所染涉魏主由是益重之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后。

后既立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南陽不克。

魏發河北五州兵以伐齊假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帝子）中軍大將軍勰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必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先是魏荊州刺史薛真度（安都從弟）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法壽從弟）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乃引兵向襄陽衆號百萬吹脣（以齒觸脣作氣吹之有聲）沸地留諸將攻赭陽自以兵圍宛夜襲其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于橋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是冬魏主至新野（齊將軍韓秀等十五人皆降左）遂攻齊師于沔北已而齊侵魏太倉口（魏置豫州治所陂城置倉于此故名屬陽城在今光州息縣）魏豫州刺史王肅遣長史傅永（字修期清河人）擊敗之（永與齊人夾淮而軍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渠中置火以記淺處乃設二伏合以瓠貯火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其夜齊人果引兵斫營承勢伏兵夾擊之齊人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已而齊豫州刺史裴叔業攻楚王戍永又大破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唯傅修期耳）

魏伐氐克武興以李崇爲梁州刺史。

魏氐帥楊靈珍以衆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始窮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爲都督討之崇梯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群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魏主聞之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爲梁州刺史安集其地（靈珍奔齊齊以爲武都王以集始爲北秦州刺史後集始降魏魏復其爵位靈珍爲魏所殺）

齊以劉季連（字惠續思考從父弟）爲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彭城人）內弟江祏（字弘業考城人齊主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遙欣爲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

先是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至是魏拔新野執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于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黃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瑤起殺肅父奐其前已）

而魏人克宛（房伯玉面縛出降）又敗齊兵于鄧城（齊主劉山陽死戰魏軍乃退）魏主復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詳見前）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字宣允高帝第十九子）等十人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躄疾每肩輿入殿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輒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子岳字雲嶠子文字雲儒子峻字雲嵩子建字雲立子夏字雲廣皆武帝子昭粲昭秀文惠太子子）十人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魏縣後改蒙城今屬江南潁州府）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

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大眼難當之孫）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甚衆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沖奏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數與沖爭辨形于辭色專恣無忌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沖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謬醫不能療以為肝裂旬餘而卒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問其衰老且居內地故得少寬疾篤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齊主疾篤乃以張瓌（[illegible]吳人）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

聞之曰東今有誰耶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酖也徐州行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敬則五官掾王公林敬則族子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嶷之子為名子恪亡走始安王遙光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後弱治宮孔母與人紙一更當悉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齊主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齊主撫床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齊高武陵皆在武進慟哭而過五月齊主遣前軍

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于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宋人檀道濟避魏兵而還計汝父子唯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太守王瞻瞻字思範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刀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先是雍州相傳其城有王氣及是謠言更甚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是為東昏侯

初齊主有疾甚秘之至是殂諡明皇帝廟號高宗鸞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疾篤後欲以馬獸贍會別乎遂崩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祏為僕射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顯達衆事委孝嗣遙光祏之江祏大事文季祀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寶卷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哭號慟無髮幘遂脫地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擊之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而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軍江陽王繼字世仁武帝元孫討之繼聞齊高宗殂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洪彭城王勰侍疾禱天地及宗廟請以身代之疾有間十一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招慰檢帥魁首其餘加慰撫從之于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帥部曲降

己卯 齊主寶卷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后馮氏有罪

退處後宮。

一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于宦官高菩薩。及是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於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恭主，生二女，二為后，一為昭儀，貴寵冠於後宮。馮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尚書。光嘗謂其子曰：君無故受之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譬之，不可不慎。後修以罪黜，後廢后亦廢，要馮氏遂衰。當時光行長仁，東清河人。）

齊取魏馬圈。（城名，在南陽府鄧州東北。新野縣南。）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

先是，齊太尉陳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擊魏荊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顯達屢破英軍，拔馬圈、南鄉。魏主乃發洛陽，自將禦之，命廣陽王嘉（大武帝孫。）斷均口，（注見前。）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顯達南走，慧景亦還。（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上曰：吾疾危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舍汝何容更請人乎。）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在南陽府鄧州東南。）馮氏伏誅。太子恪立。（是為宣武帝。）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倚托規賢，唯汝是賴。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今復任以元宰，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帝好任賢能，情勤恤民，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至於不致宮察，非不得已，不修宮室，而服之敝衣而已。嘗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及是殂，子恪嗣。）軍中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先是太子之至魯陽也，彭宮多遣婦人有異志，密防之，而后宮雖減盛飾，猶舉賦陽，咸陽王禧亦貴其色，欲爾以聞，日：汝此行不必勞物，亦不貴也，設以事已而聞，若死，諸欲加有貞陰彭和指，諸亦當大之，后可令失行，婦人專制大下，殺我日設無遺，我輩那減。）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為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后之先本渤海人，後入高麗，后父颺入魏為將軍。）配享高祖，封后兄肇字首文，為平原公，顯為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陽上將宇文帝人。）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宮，好嬉戲，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吏直閣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

謂之[illegible]陽方城人。只貴同朝紀將作矣[illegible]

[illegible]

仍爲宗樂，合尊公意，寄多在江祏兄弟。及是，齊主失德浸彰，祏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illegible]第二子。劉暄不欲，[illegible]祏兄弟乃欲更立始安王遙光。[illegible]意于[illegible]劉暄不宜[illegible]劉暄以遙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復不肯同，祏議故猶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並殺之。[illegible]

遙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祏又誅，遙光懼，陽狂稱疾不復入，密謀舉兵東府，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于尚方取仗，[illegible]召徐孝嗣屯衛宮城。[illegible]討遙光，至夜城潰，遙光伏匈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爲司空，[illegible]之爲僕射。

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及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

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圍其宅，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徐世檦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耶？亦殺之。初，高宗臨崩，以隆昌事[謂鬱林王也]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于倉猝，決意不疑，于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字茂隆，文季兄文叔之子]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已而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冬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既而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字士操，仲文之子]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爲主。齊主以[illegible]爲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顯達發尋陽，敗官軍于采石，潛師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官軍追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臨[illegible]不從夫[illegible]剖其腹視其男女又[illegible]
[illegible]變態[illegible]

魏以郭祚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為吏部尚書。

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世宗景明元年。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橫江，以躡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沉疑未決，乃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叔業遂奉表降魏，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封叔業蘭陵郡公、豫州刺史。叔業尋卒。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圍建康，兵敗伏誅。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illegible]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于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慧景族人納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元為主，寶元斬其使，因發兵相應，分部軍眾，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以竹塘人萬副兒[illegible]分遣千餘人從蔣山龍尾上，自西巖夜下，鼓噪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眾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在[illegible]山[illegible]，齊主遣密使告之。懿自采石濟江，[illegible]擊之，不敢合。慧景子覺度南岸，戰敗，恭祖降，眾心離壞，慧景將心腹數人潛去，于道為人所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

[illegible]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為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illegible]自恣，[illegible]王寶慶年十[illegible]三內[illegible]大臣[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兵[illegible]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敗之，遂取淮南地。

齊將軍陳伯之[illegible]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兵救壽陽，[illegible]伯之[illegible]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而上，南趣淮，夜達壽陽，魏[illegible]與勰并力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齊後宮火。

齊後宮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懿既平京亂懿爲尚書令弟暢爲衛尉掌管鑰時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

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爲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齊明帝第八子時爲荊州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不果。植兄紹叔爲衍寧蠻長史衍知其謀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而散。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及懿誅衍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檝呂僧珍出先所具者付之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穎胄得書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已而山陽至江安遲回不上穎胄計無所出夜呼參軍席闡文安定臨涇人。柳忱字文若惲之子。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輕車詣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以蕭衍都督前鋒諸軍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詳字叔業譙郡人。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竟陵太守曹景宗景宗字子震新野人。遣人說衍迎寶融都襄陽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茂字休遠太原祁人。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

誰敢不從皆殺受人處分者邪初陳勝之起者皆謂之
陳顯達非命世之才皆與吏事協而不武其亦族宜矣吏凡
定天下者皆必在吾州將兵乃遣二子自結于蕭衍及
衍起兵叛魏郡兵二千赴之敵遣根據母我亦韓
鄉人子弟來赴澤字慎文京兆杜陵人為道根字
臣基廣
平鄰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二

南北朝

辛巳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守之字叔達總府州事憺字僧達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字禽奇吳人趙修字景業趙郡人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禧以謀反伏誅魏主由是益疏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是為齊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冑爲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爲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爲中領軍封寶卷爲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擊荊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黃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黃岡縣入江）六月西臺（江陵在西故曰西臺）遣席闡文勞衍軍

蕭穎冑等議諮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請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衍遣王

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城名在漢陽縣東北）郢城降衍以韋叡行郢府事郢人安之（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沖與竟陵太守房僧寄悉力拒守會沖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七八沖子孜與諸將議降沖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待新命若天運不與亦當喝中行命下從使君於地下不從遂以郢城降張沖字思約緒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亨張興世子）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苑中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于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稗販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選姓名）等謀誅諸嬖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

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于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即位于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于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欣泰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宮冀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在上元縣北古宮城后晉成帝杜后母立第于此因名）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逃三日乃出泣而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爲然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必實力所聽以聲耳加湖之潰尋陽人情理宜悔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爲江州伯之遣鑄將而云大軍未須遠下衍曰伯之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響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貨來太守從伯之鎮尋陽伯之將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死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爲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爲徐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太武之孫）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擊破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衍擒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在江寧縣西南。）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字德重，廣之之子。）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槊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illegible]）

（[illegible]）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擁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今襄陽府城東有黑水……）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思禮，賀之子。）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東豫州……赤亭在黃州府麻城縣東南。……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瓌之弟。）為之副。（寶卷尊蔣子文之神，迎入後堂，使……。寶卷于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鐙，孔翠為飾，晝眠夜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雖錯雜……忽于……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張稷懼，謀弒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字奉叔，瑩從父弟。）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

遣博士范雲等送誥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僧虔之子）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命雲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王氏林子昭業爲皇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號曰宣德宮。）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以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幷法珍等誅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琕字靈馥扶風郿人）吳興太守袁昂（昂字千里顗之子）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爲書與昂昂答曰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拒之）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等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

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壬午（中興二年　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　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謝朏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illegible]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illegible]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illegible]殿門不得入約出閤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爲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爲王

夏衍以沈約爲梁僕射范雲爲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

以見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烈奈何
襲亂亡之跡以女德為累乎衍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
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茂衍
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
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東王寶晊（安陸王緬之子）好文學忌之旋為謀
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攸晉
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鄱陽王寶寅
穿牆夜出逃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
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
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
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荊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
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
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
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
皆立前待符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衍是為梁高祖武帝）廢齊主為巴陵王
遷太后于別宮（[illegible]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三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使奉璽

齊等奔魏殺諸齊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丞相
封長沙王諡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
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
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光亮從父兄）為中
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晉侍中含七世孫）
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
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
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
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
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
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
至于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王使奉齊祀（寶義
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朏何胤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illegible]肺石赤石也[illegible]形如肺謗木[illegible]所以達[illegible]
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
橫議（[illegible]不言而[illegible]）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
沈莫達者投肺石函（[illegible]）

前驅以攻道小縣令有能送人者大縣有能送一千人由是衆莫不知勸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散走領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擒誅之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鄧繕為別駕河南褚緭自建康投之及其鄉人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緭于是日夜說伯之反緭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殷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殿召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緭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為益州刺史代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遜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從者道琛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得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強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明年成都食盡人相食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以禮送建康梁主赦為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鐘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黃鐘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應鐘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即上生下生三分損一三分益一之數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漢武時邱仲所作黃鐘笛長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鐘特懸鎛鐘雜以編鐘小鐘也上下各八每一簴十六枚而同簴衡鐘于鎛大凡十六簴鎛鐘之簴曰簴至是始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簴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殷人植鼓也一名植鼓貫木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為太子

[illegible]年七歲能誦五經

梁大旱饑。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癸未 梁天監二年。魏景明四年。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注見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戍。俟秋冬大舉。寶寅明謂明日也。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麤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

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濟陽人。損益舊律。至是書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右衛將軍周捨字昇逸。顒之子。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有表奏輒焚其藁。捨預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談終日而竟不泄機事。眾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朏為司徒。

朏逃官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輿升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

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隸焉。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注見前。為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党氏出自西羌豪。分兵擊東

關。注見前。拔關要。城名。在今六安州霍山縣西北。潁川宋僑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廬州府巢縣東北。大峴山名。在今和州含山縣東北。三城白塔。亭名。在肥縣東南。牽城在霍邱縣北。清溪今合肥縣內有清溪水所出。皆潰。初梁遣馮道根戍阜陵注見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懷。賀之子。是時魏道武始置行臺官於中山。至是置于北邊。兼統民事。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

[illegible]

先次後閒，慢道浚有無，飢民賴之。[illegible]

梁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翂父為原鄉令（[illegible]），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詰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illegible]，義陽人）督將兵送糧鍾離，澄遣將劉思祖（彭城人）邀之，戰于邵陽（[illegible]），大敗梁兵，獲虜將帥尚書[illegible]

思祖功，應封千戶侯。（[illegible]）中元暉（字景襲，常山王素之孫）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illegible]），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詳與皓謀逆。魏主召中尉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使彈詳、皓，詔賜皓死，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嚴禁

[illegible]

魏大旱。

魏邢巒（字洪賓，鄚人[illegible]）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卒。（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餘恨。遂卒。靈恩代之城守。）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士雅山。（即大木山，在今信陽州西北。晉祖逖弟其家於此，後遂以逖字名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一日平靖關，即春秋冥阨。一日武陽關，亦日武勝關，即春秋直轅。一日黃峴關，亦日百雁關，即春秋大隧。皆在信陽州。）戍將亦棄城走。初魏南安王楨（景穆之子）以預穆泰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鄭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南義陽治鹿城關，隋改為木蘭縣，唐省，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

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

（乙酉，梁天監四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胤受業。（胤，尚之孫，永明中為國子祭酒，隱東山，隱居講授。）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譙國人）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兵，殺其將軍方達等二十九

入蜀中大戰賊戍降者什二三於是紛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屯扞梁兵至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之至閏之不得操引兵還梁不能復蜀之參梁巴西人方殺魏守將降於魏[illegible]）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靖藝懿之子）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梁益州刺史鄧元起旣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惧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爲將軍郎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營賊叢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省注當作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饑民勞物悴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illegible]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達梁主弟）帥師伐魏

[illegible]耶

[illegible]

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字文通世隆子）爲副軍於洛口（前見[illegible]）

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丙戌梁天監五年　魏正始三年

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氐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恐武興不能久爲外藩乃扇動羣氐推紹先爲帝圍魏關城（陽平關城）於是魏邢巒遣傅豎眼（清河人從[illegible]）討之克武興號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搜始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字希範吳興人）爲書遺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早勵良規自求多福）伯之得書即於壽陽擁衆歸梁以爲通直散騎常侍久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安邑縣西）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illegible]元年）御史中尉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上表請弛鹽禁（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爲收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

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惟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詔下入座（入魏置入龍）以礙入座議錄尚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爲宜依常禁（事其前等議）

（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民已久今而罷之一行一改欲若其事恐將來議理要）宜如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爲富強所擅乃還收之入公。（景明四年）至是下詔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權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強弱相陵遠近嗟怨於是高陽王雍（孝文帝子）清河王懌（孝文帝子）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檢從之（明帝神龜元年）其後更罷更立迄於西魏孝武帝未熟之世。又在數變云（魏書三省日錄）

（標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蓋琛議行於景明初年因罷於景明四年至正始三年而復之見於世宗紀及食貨志今考魏書宣武紀及甄琛傳則與胡氏之言相合特因依其文以敍於此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與英相犄（雖隸山西……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在鳳陽府壽州東北古城也齊立梁郡於此故曰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執北徐州刺史宿預（京口馮翊郡徐州刺史昌）袁之（廬陽烏江人）。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宵而拔遂至合肥叡按堰肥水起闕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以爲……和克明山圖……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遁歸諸軍皆潰

宏以介弟將兵帝咨甚盛北人以爲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既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髯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

（……）會夜暴風

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填滿水陸諸軍聞宏已逃亦皆引還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淵猷[illegible]弟之子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同鍾離

梁洛口軍既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巒還中尉崔亮劾巒在漢中掠人爲奴婢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illegible]侍中[illegible]吏部尚書[illegible]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春二月梁將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者因以土迫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

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衆二十萬救鍾離敕景宗頓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諸軍至[illegible]是復遣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illegible]陰陵大澤[illegible]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或勸叡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塹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賦布功力也謂計丈尺之力而布之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爲陳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梁主命景宗等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諸將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梁主詔景宗叡皆進爵邑義之等賞各有差魏有司奏英等[illegible]詔免死除名爲民

冬十月梁以徐勉爲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殺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肇叔父之女）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崩魏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以醫術進用失于療治時人亦以為承肇之意云。

（尹起莘發明曰 [illegible]）

（戊子 梁天監七年 魏永平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自位視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十八班最貴一班最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才能而薦之于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抑勳臣怨聲盈路群臣宗室皆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illegible]）與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illegible]）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中尉王顯彈匡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諡曰壯）

（[illegible]）

（[illegible]）

魏京兆王愉（字宣德孝文帝子）以信都叛魏主遣尚書李平（字曇定李崇從弟）討愉執之高肇陰殺愉責除平名

初愉納于后之妹為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既懷恨（[illegible]）又數爲[illegible]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弒逆稱帝于信都立李氏為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携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群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惡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謂隱匿叛黨之家口之沒官者）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illegible]）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益甚。

魏郢州（[illegible]）降梁梁遣兵擊之。

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戍主

[illegible]

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京兆王愉反，使英討之，未發而愉敗）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請援於梁。梁司州刺史馬仙琕遣兵助之。魏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魏郢豫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中山王英以梁兵乃據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刺史婁悅共守。梁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擊，擒武城。州境復全。論功當賞，悅恥功出其下，間之，賞遂不行。辛祥，字萬福，紹先之孫。）

己丑　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字昭哲）議，始服大裘。（[illegible]）

梁詔輿駕始出，數從而不作，遷宮如常儀。時有請

會稽禪國山（在常州[illegible]）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illegible]

事由是遂止。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即武陽關也。[illegible]）又恐其并力

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五統軍）向西關（即平靖關），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黃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梁主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懸瓠南叛，魏主使中書舍人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以詔慰諭，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梁主使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魏荊州刺史元志（字猛略，河間公齊之孫）將兵七萬攻潺溝（在[illegible]），驅迫群蠻，群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吳平侯昺（字子[illegible]，梁主從父弟）納之。綱紀（州郡上佐）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使司馬朱思遠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閣居寺。

魏主專心釋典，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未嘗[illegible]）

盡先帝[illegible]多所營建[illegible]以經史教[illegible]
不可暫輟[illegible]
五經[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
為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
使[illegible]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土木之美[illegible]
及魏[illegible]佛寺[illegible]千餘[illegible]

庚寅 梁天監九年，魏永平三年。

[illegible]
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
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
「妾之志異于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嫡乎？」
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有男，
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而生詡。[illegible]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
皆入學。

冬十月，梁行大明曆。
先是梁主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曆，散騎侍郎祖暅[illegible]
奏其父沖之考古法[illegible]為正曆，不可改。至是行
之。

辛卯 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樂。

先是魏部太常卿劉芳造樂器，定舞名。[illegible]
[illegible]劉芳并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樂器及文武二舞、登歌、鼓吹諸曲已成，乞集議用之。
詔可，用新，餘且仍舊。

三月，梁朐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朐山。冬十二月，敗
之。

先是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稷自謂功大賞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琅邪民王萬壽殺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魏兵，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稷
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據朐山。五月，梁主遣馬仙琕圍
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
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
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屍相屬，免者
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

壬辰 梁天監十一年，魏延昌元年。春正月，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
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illegible]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清河王懌
有才學[illegible]因作宴，[illegible]曰

天子兄弟亦有殺人而弱之者盡皆曰王爲此者稱州陽之資遂舉梁室委之于君身曲亦悲終成亂階會大旱學流錄囚徒於是以學言于魏主曰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而令司徒行之豈人臣之宜乎魏主笑而不從遂詔尚書與群司鞫理獄訟令饑民就食北方。

冬十月魏立子詡爲太子。

魏於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從魏主幸東宮懷黃瓜以奉太子時應詔在東宮 [illegible] 祚爲魏主所信任附託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瓜少師。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學士十人修五禮丹陽尹王儉及將軍何佟之上字士威齊逐江淹人相繼掌之屬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何佟之請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定於是使僕射沈約等奏請以右軍記室明山賓字孝若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其中將軍伏暅字元曜曼容之子佟之卒以鎮北參議伏暅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癸巳　梁天監十二年。魏延昌二年。春二月梁鬱州民叛降魏梁討平之

梁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兵赴

之於是魏饑民死者數萬侍中游肇字伯始明根子諫以爲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州又在海中得之尤爲無用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兗州治淮陰刺史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討平之。

閏月梁侍中沈約死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有志台司梁主不用約少時與梁主有舊約各疏其事梁主見事少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主遣使譴責數四約益懼遂死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水不沒者二版將佐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同沒治中裴絢帥城南民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謂崇已北還及知崇在乃曰吾何面見李公乎投水而死

方略得士心，作射傷下，余常賞壯士，歡于人，每來無不摧破，敵謂之卧虎。

秋八月。魏恒（魏置司州，治代都平城，遷洛後改名恒州。）肆（注見前。）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甲午 梁天監十三年 魏延昌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藉田。

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益州人李苗及校尉泰山淳于誕，並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爲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梁益州。（游肇諫：今年不熟，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隔，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衆？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王足奔梁，事具前。）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將軍祖暅、水工陳承伯相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梁主不聽。）發徐、揚民築之。（民率二十戶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假康絢都督諸軍，並護堰作。南起浮山，（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寰宇記：山下有穴，相傳其穴通於江。）北抵巉石，（山名，在泗州五河縣東，俗傳浮山北對巉石，即此。）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明年夏，堰成而復潰。更築之。（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是冬又大寒，淮泗盡凍，士卒死者什七八。）又明年四月，堰乃成。（堰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乃還。梁與淮通，不[illegible]也。）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 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爲孝明帝。）

魏主有疾，殂於式乾殿。（式乾殿，在洛陽宮中。）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烈之子。）詹事王顯，庶子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即位。（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與王顯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明日乃大赦，悉召還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孝文帝之子。）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光武故事，（事具前。）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責我，我敢不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剛言於崔光、于忠，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劉騰，宦者，中給事，官也。）

魏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于忠與門下（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縱酒陽狂，朝政無所關。至是肇方擁兵在外，故于忠等用之。）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衆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乃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高猛（肇兄子。）同爲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中外悅服。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承變憂懼及還入哭盡哀
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壯士於省下俟肇入搤殺之
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
魏尊貴嬪胡氏爲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爲尼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植字文遠叔業兄子)免
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尚
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而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
及爲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皆退不
已與植俱惡于忠專橫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
怒令有司誣奏祚植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

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寃憤
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以元乂(字伯儁江陽王繼之子)爲散騎侍郎
乂妻胡氏爲女侍中
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衛尉劉騰爲太僕侯剛爲侍中
初江陽王繼以罪奪爵其子乂娶胡氏太后妹也至是
復繼本封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爲新平郡君仍拜
女侍中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爲冀州刺史司空澄(任城王雲之子)進
領尚書令
魏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
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

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爲冀州
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司空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決大務詔從之)
梁拔魏西硤石(硤石已見前東硤石在淮水之西岸者)魏遣將軍崔亮攻之
梁將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以道龍等
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兵拒守已而魏假崔亮
鎮南將軍攻西硤石久之不下明年正月乃克之(崔亮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使尚書李平持節督諸軍進攻之將軍崔延伯與別將伊甕生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僧珍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克硤石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平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乃還崔延伯博陵安平人)

冬十二月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爲不可太
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事具前)以
對太后大悅從之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春正月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
三百
魏侍中侯剛本以善烹調爲嘗食典御(魏官嘗食典御掌調和御食)
世宗愛寵有德於太后(事見前)遂由侍中進爵爲公頗
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至是以掠殺羽林爲中尉元
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
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翻字景翔陳郡項人)曰邂逅謂情狀已露

隱避不引伏也。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閙□□其名剛口唱打殺擒衆非理安得謂之避遲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剛以善烹調自太和進食為典御垂三十年至此始解故為失寵）夏四月梁圍魏武興（氐故地也注見前）秋七月魏擊敗之

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葭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殺魏晉壽（此爲東晉壽郡梁置於此置益州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又有西晉壽郡後周改爲隆慶州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太守以城降梁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字弘達梁主弟）遣太守張齊（字子響馮翊人）將兵迎之法僧遣其子景隆拒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遂圍武興法僧境內皆叛唯武興一城僅存上表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救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縣名晉省故城在今昭化縣）已而侵葭萌豎眼擊敗之齊引還於是葭萌（綱目作東益州今依梁書張齊傳）復沒於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城中絕水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悉以器儲之及益州兵救至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都督勒衆攻之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見前）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反浮圖上柱今謂之刹也）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僧房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言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有傾頹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方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豈不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能用）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先是高車敗柔然於蒲類海（注見前）殺佗汗可汗其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殺其王彌俄突漆其頭以爲飲器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其國復強（於是遣使請和號用敵國之禮魏主以見使者責以不備藩禮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以爲未宜命官使報書論以藩禮遠不當使士人銜命遠出自勞之太后不從張倫字天念）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魏熙平二年。）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爐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上言（[illegible]）

[illegible]

詔從之。然河北少錢，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illegible]）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戊戌 梁天監十七年 魏神龜元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illegible]）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由是魏主始月一陛見羣臣。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梁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梁主敕宏出之，即日伏誅。南司（御史臺曰南司）奏免宏官。梁主注曰：愛宏者兄

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主輒赦之。及是竟免宏官。（[illegible]）尋復以宏行司徒。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華言乞士）惠生如西域求佛書。（[illegible]）行四千里至赤嶺，（[illegible]）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illegible]）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己亥 梁天監十八年 魏神龜二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illegible]）遂殺彝，焚其第。（[illegible]）遂近宿驍，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時

朔鎮函使（歡奏往高歡人字賀六渾勃海蓚人也祖謐坐法徙懷朔，累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俗，家貧，娶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給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illegible]）歡與司馬子如（子如字遵業，雲中人）劉貴（貴秀容陽曲人）賈顯智（中山無極人）孫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侯景（景字萬景，朔方人）尉景（秦置尉侯官，因以為氏，景字士眞，善無人）蔡儁（儁字景彥，廣寧石門人）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illegible]如此）。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立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琡（琡河東汾陰人，[illegible]）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已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選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衡鑑，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復書以古今不同，時宜須異為書復之。）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魏減百官祿。

初，魏尚書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及魏主郎

仍一忠永政復之，至是又減（[illegible]）

[illegible]

南北朝

庚子(梁普通元年 魏正光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魏侍中元乂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于北宮

魏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元乂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領軍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爲郡懌抑而不奏乂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乂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乂命宗士執之騰以詔集公卿論懌大逆遂殺懌復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于北宮騰自執管鑰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威振內外先是公卿議懌獄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及懌被殺肇憤邑而卒朝野貴賤莫不喪氣)

梁江淮海溢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字真興英之子)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弟略(字儁興)奔梁梁以爲中山王

熙與弟略(纂字紹興時爲黃門侍郎纂爲司徒掾)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于鄴表請誅元乂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熙送元乂遣使斬之于鄴(熙與子弟皆死於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葬之整刁雍之孫)略亡匿故人司馬始賓(河內人)依西河太守刁雙(字子山雍族孫)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爲知己死耳願不以爲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主封略爲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晉置縣故城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侯韋叡卒(謚曰嚴)

時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至是卒

冬十一月魏立阿那瓌(伏跋可汗之弟)爲蠕蠕王

先是柔然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伏跋忽亡其幼子祖惠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于大澤中施帳屋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信用其言干亂國政祖惠長語其母曰我在地萬家未嘗上天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告伏跋伏跋不信既而地萬譖祖惠殺之伏跋母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地萬伏跋欲誅具列等殺伏跋立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擊之阿那瓌戰敗奔魏(示發殺伏跋母侯呂陵氏)至是魏主使京兆王繼侍中崔光迎之賜勞甚厚引見置宴立爲朔方公蠕蠕王(時魏方強盛于洛水橋南御道東作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館道西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以處四方來附者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

魏遣使如梁

梁魏始復通好

辛丑(梁普通二年 魏正光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

置于建康以收養窮民

二月魏元乂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繼(乂父徙封京兆)以江陽王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魏胡太后之幽北宮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元叉、劉騰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叉頗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及是，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會日暮，太后欲留魏主宿宣光殿（[illegible]），既入閤，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元叉執而殺之（[illegible]）。以劉騰為司空（[illegible]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故有是授（[illegible]者為三公自劉騰始）。

秋七月，梁以裴邃為豫州刺史。

梁義州刺史文僧明（[illegible]）以州降魏，魏軍來援，梁以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眾軍往討。邃深入魏境，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水經注：決水出雩婁縣大別山[illegible]。雩婁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商城縣）。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遣張普惠救之，不及。梁乃以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illegible]）。

冬十月，魏分柔然為二國。

[illegible]

先是，魏遣兵送阿那瓌返國，而柔然已立婆羅門為可汗（[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臣以兵二千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進，請還洛陽。是高車王伊匐擊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于魏（[illegible]），餘眾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遂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字景翔，[illegible]人）以為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于東，處婆羅門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illegible]），婆羅門于故西海郡（[illegible]）。

明年冬，婆羅門叛，魏討而執之（[illegible]）。又明年春，柔然饑，魏遣使撫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境，魏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等擊之，不及而還（[illegible]）。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歷。

以壬子爲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歷行之

梁西豐（西豐晉縣齊省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初梁主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主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癸卯（梁普通四年魏正光四年）夏四月魏沃野鎮（鎮見前）民破六韓拔陵反（南單于之苗裔其先曰潘六奚子孫遂以爲氏後音訛爲破六韓又曰破落汗反劉以爲拔陵此非）

元乂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侈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令守長率皆貪污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遂聚衆反殺鎮將華夷恐懼拔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攻圍武川（魏六鎮從西之第三鎮在今歸化城北）懷朔（生見前六鎮懷朔鎮在武川西）二鎮尖山（今山西…）賀拔度拔（內入諸姓有賀拔氏與魏同出陰山）及其三子允（字可泥）勝（字破胡）岳（字阿斗泥）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冬魏司徒崔光卒

光以舊德于忠元乂用事甚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事俱見前）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爲侍講魏主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爲雅談

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十二月梁鑄鐵錢

梁初惟揚荊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是歲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甲辰（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彧（字文若太武帝元孫）討破六韓拔陵夏五月彧兵敗績復遣都督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朔一陷武川亦危雖有良平不能爲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

突圍而入未幾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于五原（注見前）兵敗賊勢日甚魏主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字壽安陽平王天賜子）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乃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字季倫）從廣陽王深（深諱書作淵字智遠太武帝曾孫）皆受節度既而崔暹與拔陵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即此）大敗拔陵并力攻李崇崇不能禦引還雲中詔徵崔暹繫廷尉賂元乂卒得不坐（已而李崇引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軍資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瑩字元珍范陽遒人）

六月魏秦州城民莫折大提（莫折西羌複姓大提其名也）反稱秦王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illegible]

魏秦州刺史李彥政虐，城內薛珍等執而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秦王。南秦州（魏置，治駱谷城，在今階州成縣）城人亦殺刺史崔遊，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改元天建。魏以雍州刺史元志（字猛略，景穆之孫）為征西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志與戰，兵敗，退保岐州。已，城陷，志被殺。魏自破六韓拔陵反，[illegible]

秋八月，魏改鎮為州。

初，李崇北征柔然（事見上），長史魏蘭根（字[illegible]，鉅鹿下曲陽人）說崇請改鎮為州，[illegible]為之奏聞，事寢不報。及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戰敗，魏主思崇前奏開鎮戶非叛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特以崇貴戚重望，故復用之。既而崇還，又以廣陽王深復申崇說，[illegible]

西敕勒部皆叛附于拔陵。魏主始思崇深之言，詔諸州鎮軍貫（兵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酈道元（字善長，[illegible]）為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

魏秀容（[illegible]）[illegible]反，酋長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illegible]討平之。榮御眾嚴整，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四方兵起，榮陰散其畜牧資財，（[illegible]）招合驍勇，結納豪傑。于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illegible]）

冬十月，梁取魏建陵。（[illegible]）曲木（[illegible]）[illegible]等城。

先是，梁徐州刺史成景儁（字超范）拔魏睢陵，（[illegible]）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城名，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北。）裴邃帥騎襲壽陽，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梁後軍不至，邃引兵還。及是，邃攻建陵城，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遂復拔狄城，（[illegible]）進屯黎漿。（[illegible]）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illegible]）降。將軍曹世宗拔曲陽，（[illegible]）[illegible]

將多棄城走。

十二月梁復取三關[illegible]見[illegible]圍魏郢州[illegible]不克。梁將軍李國興攻魏義陽三關皆克之因與進圍郢州近百日魏援軍至國興引還[illegible]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illegible]掌機要[illegible]

梁太子詹事周捨卒[illegible]朱异代掌機要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乙巳梁普通六年[illegible]春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殺行臺之子[illegible]降梁

法僧素附元叉見叉敗恐禍及己將謀爲逆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曰吾欲與卿去危從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illegible]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魏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降梁[illegible]梁以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illegible]等將兵應接彭城安樂王鑒[illegible]師敗人收集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梁以法僧爲司空封始安郡公[illegible]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破之[illegible]隴東皆平。

沈走魏以元脩義爲西道行臺帥諸軍討莫折念生既而脩義得風疾乃以蕭寶寅代之至是莫折天生軍于黑水[illegible]兵勢甚盛魏以崔延伯爲西道都督與寶寅俱軍于馬嵬[illegible]延伯驍勇寶寅之使[illegible]延伯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揚威將之[illegible]勒兵出戰身先士卒賊兵[illegible]延伯擊之大破之[illegible]俘斬十餘萬追奔及小隴[illegible]將士[illegible]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illegible]

梁裴邃復取魏新蔡郡[illegible]

梁裴邃侵魏拔新蔡郡[illegible]梁主詔邃與諸將[illegible]四月[illegible]魏將軍[illegible]進逼長平城[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不進魏主遣使責[illegible]乃[illegible]平壽陽引兵出戰[illegible]以待之使將軍李[illegible]

魏先挑戰而僞退，琛等[illegible]追之[illegible]

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不敢復出。[illegible]

末，詔以夏侯亶代之。夏侯亶，夏侯詳之子。

二月，魏元乂解領軍。

魏劉騰既死，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對魏主謂群臣曰：今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我當出家修道于嵩山閒居寺耳。因自欲下髮。魏主及群臣涕泣固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于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魏主深匿形迹，乂殊不以爲疑。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乂之計。

于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于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許之。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乂。以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爲侍中，鄭儼字季然。爲[illegible]，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李神軌崇之子。爲中書舍人。

元乂雖解兵權，猶總內外，魏主以潘嬪之訴，[illegible]

[illegible]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illegible]除乂名爲民。[illegible]

州魏置，今山東濟南府是。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于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默然。未幾，有告乂謀誘六鎮降戶將反于定州，今直隸定州，本魏置。魏主亦以爲言，乃賜乂死。江陽王繼廢，卒于家。初，鄭儼爲胡國珍參軍，得幸于太后。徐紇諂事清河王懌，爲懌所厚。李神軌亦得幸于太后。皆拜中書舍人。[illegible]

胡琛遣其將万俟醜奴寇魏涇州，魏置，今屬甘肅平涼府。

崔延伯敗死。

胡琛據高平，遣万俟醜奴寇涇州。魏將軍盧祖遷等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于安定。安定郡，屬安定[illegible]，故城在今涇州。醜奴以輕騎挑戰，延伯恃勇擊之，大敗。寶寅退保安定。延伯恥其敗，獨出襲賊，中流矢卒。于是賊勢益盛，而群臣自外來者皆言賊弱，以求悅媚，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六月，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爲丹陽王，更名讚。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

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illegible]……也因相抱而泣綜由
是自疑每夜于靜室[illegible]
之皆發于是[illegible]
于命綜督諸軍[illegible]
貨久未決乘主處於敗[illegible]不復得至其
還乃密送降款于彧彧[illegible]不聞[illegible]
因保章王昨夜已來在[illegible]軍中汝等尚欲何爲城中求
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將士死者
什七八惟陳慶之帥所部還[illegible]
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爲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
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illegible]

[illegible]卷之四十二 [illegible] 三十三

[illegible]
西部鐵勒[illegible]
梁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于五原深拔圍向朔州是先
[illegible]
盜蜂起非專用武力可[illegible]乃論于深[illegible]
騎詣拔胡[illegible]是西域[illegible]部酋長
也[illegible]伏兵以待拔陵遂

擊也[illegible]大破之
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illegible]及是頭兵可汗復大破魏之
拔陵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魏柔然[illegible]
民杜洛周反于上谷
洛周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段
榮彭樂皆從之魏以常景爲行臺與都督
元譚討之
冬十二月魏[illegible]討敗之

[illegible]卷之四十三 [illegible] 三十四

魏方有事西北二荆[illegible]西
郢[illegible]皆反魏主以臨淮王
彧討之辛雄[illegible]葉城[illegible]
彧軍屯汝上[illegible]來請救彧不欲應之又恐後
有得失之責雄[illegible]赴擊
蠻聞之皆散走[illegible]
[illegible]

戰合必信賞必罰。[illegible]

丙午。[illegible]春正月，魏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

鮮于修禮帥北鎮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illegible]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爲北道大都督討之。行至鄴，詔河間王琛代稚。稚與琛有隙，[illegible]琛不聽。至滹沱，修禮邀擊之，琛不救，稚大敗，皆坐除名。

夏四月，魏以元順爲太常卿。

城陽王徽字顯順及黃門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爲太常卿。[illegible]

五月，元略自梁歸于魏，以爲侍中。

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是元乂死，胡太后遣江革、祖暅之以求略，梁主禮遣之。太后拜略侍中，賜爵東平王，遷尚書令，委任之。然徐紇、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

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北道大都督。

先是魏北鎮降戶在恒州者，欲奉廣陽王深爲主，深上書請還京師。詔以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深與城陽王徽有隙，[illegible]徽因此搆之。及深至洛陽，魏主[illegible]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復以深爲大都督討

之。使章武王融、裴衍爲左右都督，[illegible]並受節制。徽復譖深，恐有異志，后敕融、衍潛爲之備。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朝夕欲陷臣，若不剪除，臣何以自安？若使徽出爲外州，臣無內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徽與鄭儼等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實忌克，賞罰任

魏政愈亂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修禮，降魏。其黨葛榮復殺洪業，自領其衆。

魏安北將軍、都督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魏以榮爲安北將軍、都督恒朔二州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魏朝不能制。[illegible]

葛榮襲殺魏都督章武王融、廣陽王深。

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榮東攻章武王融，殺之，自稱天子。深聞融敗，不進。侍中元晏宣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illegible]

河間王琛[illegible]定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遣都督王[illegible]

諡討之。深聞行臺將發，遂謀以詣榮。賊徒見

深頗有意焉，不忍殺之。城陽王徽近徵深及深降賊，錄其

妻子。深府內未遂道之 [illegible] 爲之訴理，乃得釋。

冬十一月，梁侵魏，攻壽陽。

梁夏侯亶以水攻魏。豫州刺史夏侯夔等伐魏壽陽。揚州

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夏侯夔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

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

州。以夏侯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夔輕刑

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復充。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杜洛周師衆掠薊，南趣范陽。[illegible] 安城在 [illegible] 行

臺常景破之。至是幽州民執景，降于洛周。[illegible]

丁未 [illegible]

正月，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榮遂圍冀州。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銳不可當。魏分定、相二

州置殷州，[illegible] 以崔楷爲刺

史。楷表乞兵糧，不許。或勸楷留家屬，之官，楷曰："吾聞食人

之祿者，憂人之事，若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合家赴

州。榮遂破州城，或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

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

時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楷撫勉將士，爭奮，皆曰："崔公尚不

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

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討莫折念生，敗績。魏以楊椿為行臺。

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至是大敗于涇州。涇、岐州

降于念生，豳州刺史畢祖暉 [illegible] 戰沒，關中大擾。雍

州刺史楊椿募兵拒守，詔以椿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

[illegible]

[illegible]

莫折天生寇魏雍州，敗還。

天生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

殺之，其衆遂潰。

魏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

魏東清河郡 [illegible]

郡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舉家

亡去，景伯禽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

舊惡，相帥出降。

戰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其伯共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劉友益曰書捨身始此。

梁主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遂于寺捨身大赦改元。

夏四月魏復以蕭寶寅爲西討大都督。

寶寅之敗也免爲庶人至是楊椿自雍州歸復以寶寅代之椿子昱將還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當以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不然必成深憂昱如言啓聞不聽。楊昱字元昌

秋八月魏李神軌殺高謙之。謙之字道讓遼東人。

初魏侍御史高道穆名恭之以字行奉使相州按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至是世哲弟神軌用事道穆兄謙之家奴訴良謂訴壓良爲賤神軌收謙之繫廷尉會赦將出神軌啓太后先賜謙之死朝士哀之。

冬十月梁將湛僧智夏侯夔夔字季龍亶之弟圍魏廣陵魏置東豫州治廣陵城在今光州息縣是克之

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汝陰王天賜之孫于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武陽關也來會僧智斷魏歸路慶和方築柵以自固聞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

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梁主以僧智領廣陵夔鎮安陽[illegible]遣別將屠楚城[illegible]楚王城在信陽州北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

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illegible]克之

梁領軍曹仲宗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昭[illegible]等馬步五萬來救前軍去城四十里先是尋陽太守韋放[illegible]慶之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遂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欲退慶之杖節軍門曰[illegible]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犯者依敕行之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尸咽渦水

魏蕭寶寅殺其大使酈道元舉兵反魏遣行臺長孫稚討之。

蕭寶寅之敗于涇也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

寅內不自安魏主亦疑之中尉酈道元[illegible]附恐
悅之[illegible]悅孝文帝[illegible]楚人[illegible]道元殺之并劾悅時寶寅反狀已
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己及
傑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illegible]以問河東柳楷
曰謠言鸞生十子九子䴔[illegible]一子
不䴔關中亂亂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illegible]道
將攻殺道元[illegible]
[illegible]
帝改元置百官長史毛遐[illegible]與弟鴻賓帥氐羌兵
拒之魏以長孫稚為行臺討寶寅[illegible]正平[illegible]民
薛鳳賢薛修義亦聚眾河東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
督宗正珍孫[illegible]討之

十一月葛榮陷殷州[illegible]都督源子邕裴衍趣相州
葛榮久圍信都魏詔加子邕[illegible]北討都督將北討時
相州刺史安樂王鑒[illegible]據鄴反叛子邕先討之
子邕進圍鄴城與裴衍等攻鑒斬之已而信都城陷乃
除子邕冀州刺史使討葛榮[illegible]
[illegible]
行臺請留臣行請留行若必同行敗在旦夕不謂行並

濟水榮率眾十萬擊之眾敗俱死時相州闕刺史人
不自保刺史李神[illegible]小大效力
[illegible]

葛榮攻之亦不能克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孝昌四年[illegible]春正月杜洛周陷定州
[illegible]
先是魏以津為北道行臺[illegible]
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illegible]津獨立[illegible]之閒
[illegible]
豪強有應洛周者遣津書曰所以閉城正為取北人耳
宜悉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納于城中而不殺
眾感其仁及葛榮既眾使人說津津斬其使固守三年
洛周圍之魏不能救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illegible]州刺史
元寧以城降賊

魏長孫稚討蕭寶寅敗之寶寅奔万俟醜奴

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
賊據潼關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
心則華州[illegible]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走[illegible]其子子
彥與侃率兵北渡據石錐壁[illegible]
[illegible]方圍河東侃[illegible]各自還村
候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illegible]
進據屯之以所獲賞率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

[illegible]

老亦作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亦逃還，與薛鳳賢俱詣稚降。遂克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臣前違敕，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蓋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鹽稅一年準絹三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況天產之貨，而均贍之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寶寅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高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魏太后胡氏進毒弒其主詡，而立臨洮王（寶暉，京兆王愉之子。[illegible]）世子釗。

魏胡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主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魏主所

親信者頗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爾朱榮兵強，高歡、段榮等皆歸之。（高歡、段榮先在杜洛周軍中，洛周不果，遂奔爾朱榮。）并州刺史元天穆（[illegible]五世孫。）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晉陽。時魏主亦惡鄭儼、徐紇等偪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illegible]）歡不加禮，[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時鄭儼、徐紇[illegible]。至是，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弒之。偽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

日潘嬪所生實皇女也。（先是潘嬪生女，太后詐言皇子，大赦改元。）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應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鴆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于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群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

三月，魏爾朱榮舉兵晉陽。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彭城王勰之子，是為孝莊帝。），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于河，殺王公以下

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爾朱榮舉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先是，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等入洛，與從弟世隆（字榮宗）密議廢立。（[illegible]彭城王勰有忠勳于魏，子攸有令望，欲立之。）天光等乃見長樂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顯祖諸子孫像，惟子攸獨成。榮乃舉兵。及是，師次河內，遣人密迎子攸。時太后遣別將鄭先護（[illegible]）與鄭季明（[illegible]）守河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illegible]）會榮于河陽，乃攜河節[illegible]。攸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先護、李明開城納之。將軍費穆亦降。徐紇、鄭儼皆走。太后落髮出家。

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魏主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陶渚，（即陶河，在今懷慶府孟縣南，水經注孟津又謂之陶河是也。）引百官集于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榮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

乃命數十人拔刀走行宮，殺魏主之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于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定尊號，若推而存魏祀，亦當更擇賢親而輔之。時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數四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深自愧悔，曰：當以死謝朝廷。是夜復迎魏主還營。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帥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闕下。士民逃竄，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于是民心粗安。榮猶欲遷都，都官尚書元諶爭之，榮怒曰：何關君事？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因入見，重謝河陰之事，誓言無復貳心，魏主亦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醉，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即以牀輿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覺，自此不復宿禁中矣。（彭城王劭，字子訥，嫡子。劉靈助，燕郡人。山偉，字仲才，洛陽人。元諶，字興伯，趙郡王幹子。）

魏徐紇奔泰山，鄭儼伏誅。

紇奔泰山，依太守羊侃，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已而紇勸侃據郡降梁，魏遣兵討之，紇與侃俱奔梁。

魏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顥字子明，詳之子。）出奔梁。

三王以魏室方亂，俱出奔梁。已而彧以魏主定位，求還，梁主惜其才而不能違，遣之。

五月，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劉友益曰：書立處嬪，譏之也。）

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之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大悅。

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為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

榮令元天穆入洛陽，朝廷要官悉用其心腹為之。

魏詔聽民入粟。

時兵興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五百石者賜出身。

梁遣將軍曹義宗圍魏荊州。（魏置荊州于穰縣，今南陽府鄧州是。）

義宗圍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煮粥與將士均食，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必當破賊。歷三年，前後搏戰甚眾，亦不被傷。已而魏遣將軍費穆南救，獲曹義宗，荊州之圍始解。

魏免其侍郎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高昂，字敖曹。）

先是爾朱榮之向洛也，高乾與弟昂、季式（字子通。）皆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濟之間，頻破州軍。至是乃降。魏主以乾及昂皆有偉量，以為侍郎。爾朱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昂復抄掠，榮誘執之。

故蹈□□□□不□□□□□□□□□□不□□□□□□□□□□□□□□□□□□□□□□□□□□□不如□□□□□□□之蓋可信也矣

秋九月，葛榮圍魏相州，爾朱榮討擒之，冀定滄瀛殷皆平。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討之，以侯景爲前驅。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illegible]擒葛榮，餘衆悉降。榮隨其所之，聽其所欲，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illegible]

魏以爾朱榮爲大丞相。

冬十月，梁立元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

己酉 梁中大通元年，魏永安二年。春正月，魏主追尊其父勰爲皇帝。

魏主追尊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遷神主于太廟，而以高祖爲伯考。[illegible]

夏四月，魏王顥拔梁城。

顥與慶之進拔榮城，有衆七千，遂即帝位于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擒之。[illegible]

之。

五月，魏王顥取梁國、滎陽、虎牢。

[illegible]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等至梁，七卒皆恐。慶之諭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下，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之，將士蟻附而入，執楊昱。諸將請殺之，顥曰：我聞梁主數稱袁昂之忠。[illegible]今奈何殺楊昱乎？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榮引兵進討，此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迎顥。王顥入洛陽，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慶之擊大梁下之。[illegible]

王[illegible]

遣子攸[illegible]

[illegible]十虎[illegible]河[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王欣

[illegible]抗言曰

元顥受制于梁[illegible]小因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恩未敢仰從眾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閏六月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魏王顥以數千之眾轉戰克拔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顥遂驕怠近習于政日夜縱飲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字孝儒）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于長子子攸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顥既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平半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慶之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我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更請兵于梁並勒諸[illegible]從之安豐王延明說顥曰慶之之兵已難制今更增其眾[illegible]復為人用乎顥遂不用慶之言慶之副將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不畏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爾朱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illegible]）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榮[illegible]還北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用兵者何嘗不散而復合瘡[illegible]痍而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遽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為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為渡勢[illegible]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爾朱兆（[illegible]）與賀拔勝[illegible]夜渡顥軍潰失據師麾下南走慶之收眾結陳而還榮追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于北邙流涕謝罪子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顥至臨潁為人所殺

（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并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秋七月魏以高道穆為中尉

（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穆見魏主魏主[illegible]姊之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卿何謝也）

魏始鑄永安五銖錢

（魏多細錢斗米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曰在市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彌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朝廷[illegible]防不切[illegible]故也宜改鑄大錢一斤七十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私鑄無利而自息矣楊侃亦乞聽民[illegible]鑄使民樂為附[illegible]自[illegible]從之）

魏巴州（[illegible]）[illegible]叛附于梁

初魏以梁益遼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始欣[illegible]圍城行臺魏

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
子建因始欣。既而魏以傅豎眼為行臺，豎眼仍梁州
相賀。豎眼先為東益州刺史，元法僧事見前。既而病，其子敬紹貪暴。
始欣賂敬紹，得還巴州，遂降于梁。敬紹陰有保據南鄭
之志，誘山民圍城，欲為內應。圍合而謀洩，將士殺之。豎
眼恥恚而卒。明年春，魏復取巴州。

九月，梁主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再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
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眾講涅槃經。
是梵華言，示寂也。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魏討葛榮餘黨韓樓于幽州，平之。

先是葛榮餘黨韓樓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
賀拔勝鎮中山，樓畏勝，不敢出。至是，榮復使大都督侯
淵神武人討樓。淵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
去薊百餘里，值賊，淵詐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
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
戰，為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
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
平州刺史，鎮范陽。

冬十月乙酉朔，日食。

十二月，梁以陳慶之為北兗州刺史。

稱有妖賊僧強，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眾至
三萬，攻陷北徐州。慶之討斬之。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魏長廣王曄建明元年。春三月，魏遣都督爾朱天光
討万俟醜奴。夏四月，破之，遂克高平，獲蕭寶寅，皆誅之。

蕭寶寅之奔万俟醜奴也，醜奴以寶寅為太傅。醜奴數
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
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
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言于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
督，以岳及侯莫陳悅侯莫陳，代北三字姓，悅代人。為左右都督，配軍
千人。岳擊赤水蜀賊，
城，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
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
等已拔柵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
萬至渭北，岳誘擒之。仍複謂北降步卒萬餘，收
其輕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
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醜奴覘者，縱之。醜奴信之，
散眾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
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
安定，醜奴走，追及于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
奴，眾皆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進克高平，執蕭

寶寅皆送洛陽，醜奴斬于市，寶寅死。是秋，天光（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附。秦州，魏置，今屬甘肅鞏昌府。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瓜州，魏置，敦煌地，今甘肅安西府是。涼州，魏置，今甘肅涼州府是。鄯州，魏置，今甘肅西寧府是。）

梁以元悅為魏王。

時汝南王悅尚在梁，聞魏主問顥敗，乃復以悅為魏王。（爾朱榮入洛，悅知事不及，遂南還。）

魏以宇文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原州，魏置，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

始宇文泰為爾朱榮統軍，後從賀拔岳討元顥于洛陽，以功封寧都子，遂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魏主遂以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君，吾輩豈從亂乎。

秋九月，長星見。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元天穆皆伏誅。

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又求其從弟世隆為僕射，世隆不從。榮又啟求…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天下官盡代之，亦不得違。陛下何不許之，而猶不許，…）（皇后性妒忌，屢數寸，嘗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欲自作，今亦復濟。）（爾朱后性妒忌，…）（徐紇言：今書作魏主外邇于榮內迫于后，快快不…）

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彧，延寔之子）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羅，字仲綱，乂之兄）、膠東侯李侃晞（晞，延寔之孫）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猶未定，而洛陽人懷疑懼，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為匿名書云：天子欲與

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強，不以為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即欲殺之，以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人有告榮以魏主之謀，榮具奏之。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耶？於是榮不自疑。及天穆至，魏主召人，遇人不見（告以將榮從并州入必無事，故魏主問王先知之事乎？榮弗不…。魏主乃伏兵明光殿東序，詐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與天穆俱入。溫子昇作赦文，兵出，魏主同之，手持刀，從東戶入，發日，榮不敢入。坐未定，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即起趨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噪，百官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將兵鎮北中城。（先是，魏主謀誅榮，以毅為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毅日：…下，不能事。）

榮黨胡及榮至洛，聞榮見殺，魏主請（先是，魏主知其謀，乃與之定策。是夜，萬朱世隆與榮部曲走屯河陰之。）（度量走亦以從魏主嘉之，朱瑞從世隆奔，而中道逃還。朱瑞，字元瑞，代郡人。）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曄，字華興，中山王英之弟子）。冬十二月，入洛陽，遷其主子攸于晉陽而弒之。

世隆將還北，司馬子如曰：天下恟恟，唯強是視，今若北走，則示人以弱，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世隆從其言，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衣來郭下，索太原王之屍。魏主登閶闔門，大原王立功不終

陰圖弑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有官爵故復如舊
[illegible]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哭聲振
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
戰于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散
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illegible]上流乘船
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溺死者甚衆苗俟不至苗
赴水死世隆方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太行丹谷
丹谷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西南[illegible]丹水所出[illegible]丹谷關也。築壘以防之汾州刺史
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
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仲遠亦起
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愛恃不
知所出性多忌又靳財貨故徒有所賞而恩不感物
十一月仲遠陷西兗州[illegible]賀拔勝戰敗降之兆引兵
向洛召高歡歡不至[illegible]
兆遣輕騎涉河帥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
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於
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illegible]
[illegible]世隆仲遠至洛陽[illegible]世隆叔父

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拔劍[illegible]
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兆遷魏主于晉陽高歡聞之帥
騎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兆不納竟弒之三級
佛寺。初世隆等[illegible]
紇豆陵步藩代北[illegible]姓。步藩大破爾朱兆于秀容。兆及晉州刺
史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
先是魏主既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藩襲秀
容兵勢甚盛爾朱兆自洛陽急還晉陽以禦之至是步
藩入破兆軍于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
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遛步藩兵日盛
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
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初葛榮步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
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
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
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
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
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
牙陽曲川陽曲川[illegible]陳部分軍士素惡

兆而[illegible]徵貸不[illegible]

[illegible]

魏齊州刺史蕭贊走死。

齊州附于爾朱兆贊走[illegible]梁

人竊其柩以歸梁主猶以子禮葬之陵次。

梁以陳慶之爲南北司州刺史

[illegible]

慶之屢破魏兵遂隳義陽鎮以停水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illegible]

南北朝

辛亥中大通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月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

[illegible]

初魏廣陵王恭以元乂擅權託瘖居于龍華佛寺無所交通至是爾朱世隆以[illegible]疏遠無人望欲謀更立近親[illegible]因說[illegible]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沉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天人允協[illegible]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曄而立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魏[illegible]國[illegible]臣非爲失德[illegible]大秦獻亂故[illegible]成[illegible]之[illegible]因取筆自作赦文[illegible]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初[illegible]以高乾[illegible]入洛[illegible]兄弟亦自東冀州[illegible]鄉里爲形援[illegible]殺[illegible]以乾爲河北大使[illegible]于幽州[illegible]及是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illegible]收乾兄

乾等知之乃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隆之字[illegible]）
潛勒壯士襲據信都殺[illegible]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
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illegible]
之為敖曹所敗（敖曹乾弟昂也[illegible]）左右無不一當百[illegible]
時信都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
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
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騎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
口（注見[illegible]）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莫不思
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歸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
不足為明公敵矣冀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
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已歡東出趙郡

李元忠（[illegible]曾孫）復勸歡就乾元忠先為南趙郡太守好酒
[illegible]

時敖曹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使[illegible]
[illegible]于是歡帥衆至信都隆之乾納之
澄（[illegible]）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illegible]）
[illegible]

魏封其故主曄為東海王

[illegible]

魏以爾朱世隆為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
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為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
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於河人畏之如豺虎由
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強莫敢違也

魏以[illegible]
魏以[illegible]召之不至乃以為東道大行臺冀
州刺史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諡昭明）

統自加元服上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
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

于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未嘗[illegible]每霖雨積雪遣
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
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
寢疾恐貽帝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

五月梁立[illegible]綱為太子[illegible]為豫章王
[illegible]河東王[illegible]故太子[illegible]為岳陽王

[illegible]

[illegible]如此武臣以入言不息封[illegible]為御

周文行字思行撿[illegible]為綱士[illegible]

歷年所顯陛下[illegible]事[illegible]之義[illegible]之

敢綱不能從[illegible]

[illegible]

魏殷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高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將起兵討爾朱氏[illegible]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眾共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眾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然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

[illegible]

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以示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章武王融之子[illegible]）

魏高歡敗爾朱兆軍于廣阿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歡起兵不以為意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眾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illegible]有差爾朱仲遠度律屯陽平兆出井陘屯廣阿歡用竇泰計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人往諭兆兆率輕騎之仲遠等[illegible]引兵南迎歡逆戰大破兆軍[illegible]

[illegible]之耳

魏南兗州[illegible]人殺刺史劉世明[illegible]以降于梁梁遣歸魏

魏南兗州民劫刺史劉世明以降梁梁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不受固請北歸北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illegible]中大通四年[illegible]元年

春正月梁封西豐侯正

[illegible]

德為臨賀王。

正德自結于朱异，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魏高歡克相州，以楊愔[illegible]為行臺右丞。

初，魏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楊侃預其謀。及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爾朱世隆復誣楊氏謀反，盡誅其族。（楊氏家世孝友[illegible]男女百口[illegible]人無間言。及是[illegible]長幼皆被殺。）唯津子愔適出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為行臺郎中。下博攻克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illegible]。）[illegible]之，以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孫搴。（搴[illegible]之五世孫。）

三月，梁邵陵王綸（帝第六子。）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

綸為揚州刺史，市物不給其直，市皆閉肆。少府丞何智通以啟聞。綸使其黨戴子高等刺殺智通，事覺，免為庶人，錮之，旬餘而復之。

月，魏王[illegible]人居于鄴，高歡自為太師。（劉友益曰：書歸主[illegible]成歡之為君也。成[illegible]之為[illegible]也。）

閏月，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趣洛，又高歡上表，稱其女為[illegible]后。兆乃悅，遂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斛斯椿（斛斯，代北[illegible]。）[illegible]

之不[illegible]自長安，[illegible]

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眾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高歡出頓紫陌，（[illegible]）高歡以其部曲[illegible]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于韓陵（[illegible]）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讎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illegible]兆等大敗。

賀拔勝于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遂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

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

斛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于是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走，椿擒之，送高歡。又使[illegible]執世隆，[illegible]之。歡[illegible]使中書舍人盧辯[illegible]勞歡，歡使見魏[illegible]，辯抗辭不從，歡不能拒。仲遠[illegible]降于梁。[illegible]

自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廣平王懷之子是為孝武帝）自為大丞相

魏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為疏遠使魏蘭根觀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儁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㥄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于崇訓寺（[illegible]）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匿于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修所親王思政（太原人）見修修曰得無賣我耶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乃迎修為陳誠而讓位修（[illegible]）修于東郭之外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修以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如為行臺尚書參掌軍國（[illegible]）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為安定王

魏主修弒其故主恭（[illegible]）

恭有從容魏主酖之于門下外省殯用殊禮

秋七月魏高歡討爾朱兆走之遂城晉陽（[illegible]）

高歡擊爾朱兆于武鄉（上見）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

并州四塞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illegible]）

冬十一月魏主修弒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十二月復殺汝南王悅

先是高歡既滅爾朱氏以高祖不可無後召汝南王悅于梁至將立之猜忌而止魏主以悅屬尊地近猜忌遂殺之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魏永熙二年）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為荊州刺史

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京兆王愉之子）將軍元毗（字休）常山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置都督部曲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兄勝為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illegible]）

二月阿至羅（[illegible]）復附于魏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常稱藩內附自中原多事遂叛高歡遣使招納阿至羅復降先是魏主詔以歡為大行臺隨機處分歡賞之以殊俗歸降復授歡大行臺隨機處分歡節其貢賦以給之議者以為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紇豆陵河西大收其用

人[illegible]天下所[illegible]……可爲[illegible]

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敖曹[illegible]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邕與朕
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啟論時事者封
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弼放逃及仲密字名慎以俱奔
晉陽[illegible]
夏四月魏南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爲刺史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爲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illegible]詣晉陽高歡與岳

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于岳曰高歡奸詐有餘不
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泰至
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
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illegible]
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illegible]
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
[illegible]各擁部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
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
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
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illegible]
州軍事雍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左右手[illegible]

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
魏荊州刺史賀拔勝侵梁雍州拔下迮戍[illegible]擾動
諸蠻梁雍州刺史廬陵王續[illegible]爲所敗漢南震駭
城邑多陷于是河北盡爲魏境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爲二凡三國春正月魏高
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
高歡使侯景招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擒之于河西遷
之其部落于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
純臣王忽伐之豈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illegible]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illegible]以宇文泰統岳衆討
悅誅之遂以泰爲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能間
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至關中會賀拔岳將討曹泥
使都督趙貴[illegible]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
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
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
乃謀取岳與岳宴語誘而斬之還屯水洛城[illegible]
岳衆散走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
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一人事濟矣都督杜朔周[illegible]
人[illegible]其衆[illegible]宇文泰[illegible]迎

之。遂馳至夏州。泰與將佐議去留。前大中大夫[illegible]韓褒潁川人。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衆欲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illegible]赴平涼。既至，哭岳甚慟，將士悲喜。[illegible]

魏主遣元毗慰勞[illegible]，召岳軍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既附高歡，不肯應召。泰上表言：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西人，顧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illegible]

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社稷，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讎，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兵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

[illegible]

[illegible]

亦許有自解去職。[illegible]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illegible]

甲午 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年 魏興光元年 春正月，宋立子業為太子。將置東宮，省率更令，餘各減舊員之半。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宋主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宋主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

背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登

壇遣質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質

與表欲誅君側之惡[illegible]

[illegible]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

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

奈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爲王元謨統諸將討之進

據梁山洲三月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

之而陳誠于宋主義宣帥衆十萬發江陵以子愔與竺

超民留鎭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爽亦引兵趣

歷陽與質水陸俱下爽旋爲沈慶之所殺徐遺寶亦走

死義宣至鵲頭聞爽死大懼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

戰號爲萬人敵義宣與質由是駭懼[illegible]

[illegible]宋主使元景進

屯姑孰質遣將攻梁山西壘王元謨使求救于元景

欲退還姑孰元景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

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

乃安質請自攻東城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頓兵

西岸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陷之斬諶

之質等大敗義宣兵潰質亦單舸走義宣閉戶而泣質不知所

爲亦走其衆皆降散義宣逃于江陵[illegible]

[illegible]追斬其首送建康[illegible]

便擊之而上上以爲萬乘之重不可渡河決戰方欲緣津

守上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郎以

道貴自滑臺渡濟趨并州遣李賢[illegible]帥精騎一千

赴洛陽魏上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illegible]安集鎭

虎牢費暫復據滑臺[illegible]引軍渡[illegible]與

椿爭權還[illegible]魏上[illegible]與

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illegible]

宗知魏主將西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單

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

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明日奔長安遂

入洛陽遣使邪高敖曹帥騎追魏主不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歛集百官責以虛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

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

使趙貴梁禦帥甲騎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

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

魏上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illegible]

[illegible]魏上遂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雍

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illegible]別置[illegible]

掌機事以毛遐[illegible]爲[illegible]

掌劉一人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象頭。

魏高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自追逃魏主不及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illegible]〉

賀拔勝帥所部西赴關中〈[illegible]〉

歡已屯華陰遂還〈[illegible]〉

晉陽及至華陰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乃東擊逃侯景

向荊州遣勝[illegible]進擊之勝敗奔梁

冬十月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是為東魏孝靜帝〉

歡還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于魏主魏主亦不答歡乃

集百官沙門耆老議所推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

蹕歡醜之謂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

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年十一〉〈魏於是始分為二孝武西奔于是有東魏西魏之稱[illegible]〉

魏以宇文泰為大丞相

泰攻潼關斬高歡守將薛瑜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十一月東魏遷于鄴

高歡以魏主〈孝武帝〉既西恐逼近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

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

發車駕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

陽以侯射司馬子如高岳孫騰留鄴共知

朝政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illegible]〉

閏十二月魏宇文泰進酖弑其君修

魏主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

王寶炬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遂

與泰有隙閏十二月魏主在逍遙園宴阿至羅使夜還

飲酒遇酖而殂殯於佛寺〈[illegible]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

哭嘔血漿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將獨孤信克荊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

東魏既取荊州魏以獨孤信為荊州刺史招懷之東魏遣恒

農太守田八能拒信于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信後

信謂其眾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

土民謂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

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東魏刺史辛纂出戰大

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楊忠〈[illegible]〉

也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

忠帥眾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荊居半

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

忠皆奔梁。

乙卯梁大同元年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朔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

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欲廣平王贊孝武帝之兄子濮陽王順常山王素之孫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幼沖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

魏宇文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讓王爵及錄尚書魏主許之乃改封安定公

魏立后乙弗氏其先吐谷渾渠帥歸魏為洛陽人

后仁恕節儉不妒忌魏主重之

東魏高歡擊稽胡即步落稽胡名見前斬劉蠡升

初魏孝昌中稽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在今[illegible]至[illegible]明于止邊境歲被其寇謂之胡荒至是歡襲擊大破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

東魏高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魏作新制二十四條

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魏宇文泰以蘇綽綽字令綽武功人為行臺左丞

綽先為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于綽而後定公府中咸稱其能以白泰泰與僕射周惠達論

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才乃擢綽為著作郎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illegible]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而還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課役之人數戶籍戶口之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夏五月魏宇文泰進加柱國

初魏敬宗始置柱國大將軍以寵爾朱榮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至是泰復為之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柱國者泰及李虎元欣[illegible]趙貴于謹侯莫陳崇凡八人時稱八柱國家元欣[illegible]之子大統中[illegible]侯莫陳崇字尚樂武川人

魏附內都督趙剛字僧慶洛陽人以東荊州歸于魏

先是趙剛以東荊州兵西赴關中魏孝武帝之在洛陽也剛奉密詔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illegible]向荊州州民楊琚起兵應剛遂圍[illegible]刺史馮景昭戰敗剛沒蠻中至是剛自蠻中出見東魏東荊州刺史

李將[illegible]從之所由是行于長安[illegible]
以為光祿大夫[illegible]
剛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無蹇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
稱范徐云
東魏封高洋[illegible]為太原公
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
薛琡[illegible]曰此兒識慮過吾[illegible]
[illegible]

論曰[illegible]
[illegible]
取之魏[illegible]亦叛附於東魏
高歡帥庫狄干等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
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
留都督張瓊[illegible]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以歸魏靈州
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illegible]復叛降東魏
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命阿至羅發騎三
萬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
遺戶五千以歸
二月東魏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以澄為尚書令

京畿大都督。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法嚴峻事無凝
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為左丞親任之[illegible]
[illegible]
東魏高歡以陳元康[illegible]為功曹。
高季式薦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闇書[illegible]快吏
也歡召之[illegible]見即授功曹掌機密軍國多務元康問
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illegible]同知機密而元康
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illegible]
弘景好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illegible]
[illegible]梁主早與之遊及
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
景不出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及卒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梁以[illegible]為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
知之在下朕有[illegible]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

拒違以叛附。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敗之。冬十二月

東魏及梁並魏大饑。

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丁巳 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 春正月，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

擊破之，殺其將竇泰。歡別將韓軌（?）[illegible] 魏洛州 洛州治上洛，今

西南 執其刺史泉企。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

椿為逆首。至是，歡軍蒲坂，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

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出

軍廣陽 [illegible] 在今西安府臨潼縣 召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

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起兵

而驟勝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

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若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

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

軍至，渡河守文泰擊破之，士卒皆盡，竇泰自殺。先是，宇文泰遣

長安問計於直事郎中宇文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illegible]

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

人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

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

之。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守，仲遵傷目，城遂陷，

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

史。敖曹遂入藍田關。[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如梁。[illegible]

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

何自而來？[illegible]

秋八月，梁修長干寺阿育王塔。[illegible]

梁主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illegible]

[illegible]

赦，設無礙食大赦。

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為都督益州刺史。

紀以道遠固辭，梁主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

汝汝其勉之。

東魏高歡侵魏。冬十月，魏宇文泰迎戰渭曲，[illegible] 大敗之。

高歡將兵二十萬 [illegible]

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
不滿萬人館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乃引兵入關高
敖曹遂圍恒農歡引兵自蒲津濟河涉洛軍
于許原西 [illegible]
[illegible]
也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
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
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
糧輕騎度渭十月至沙苑（沙苑在今大荔縣 [illegible] 于此置監）

距東魏軍六十里（時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 [illegible]）
[illegible] 數百步下馬 [illegible] 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 [illegible]
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
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
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
士皆偃戈于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
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起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
更戰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歡乃走夜渡河
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

[illegible]

萬餘人 [illegible] 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于戰所人植
柳一株以旌武功 [illegible]
[illegible]
魏宇文泰伐東魏秦州 [illegible]
略定汾絳 [illegible]
遂取洛陽豫州 [illegible]
[illegible]
皆降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李顯趣三荊賀拔
勝李弼圍蒲坂東魏蒲州別駕薛善（善字仲良汾陰人 [illegible]）開門

納魏刺史薛崇禮（[illegible]）棄城走追獲之宇文泰進軍
蒲坂略定汾絳 [illegible]
[illegible]
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illegible] 今河南府）
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潁州長史賀
若統 [illegible] 以城降魏梁州滎陽廣州皆降十
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
（貴字永貴夏州人）救之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
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進據潁川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遂兵趙據頴川皆城為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斬

士卒萬餘人之東魏將是云

寶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韋孝寬以計

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入于魏

二月東魏遣

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三月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為后

初柔然頭兵可汗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不復稱臣得魏

亭于羅寵任與使與文翰及是數寇魏宇文泰

欲結婚以撫之言于魏主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

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后于魏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

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遣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帥大

軍繼之宇文泰與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為前

驅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

多婁貸文逆擊李弼敗死

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至河上景為

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

李穆以策扶

皆不

見陽

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

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閉門不納

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

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

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

墉

十人

長安亂宇文泰討平之

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

民間因謀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尉遲迴等輔魏太子欽

出次渭北關中大擾于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

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

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魏主留止閿鄉

令泰討之泰引兵西入長安父老且悲且喜士女咸相

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慶禽伏德渡

渭與泰會擊攻青雀破之

東魏高歡攻金墉陽人起兵應魏東魏擊平之

歡自晉陽將騎

昇[illegible]

之[illegible]

容[illegible]

魏也是云實復其將崔遭刺殺廣州皆拔之于是自襄[illegible]

魏襄州治[illegible]今南陽府[illegible]鄧州是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東魏禁擅立寺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有寺三萬餘所至是始詔民夷擅立寺者計庸[illegible]以枉法論。

魏取宜陽殺其城主驛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南後周于此置勳州隋廢復取之

東魏將段琛[illegible]據宜陽[illegible]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illegible]歸款之意使諜遣之琛獲之果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取之崤澠遂清

于是[illegible]

東魏改[illegible]

東魏[illegible]吏部尚書始改[illegible]停年格之制[illegible]選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己未 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東魏興和元年 春正月梁以何敬容[illegible]為僧射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illegible]不休為俗所嗤自徐勉周捨[illegible]掌樞要者[illegible]容獨[illegible]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illegible]

魏宇文泰置行臺學

泰于行臺置學[illegible]府佐且治公務晚就講習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曆

校書郎李業興[illegible]所修也行之

梁分諸州為五品

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illegible]

魏制禮樂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illegible]中唐瑾[illegible]損益[illegible]

庚申 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 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故后乙弗氏

逐妨舉國南伐時頗有言以后故興師者魏主乃賜乙
后自盡柔然至夏州而退表幾後久閉后亦遇疾殂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
吐谷渾自莫折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
稱可汗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
北千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東魏
[illegible]秋七月魏以宇文測為大
都督行汾州事[illegible]
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
掠測擒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

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時有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間我骨
肉命斬之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為强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
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
詔書一清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
六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及
計帳者不得居官[illegible]
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
東魏詔羣官于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行之
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
裂連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置
倉積穀以供軍旅備饑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饒贍
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
為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
蘇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妖人作亂三
月江州司馬王僧辯討平之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眾連結郡縣反時南方久不

習兵人情擾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梁主第七子遣司
馬王僧辯討擒之[illegible]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冬十二月梁盧子略作亂略西江[illegible]
梁[illegible]太守陳霸先[illegible]討平
之[illegible]
先是梁交州人李賁反[illegible]
[illegible]

…以…歸，泰不復東出，分…高歡不復西行，故…人…明刑…之…已

緻遂留皆陽城……及利……明……

周文育……侯景攻廣州欲……

江督護……霸先……要人……

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大破之擒僧明文育。

以二人驍勇釋之以為主帥，霸先為直閤將軍。（身長七尺……）

以虎牢降魏。三月，魏宇文泰帥軍應之，及東魏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初，仲密為御史中尉……取崔暹之……）

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為陳，數日不進。泰留輜重於瀍曲，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彭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

（……從其言……歡……破……）

以……明日復戰……

復與右軍若干惠……大破之

悉俘其步卒。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興慶……

人……歡失……東魏將……以……所在……

三千人皆短兵……賀拔勝……之，勝執槊逐歡，槊刃垂……

及……馬斃……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

天也。」……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

還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

拒之……

（……）

夏四月，東魏復取虎牢。

（宇文泰遣……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

冬十月，東魏築長城于肆州。

（……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墱……）

十二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其權……）

以吾領中書[illegible]
于磁[illegible]

夏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薨于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元虛使中原淪于胡羯今東宮復襲此江南亦將為戎乎至是坐為妻弟費慝屬請免[illegible]

秋七月魏更[illegible]新制

魏丞相泰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之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歡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污歡欲以宋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illegible]

冬十月東魏括戶均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各勒還本屬

乙丑 十一年 魏大統十一年 東魏武定三年 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 劉友益曰突厥始見[illegible]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illegible]世居金山[illegible]為柔然鐵工[illegible]長土門始強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夏六月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交州賊李賁敗之

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梁遣交州刺史楊瞟討之以陳霸先為司馬瞟推霸先為前鋒賁敗奔嘉寧[illegible]

[illegible]

克嘉領賁與澈湖 [illegible] 大造艦艏尤塞
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 [illegible]
[illegible]
水夜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
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
建康

梁散騎常侍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上書論事梁主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貪殘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曰風俗侈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曰斗筲競進 [illegible]
[illegible] 四日 [illegible]
啟奏梁主大怒召主
書于前口授勅書以責琛 [illegible]

[illegible]

主為人孝慈恭 [illegible] 勤于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 [illegible]
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身衣布
衣木棉皂帳 [illegible] 一冠三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恒理衣冠
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 [illegible] 如遇大賓然優假士
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
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
故琛啓及之 [illegible] 上惡其觸實故怒 [illegible]

丙寅 梁中大同元年 魏大統十二年 東魏武定四年

夏四月同泰寺浮圖災復作之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講解是夕浮圖災梁主
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
景亂乃止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
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
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梁以 [illegible] 為雍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柴平乃武帝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也[illegible]致[illegible]使[illegible]以[illegible]財然後[illegible]苟不慎歟

選河東出刺州以慰其心[illegible]

至是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散財下士招募勇

敢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己

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十一月東魏高歡侵魏玉璧不克而遁

先是魏徙王思政爲荊州刺史思政舉韋孝寬代爲并

州刺史守玉璧至是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侵魏玉

璧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門十旬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

[illegible]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

宇文泰推心任之莫能間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

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

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

謙退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

謚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

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illegible]之力也

南北朝

丁卯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不盡如鉤。

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閣而躍屧為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州。[illegible]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illegible]

先是歡病使太原公洋鎮鄴而徵世子澄赴晉陽至是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illegible]

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聞歡病篤用其行臺郎王偉[illegible]謀擁兵自固歡卒[illegible]遂以河南降魏[illegible]

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刺史遣兵襲西兗州魏置州刺史邢子才掩捕擒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高澄遣韓軌等討之[illegible]景遣郎中丁和奉表于梁請以河南十三州[illegible]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曰頃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illegible]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illegible]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illegible]梁主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illegible]

三月梁主復捨身于同泰寺

梁主至是三捨身矣[illegible]

夏四月東魏高澄如鄴

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六月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illegible]

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

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於潁川大敗柱以梁

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討景

圍之[illegible]割東荊北兗[illegible]魯陽長社四城賂魏

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illegible]難測未可遽[illegible]荊州刺史

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illegible]

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韓軌等

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

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

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

懸瓠復使乞兵于魏宇文泰遣同軌[illegible]

防主韋法保[illegible]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

陰叛計不成厚撫法保等辭不赴[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梁遣[illegible]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illegible]

[illegible]

元帥朱异曰鄱陽[illegible]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

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illegible]謂江右

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illegible]梁主曰會理[illegible]

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illegible]貞陽侯淵明分

督諸將會理用兵[illegible]不[illegible]淵明[illegible]告朱异[illegible]

代之

東魏高澄[illegible]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

高澄將歸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晉陽

東魏主[illegible]相國齊王備九錫[illegible]以澄為大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illegible]相許之[illegible]

[illegible]

東魏高澄入鄴與其主于宮中殺侍講荀濟[illegible]潁川人等而

[illegible]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高澄

[illegible]

[illegible]

不了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崔季舒毆魏主

[illegible]

[illegible]

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勒兵入宮，見帝，
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
君，未聞君反臣。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
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于含章堂，烹濟等于市。[illegible]

陽人。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主有布衣之舊，知梁主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于盾鼻上磨墨檄之。梁主亦不平之。及即位，或薦之，梁主曰：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梁主崇信佛法，造寺奢費，梁主大怒，欲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為侍讀。及[illegible]日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澄乃烹之。

九月，梁堰泗水攻東魏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

宗擊敗之，獲梁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于寒山，（寒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東南。）

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東魏遣大都
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為副。陳元康曰：樂
緩于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
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
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
衆十萬據橐駝峴，（在銅山縣北。）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
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潼州，淵明醉不能
起，諸將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
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
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
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

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擊之，梁兵大
敗。淵明及胡貴孫並為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
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illegible]

十二月，梁立元貞（魏故咸陽王坦之孫。）為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于金墉，殺諸元
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

望，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乃
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illegible]）資以
兵力，須渡江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侯景敗東魏兵于渦陽。

慕容紹宗既敗淵明，遂引軍擊侯景，景退保渦陽。紹宗
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
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
城裨將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張恃顯復進，軍渦水，亦不利而
還。

戊辰　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
景衆潰，[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爲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奔至壽春，紿梁監南豫州事韋黯，[illegible] 開門納之，遂據其城。[illegible]

[illegible] 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illegible]

景敗，咸以爲憂。何敬容言于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使以敗聞，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爲南豫 [illegible]

[illegible] 東魏小戍于梁。

高澄數遣書求好于梁，梁主未之許。澄乃令蕭淵明奏啟于梁。[illegible]

[illegible]

侯景家屬亦當同遣 [illegible] 于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 [illegible] 爲便。司農卿傅岐 [字?北地靈州人] 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遺淵明書。侯景知之，[illegible] 具服，乃啟梁主曰：高澄忌賢 [illegible] 居秦 [illegible] 求盟請和 [illegible] 若臣死有益 [illegible] 無辭，惜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于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以朱异言，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于是始謀反計。

夏五月，梁遣散騎常侍徐陵 [字孝穆，摛之子] 如東魏復修好也。

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秋七月，庚寅朔，日食。

八月，梁侯景反。[illegible] 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

建康其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懷恨以貪縱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啟景謀朱异以爲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請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羊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勑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不許帥甲騎向合肥景遂反于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時謂之三蠹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正德弟司州刺史柳仲禮慶遠之孫散騎常侍裴之高字如山邃兄子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字仁宗太子綱長子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梁軍討已問策于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梁置今江南滁州是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鐵說景速進景乃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命邵陵王襲取

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王質督水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以濟景景遂自横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撝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詔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航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字子山肩吾子守朱雀門欲開大航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航見景軍皆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航渡景正德帥衆迎之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是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淵藻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兵遂至臺城下兵繞臺城百道俱攻羊侃隨機禦之景作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絕內外侃子鷟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正德即帝位以景

爲邵陵[illegible]東方之[illegible]日[illegible]兵至已[illegible]城中[illegible]

以爲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illegible]）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字仁恕大器之弟）郢州刺史南平王恪（偉之子）發兵入援繹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illegible]）

梁邵陵王綸還軍入援侯景擊之大敗。

邵陵王綸[illegible]不從[illegible]綸以景已渡采石夜兼道旋軍人[illegible]自京口西上[illegible]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illegible]）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寶于石頭具舟欲走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illegible]）兵[illegible]還舟山北綸進軍玄武湖（[illegible]）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illegible]）見景軍退以爲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趨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illegible]）

梁將軍羊侃卒。

先是侯景于臺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山以應之皆大頹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至是侃以疾卒城中（[illegible]）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illegible]）

監州事粲在廬陵聞變今改爲閱點簡閱部
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內史劉
孝儀曰必當有敕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
宮闕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行至南州外弟司
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送糧仗并散私
帑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亦至江粲仲
禮及宣猛將軍等合軍新林議推仲禮爲大都督
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
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
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
仲禮爲大都督
仲禮以晦夜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
戰諸將各有據守仲禮謂粲曰青塘要地
非兄不可乃令粲頓青塘

己巳 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五年東魏武定七年 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粲死
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
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亟帥銳卒攻之粲使軍
主鄭逸逆擊之命直閤將軍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
胤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
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
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

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死者千餘人仲
禮刺將及景景將自後斫仲禮中肩得免自是不敢
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
粲南州推柳仲禮爲大都督

梁中領軍朱异死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死梁主痛惜特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於天門太守樊文皎戰死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
援軍莫人能入城送啟者
投賊門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渡
淮攻東府前柵焚之衡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
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
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很陵
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與
綸及諸將有隙莫有鬬心
之...城中有謀應百姓者...

二月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救止援軍湘東王繹次
于武城

[illegible]

助援軍四集景乏因偽求和[illegible]

和太子自梁屯請許之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

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

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

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復與

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

豈可爲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于景敕

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爲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

僕射王克[illegible]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

仗了無去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侯景[illegible]

命稍柳仲禮[illegible]投降[illegible]以爲大司馬已而棄

之[illegible]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援軍復不相統一王偉乃說

景背盟決戰陳梁主十失景乃覽啟慚怒三月朔城

內設壇告天地以景違盟[illegible]

[illegible]

陴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于東府城北約夜渡軍爲

景所敗于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

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illegible]

[illegible]

閩人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

爲念景入見于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

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

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

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徐摛[illegible]

[illegible]入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其[illegible]

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illegible]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如故[illegible]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士莫不歎憤[illegible]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illegible]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乃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已而正德怨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邀得其書遂殺之。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初梁張纘字伯緒為湘州刺史梁主以河東王譽代之[illegible]纘代[illegible]刺史[illegible]纘恃才輕[illegible]深銜之及至州留纘不遣纘懼夜遁將之雍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詧歸雍州桂陽王慥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illegible]

梁[illegible]

[illegible]

太守楊白華[illegible]誘而執之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illegible]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illegible]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illegible]

東魏攻潁川魏人救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

東魏高岳及慕容紹宗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于潁川踰年不克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進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齊發二人俱死。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為侯景所制所求多不遂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

不得再見衛尉遂犯十六 [illegible] 不解甲 [illegible]

不敢出降既而 [illegible] 遂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梁湘東王繹殺 [illegible]

初繹將使之 [illegible] 按 [illegible] 則趣而進之 [illegible]

至是只繹素嫉其才密遣 [illegible] 之而自爲謚 [illegible]

贈。

東魏高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師還

東魏高岳等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

[illegible] 元康 [illegible] 高澄 [illegible] 攻以 [illegible] 未有殊功 [illegible]

潁川垂陷 [illegible] 自以爲功治從之 [illegible] 將攻 [illegible]

[illegible]

決洧水灌城 [illegible] 城中 [illegible]

死者什八九水入城 [illegible] 合城中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 [illegible] 不得引決 [illegible] 趙彥深執手申意 [illegible] 延而禮之 [illegible]

紹 [illegible] 合諸將攻 [illegible]

[illegible]

梁由衆 [illegible]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 [illegible] 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游鍾山確引弓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方等敗死秋七月繹復遣 [illegible] 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梁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不受命繹世子方等請討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繹乃以少子方矩爲湘州刺史代譽使方等將兵送之至麻溪 [illegible]

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衆還

[illegible] 繹復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譽僧辯請申期繹怒斫之殘死仍送獄泉遂 [illegible]

將兵獨行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範聞台城陷戒嚴欲入 [illegible] 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必 [illegible] 合肥 [illegible] 乃 [illegible] 高澄遣李伯穆逼合肥範 [illegible] 爲援乃以合州輸伯穆

送二子于鄴以乙爲質也[illegible]以行上流之事久之不
至東魏亦不得[illegible]遂無計乃西求援於魏[illegible]
[illegible]
多[illegible]
詭役東魏大將軍高澄[illegible]
先是高澄[illegible]將佐請受之陳元康以
爲未可[illegible]
[illegible]
奴欲殺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之京
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屏
左右受禪京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愔季舒走澄元康
以身蔽澄亦被傷是夕卒澄太原公洋聞之洋
深白時[illegible]退朝閉閤[illegible]對妻子或竟日不言及
變起洋聞之神色不動入討羣賊斬而臠之祕不發喪
數以東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將
從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侯景附與與梁太守張嵊[illegible]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嵊[illegible]不聞軍
旅或勸嵊效[illegible]以袁氏世濟忠貞不意

君正一旦降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
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
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
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
怒盡殺之并殺沈浚[illegible]
[illegible]
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詧遁還繹使
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魏泉攻湘州河東王譽迎戰[illegible]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
陽王詧留蔡大寶[illegible]守襄陽帥衆伐江陵
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時[illegible]
州府江[illegible]太守杜崱[illegible]在營中繹與之有舊密邀
之崱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
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illegible]登城拒戰詧聞之遁還
亦延繹出王僧辯于獄代鮑泉攻長沙[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illegible]襄陽岳陽王詧乞師于魏
魏遣開府楊忠帥師救之
詧既與湘東王繹爲讎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請

為附庸。繹使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詧之子）為質于魏。宇文泰欲經略江漢，以楊忠都督三荊（注見前）諸軍，鎮穰城。仲禮帥衆趣襄陽，泰遣忠及僕射長孫儉（儉本名慶明，以字行）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大連字仁靖，大心之弟）。

宋子仙圍錢塘，戴僧遏以縣降，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留異（東陽長山人）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城走，異以其衆降，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于是三吳（吳郡、吳興、會稽是為三吳）盡沒于景。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先是梁廣州刺史元景仲（法僧之子）謀應侯景（景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為主），陳霸先以兵討之，景仲敗死。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吳平侯景之子）鎮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霸先見前）。至是霸先結郡中豪傑，將討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拒之，其妻姪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霸先擊之，路養敗走，摩訶降，霸先遂進頓南康。湘東王繹承制以霸先為交州刺史。繹屢進，俱見前。摩訶字元胤，蘭陵人）。

東魏取梁司州。

先是梁東徐、北青州（梁於下邳置東徐州，又于東海置北青州）皆降于東魏（前後仁縣，今海州贛榆縣），東魏遂取梁青州（青州即南青州）及山陽郡（今淮安府是）。已而又取淮陰（淮陰見前）。至是復取司州，于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庚午（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祖暅之之子）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陵，皓死之。

廣陵人來嶷（字懿山）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襲殺紹先，馳檄遠近，推勔為刺史（勔…）。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城陷，皓被執，景車裂之，遂屠廣陵（元建見前）。

魏師進次石城（石城見前）。梁湘東王繹請和，魏師還。

先是魏楊忠圍梁[illegible]魏馳還救之兵[illegible]
隨竟陵皆降于忠。[illegible]盡入于魏。[illegible]
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illegible]
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湛北。[illegible]
今荊州有建[illegible]水口曰建陽[illegible]繹送子方略為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食草根木葉菱芡之
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俯伏而死，白骨成聚如丘隴焉。

夏四月，梁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湘州將周鐵虎[illegible]
功最多，僧辯委遇甚重。既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

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為
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
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
近。

五月，東魏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善見為中山王。[illegible]
七年而亡。

東魏徐之才、丹楊人，宋景業[illegible]圖讖，因高德政[illegible]
人。勸齊王洋受魏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

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
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illegible]
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illegible]
[illegible]
洋乃發晉陽。
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illegible]
[illegible]東魏主[illegible]今當遜
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獻帝詩，[illegible]六宮
別，從宮皆哭。與[illegible]以故犢車一乘[illegible]門。
百僚拜辭，遂遷于北城。彭城王韶等奉璽紱，禪位于

齊。齊王洋即皇帝位于南郊，封東魏主為中山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后，子殷為太子。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字明）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時梁境唯荊益所部尚完。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
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湘東王繹節度。繹授以信州刺
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魏立蕭詧為梁王，詧朝于魏。

魏人欲令詧[illegible]乃遣使命詧為梁
王。詧遂入朝于[illegible]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illegible]太守

寶及洗氏討破之

梁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北燕主弘之族也（弘北燕王……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是為新會人……羅州刺史……高涼太守……今屬廣東肇慶府……城在今高州府化州）初寶聘高涼洗氏多籌略善用兵部眾皆服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耳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以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賧音……）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寧都郡吳宋改名今為寧都縣江西贛州府）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江州刺史……贛石在今贛州府……南康贛石是也）

秋七月侯景略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迎鄱陽世子嗣（嗣字長……）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將兵逼江州嗣等引兵擁……失援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遂以州降鄱陽世子嗣……盡……王項力屈亦降景以其同姓存之……處……諸郡

齊定律令九等之戶（戶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

齊主初立勵精為治趙道德以……黎陽太守房超……人道不發書皆杖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捶諸請屬之使久之……若受使請屬……以……射……又以六坊之人……六坊之人可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齊昌……今黃州府蘄州是）侯景兵襲之（……）綸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在今武昌府南江夏縣西南江中）綸遣其子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于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出請戰不從綸與子礩自倉門登舟北出……入據郢州繹以其子方諸（方諸字……）為刺史……綸至武昌……時……以……西陽……兄武昌……至稜

踰馬嶺[illegible] 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illegible]
通[illegible]等襲之綸不爲備棄馬亡走于汝南[illegible]
[illegible]城主李素綸故吏也[illegible]
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illegible]
[illegible]
使[illegible]納款於王[illegible]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聞之驚曰將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
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恒農爲橋濟河至建州[illegible]齊主自將出頓東城[illegible]泰聞其
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于
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于齊

梁寧州刺史徐文盛[illegible]敗侯景兵于貝磯[illegible]
水[illegible]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
東下與任約遇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
舉口[illegible]侯景以約守西
陽久不能進自將[illegible]

侯景殺南康王會理[illegible]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所廢建康空虛與柳敬禮[illegible]之子西
鄉侯勸東鄉侯勔[illegible]謀討之[illegible]建安侯賁

[illegible]

立之[illegible]中行世子于邑[illegible]
偉[illegible]偉收合卻舞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侯景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
簡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疏絕得不大[illegible]景惡之
使人殺之封[illegible]爲竟陵王子邕爲隨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illegible]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
之[illegible]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
[illegible]
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柱

一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齊行天保曆
宋景業所造也
[illegible]

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國承制

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文盛及克武昌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以太子大
器爲質留王偉居守于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文盛
擊破之景遁還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恃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蒲酒為樂侯景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諸迎拜鮑泉匿牀下擒以送景景因風便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遂歸江陵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拒侯景于巴陵景攻之不克六月繹使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走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山名在今岳州府城內）以逸待勞無不克矣（按文說發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屯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夏首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在武昌府）

中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先是巴州刺史王珣為景所獲至是景遣珣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反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景眾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眾景乃親帥將士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中疫死傷太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棹直趣巴陵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湘浦在巴陵縣北）景遣任約帥精卒千人據白[illegible]待

之僧祐由他路西上約引兵至赤沙亭（在[illegible]）信州刺史陸法和（不知何許人北齊書本傳）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于百里洲（在荊州府枝江縣東）景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請行既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甚眾擒約送江陵景焚營宵遁約至繹赦之（繹復遣王僧辯引兵東下至漢口攻魯山擒將支化仁攻郢州西面攻之宋子仙等困蹙乞輸城以還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暨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送江陵殺之杜龕杜岸兄子崙江雲合言船多如雲所聚也）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字明允武陵王紀之子）執之

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因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鞫之禍自此起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字元吉豫章安王歡之子）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簡文之女）景甚愛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惡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弑梁主綱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儁王修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已盡醉而寢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封梁主棟為淮陰王鏁于密室景居禁中非故將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十二月齊主洋弑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并其三子。諡曰[illegible]孝[illegible]葬于鄴。[illegible]

齊主殺美陽公元暉業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嘗于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illegible]角[illegible]何故[illegible]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彭城公為[illegible]

[illegible]

突厥土門襲柔然

殺頭兵可汗[illegible]伊利可汗[illegible]

突厥土門襲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勤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illegible]

先是王僧辯[illegible]

[illegible]

陽以侯景軍之兼王[illegible]僧辯督[illegible]軍東[illegible]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illegible]來[illegible]入于[illegible]出[illegible]會僧辯於白茅灣[illegible]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三月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王僧辯等至蕪湖[illegible]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illegible]子鑒帥步騎[illegible]又以鵃舸[illegible]往來如飛[illegible]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illegible]

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作柵[illegible]僧辯進軍招

景帥其師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于西州[illegible]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illegible]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其黨百餘騎東走入吳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帥甲士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問克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矣趙平原侍中趙思賢也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于湘東王且迎都建業不許[illegible]遣建康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并沈于水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初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

[illegible]

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illegible]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等勸紀稱帝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為太子司馬王僧略[illegible]單徐怦固諫不從[illegible]

侯景伏誅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illegible]進擊敗之斬彭儁等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鵾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

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齊得梁傳國璽歸之於齊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思賢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送鄴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賞平侯景之功也

王偉等伏誅

七僧辯送王偉等于江陵偉等于獄中上詩湘東王愛其

才欲有之有言于（…）者因得作檄文話住卜求得少（…）

其有湘東一日之中乃悉誅之（自檄云真則部將（…）江之檄湘東一日（…））

（爲赤縣所歸于火怒討其不於桂陽度欲乃而殺之）

梁以魯悉達（字志述扶風人）爲北江州（梁置（…）即漢見前）刺史

扶風（晉僑置扶風郡（…）今襄陽府（…）今黃州府（…））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

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并濟招集

晉熙（前見）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字遍覽）將兵從

王僧辯討侯景景平因而命之

齊人侵梁圍秦郡（梁置今直隸六合縣是）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遣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辛術（字懷哲（…））諫

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齊郡（…）在今揚州府（…））

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

何得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不從陳霸先命徐度

引兵助守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杜崱救之霸先

亦自歐陽來會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是時（…））

（[illegible]）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

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名聿修（…））沉密謹厚所

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惟術性尚貞明

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

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梁秦梁刺史蕭循（循字世恪（…）封宜豐侯）以州降魏已復歸

梁

初武陵王紀（…）州刺史蕭循

追楊乾運（…）請救于武陵王紀（是時侯景爲逆湘東王（…））

（…）紀遣（…）乾運救之（…）刺史楊乾

運救之至劍北（…）乾運戰敗（…）送長安（…）

諸將（…）圍之久不下（…）行臺左丞柳帶韋（字孝孫河東人）

說曰足下所恃（…）所保者民今險不足固

援不可恃民不附（…）亂（…）欲誰爲

（…）爲忠臣（…）降于是劍北皆入于魏循至長安（…）

（秦得之（…）江陵書之（…）[illegible]）

冬十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于湘州以

叛

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

右琳好勇輕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

江淮群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

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

州琳自疑，及渦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身詣江陵謝。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太舟卿本[illegible]，[illegible]列卿之末。）張載至巴陵撫琳軍。載有寵於王，御下峻刻，荊人疾之如讎。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謹而免之，與諸將引兵襲據湘州。

十一月，梁主繹立，是為元帝。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于湘東王，王遂即位于江陵，是日大赦，不升正殿，公卿陪位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武寧郡在今安陸府荊門州。）

梁以蕭循為湘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

梁主徵王僧辯與蕭循共討陸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噪而進，循坐胡床於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

南北朝

癸酉　梁承聖二年，魏主欽二年，齊天保四年。　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為氏。迥字薄居羅，代人。）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語。）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

迥自散關（見前。）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分兵守之，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迥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荊鎮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遂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救根本。紀與夜閣[illegible]及劉孝勝固言不可[illegible]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illegible]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爲湘州刺史陸納降

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進將軍侯叡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梁主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湖陽人）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絶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圓照等于獄絶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爲益州刺史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迥爲益州刺史（[illegible]）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宗懍（字元懍南陽人）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爲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illegible]）梁主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梁以陸法和爲郢州刺史

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illegible]）

齊納蕭退（[illegible]）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瑱與戰于東關（[illegible]）敗之齊師退（[illegible]）

冬十一月[illegible]柔然于馬邑川（[illegible]）

[illegible]

□歲請降。

先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勇而多智，善用兵，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甲戌　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遂平石樓。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illegible]。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illegible]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內命：一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illegible]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文帝第四子。復姓拓跋氏。

先是，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魏主有怨

[illegible]

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婿為心膂，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是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本梁將，降于魏。密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齊殺其尚書左丞盧斐、李庶。斐字子章，同之子。李庶，諧之子。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收字伯起，子建之子。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illegible]其訴誣罔不實。收啟齊主云：既結怨強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及訴史者二百[illegible]配甲坊，斐、庶亦坐繫獄，死獄中。然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夏四月，魏宇文泰弒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illegible]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啟求入朝[illegible]

梁主徙勃為晉州[illegible]

史以琳部眾強盛又得眾心故使代勃以遠之[illegible]

六月齊[illegible]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先是梁侵齊陳霸先圍廣陵[illegible]超達圍涇州[illegible]侯瑱張彪出石梁[石梁城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與彪等皆還韶至宿預使人說白額白額出迎[illegible]而斬之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將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字薩保泰兄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illegible]

[illegible]謝答仁黃羅漢曰[illegible]不可乃從道行中王

梁使魏[illegible]

[illegible]至石梵州[illegible]

[illegible]

以聽徙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illegible]杜僧明帥吳明徹[illegible]

[illegible]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六十餘里以領軍胡僧祐[illegible]分守城東西[illegible]至柵下梁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illegible]

合梁[illegible]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illegible]

[illegible]為魏人所執梁主[illegible]不可為[illegible]乃殺之[illegible]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眾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眾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illegible]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illegible]

[illegible]

梁主乘白馬素衣出門魏使鐵騎擁之入
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
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
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
小弱者皆殺之【梁人】

魏取襄陽徙詧江陵使稱帝于江陵置兵守之
魏立詧爲梁帝取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
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乙亥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 春正月梁

王詧始稱帝

梁王詧即位改元于江陵
于魏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
字子尚 爲尚書 雅達政事文
辭贍 推誠委之

梁吳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子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 聞江
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
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韶等
之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至建康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 以王僧辯
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 中書令加陳
霸先征西大將軍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爲太子

先是僧辯遣殷中尚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
淵明
接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 散騎常侍裴之橫
淵明又求以梁王爲太子淵明許之曰
契對入即位以方智爲太子
爲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
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使清河王岳救之未至而江陵
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王

何從殺之。齊主遣儀同三司蕭軌等將兵戍之。儀始入石

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城下，儀隨方備禦，瑱等攻

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堅守

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召入，以地還

齊。齊主歸以子梁氏，梁氏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于

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

于齊。

王僧辯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竊歎

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是年四月追諡孝元皇帝）能雪讎恥，其子

何罪而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而王公一旦

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乃密謀襲建

康。會有告齊師至壽春者，僧辯遣人告霸（為備）

分將士，使徐度、侯安都帥水陸俱進。（皆以為將）

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帥眾自北城而入，霸先

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

與子頠帥左右苦戰，力不敵，走就城樓。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

與齊師賦我？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

霸先殺之，以淵明為司徒，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

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

為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霸先遣陳蒨（霸先兄道譚子，即陳文帝）討之。

杜龕，僧辯之婿，不禮于霸先，（龕以僧辯之勢）霸先深

銜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字）

（[illegible]）

先以蒨為[illegible]吳興太守，亦據城拒守，（[illegible]）

（[illegible]）以備霸先，及長城，攻兵疑，蒨入長城（[illegible]）

其將杜泰攻之，蒨不克而還。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

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書諭韋載，降之。

先遣陳蒨、周文育討杜龕於吳興。（字孝恩，吳興人。）攻吳興，龕輕

行，夜至城下，敗績。蒨之（[illegible]）弃吳興，昱入據郡，明年，蒨

克吳興，擒龕殺之。（[illegible]）

（氏[illegible]家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龕等（[illegible]）之既而事出，王氏截髮出家，皆智及弟智皆奔齊。）

梁譙州（今[illegible]）秦郡（今六合縣）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

不克，入于石頭，以叛齊。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就嗣徽，嗣

徽以州入于齊。僧辯弟（[illegible]）與嗣徽、任約將

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字成師，

始興人。）居守，安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者斬。及

夕，嗣徽等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

驍夫破之綸等奔遁石頭霸先營甲遊自義興引兵

載與其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

遣兵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載說霸先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淮南秦淮之南也秦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府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

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以相拒使

都督蕭軌軌北齊晉西軍事行史闕其傳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

諸軍攻嗣徽柵嗣徽將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疾戰燒

柵齊兵大敗爭舟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蒲

口此秦淮之口非江北蒲口也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騎

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

康虛竭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

王莊方等之子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書奔者失在霸先依師不不可罪討齊主乃誅柳達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字仁英齊高祖族弟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

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旣將兵立功有威名而

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云其僭擬齊主齊

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

歸彥鴆岳殺之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柈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送之

魏所封宗室王者爲公

突厥滅柔然鄧叔子奔魏突厥收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

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嚈噠見前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契骨即匈奴之堅昆也亦曰結骨其成一也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

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

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長安東面北城門民見門色青故曰青門

可汗召子地風處

丙子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梁了為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但嗣位改元乃書今依宏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字景先同見前

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

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

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于梁山以備之已而瑱為其下侯平所敗奔齊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為司空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等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

者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獲其將帥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霸先具舟送之淵明疽發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築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引方山進及兒塘霸先與嗣徽等戰于白城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十百齊兵副徽頓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

霸先遣別將襲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轉至元武湖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燃時方饑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以荷葉裹飯婚以鴨肉數臠明日合戰齊師大潰殺獲兵大敗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江乘攝山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將士被擒獲者以千數縛殺相藉死者甚衆得其約士皆捕得殺之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于齊且請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

秋七月梁以陳霸先爲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陳霸先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擊吐谷渾破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獲賀真

之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收木杆從

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注）歎寧爲戍將

遺甚厚（注：明年吐谷渾……刺史……）

自走數日間至泉如其（注）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注）

子覺（注：泰第三子……）嗣

泰北巡度河還至牽屯山（注）病驛召中山公

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

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注）

政事崇尚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爲之及卒諡曰文公（注：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爲太）

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注）

于大司寇于謹謀曰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必不得讓……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誰濟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素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拜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拜於是衆議始定……文泰臨終……同州西魏……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又

戶煩費丁口減于曩時因今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

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爲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黃櫨嶺（注）起長城北至社平戍（注）

一百八十尚自幽州夏口（注）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至恒州（注）築長城凡……于是復自西河

總秦戍（注）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

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

五所（注）

丁丑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周孝閔帝宇文覺元年是歲周代魏凡三國

天下大國三小國一

元王琳擁立梁主……魏恭帝入周凡十三年……

魏宇文覺以周公覺爲相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

王詔奉周公覺即位于周……

周主廟同所自出……

仍用鄭康成義立天子七廟……

鄭康成注……

國□帝□□其有德者別爲□國，不受。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攻南康。今贛州府。陳霸先遣將軍周文育等擊之。勃爲其下所殺。注見前。

勃起兵于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霸先遣周文育帥諸軍進討。頠屯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孝頃據豫章之石頭。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頠及孜、孝頃之間。梁人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頠，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傅泰降。其徒丁法洪攻蕭孜，擒之。孝頃遁走。勃軍聞之，皆潰。

周主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因之遂殺貴，免信官，自爲大冢宰。未幾，復殺信。

周宇文護弒宋公。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爲司空，琳不就，做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則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之也。後四年，琳敗奔齊，陳人始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小名統萬突，泰長子，是爲明帝。

周主覺性剛果，見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屬天官大冢宰。李植、軍司馬屬夏官大司馬。孫恆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周官宮伯屬天官。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恆于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召群公入燕，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綱宇文泰之甥。總統禁兵，護召之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蘭祥其母爲宇文泰姊，字盛樂。逼周主遜位，幽于舊第。召公卿議，廢周主爲略

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殺。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令略陽公與相對，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于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弑略陽公，廢其后元氏爲尼。寧都公至自岐州，即天王位。（後追謚略陽公爲孝閔皇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爲王，遂稱皇帝，（是爲陳武帝。）廢梁主爲江陰王。（梁自武帝代齊，至敬帝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師知，沛國相人。）引將軍沈恪（恪，字子恭，武康人。）勒兵入宮，衞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爲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爲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梁帝廟。詳見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送兌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在漢陽府漢陽縣南，沌水[illegible]）

陽（府南[illegible]）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因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陳以蕭乾（字思惕，齊豫章王嶷之[illegible]）爲建安（[illegible]）太守。

時熊曇朗在南昌，（[illegible]）周迪在臨川，（[illegible]）留異在東陽，（[illegible]）陳寶應在晉安，（[illegible]）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從，即以乾爲建安太守。（[illegible]）

周以令狐整爲豐州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字子堅，安定人，居襄陽。）以州降魏，魏以爲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法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

讒中大夫（後周官名，屬秋官。）令狐整仲鎮豐州，整身撫接人情，甚洽。于是除整刺史。（[illegible]）整遷州于武當，（漢置武當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均州。）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因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十一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字定樂，高歡第三子。）上黨王渙（字敬壽，高歡第七子。）于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疑之。渙殺使者而逃，為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齊主少時嚴懦，與浚皆見世宗，有時涕出，浚責左右何不為二兄拭鼻，由是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敗德，欲乘驛至鄴面諫，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已，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齊主不悅。浚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辭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後齊主如北城，因至地牢，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illegible]齊主愴然，[illegible]將赦之。[illegible]長廣王湛，高歡第九子，後為武成帝。[illegible]）

戊寅　陳永定二年，齊天保九年，周明帝二年。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浦。

[illegible]

師于[illegible]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今曰白水港，在九江府德化縣西。）以魯悉達為鎮北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于齊。（[illegible]）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司馬子如之子。）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遣人請降于周，周遣楊忠、達奚武帥騎士迎之。（[illegible]）

琳納梁永嘉王莊于郢，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啟。

夏四月，陳主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歡第六子，字延安。）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字叔朗北海人以爲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立演于前以刀鐶擬脅求演之過不得乃釋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歔欷不自勝既見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後醉得解

[illegible]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海隅擾亂寶妻冼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年九歲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爲陽春守梁置陽春郡隋改爲

己卯 陳永定三年 周武成元年 齊天保十年 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是月周改都督爲總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德政

齊主之爲魏相也德政爲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德政用事弼又不爲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使斬弼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德政以齊主酣飲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政懼稱疾楊愔言德政因謂齊主曰若用德政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從之德政見詔起齊主大怒殺之[illegible]

五月丙辰朔日食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群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上言時宜其尤切于政要者凡四事[illegible]

以保遏邊圖補從宜與衆共棄心明白然後可以奏其間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謀當積穀勸耕待時行先之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德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境搖動為與釁。

周主賜處士韋夐字敬遠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入見。

夐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夐仰視屋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儁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周主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

周主引與同席，問以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為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蒨築城于南皖即皖口，鎮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寧縣西。及是陳主以疾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子昌字敬業、姪頊始興王道譚子，頊即宣帝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于南皖。侯安都[illegible]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蒨即位謚陳主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司御正中大夫崔猷猷字宣猷，挺之從子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是為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

侍中燕子獻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默，彭城人受遺詔輔政。十月，殂于晉陽後改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 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廢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字德璉，吳人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兵擊敗之，因引兵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

琳兵眾潰乃帥舟師出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拍竿也以拍擊船）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挈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字文洋昂之子）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之遴之子）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毅（字智烈）帥部曲降陳（孫瑒因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師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已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也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演必留守本根楊愔欲使演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駭愕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元之子）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處婁太后于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欲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初與楊愔同心既而中變（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兵五千于西中不關白歸彥由是恨愔）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以東宮舊人）面奏齊主云二王權

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故示之昌儀密啟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鄭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

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齊主所厚叩刀仰視齊主齊主不睨之又屢言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演還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侯安都殺之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在長安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于是陳主遂以昌爲衡陽王昌濟江安都于中流殺之以溺告安都因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字伯武陽武人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元帝以喜爲侍郎沒于長安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于周

夏四月周宇文護進毒弒其君毓弟魯公邕立太祖第四子是爲武帝。

周主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後周置屬冢宰胡三省曰庖人膳部之職也李安寘毒于糖䭔䭔餅也䭔都回反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諡明皇帝廟號世宗葬昭陵邕即位邕初爲世宗所親愛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不肯輒言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是爲孝昭帝。

演以王晞爲司馬嘗謂曰比諸勳貴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晞以彥深言告演遂言于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復啟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殷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即位于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亡追贈名德齊主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曰陛下聰明至公所嫌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疏漏耳澤由是被寵遇齊主事太后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齊主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人射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代人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至是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又遣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糧援斷絕敦恐瑱知之乃于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爲實瑱又增修營壘爲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僞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

不上峽。彼伏兵江岸，使人乘民船，馬亦[illegible]
迎接，馬與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賀若敦以十降者
[illegible] 已而琪奪敦獨孤盛于楊葉洲。盛收
學之。
兵登岸，築城自保。是冬，巴陵降陳，[illegible]
敦拔軍北歸，于是
巴湘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強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年一別一代，（一年一更代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illegible]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illegible]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illegible]置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illegible]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illegible]春正月，周宇文護自[illegible]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illegible]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為鄉導，[illegible]齊主使琳與[illegible]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懼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illegible]揚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illegible]有隙，齊徵琳赴鄴，以[illegible]為揚州刺史。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勳州刺史。

周人以韋孝寬[illegible]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illegible]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illegible]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illegible]丁兵分為八番代役。）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illegible]十二番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殺濟南王。

[illegible]有[illegible]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illegible]齊主乃使歸彥詣鄴徵濟南王至晉陽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王甚方[illegible]元[illegible]

也欲大[illegible]高元海高歸彥[illegible]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敕其立之，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諡孝昭皇帝）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illegible]

十二月，陳立縣賦榷酤法。

[illegible]庶子虞荔[illegible]中丞孔奐[illegible]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壬午　齊太寧二年[illegible]周保定二年[illegible]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為給事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illegible]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先與元海等交構[illegible]

梁人鑄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是為明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偏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諡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陳後主）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烈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撾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諸將各食他縣。

秋九月戊辰朔日食。

癸未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

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疏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鞭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周令諸元從本姓事具前造大律二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縣而縊之絞縊而殺之斬梟懸首示衆也裂車裂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也

三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軹關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述征記太行八陘第一曰軹關陘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以勳掌谷故名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師皆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豆盧代北複姓字永安徒河人正舄周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親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言曰木受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夫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弟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illegible]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群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首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尚書堂于坐收之下詔數其罪明日賜死初高祖嘗論諸將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

各據功伐高祖可[illegible]大而遂謂渾于下而齊于上[illegible]若依那傲旋而[illegible]如其言。會明病死，江州文宣為高翼[illegible]所殺，安都亦[illegible]足以彼誅。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孝瑜，文襄長子。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illegible]賞賜不可勝計，常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illegible]

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illegible]及士開共譖孝瑜，齊主[illegible]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伐齊。

初，周人欲連突厥以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illegible]及王慶[illegible]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背恩。[illegible]木杆慚然良久，乃許為周出師，然後送女。於是周遣楊忠將步騎[illegible]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陽。[illegible]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周大[illegible]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

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鋭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長城，馬死且盡。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一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注見[illegible]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

婦依良人牛受六十畝〔牧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四年〕大率一夫一婦
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
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
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禮記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illegible]〕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
年厭之百年嘗作數敕字收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
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
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
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
自擘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illegible]李氏有天下號曰唐本此〕
昞虎之子也以追錄佐命元功封後昞卒子淵襲爵〔[illegible]〕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于晉陽護
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
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與突厥
再伐齊齊主懼〔[illegible]〕〔[illegible]〕遣其姑歸令人

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
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遂禮送〔[illegible]〕
返周〔[illegible]〕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illegible]〕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伐齊十二月齊人及周戰于洛
周人敗之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
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
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
遲迥〔[illegible]〕將〔[illegible]〕趣洛陽楊摽〔[illegible]〕
〔[illegible]〕出軹關權景宣〔[illegible]〕十一月周人攻
洛陽不克〔[illegible]〕諸將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為
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齊主遣蘭陵王長恭〔[illegible]〕
〔[illegible]〕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召并州刺史段
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和谷〔[illegible]〕
其〔[illegible]〕韶以為〔[illegible]〕
人不〔[illegible]〕宇文護〔[illegible]〕
〔[illegible]〕周人以步兵在山下〔[illegible]〕
〔[illegible]〕周〔[illegible]〕
〔[illegible]〕

憲[illegible]敦與太遂與武士[illegible]在後拒戰[illegible]
[illegible]帝夜收軍急欲待明更戰憲以洛陽軍散
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illegible]
無將略見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以宜陽置宜州〔宜陽[illegible]今河南宜陽縣[illegible]〕

宜陽上洛淪定廢逐周遂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宜州

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御史臺為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見陵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illegible]朝廷肅然。

孛星見齊主湛傳位于太子緯〔緯是為後主〕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illegible]有文無行齊主以為中書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士開[illegible]太史奏云[illegible]之象[illegible]〕
〔[illegible]上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
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后[illegible]
[illegible]公上皇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
[illegible]珽[illegible]以長髮制[illegible]少上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周置今河南[illegible]縣是〕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今河南新安縣[illegible]也〕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illegible]得除名對使者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illegible]

〔其子[illegible]曰吾志平江[illegible]今而不果汝必成[illegible]以舌[illegible]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illegible]出血以誡之[illegible]伯後為隋將[illegible]〕

丙[illegible]〔陳天嘉[illegible]周天和[illegible]年[illegible]〕春正月己卯朔日食〔通鑑[illegible]日食不書朔今[illegible]〕

[illegible]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頊僕射到仲舉〔仲舉字德言[illegible]之子〕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字奉業〕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illegible]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illegible]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殂太子伯宗立[illegible]

陳主疾甚遂殂[illegible]遺詔太子即位[illegible]

知民疾苦，中書舍人……（小字注，不清）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游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丁亥　陳廢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師知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見頊為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頊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小字注〕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小字注〕頊將出，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頊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

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及帝，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不佞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頊。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事未發，仲舉廢歸，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省，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陵暨陽人〕反，附于周。

皎與韓子高俱為世祖所親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襲之。皎使其子玄響為質于梁，梁主上書言狀。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直字豆羅突，泰之子〕將兵助皎。〔小字注〕

九月，梁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以船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奔江陵。〔小字注〕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

儼有寵于上皇及胡后，從司徒領御史中丞。〔小字注〕儼性剛決，嘗言于上皇曰：阿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爲頭郡[illegible]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食。

齊流祖珽于光州（魏置，隋改弋州，今屬光州。）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遙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謗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illegible]）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戊子　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illegible]）爲小宮伯（[illegible]伯之貳。）宇文護欲引以爲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楊堅始見此。）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伯茂，世祖之第二子。）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晉置縣，隋廢，故城在今福州府[illegible]。）侯，置諸別館，使盜殺之。

齊主湛殂。

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療之，比愈，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皇疾發，作驛追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殂。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馬子琮謂曰：自古帝王之崩，皆傳久而不發，恐有後變。士開乃發喪。（上皇[illegible]曰武成，[illegible]其後世[illegible]永平[illegible]之。）

南北朝

己丑　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　齊天統五年　周天和四年

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為宣帝。

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即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illegible] 太尉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

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剪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賜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以賂定遠。定遠貪士開賂，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廢帝號。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

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愈切。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名鳳，以字行。為領軍，陸令萱提婆之母。為女侍中，穆提婆為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韓長鸞亦以侍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由是親狎。阿那肱為尚書令也。[illegible] 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齊主為女侍中，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 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先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險薄，奇略

洗氏以婦人知大義行猶不負
國家乃以太守拒逆
叛人以母功而遂贊其
乃克身之節保其貴
宗

一出人毅然可使其日已言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紇頠之子。頠與父俱定廣州，及頠卒，紇代為刺史，至是凡十二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遂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寅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章昭達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洭，音匡。洭水入溱水之口），……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于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主，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于鄴。

辛卯　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築華谷及長秋，以杜其意。」乃畫地形，具陳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長秋今曰泉……在絳州西北。）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華谷今華谷鎮，龍門故城在稷山縣北），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城，今隰州，隸山西），築南汾城（今吉州）以逼之。孝寬與光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五萬赴之，與周師戰，取建安等四戍而還。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愔族子）固守不下。韶急攻之，

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東南一道耳乃令壯
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數走伏兵擊擒之
遂取汾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無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嘗有疾[illegible]
一士人[illegible]請先嘗之一飲而盡[illegible]
琅邪王儼[illegible]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illegible]
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
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illegible]可出北宮[illegible]儼謂侍
中馮子琮曰士開罪[illegible]子琮心欲廢齊主而
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illegible]
子琮雜他文[illegible]奏之齊主不省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
收士開[illegible]斬之儼黨[illegible]因逼儼帥京畿軍士三千人屯千
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不肯[illegible]陸令萱而殺之因對
曰[illegible]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illegible]
[illegible]令萱聞之[illegible]齊主乃急召斛律光
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
入見齊主[illegible]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
兵與交手即亂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
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illegible]劉引以前請
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
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環築其頭良久乃釋之。[illegible]
[illegible]已而陸令萱說齊主
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
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
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構儼之
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illegible]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
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爲齊主設食齊
主亦不敢嘗
壬辰三年[illegible]建德元年[illegible] 春二月齊以祖珽爲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欲以陸媼爲太后[illegible]故事[illegible]
[illegible]立陸令萱爲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
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由此得左
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誅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

受旨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貪殘
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
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
宮伯（[illegible]）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史（[illegible]）下
大夫王軌（太原人[illegible]）上士宇文孝伯（[illegible]之子）
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行家人禮護至是引護入謁
太后謂曰太后好飲酒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
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illegible]）
[illegible]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右宮伯長孫覽（[illegible]）
[illegible]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事威刑雖肅而無所寬貸齊公憲雖遷
冢宰實奪之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衛公[illegible]既不得
為冢宰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掌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
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illegible]

夏六月齊主殺其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
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
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聞之私賂光從
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
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
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
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
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
謂之南面可汗（[illegible]）
（[illegible]）周韋孝
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
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
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
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
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
可畏也（[illegible]）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
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illegible]）家藏弩甲僮
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
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

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
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剷之迹
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illegible]
籍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槊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以百珽大慚及出人尤其所言太盡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
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
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
五子。自是珽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
要人扶侍出入同御榻論決政事。[illegible]
斛律后為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illegible]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以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illegible]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illegible]乃與祖珽白齊主胡后遂立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漸畏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飾穆夫人置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怒[illegible]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illegible]以穆氏為[illegible]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乃分立爾
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
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
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illegible]
[illegible]
高祖之后
癸巳 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
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帶刀走
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illegible]齊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illegible]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
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眾議以中權
將軍[illegible]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
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
亦無過者衛尉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
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眾伐齊明徹
出秦郡[illegible]都督黃法氍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出歷陽齊遣
軍救歷陽[illegible]又遣[illegible]司馬破胡救
秦州[illegible]

不可以彥深欲門此策[illegible]彥之[illegible]宜陽王叔文宗孫為王[illegible]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衆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小鑿也銑蘇典反鋧胡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琳乃單騎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秦郡北齊郡今江寧府六合縣西[illegible]江歷陽合肥俱見前皆降于陳明徹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illegible]齊昌[illegible]但在今[illegible]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illegible]

五月齊以祖珽爲北徐州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

珽既執政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賄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愬怒釋子沖不問珽由是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illegible]

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illegible]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illegible]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illegible]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illegible]謂曰[illegible]忌王嘗臥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疏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illegible]納妃楊氏[illegible]

妃隨公堅之女也[illegible]

[illegible]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進取齊睢徐州北徐[illegible]下邳[illegible]今徐州[illegible]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琅邪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歔欷

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爲變遣使斬之哭者辭如舊（有一婦以酒肉來哭其屍收其血而去問名氏不答）齊主聞壽陽陷歡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前已語齊昌今復取之）淮陰朐山（注）濟陰（東魏僑置濟陰郡今招州盱眙縣）在濟南徐州（朐山在齊當作齊南徐州見前所以別于京口之）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辭其首陳主許之（瑒乃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與韶慧獨入齊…）

（差其懷于郢齊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趙彥深等以義故爲書以葬之…）

甲午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爲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群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既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衛王直請奔喪… [illegible]）

（太后之子… [illegible]）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 [illegible]）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爲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仁通）

綽刺定州喜爲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又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取蠍置器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未　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謙字… [illegible]）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爲新巧（… [illegible]）繕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illegible]）每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 [illegible]）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

錦被焚之實亦矯飾而桃根表上之罪亦未嚴但于門外焚之以杜將物好者下之稱進使表上不以獻而罷不以誅其四將

德信等並參預機密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illegible]封王其餘閹豎胡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見鬼人巫覡輩也一戲之費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盡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並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戰而定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良闔境嗷然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三鵶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蓋齊分界處置戍于此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發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遣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

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洛口洛水入河之口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北拔二城焚浮橋齊將傅伏自永橋[illegible]夜入中潭城[illegible]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渾

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字正義滎陽人王端等皆有寵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爲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

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前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
廓父名泰(仲通份之孫)不宜爲太子詹事是日范曄卽范
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後遂與太
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每微行遊狎家
陳主怒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
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群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
廷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
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鎭據要衝今往攻之彼必來
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至晉州遣
內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
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嵐州宋省)告急者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
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
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
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爲晉州刺史而還齊
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齊人作地道攻城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妝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聞之
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齊兵陳于
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問阿那肱曰吾兵雖

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在晉州城北高梁水上)齊主
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
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塡塹南引周主
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
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
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上馬而去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洪洞縣今屬平陽)
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
前(往見)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
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
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
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爲柱國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賞各有加隆)
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
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婦人兒女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
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
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
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
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
旦奮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

陽國非將怨惡宜爲百姓深耳終不得衛彼也使從

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諸齊亂制改權文武 [illegible]

[illegible]

丁酉 [illegible]

緯禪位于太子恆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

肱引周師追緯及恆獲之遂滅齊 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

于是太子恆即位生八年矣尊緯爲太上皇帝后

穆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阿那肱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

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

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

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之 紹宗子 獨拒

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

榮 [illegible] 世榮拜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

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之 代人 往追齊主

[illegible]

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

屢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由是淹留自寬周

師至青州阿那肱卯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

與后妃幼主數十騎走青州追及獲之并胡

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爲改葬

子孫隨蔭叙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

在使我安得至此蔭緯至長安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

[illegible]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

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于信都共謀匡

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

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

[illegible]

梁主巋朝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其事（致積之禮……設九儐……）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巡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群者不拘此數（……）東人物並以秀名。

夏五月周主毀齊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長隱五戶（……）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明徹督軍北伐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稱帝于北邊。

先是齊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高寶寧……之心……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于紹義遂稱帝（……）以寶寧為丞相突厥舉兵助之（……）

（……）

戊戌（陳宣帝太建十年周宣政元年）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恂懼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

虔劉軍次圍不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徐行擊刺
領鐵騎數千騖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
良圖也然老夫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
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淸口水勢漸
微舟艦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壓之衆潰明徹被執將
士崩潰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
睺字公布丹陽人全軍得還[illegible]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爲四脚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爲宣帝
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
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
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諡武皇帝廟號高祖太子即位卽
逆宮[illegible]超拜鄭譯爲
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諭即吉衆遊以
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不從
周主忌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
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
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
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

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于智鄭譯等
謀矯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
憲自辨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而
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
擲笏于地遂縊之[illegible]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
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
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illegible]
以[illegible]是以后父持

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群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爲王
官伯盟百官自有要約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
戒
己亥太建十一年周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
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
爲威虐懾服群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
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違失輒

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

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樸，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輒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內宴，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校尉，賜姓烏丸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役，事具前。）因言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從，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於家。）（孝伯字胡三，見前，宗室之孫。）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慚，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周主贇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旒車旗皆倍常制，以將彝珪瓚飲食尊臣。□宮之游，二日爲身，一日不令人有□。天下人有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游戲不輟，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贇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兗司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盱眙縣。馬頭郡宋置，故城在今□□。陽平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南沛郡故城在今鳳陽。秦郡東魏置，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守□州□□□州東魏置□□陽今□州□家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　陳太建十二年　周大象二年

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之姊爲天元帝后，已又改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與天

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彥之。狄道人。）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大皇后。（后各下帳。五使五系各建其。又後改為入日。帷左右坐焉。）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周天元驕淫益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沖。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謩（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突。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後周置西疆郡。治合川。故城在今西寧衛。）郡守。於是乃發喪。（諡宣帝。）周主入居天臺。（所居。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二后並為尼。）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眾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徵。涿人。）置左右。潛令部伍。使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皆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渤海蓚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引為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依。明帝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進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卿以為如何。季才曰。天道精微。難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己。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皆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迥弟子勤為青州總管。迥遣書勸之。迥及所統諸州皆從之。眾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之。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二環金帶遺）

堅子三錫金帶者，天子之服也。[illegible]
州刺史，初欲赴援，後知楊堅[illegible]數十人，値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illegible]間乎？不得已，亦將附堅。[illegible]尉遲[illegible]也，李[illegible]才也。
擒少子，年十[illegible]，亦降。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盛，字立久突。）

先是周畢王賢（字乾陽，世宗子）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楊弘、元胄（魏宗室之後）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剌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而堅又殺陳王純、代王達、滕王逌[illegible]。）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柳莊（字思敬，解人）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實相與其保歲寒。」[illegible]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武陟，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迥隔沁水，（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南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李詢，字孝詢，李穆之兄子。）密啓稱：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受迥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親信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熲請行，堅大喜，遣之。及是熲至軍，爲橋于沁水。迥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帥十三萬陳于城南，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挪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勤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以周占，北史[illegible]兵不書朔。）

十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隋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二大國一小國。）春二月，

周楊堅稱皇帝，周亡。（堅爲隋文帝，不襲封號，[illegible]去之，作隋，以[illegible]故也。本[illegible]）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孝閔帝至此凡五主合二十五年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illegible]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是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門下[illegible]內史[illegible]秘書[illegible]內侍[illegible]五省御史[illegible]都水[illegible]二臺太常等十一寺[illegible]左右衛等十二府[illegible]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illegible]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illegible]

隋修廟社

尊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illegible]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illegible]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一名英第二為晉王俊字阿祇第三為秦王秀第四為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隋主受禪愈憤惋隋主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illegible]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為太子少保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已，居山寺，以諷誦爲娛。[illegible]附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爲丞相，[illegible]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遂歸田里，頻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神爲邢公，以成襄爲尊，兼納占度文術，[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隋放散樂雜戲。

五月，隋主堅弑介公闡。[illegible]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illegible]錢名品甚衆，[illegible]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主[illegible]除名。[illegible]以[illegible]道士[illegible]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illegible]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反族罪，始制死刑二：[illegible]絞、斬。流刑三，[illegible]徒刑五，[illegible]杖刑五，[illegible]笞刑五，[illegible]又制[illegible]官當[illegible]除[illegible]法，[illegible]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illegible]自是法制遂定，[illegible]

隋以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房恭懿爲海州刺史。

初，彥光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illegible]

[illegible]恭懿[illegible]政爲三輔之最，隋主[illegible]何以治民之術[illegible]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爲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逸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亦）稱第二可汗沙鉢略以大邏便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及隋主立突厥待之甚薄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爲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爲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第五子）諂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絕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步騎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爲軍巡斫之伯固亦爲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諡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陵曰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爲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王以爲益州總管因徙封）爲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爲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鎮方面擇遣僚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爲益州長史韶雄嚴偉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以汝兼才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山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爲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瘡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既而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illegible]）

[illegible]

也將出陵祠軍宮見之不懌欲諫阻陳主已醉乃升隋
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詔江總曰吾悔
無疾但欲非我所爲耳欲殺之不果以爲永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從都之今西安府有大興城唐曰京城隋書地理志京兆前通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灃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二丈
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

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
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道元帥衛王爽字師仁 隋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爲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寇武威天水延安
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儒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鬬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入寇武威至是隋主下詔曰
等上讀遠近民庶子育仁代人
者因突厥抗衡俱通突厥以爲輕重爲國安危以爲厚
斂兆庶至忠將士不寧殷思貧而爲賊帥之以懲不爲
虐費省徭役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
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
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

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隴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允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略可汗遇于白道白道川在朔州長城北有
嶺白道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
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
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
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
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前見擊高寶寧突厥不能
救寶寧奔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爲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 上言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

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條史既多資費日廣民少官
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
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爲請隋主從之罷郡爲州
隋滿州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蒲州後周置今蒲州府陝州後周置今河南府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水次十三州
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
長安
隋杞州刺史和千子死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仲文彈之

全主一日二日萬機[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細[illegible]不自爲之[illegible]綜理所司存其[illegible]則之而[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則[illegible]一不[illegible]

子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爲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皆勞於求賢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惟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爲玷厥之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illegible]處羅侯突利設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遣太僕元暉[illegible]詣玷厥賜以狼頭纛[illegible]見前由是諸部果相猜貳

咸懷疑貳及阿波與沙鉢略連兵不已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長孫晟時爲偏將遣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illegible]誠計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襲擊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收其散卒與沙鉢略相攻屢勝之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略部衆[illegible]之竇榮定[illegible]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宇文忻之弟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

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三祖謂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隋更封以爲大義公主。沙鉢略遣使致書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隋主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illegible]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illegible]復省沙鉢略也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以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慚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

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
奴耳沙鉢畧曰得爲大隋天子奴皆虞慶則之力也贈慶
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illegible]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
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閣址在今江寧府故宮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爲之
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
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
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

爲女學士僕射江總既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
書孔範範會稽山陰人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
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艶麗者被
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率皆美諸妃
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巳隋開皇五年陳至德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illegible]尚書長孫平[illegible]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
富爲差儲之當社[illegible]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
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字溫文立
巋孝慈儉約境內安之[illegible]
秋八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illegible]號西突厥沙鉢畧既與
阿波有隙又爲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
將部落度漠南[illegible]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
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爲
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
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
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絶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illegible]
縡先[illegible]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慶
沈客卿共譖縡受[illegible]下獄中
[illegible]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
忠直如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
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
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旬省以死。
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
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
矣。陳主益怒，遂賜死。章華與縡好學能文，以陳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其
日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
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
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
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改靈武郡，後改為府），
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
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
胡寇。

丙午（年十二）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春正月，党項羌（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
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疏遠，
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
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
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
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
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
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復懼誅，謀
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
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
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
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
朕，朕惟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
嵬王訶乃止。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梁亡，凡二國。）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即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略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略死，遺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沙
鉢略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莫何可汗，以
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
波，阿波之眾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
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
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
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阿波事見前年。莫何死見
冬。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琮為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凡三主，合三十三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弘度字摩訶衍博陵人）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巖字義遠中宗子）及弟瓛（瓛字欽文宣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十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注見前）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禳之（初陳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修敬甚恭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內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主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艦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戊申（陳禎明二年　隋開皇八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以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欲劫奪閭閻驅逼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遂行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今為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衛校夜發擊破陳將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艦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憲字德章君正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至二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須遣

江今若出兵爭更廢時日是以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
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
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
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七

隋（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一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名那羅延）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震八世孫元壽爲後魏武川鎮司馬因家焉）父忠（元壽之孫）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國公（事具周紀）妃獨孤氏（[illegible]）周天和中襲爵隨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爲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後主叔寶（陳自高祖受禪至此凡五主三十三年）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施文慶爲大監軍遣樊猛[illegible]師入白下（[illegible]）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散[illegible]所至風靡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illegible]）[illegible]總管杜彥（雲中人）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illegible]人大敗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illegible]以鄭懸軍深入懸軍未至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

典興入援京且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在上元縣東鍾山南）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寧縣南亦曰[illegible]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即景陽井在臺城內一名臙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上元縣東北）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遂就擒（入隋致[illegible]歎不數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虎復與之相詬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五人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illegible]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取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賞之（廣平建康也高熲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為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隋帝留之不遣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易服垂泣再拜受詔文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緣鐵鎖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荊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

鄉正之法本與封建
井田相表裏封建既廢古
法之不宜於今者尚不可行況欲
以行於大鄉乎立百家為
里以長之事已行於
鄉里上下相安不得不
為百里之長者亦

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闡熙人）在蘄口之中在蘄（水人江州司馬）
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起月等字文進披）
（州刺史翁蕭以會稽降等長 吳州刺史蕭巖本）
（安郡之守 字文進字伯通虜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
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
民為害尤甚且資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
上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
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
遂興侯正理（陳宗室）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
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慎伏
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
數日之中得數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梁置南武州今湖南荊州）
（刺史鄔居業 不及 以己為 之）太守皆請兵助之隋刺史
薛胄（字紹元汾陰人）將兵適至與之戰叔慎遣陳正理與樊通拒戰
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洗氏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號
遣柱國韋洸（洸字 孝寬之子）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
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
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
孫魂帥衆迎洸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
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宋康郡 大人 衡州 陽江縣）夫人衡州司
馬任瓌（瓌字 忠之弟）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
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
（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 官寮更以不次拔擢 新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以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
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
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群臣
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
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
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
之進賜（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
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
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
寶據有府庫傾其巢穴弼夕方至北掖門啓關而入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
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 陳宮 不加封邑）尚頗
時弼公然容約顧與熲論平陳事熲曰獨苦戰破賊臣
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之）

微視平陳七策帝弗省自我不求公何所求家寶所在
見等知高熲帝嘗指之親謝通衢問顧日公獨從
也每歲謝恩賜蓋男
羅長寧沈瓘喻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並邪人）
沈瓘（武康人）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
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
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帝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國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帝謂侯莫陳穎曰...）

（謂曰公當大貴當期天下一家願周大長夫富貴于公矣及歸壽春田宅成閒其父最日汝真子氣盡了此矣主是召為上儀同二城任衡忠小字弘獨納肝衛夷公為代所投盡食其肉而令其所及與使盛盡其所有納公之所望弃姚字趙盡叔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
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
毀

秋七月以上柱國封顧不說
八月以右衛大將軍廣平王雄（雄名感了彼子錄討學且）
為司空（作月下令為司空今並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

[illegible]

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
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
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
十二律旋相為宮（一律之中有宮商角徵羽五音皆以宮為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
推演為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合立一調）
（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
謂之應聲（七聲之外更立一聲以為應聲）隋鄭公世子
蘇夔駁譯以黍定律（為黃鍾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

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曉音律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
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
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
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
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
之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及江左樂工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
乃調五音為五夏（肆夏皇夏昭夏等）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堂上之歌）房
內（房內之樂）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樂請商略以
牛弘之奏是作也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
樂請加修輯以備雅樂其後魏周之樂雜有邊裔之
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

[illegible]

恭（字茂世，恭之子）珍定

以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為岷州（西魏置，今臨洮府岷州）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廊廡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也？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　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初，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上幸晉陽，店人上表言高氏強奪民田，於是蘇威奏德林誣罔。上由是銜之。及德林為內史令，嘗以取則父為太尉諮議，取贈父官，上亦銜之。）蘇威欲使關東諸鄉正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本以為不可，然則置即停，朝成暮改，非帝王設法之義。臣今請陛下于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而數其罪，出為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卒於州。懷州，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隋以山陽郡置為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命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帝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有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

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不役其身，取其庸。郎正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府是）高智慧、蘇州（隋以吳郡置，今蘇州府是）沈元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地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人拔木[illegible]兵三十人防之，截[illegible]素大奇之，委授[illegible]）帥舟師自楊子津（今日楊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入擊賊，元懀敗走

逆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

子總管(將指揮言子總管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商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為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汲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隋置今為福建泉州府此云泉州者史臣追敘之詞)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與南海縣俱為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

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州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追贈寶為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暄將兵救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拜羅州刺史)

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刺史。

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瓚字恆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鴆暴死。

壬子 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愷字長仁柔之子)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衆皆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言後生之晚)所屈。」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制。

冬十一月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疏辯高下在心唯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高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常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渡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兵受田計叙爲功以其丁出調減田功所出修名械備後轉 調注見前）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東河南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北七…）

詔楊素監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爲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懼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重簷複廟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有詩云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與突厥都藍可汗（先是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雍虞閭立是爲都藍可汗）頗爲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可汗）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即達頭可汗）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

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
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
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
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
許尚公主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
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
斤舊鎮度斤即都斤山舊沙鉢略所居
甲寅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陽山郡今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
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
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
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旋相爲宮之法由是
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
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鑄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
舞以象功德於是樂成詔行之并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
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常命造樂器其聲雅淡不爲
時人所好竟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泣曰
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寶常貧餓
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八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京官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
書蘇孝慈孝慈扶風人以爲官司出舉興生謂出錢舉息興生謂牟利也煩擾
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
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
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
洛陽敕斥候不得驅逼男女參厠于仗衛之間遇扶老
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
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
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嘗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
上東封書帝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
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亦可笑甚也
劉氏友益曰隋紀三國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則國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
帝曰我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
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
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昉謀爲逆譯爲巫蠱
爲務循我拔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詔修孔子家
乙卯
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
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
夏六月鑿底柱柱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illegible]復其位）

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illegible]之）為荊州總管。

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固辭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荊，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丙辰 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 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南寧本[illegible]，今雲南曲靖府是[illegible]）平之。（[illegible]改寧州，梁以後曰南寧，今雲南[illegible]省[illegible]改作羌[illegible]）

初，梁睿平王謙，[illegible]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翫（[illegible]）烏蠻酋[illegible]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衆略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illegible]）自入渠濫川，（[illegible]）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賂萬歲，[illegible]挫之。已而爨翫復反，[illegible]

[illegible]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熙字長熙，整之子）為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嶺南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能幹，守法為懦弱。又以

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帝嘗[illegible]用法益峻，不復依律[illegible]）

[illegible]

討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情而綽守法俱稱職趙綽字元方河東人尋國官名並省寺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曆

初張賓曆既行劉孝孫廣平人及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渤海蓨人校曆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元所剋妙中孝孫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曆帝不悅又罷之孝孫尋卒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胄元曆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元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曆成頒之

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崔氏弘度女性妒因瓜中進毒俊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久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庶令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我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懼疾甚[illegible]數聲而已俊子[illegible]生[illegible]群臣希旨奏二

子母昔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固違隆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不許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謝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鎮在潭州湘潭縣慶則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京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時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面有貴相言世積將為國主大將軍[illegible]

吐谷渾殺其可汗世伏名[illegible]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劉炫[illegible]

隋紀[illegible]如此

先是高麗王湯卒湯僭位之後聞皇帝平陳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計帝[illegible]子元嗣帝使拜為遼東王至是元帥靺鞨萬餘人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漢王諒王世積並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熲為漢王長史[illegible]使謝罪子是[illegible]今山[illegible]

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陀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陀所爲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陀夫婦皆賜死后爲之請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爲妾身敢請其命陀弟整亦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己未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求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擊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賚優厚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於是朝貢遂絕數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以是突利來都藍欲攻大同城（在今烏喇忒旗故天德軍城西南唐書地理志天德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也）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逼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洛陽人）將兵三千爲前鋒與突厥兵（都藍）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在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熲父客甚親禮之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先是帝令選東宮衞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衞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衞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會熲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熲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既而熲愛妾生男帝聞之極喜后甚不悅帝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爲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得信之帝由是疏熲伐遼之役帝以漢王諒爲元帥委事於熲熲以諒年少諒所言多不用）

不所甚爲之及遷尙書郎幸見爲媚所欲帝聞之亦不下及王世積以推薦之
際有宮禁中事云于頻得之有司奏頻與世積交通得
若弼宇文弼字公輔洛陽人斛律孝卿人柳述等明頻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
言頻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頻之國令隋制王公國有令尉言
頻了其仕謂頻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
遇此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頻於內史省而鞫之有司請斬之帝
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頻天下其謂
我何于是除名爲民頻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愼之頻由是常恐禍變及是歡然無恨色先是頻言于帝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是鷹犬帝使其子宜陽公主嫁冑子及頻獲罪冑等皆坐其事

九月以牛弘爲吏部尙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而所進
用多稱職侍郞高孝基名構以字行渤海人鑒賞機晤清愼絕倫
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輩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
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爲最
冬十月以突厥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朔
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
城在今路代厥內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
主妻之晟奏請徙所部于河以河爲固于夏勝之間夏州唐置在今延綏勝州隋置在今榆林衛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分遣使
御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十二月帝遣楊素史萬歲等分道擊都藍都藍出塞部
藍爲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
晟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四年
月步迦犯塞詔晉王廣等擊之史萬歲出靈武遇
賀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步迦懼而引去萬歲馳
追大破之遂北入
磧數百里而還
庚申 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
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
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麗嘗飾蜀鎧帝

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
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
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
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
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
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
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
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
廣必與蕭妃迎之門來者無貴賤皆厚禮之帝及后
幸其第廣悉屏美姬于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
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
埃帝見之
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
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

東宮恆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于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約素弟）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遂）因求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麽（廣小字）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帝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令段達（武威人）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

段達因嚇威告之九月帝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左衞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乎乃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舞文巧詆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遂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illegible]）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及廢太子萬歲方
與將士在朝堂稱冤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
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
厲帝大怒令左右搚（盧合反摺也）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
共冤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帝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衞率郭
衍（衍字彥文太原介休人）為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帝因改太
子勇于東宮付廣掌之勇屢請見上申冤廣遏之不得
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
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太子卑弱諸王擅
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于彥謙曰主
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

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
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但不見
其大成耳見杜如晦亦加敬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
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房彥謙字孝沖清河繹
幕人。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杲
字子暉杜陵人如晦字克明。
徒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帝弟整之子。）入朝
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
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
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以王頍（頍丘弭反武人。為蕃實解陽改國子為陝州刺史諮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
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以受縲紲固其職也重勞
援卒（沿途護送之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
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前或却不如期）吾
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
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並
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
哉乃擢伽為雍令。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充字德符君正之子）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
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
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

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
寸七分謹案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
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
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
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二月乙卯朔日食。

夏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廢太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帝以學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詔惟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
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劉炫（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上表切諫不聽。
尋改國子為太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 [illegible] 詐佛撰皇隋靈感志 [illegible] 天下貢賜優洽 [illegible] 板文備造以請謝云

以馮盎為漢陽 [漢陽郡今成州大業所改郡唐仍為州今階州成縣是考漢陽郡置于大業此云漢陽者] 史臣追敍之文 太守。

潮成 [潮州隋改東揚州置今為廣東潮州府 成州梁置隋後改封州今肇慶府封川縣是] 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戌 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 [思力人名俟斤突厥大臣之稱] 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illegible]

謚獻皇后 [illegible]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 [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 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 [卜年二千卜世二百] 帝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 [illegible] 然竟從之 [illegible] 也故其誣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 [懷遠鎮 [illegible]]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 [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在益州頗奢侈違犯制度車服擬于天子及太子勇廢秀意甚不平太子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 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 [慶整 [illegible]] 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按獄治之 [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名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 [illegible]] 或與之秀遂成獄 [illegible]

諫送臺，命家治之，或據案坐置奏錢以內宜交通請假。
素于□前語事狀，帝由是銜之。
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鎭。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言：高熲
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
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
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
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
誠也。乃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
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
王耳。太子甚不悅。帝面諭肅而遣之。貝州，後周置，今貴平府。
清河郡是。吳太伯……張衡字建平，河內人。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旣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兄弟諸父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功，位至柱國
刺史，廣營資產，家僮數千，妓妾以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
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上封事
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
素幸遇[謂寵幸知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
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
有虞，必爲禍始。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
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
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
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
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帝乃釋之。
其後帝亦浸疏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
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
也。素由是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今河南府嵩縣是]
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

之

癸亥 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獻策不□。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
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
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
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
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
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
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
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囮[五戈反，鳥媒也]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
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号。唐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畧見于唐書王績傳。績，通之弟也。通鑑所載，多採于中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皆通弟子……或曰……]

突厥[啓民可汗也]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鐵勒別部名]等十
餘部皆叛，降于啓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
置磧口，啓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甲子 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考隋書六十二卷傳巖為蜀王秀長史開皇十三年卒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陳高宗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帥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以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州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

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頌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降以歸殺之

諒有寵于高祖為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諮議參軍王頍（丘委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即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麟符剖王為符作麟形并揚益二總管用之後惟東西兩都留守用之）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言楊素反將誅之遣兩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井陘喬鍾葵出鴈門太谷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署兵曹裴文安為柱國與紀單貴（紀姓單貴名）王聃[illegible]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冪䍦（莫狄䍦作羅即帷婦人著之以蔽反面及身後其製漸短名曰蓋頭）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即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十萬（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聃以城降綦良攻慈州至白馬岸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宿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公理逆戰擊破之進趣黎陽良軍不戰而潰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拒守月餘帝遣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鍾葵悉衆以拒義臣擊破之慈州後周置[illegible]今衛輝府磁州[illegible]史祥字世休寧之子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父崇與突厥戰死高祖以崇死節賜姓楊）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屯據高壁（嶺名在平陽府靈石縣東南）上

有郵信臺，亦名韓信城。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即古太岳，今為中鎮。緣崖谷而進，號出其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孔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阻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代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爭，遂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武功縣西南。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揚旌南邁，則金陵失險；驍騎北指，則單于款塞。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為戮，惜哉。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章仇，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為章仇。太翼字協，河間人，後賜姓盧氏。言于帝曰：陛下木命，按隋書煬帝紀，開皇元年立為晉王，年十三，是年歲在辛丑，是明煬帝乃己丑生，於五行屬火，仍已甚，亦非本命。太翼傳不載其事，未知綱目何據。雍州為破木之衝，雍州西代，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

帝以為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塹龍門，山，注亦見前。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注見前。汲郡，隋置，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也。抵臨清關，在衛輝府新鄉縣東。度河至浚儀、浚儀，今開封府祥符縣。襄城，注見前。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

以洛陽為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為東都。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敘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之，謂已成服除之，從公也。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以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南北跨洛，達南皮谷。

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即莨蕩渠。）引汴水（莨蕩渠南出為汴水。今故道已為黃河所奪。）開邗溝（邗溝見前。）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山名，在今開封府汜水縣東北。水經注：濟水逕板城北，有渚，謂之板城渚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兆長安人。）大破林邑（見前。），還卒于師。

先是群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命劉方為驩州（隋置驩州，今為安南所屬乂安府。）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在林邑城西北，唐時為環王國地。），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顛，以弩射之，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銅柱在林邑南郡西。後漢馬援征林邑，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國都，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引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在洛陽縣西。亦名芳華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斌籀，滕穆王瓚之子。）、衛王集（字文會，衛昭王爽之子。），徙之邊郡。

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綸以父瓚故（事見前。），每不自安。及帝即位，與集皆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漾綵、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艙、黃篾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上八萬餘人（其挽漾綵以上者，謂之殿腳。），九千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䑧、八櫂、艇舸等名。），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

圭百雜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擲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業初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韋雲起（雲起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突厥官名）犯約斬以狥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其衆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莫何可汗處羅侯所虜（事具開[illegible]）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隸東西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大業二年。春正月。新作輿服儀衛

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稠字桂林妥兄子）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注見前）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為瑞。

夏四月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珂螺屬生海中其色白用為勒飾）戴幘（幘[illegible]于奈）服袴褶（袴褶騎服也）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illegible]何之孫蘊忠之孫）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權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無賂者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八月，封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城周十里，穿三百窖，窖皆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與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隋

煬帝

丁卯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啟民可汗來朝。

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啟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廢太子勇之子）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illegible]）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為奴婢。及帝即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述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illegible]

王儼之妃柳氏自殺以從儼。

夏四月，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illegible]

弘若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爲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改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爲五省，增謁者（謁者臺掌受詔勞問出使）司隸（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六月，詔爲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𧦬（𧦬字顧言，時爲秘書監）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爲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隋勝州，今鄂爾多斯地）。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至雁門（隋代州，今山西代州），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隋朔州，今山西朔州），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即定州，今直隸定州）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至榆林，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

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紫河，唐書地理志：……；河在今歸化城西北）。蘇威諫，不聽。（明年七月復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殺太常卿高熲、禮部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推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卒。蘇威以

[illegible]

師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 在古雲內州東南西北人謂今河今雲內燕州唯今與之以處之 幸啟民可汗
帳

車駕發榆林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
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
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為板樓櫓悉
備諸胡驚以為神帝幸啟民帳啟民捧觴上壽跪伏
恭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
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
公主帳賜予甚厚帝還至太原營晉陽宮遂上太行開
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御史大夫張
衡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
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略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
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
之 分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 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
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西傾山名一名強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西南 鄯善伊吾高昌部善俱見前
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
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啖
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
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 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沁水出入與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流合清漳濁漳衛河自今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等府界至天津衛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 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界羊頭山東南流逕岳陽沁水陽城濟源河內武陟縣入黃河 隋時沁水東北流逕今懷慶府界至此始引沁水東北流 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 處羅
之父泥利死向氏又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 泥利婆實皆人名 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
煌聞處羅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 煬帝名
齎詔往諭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責之 日突厥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啟民擁其部落舉國內附天子賜以兵馬資其聲勢 今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哀泣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
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
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 處羅矍
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
馬 每歲東西奔走其間 [illegible] 使入朝帝遣裴矩宣恩 其國 [illegible] 裴矩以珠寶傳五
石 [illegible] 深有 [illegible]

三月倭國入貢

倭國在東海中有五畿七道三島小國數十皆臣屬焉
倭王 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以國號為倭言天兒也 遣使入貢帝書日日出處天
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毋復以
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使朝貢來 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
圍內布鐵菱 [illegible] 施弩床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

轉何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謇之（字公正，解人）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薨，齊王暕（帝次子，字世朏）次當為嗣，帝為之妙選僚屬，以柳謇之為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氏女（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知之不悅。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又違制攜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與妃姊元氏婦通（暕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育，當為皇后）。且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邊，謇之亦坐除名。暕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國，瀕海與占城西南）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屯田，工部屬，掌屯田之職）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齎詔往賜其王。駿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曰僧祇城）。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己巳，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帝兵盛，不敢降，帥眾奔覆袁山（胡三省注：此覆袁之山名也，初志人中山一名覆袁山，在張掖縣西北，按張掖今甘州府山丹縣境）。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置郡縣鎮戍，天下罪

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在今青海西北）。部大將軍張定和（字處謙，萬年人）等追討，皆為所敗，惟衛尉卿劉權（字世略，京兆人）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見前）。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為國人所立，嘉死伯雅嗣）、伊吾吐屯設（突厥處伊吾官名）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谷渾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鄯善（治鄯善城，在今西寧府）、且末（故國在今西寧府西）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古天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帝西巡，先命裴矩說高昌伊吾等國，以厚利使來入朝，于是王者集焉，所置郡縣在塞外者，轉輸多自西京達北，故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在今甘州山丹縣），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一月，以裴蘊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蘊善伺帝意，所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大小之獄皆付蘊，輕重皆由其口）。

[illegible]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從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魚藻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華作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延，醉飽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illegible] 臣等謹按）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者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illegible]）

遣兵攻流求（今日琉球，在東南海中，直福建省），殺其王，虜其眾以歸。

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郎將陳稜（稜字長威，廬江人）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渴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

初，帝幸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涔山上，山有天池，宮據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為榆林太守，已復教督江都宮役。衡聞薛道衡之死，以為枉，元壽奏之。王世充又奏衡謗訕，帝赦之，除名為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性傾巧，善伺帝顏色為阿諛，由是有寵，帝數幸江都）。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一人而已。（弘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

穿江南河。（即今南運河，自杭州過鎮江府入江。）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辛未 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臨朔宮在涿郡，唐書地理志薊縣）[illegible] 徵天下兵會涿郡。

先是帝幸啟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以見帝。帝納裴矩言（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

[illegible]

者親見宵民擧門從化因其恩稚行使入鎭帝從之敕使者諭高麗王元入

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

至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郡幽州

總管元弘嗣洛陽人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

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內

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見前供載衣甲幔幕

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

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

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課役三十餘萬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送[illegible]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illegible]東北邊尤甚斗米值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小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illegible]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鎭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illegible]百姓困窮財力俱竭[illegible]盜鄒平[illegible]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illegible]剽掠[illegible]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又作無向遼東

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illegible]東有豆子䴚[illegible]地[illegible]多匿其中

有劉霸道者家于[illegible]多任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illegible]漳南[illegible]

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illegible]中爲盜鄃[illegible]人張金稱聚衆河曲[illegible]蓨[illegible]人高士達聚衆清河[illegible]自稱東海公[illegible]來則掠擄不入建德閭部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

殺之建德已至河間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illegible]物人爭附之胡三省曰竇建德始此

壬申　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illegible]攻城不克

先是遼[illegible]軍分道擊高麗[illegible]

[illegible]

一百一十三萬人饋運者倍之[illegible]進[illegible]六軍設

發，首尾千餘里。是諸軍皆度遼水，見敗，高麗兵遂

圍遼東。[illegible]

因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illegible]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

大敗於薩水。[illegible]而還。

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六十里，與

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illegible]、辛世雄[illegible]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illegible]

麥者斬。士卒皆於幕中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

高麗軍見隋兵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

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高麗又遣

使詐降，因請旋師。[illegible]述等以糧盡，而平

壤城堅，勢難猝拔，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

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

百人。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劉士龍，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

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illegible]

不勝，乃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illegible]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

謗訕朝政，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

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癸酉 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

賊帥白瑜娑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三月，濟陰[illegible]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後海公為竇建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太原人）諫曰：千鈞之弩

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命民

部尚書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輔代王侗守東都

齊郡即齊州郡治見前丞張須陀閿鄉人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本瀛州大業初改郡今為府屬直隸格謙渤海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屬天津府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唯須陀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縣屬齊郡今屬濟南府須陀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圍之百匝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乘勢擊破之郭方預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陀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槊承之揭以略陳賊眾莫敢近須陀引兵擊之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

夏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賓客蒲山公李密字元邃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專務讀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元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為深交元感時或侮密密曰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叱吒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元感

[illegible]

笑而服焉胡三省曰李密事始此諸將功臣鮮克令終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元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元感于黎陽督運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元縱萬石並從幸遼東元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于涿郡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元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元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時已改州為郡元感仍稱州名不用郡命也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

夫肆虐陷身絕域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元感怒殺之游元字楚客廣平人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船人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何如眾皆踴躍乃勒兵分部署進趨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元感問計於密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歸路既絕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

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緣洛水西入元挺自邙山南入元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胄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聞喜人將兵八千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千餘騎入宮城餘皆歸于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富貴非所顧也今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自効者日以千數元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元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元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元感決戰會元挺中流矢一死元感軍少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元感

先是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攻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實土欲積于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車樓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元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二日乃出兵追躡然不敢逼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癬疥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護兒使其子整奏聞帝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其子[illegible]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

帝發三吳兵征高麗兵多亡命聞元進舉事至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元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殺其黨與三萬餘人

元感欲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而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乃亟欲自尊大元感笑而止元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專任李密密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屈突通等引軍屯河陽李子雄渤海蓨人謂元感曰通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元感然之樊子蓋知其謀數出擊營元感不得往通遂濟河元感分爲兩軍西拒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破元感軍屢敗子雄勸元感直取關中開永豐倉倉在華陰東北渭河水會以號召三輔元感遂引兵而西元感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元感欲西取關中其計若成則難安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旬日可擒乃登城罵之元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今追兵將至不可留元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西行宇文述屈突通衛文昇來護兒等追及之于閿鄉元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

積善所殺之。帝使大理卿鄭善果等……知天下不欲人多，多則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由是殺三萬餘人。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凡受米者皆坑之。元感所善文士……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鄭善果，鄭州榮澤人，字承基。

唐公李淵為弘化本慶州，大業改為郡，今甘肅慶陽府是。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斛斯政與元弘嗣親。使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賄以自晦。綱目書事如此。

吳郡朱燮、晉陵註見晉成帝。管崇兵起。

燮為崑山縣博士，崑山縣本婁縣，今屬蘇州府。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趨之如歸。崇隱居常熟，崇亦起兵。相與奉之。帝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兵揚子，燮遣人襲破之，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緒吐萬，代北複姓。緒，字長緒，鮮卑人。擊劉元進。十二月破之。管崇敗死。緒俱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燮皆敗死。

燮、崇共迎元進為主，據吳郡，稱天子。帝遣吐萬緒、魚俱羅下是。渡江擊破之。元進退保曲阿，相拒，緒與燮、崇等連營百餘里，緒又破之，斬崇。然百姓從亂者益衆，賊敗而復聚，勢益熾。緒以士卒疲弊，請待來春進討。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難驟平，潛遣諸子于洛。帝怒，並俱羅，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討元進，皆敗，元進、燮敗死，餘衆降散。世充以降者約以不殺，盡聞之歸，自嘗盡坑之。凡三萬等人……由是……為盜……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為盜。伏威年十六，勇冠賊中，共推為主。……威轉掠淮南，校尉宋顥討之，伏威引入葦中，因風縱火，顥衆皆燒死。

甲戌 十年，春二月，發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復徵天下兵伐高麗，百道俱進。三月，帝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卑奢城在今奉天。高麗舉兵迎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詔護兒還。

冬十月，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

竟不至，敕將帥殿後追討，竟不果行。[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不可[illegible]其言始驗。殺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illegible]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illegible]帝不齋于次[illegible]大風，一獻而還[illegible]

離石胡劉苗王兵起。離石注見[illegible]

苗王，劉迦論之裔也。起兵旬月，衆至數萬。尋汲郡王德仁亦起兵，據林慮山，衆數萬，後德仁歸王世充。林慮山註見[illegible]

十二月，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讓寇掠盱眙，衆十餘萬，世充嬴兵示弱，賊皆輕之。自因賊無所掠，漸餒，分兵轉掠南方，世充伺其弛備，出擊，大破之，讓遁去。

以張須陁為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擁衆十萬，須陁討降之，威振東夏，故有是命。[illegible]

乙亥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又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啟，帝出則垂閉如故。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後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刀兒為竇建德所殺。

殺郕公李渾，夷其族。渾，穆之子。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及是，有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帝以郕公李渾宗族彊盛，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等屏人私語。宇文述故怨渾。先是，渾[illegible]賦之半，後不與，述大恨之。述遣郎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等雜治，不得狀，述誘敏妻為表，誣渾欲因度遼與御營立敏為天子，持入奏之，遂殺渾、敏及其宗族，敏妻亦鴆死。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淵擊賊帥毋端兒破之又擊絳賊敬盤陀等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啓民子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突厥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爲始畢可汗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請拜其弟叱吉設爲南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有智計矩誘殺之始畢由是不朝至是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引騎急攻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帝第三子而泣目盡腫乃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又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由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世民時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卒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絶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太宗事始此帝遣間使求救于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

帝至東都顧矚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元感殺人尚少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illegible]默者[illegible]乃更議攻高麗[illegible]宜[illegible]等[illegible]六品選降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

十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元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更造數千艘制度更大于舊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漢縣今揚州府泰州也

子通先依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與杜伏威合已而反襲伏威伏威敗而復振子通奔海陵有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爲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轉掠荊沔以南

丙子十二年楚王林士弘太平元年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三月宴羣臣于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illegible]陵宮于郡東南周十二里[illegible]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毗陵注見前

夏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是夏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百斛夜出遊山放之

[illegible]

光遠爲庶人。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汜音祀，今屬鄭州。）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以伐高麗事問威，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行，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illegible]老兵也。）多姦，以賊脅我。"蘊知帝意，遣人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

驗獄成，詔除名爲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江都宮成，還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朝臣無敢諫。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illegible]）即日杖殺之。遂行，命越王侗留總留後事。（[illegible]）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

又斬之。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于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爲太僕少卿，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爲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

楊玄感之敗，李密爲使者所獲，既而亡命，（[illegible]）往依郝孝德及王薄，皆不之禮。密困乏[illegible]，（[illegible]）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

去。韋城（[illegible]）翟讓爲東都（[illegible]）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破械出之。讓遂亡命于瓦崗（[illegible]），爲群盜，同郡單雄信（[illegible]）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illegible]）徐世勣（[illegible]）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于公與勣皆爲鄉里，不宜侵掠。滎陽、梁郡，（[illegible]）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從之，往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既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

天下之誠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益尊嚴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說以取天下讓遜謝不敢當

初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illegible]

而讓見密爲豪桀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須陁戰死

讓素畏須陁聞其至欲避去密止之分千餘人伏林間[illegible]讓與戰不利須陁逐之伏發[illegible]須陁敗死

[illegible]部兵[illegible]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裴仁基[illegible]代領其衆徙鎮虎牢乃命密建牙別統所部[illegible]而密獨西向[illegible]數城大獲資儲[illegible]引兵[illegible]密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士弘擁衆十餘萬自九江本江州大業初改郡今江西九江府南及番禺皆爲所有

以李淵爲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以淵爲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捕淵與甄翟兒遇于雀鼠谷

雀鼠谷在今汾州府介休縣[illegible]淵衆[illegible]

數千賊圍數匝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

饒陽注見前

罷義臣兵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

[illegible]

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illegible]餘人[illegible]與百騎亡去[illegible]行收兵還[illegible]復大振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多有以城降者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楊善會字敬仁華陰人郭絢河東安邑人

史臣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典機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多言少發兵不多往往不克請付有司[illegible]大理卿鄭善果奏[illegible]可亂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

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
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
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餘黨高開道滄州陽信
人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
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字子延京北襄陽人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于涿郡諸賊競來侵掠
留守官不能拒惟藝破賊數多將作亂先微驕其衆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八 隋煬帝

吾輩討賊未有功城中倉庫山積而留守官不肯散施
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還殺郡丞起兵據城見幽
遼即懷遠鎮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梁王梁師都永隆元年秦王薛舉秦興元年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凡八僭春正月光祿大夫
陳稜討杜伏威敗績
先是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
遣稜將宿衛精兵討之往往克捷至是稜討伏威堅壁
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大破
之遂據歷陽自稱總管分徇屬縣所至輒下伏威常選死士五千
寵遇甚厚有攻戰命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
殺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

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
建德為壇于樂壽本漢樂成縣隋更名明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自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
之勝兵二萬人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河間景城人朔方郎將梁師都夏州朔方人各
據郡起兵
武周驍勇任俠太守王仁恭字元實上邽人厚遇之使將親兵
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懼事泄謀亂乃與郡中
豪傑斬仁恭開倉賑貧收兵萬餘人遣使附突厥師都
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八 隋煬帝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即洛口倉在鞏縣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
公略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襲興洛倉密曰洛口倉多積粟若襲取賑貧之百萬之衆一朝可得然
後發號四方引賢豪選驍雄天下不足定也讓曰此英
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乃與密共襲興
洛倉下之開倉令民
所取老弱襁負相屬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二
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
以掩其後密讓大破之威聲益振將東郡人許以密為義成德益烏合易遜
事未應密長服鮮華旗鼓甚盛長恭使牀下不王河陽
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
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戰不利
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死者什五六石子河在
鞏縣東南郎
本北永明之下仙河讓于是推密為主號魏公稱元年

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儀同徐世勣
爲大將軍于是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
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築洛口
城居之遣將略地河南郡縣多陷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
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
報之遺以狼頭纛立爲定楊可汗武周卽皇帝位改元
武周圍雁門郡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流涕哀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略定雕陰隋郡今陝西綏德州是弘化注見前延安本延州天寶初改郡今陝西延安府是諸郡卽皇帝位國號梁始畢亦遺以狼頭纛
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卽河套攻
破鹽川郡本西魏鹽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爲鹽州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卽花馬池營也
流人郭子和蒲城人起兵榆林突厥以爲屋利設突厥官名別部典兵首曰屋利設
子和自稱永樂王尙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
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
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子和後降唐賜姓李氏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金城人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絶倫家貲巨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金城令郝
瑗募兵數千使舉將之以討羣盜舉與其子仁杲及同

黨十三人劫瑗發兵囚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賊帥宗
羅睺羌酋鍾利俗各擁衆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爲齊
王少子仁越爲晉王羅睺爲興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
衆至十三萬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密以孟讓爲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時裴
仁基以虎牢降密密以爲上柱國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
又得秦叔寶及程咬金皆以爲驃騎羅士信趙仁基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程咬金後更名知節東阿人
遣讓與仁基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
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攻偃師
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燃
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分兵爲九營以
備汝陰淮陽見前俱降密密復據回洛倉段達等出兵
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
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詞也君彥珽之子工文辭薛道衡嘗薦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用煬帝卽位尤疾之令君彥恒鬱鬱思亂密得之引爲上客宿城在今兗州府東平州越王侗遣太
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擁衆逼東都城內無
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
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
所言善達何緣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
使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

況衡將為帝所親愛，潛宮闈城其門如市，令人訐衡發訐衡世基以抑其不舉，更務密啟指當為順旨故也未發蓋深而隋政益傲，皆世基所為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于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隋東宮官。千牛，刀名。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字玄眞，蒲州人。晉陽令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陰與計大事。文靜曰：今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乃出私錢數百萬，因寂與淵博戲以輸之，由是益狎，寂因以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等將兵拒之，不利，淵恐并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淵謀稍緩。時建成、元吉猶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討，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

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名闕。劉弘基池陽人。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字信明，文水人。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逃亡者。三侍隋制，左右翊衛府有親侍、勳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滑州胙城

入。人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
布兵塞路。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突
厥數萬眾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
門。突厥不敢進。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威君
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密使翟讓
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而自帥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
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眾。我兵
皆山東人。誰肯西入。諸將皆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
如此則大業隳矣。遂不果。會密為流矢所中。越王侗使

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乃棄回洛奔洛口。巳而密帥眾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皆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
結。淵從之。自為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
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
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
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
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
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等乃請尊
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
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
于時事。不得不爾。既而突厥遣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為市淵只取其半將士請以私錢市
之。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 淵乃遣
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
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為邊患。又胡
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
用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建成世
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民大悅
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

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事見前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
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
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
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眾。淵分為三軍。通謂之義士。裴
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
唐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與弟大
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為為戶
人。張道源名河以字行太原人為戶曹。姜謩為司功參軍。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雍州人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之屬

[illegible]

孫及王長諧(高平)人姜寶誼(天水)人爲左右統軍以世
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
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
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賈胡堡[illegible]代王侑遣
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留守晉陽師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
諭以尊立代王之意。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屯霍邑大
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劉文靜至突厥[illegible]
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
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illegible]
兵[illegible]
要于成陽[illegible]

折顏可以吉力行非歸也不如早[illegible]
爲我賊成衆之道[illegible]
中宗[illegible]議之耳乃復書曰天下未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封[illegible]
入下[illegible]
是[illegible]不絕而久不止淵中亦繼之。劉文靜未返。
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
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
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
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
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彼雖遠利太原豈可近
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
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何以自全建

成亦以爲然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
寢不得入號哭于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
戰則必克退則必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
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
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爾
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
糧亦至淵引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勞者不得與士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段[illegible]
隋羅人[illegible]
武威司馬李軌字處則[illegible]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隋末起兵河西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
必來侵暴郡官庸怯不能禦吾曹豈可束手爲人所虜
不如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
爲然遂共推軌爲主軌乃結豪民及諸胡起兵據河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注見前）

舉稱帝，立其子仁杲為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才略足以辦吾家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涿郡留守薛世雄（字世英，河東汾陰人，徙關中。）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

世雄行至河間，建德士眾懼，皆散逃，詐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帥敢死士二百餘人先行，令餘眾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大霧，咫尺不辨，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前擊之。世雄遁歸涿郡，慚恚而死。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克臨汾（本平陽，大業初更名。今山西平陽府治是。）、絳郡。（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今屬陝西同州府。）

淵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子。）禮而用之。至龍門，（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少馬多，皆將命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濟（注見前）河，指韓城，撫馮翊，然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安。淵悅，以瓌為招討大使，先說韓城，下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乃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若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武陽（本魏州，大業初改郡，今直隸大名府。）郡丞元寶藏以郡降密，密以為魏州總管。（其客魏徵為啟，密喜，召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好讀書，多所通涉。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至是，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人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等擊李密于洛口。

王世充等帥兵赴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于洛口。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illegible]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本同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同州府。）太守蕭造，宜

豐敘賀 降于李淵淵留兵圍河東自引軍西

之子 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字士則琮之兄等受其節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illegible]

[illegible]

紹妻李氏及淵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于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將數百騎兼南山[illegible]李氏[illegible]勢使受世民節度[illegible]

浪反。

依也。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武威人郡丞骨儀本天竺人居長安奉代王侑乘城拒守

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民世民將兵於涇陽[illegible]

略扶風[illegible]有眾六萬南渡渭水城中出戰[illegible]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illegible]

命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進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illegible]

隆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銑梁宣帝曾孫 起兵巴陵[illegible] 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illegible]雷世猛旅帥[illegible]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眾所服羅川令[illegible]蕭銑梁室之後請奉之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召募得數千人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illegible]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閤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illegible]

李[illegible]集[illegible]以私怨殺[illegible]乃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人。

李密誘翟讓殺之

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汝不爲，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乃與房彥藻[illegible]謀，置酒召讓。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左右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曰：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立侍。將與讓觀弓，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弘及王儒信。徐世勣走出，爲門者所斫傷，密遽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密乃大言曰：與君等起義，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群寮，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與也。命扶世勣置帳下，親爲傅創。密欲撫其衆，單騎入其營，慰撫止之，使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illegible]

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illegible]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又以[illegible]爲司錄，專掌選事，竇威[illegible]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十二月，唐王淵追諡其大父爲景王，[illegible]考爲元王，[illegible]夫人竇氏爲穆妃。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

舉遣其子仁杲寇扶風，世民擊破之，舉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世民逆擊，大破之。[illegible]

屈突通降，唐遣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日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被虜，乃留桑顯和鎮潼關，而自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通結陳自固。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曹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illegible]遂[illegible]長安，以爲兵部尚書、蔣國公。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君素，君素相見俱泣下。通勸君素降，君素曰：君爲國大臣，奈何爲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竭而來。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illegible]

子[illegible]

王世充[illegible]敗績

先是王世充與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又戰于石子河世充復大敗至是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世充謀襲倉城密知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偽[illegible]分兵伏[illegible]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伏發[illegible]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illegible]

各造浮橋度洛前後不一密師敗[illegible]

敗密[illegible]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五

隋

恭帝

戊寅大業十四年[illegible]春正月[illegible]

東都以[illegible]公元[illegible]為太尉[illegible]

二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遍歷臺館[illegible]惟恐不足[illegible]

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轉相招引日夜結約虎賁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為夜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illegible]使裴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illegible]武門入[illegible]引兵自元[illegible]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

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于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于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于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弒帝欲迎立之眾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得免又殺虞世基裴蘊來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虞世南字伯施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執之既而捨之善心不拜又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范氏上之人賢也

[illegible]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眾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居別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何面目視息人間吾必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糾合恩舊得數百人期以晨襲化及事泄化及夜發兵圍之孟才沈光等皆死麾下皆鬭死無一人降者及至彭城魏公密引兵據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武康人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杭本吳興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杭州是毗陵丹陽皆下之據十餘郡

[illegible]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正月是封趙公將兵還長安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達見前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

[illegible]

本字景仁，[illegible]爲中書侍郎，專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
郡縣多下之。於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
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illegible]
郡將長吏盜賊[illegible]，業皆遣子弟請降。已而復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illegible]
[illegible]所爲耳[illegible]自加九錫，可乎？必若須錫[illegible]
之運[illegible]天用人[illegible]取之[illegible]日歷代所[illegible]
行何可[illegible]曰先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
必效唐虞之禪也。[illegible]九錫殊禮皆
歸之。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爲
土德，色尚黃。廢帝侑爲酅國公，而追用其宗室，世以家
[illegible]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illegible]才是用[illegible]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
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
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蕭
瑀爲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賞賜服玩，呼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
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

[illegible]

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下敕，而內史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
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
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
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
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諡妃
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大
[illegible]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illegible]五帝[illegible]
[illegible]明堂[illegible]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爲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爲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illegible]
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
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鄉曲所苦者，不可使之親近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爲
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拒宇文化及于黎陽，奉表降隋。

[illegible]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illegible]以爲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于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軍數之曰卿本何奴皂隸世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患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化及以贖罪隋主冊拜密太尉封魏公使平化及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于和解[illegible]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賞賊其志欲何爲文都等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數[illegible]及食盡引兵北趣魏縣密[illegible]今日復見聖明[illegible]人歸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盧楚以世充爲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于隋隋人皆喜世充獨謂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illegible]隋主出文都殺之段達遣人代宿衛然後入

[illegible]

以謝曰文都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疑臣逆狀猜嫌迫于救死不暇聞奏乃披髮爲誓[illegible]隋主以爲誠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illegible]）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爲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此忠臣也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爲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于建德隋舍人宋正本有才學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定都樂壽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墌城（[illegible]）敗績舉因唐兵新敗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疾作而卒仁杲立居折墌城（[illegible]）

多行殺戮衆心猜懼都護哭祭而死 由是衰弱 於時城在今陝西涼州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為涼王 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煬帝之柩粗備儀衛葬之 葬于江都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 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車馬踐踏米厚數寸洛水兩岸十里望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人散孰與成大業哉

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 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於奔命破之必矣密將從之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密輕世充不設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向洛口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勒兵自據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自

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 時徐世勣守黎陽 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曆

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 醉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鬥鬩其衆多亡化及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稱帝于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于舊勳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 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唐復為鄧州今屬南陽府 刺史呂子臧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 元規安陸人 擊朱粲破之子臧言于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俄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

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曰今日宜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遂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一名淺水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戰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間然世民還至長安命斬仁杲于市并其黨數十人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帥東郡附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詔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

世勣舉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竇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斃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唐斬之懷恩引兵入攻蒲坂不下唐主數詰讓之由是怨望與行本通遂謀據蒲坂以坂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illegible]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illegible]數曰我隋臣也斬其使於煬帝

發喪[illegible]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化及曰二子皆劇賊耳

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爲洺州總管其將曾

萬徹[illegible]皆授以官爵[illegible]

郡入[illegible]歸唐之計唐以爲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

大雅[illegible]並居近衛[illegible]

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

所用竟還之。使北突厥[illegible]討斬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illegible]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與賈閏甫偕行[illegible]

[illegible]唐主許之[illegible]

臣以爲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爲副而遣之密既出

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

節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illegible]

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將步騎[illegible]

能[illegible]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

一時俱發[illegible]

度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illegible]李世勣在

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

詔歸其尸世勣與布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

血[illegible]爲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竇建德百官有衆數萬[illegible]

[illegible]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illegible]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illegible]

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

一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

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授雍州司戶唐主

曰要而不清又授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

御史

隋唐

[illegible]

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爲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

署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屬，杜

淹[illegible]

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步軍總管劉孝元

與武都從弟機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爲內應，

武都從之，事洩，世充皆殺之。

淮安[illegible]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

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

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餓，于是諸

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皆應，

粲大敗，奔菊潭[illegible]

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爲顯州

道行臺[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爲本，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損益

歷代之制而定之[illegible]

唐詔宗姓[illegible]

詔通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

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

宇文化及[illegible]諸賊帥王薄[illegible]其守聊城，竇建

德謂其下曰，吾爲隋臣，化及弒逆，不可不討，

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

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

集隋官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

[illegible]

唐以宇文士及爲上儀同，封德彝爲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

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

彝隋朝佞臣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

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illegible]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甚

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

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

與唐兵戰于九曲[illegible]

[illegible]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

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猜忌信讒，非僕托身之

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爲總管，知節

為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羨田留安[illegible]皆降于唐[illegible]

[illegible]

唐以楊恭仁為涼州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葱嶺以東竝

入朝貢

隋鄭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

初王世充既殺元[illegible]人情未附猶事隋主既而漸

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胄

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illegible]

[illegible]

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充令長史韋節

隋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illegible]

[illegible]

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廢隋主為[illegible]

潞國公[illegible]

[illegible]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鄖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封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鄖公然

[illegible]

猶依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

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illegible]

唐進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遣使至涼州說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詔依舊

舉事魏故事軌乃遣鄭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

軌帝未怒乃謀叛唐行化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士只軌等曰吾所能下與貴曰吾家在涼州奕世豪望

為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臣同義不聽則

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涼開說軌以實誠故事軌不

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被執伏誅河西平

[illegible]

長安斬于西市[illegible]唐主以興貴修仁為左右武

侯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illegible]有

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

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

兄世惲曰儒童等謀只正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

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

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

之。詔曰赦。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初析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戎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宜西麟州道為苑游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後武德六年十二軍罷八年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隋事見前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至金山金山見前西至海即今大西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胡三省曰康居之分治柘析城漢時大宛北鄙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吐屯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唐。

八月唐鄰公嘉薨諡曰靖蔡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以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伏威已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歷陽今和州江都今揚州漢江都

定陽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敗齊王元吉奔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榆次縣漢代因之今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吉拒却之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為竇建德所敗奔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西河郡今汾州府介休縣見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至是寂為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逼并州元吉紿其參佐夜攜妻妾棄軍奔還長安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何潘仁見前以為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雀

于太子亦然何敢久留天寒馬東朝平唐主曰知公
直士魏留屬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尚書左僕射如故綱復
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惡疏骨肉太子不悅綱因稱
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爲少保[illegible]

冬定楊州宋金剛取澮州[illegible]唐遣秦王世民擊
之

宋金剛取澮州陷之軍勢甚銳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
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
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

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
民使擊武周

夏子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從獲李世勣遂定
衛州[illegible]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德[illegible]
[illegible]
劉建德怒還入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

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
守黎陽而以其父爲質以魏爲起居舍人遂徙都洺州
[illegible]

唐以夏侯端爲秘書監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至
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降會宋金剛降[illegible]
[illegible]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
忍委去從行五日餓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
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illegible]
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除書以

端爲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
使豈受王世充官邪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
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間路荊棘晝夜兼行得達
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
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王復以爲秘書監[illegible]
[illegible]正月李世
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

事竇氏動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
襲獲嘉（隋改殷州為修武縣置獲嘉縣屬河南衛輝府）今擊新鄉（今縣屬衛輝府）
虜世充將劉黑闥（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世充竊笑其所為至是歸建德署為將軍）
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
二州遂臨徐兗以向河南建德以為然遣其妻兄曹旦
將兵先濟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襲殺之竟得
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世勣欲襲曹旦
曹旦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勣為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
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柏壁城名在絳州西南）與金剛相持
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
令偏裨乘間抄掠（[illegible]永安王孝基等攻夏縣[illegible]世民遣殷開山[illegible]秦叔寶[illegible]大破之[illegible]）
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
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
宜速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至是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
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

劉弘基諫世民曰功業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
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
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
食之引兵趣介休（介休見前）金剛以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布
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陳後金剛大敗遂進攻德溫與介休及永安（見前）降
（[illegible]使將其眾八千[illegible]劉武周聞[illegible]）
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眾莫肯從亦
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
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illegible]）金剛謀走上谷
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illegible]）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君璋曰不用公言[illegible]至于此[illegible]君璋為[illegible]亮[illegible]）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illegible]浮山縣）見白衣老
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illegible]）
（[illegible]）
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
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illegible]）

[illegible]

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 [illegible]

世充以其兄子 [illegible] 鎮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illegible] 還洛陽 [illegible] 州 [illegible] 降于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民 [illegible] 公何以報之 [illegible] 甘降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 [illegible] 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 [illegible] 以為蔚州 [illegible] 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 [illegible]

[illegible] 遂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從之

十二月吳王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

[illegible]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 [illegible] 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群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illegible] 唐武德四年 [illegible] 凡二國 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 [illegible] 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怒敕峽州刺史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得免已而開州 [illegible] 兵侵梁拔荊門鎮 [illegible] 兵侵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孝恭攻取蕭銑

上使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兼攝孝恭長史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

[illegible]

遂殺之將帥離心兵勢卸[illegible]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illegible]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撤圍東都移軍新城，[illegible]竇建德未至，王世充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illegible]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illegible]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illegible]

突厥寇汾陰。[illegible]

突厥頡利可汗[illegible]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恩。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遂寇汾陰。[illegible]

[illegible]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其眾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于成皋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謂[illegible]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illegible]

[illegible]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輔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騎東趣武牢，且數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見，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illegible]進戰敗不利[illegible]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

據其險道[illegible]

建德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退

進退之間唐兵已至于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illegible]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竄匿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illegible]建德將士皆潰去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illegible]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illegible]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等十餘人斬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不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illegible]

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illegible]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illegible]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illegible]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

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
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
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
即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無以見天
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
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
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
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
聚衆襲縣據之俄又陷鄃縣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爲
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起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
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李元通(藍田人)擊之又詔李藝引

兵合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拜
兗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詔太常樂工爲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
並蠲爲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從九品以上爲流內官)勿更追
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
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
褚亮姚思廉李元道(隴西人)蔡允恭(江陵人)薛元敬(收從子)顏
相時(字師古弟)蘇勗(字愼行武功人)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
(趙州人)陸德明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蓋文達(信都人)許敬宗(字延族善心之子)
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
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京兆萬年人)圖
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
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長史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衆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
拔其荊門宜都(二鎮見前)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爲二其出洲北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
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
敗之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
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矣)
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

于岑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

[illegible]

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illegible]

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illegible]

得戶六十餘萬。[illegible]

全城安康人。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曲州人）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illegible]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總管羅藝上高開道之[illegible]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illegible]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illegible]引黑闥復道破之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奮名振[illegible]

唐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漢東王三年正月黑闥自稱存主。

黑闥稱王改元都洺州。[illegible]

世民進軍洺水上以逼之。[illegible]

黑闥使其將[illegible]守洺州自將兵拒[illegible]

六十餘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陷[illegible]大敗。[illegible]

世民[illegible]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illegible]

其隙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illegible]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

守史決堰水大至眾遂潰擒圓朗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大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略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為野人所殺

李子通謂杜伏威入朝欲謀收兵不遂亡走至藍田為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表據有其地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為牧伯者五人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佗乎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

初士弘為蕭銑所逼退保餘干今縣屬江西饒州府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眾遂散

士弘僭號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唐宗室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道元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唐太子建成請行故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

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唐主許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由是各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每侍宴見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因譖曰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無遺類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疏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禁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陝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唐主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于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王珪字叔玠郿人

癸未 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黑闥亡走

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眾皆為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而慰諭遣之則可坐觀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黑闥與數百騎遁去

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太子斬于洺州黑闥隋末初從郝孝德為盜業為高雅賢輩所殺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為左翊衛大將軍後於貞觀元年舉兵反唐出奔突厥為其下所殺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為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掠虜從壯士逆戰滿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和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為淮南道行臺僕射（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陰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明）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為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殺之詭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遂稱帝于丹陽國號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命取水忽變為血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飲而盡之衆皆悅服）明年孝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公祏之反也與洪州總管張善安連[illegible]）

唐置屯田于并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抗之子）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

唐（起高祖武德七年甲申盡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帝十六歷內附武后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

帝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父昞周世封唐公（周代魏虎已卒追封唐公使昞襲）帝生于長安（日角龍庭體有三乳）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為太原留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所封國建號曰唐）遂平群雄而一天下

甲申 武德七年（按是年以前諸國已盡惟梁師都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州內人物品其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元之弟）為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于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悉搜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以萬數又請頒歷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

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領軍親勳翊驍衛武衛威衛各衛皆有左右及左右監門）次東宮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詹事及兩坊（左右春坊）三寺（家令率更僕）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從一品至正四品以上下凡十二階從四品至從九品凡十六階）為文散官驍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從一品至從九品凡三十一階正二品以下皆有上下凡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上柱國十二轉柱國十一轉上護軍十轉護軍九轉上輕車都尉八轉輕車都尉七轉上騎都尉六轉騎都尉五轉驍騎尉四轉飛騎尉三轉雲騎尉二轉武騎尉一轉）為勳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今因均田而又定之）

丁中之民（男女十六以上為中二十一以上為丁）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按舊唐書食貨志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按唐書食貨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

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慶州，即安化郡。唐仍爲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慶州都督

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

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于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沖之子。）杜淹。並流嶲州。（即漢越嶲郡。注見前。）文幹陷寧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曰北地郡。唐仍爲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至其黨皆潰。文幹爲其下所殺。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奈何爲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

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西魏置。隋廢。唐復爲州。後改爲邠州。今屬陝西。）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之於豳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詣虜陳。告之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世民曰。王不須渡。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卻。世民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而進。突厥大驚。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突利本始畢可汗子。名什鉢苾。頡利立。以爲可汗。使居東。）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萬年人。）檢校南寧州（注見前。）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因爲蜀郡司法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洱河見）周歷數千里蠻夷悉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爲舒州（唐以同安郡爲舒州今安慶府）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潞沁（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沁州隋義寧初置今州隸山西[illegible]）韓（[illegible]）三州張瑾與戰太谷（太谷今屬太原府）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注見）而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與突厥盟約彥博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戌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羲農至於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illegible]梁武齊襄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三塗六道皆佛法釋氏以地獄餓鬼畜生爲三塗言爲惡者必墮此也又添阿修羅天神人是爲六道）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釋迦淨飯王太子也）以匹夫而抗天子（[illegible]）蕭瑀不生於空桑（伊尹生於空桑[illegible]）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給其衣食餘悉罷遣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已而復寢是命）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世不[illegible]一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早見及此倘日行一不[illegible]人不爲[illegible][illegible]亂

爲皇太子求寵圖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
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
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問世民疾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
辭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
不可同處京邑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
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
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
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
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

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提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
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
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
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
亦勸世民如元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
遲敬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長孫無忌與
其舅高士廉名儉以字行[illegible]將軍侯君集幽州三水人及尉
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李世勣皆辭世民
由是[illegible]人會突厥入寇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

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恐爾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
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
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
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
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
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
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
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
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
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
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字[illegible]魏州繁水人自

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
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
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
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
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
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
與元吉俱入[illegible]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illegible]
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返世
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
將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
之乃潰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

[illegible]

一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嶲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于眷切，高祖之姪）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

[illegible]

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建成元吉之黨[illegible]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事連東宮及齊王[illegible]李瑗者[illegible]不得相告[illegible]反坐遣[illegible]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illegible]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illegible]不問今復送思行[illegible]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illegible]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晟之女）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欲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illegible]）

帝出御之突厥請盟而還

梁師都所部叛因浸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子

[illegible]

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illegible]）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囚之上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illegible]）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illegible]）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illegible]）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illegible]）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illegible]）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思廉歐陽詢。[illegible]等以

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

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隱王。齊王元吉為海陵剌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海陵剌王號巢剌王。

立子承乾字高明長孫皇后出為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強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王。至是。上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惟皇子及兄弟乃為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逋負官物。[illegible]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

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元素爲侍御史 元素蒲州人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以張蘊古爲大理丞 蘊古洹水人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勿[illegible]而[illegible]見[illegible]于未形[illegible]于無[illegible]箴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爲名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封秦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元吉既誅高祖立爲太子遂傳位焉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太極殿東西門之內也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冑爲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 [illegible]

二月分天下爲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爲之割置州

[illegible]

撫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河東、[illegible]河北、[illegible]山南、[illegible]隴右、[illegible]淮南、[illegible]江南、[illegible]劍南、[illegible]嶺南。[illegible]

二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予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六月僕射封德彝死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及是病死[illegible]

以蕭瑀為左僕射

初瑀與德彝有隙[illegible]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瑀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瑀為左僕射[illegible]

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益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益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益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益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後益入朝，督諸洞獠反，詔益討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魏州頓丘人。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時關中米貴，始分人于洛陽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子翼常州晉陵人。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長安人。為侍御史。

鄃註見前。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

初，突厥既亡，鐵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先與薛延陀雜居[illegible]後與延陀部有[illegible]都播、[illegible]骨利幹、[illegible]僕[illegible]

同羅曰伏骨作拔野古或為拔曳固與同思結新作延陀渾在多濫葛東部亦作僕骨思結故牙訛
部最斛薛處多濫葛奚結同阿跌亦曰契苾在山者住南斛薛其北羅北阿跌河生契苾西北
霫居鮮卑故地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
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
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
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
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
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戊子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
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

有不通無忌自懼請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上
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
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
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
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
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
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穀豐稔天下
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
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叛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曩者
突厥方強擁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
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
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

為夏州師都自起兵至滅凡十二年夏州在見前

六月祖孝孫幽州范陽人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
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旋宮按其七音十二律共成八十四調三十一曲本調謂房中樂音也皆用兩代舊曲十二
和豫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舒和太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皆樂曲之名至是奏之上
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
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
哀思聞者悲泣焉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
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
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

[illegible]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illegible]

[illegible]

義，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上曰：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免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爲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嚮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

[illegible]

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群臣皆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上嘗謂王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自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illegible]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illegible]

上使協律郎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彥博珪至今悔之卿等勿為是不盡言也溫彥博祁縣人王珪唐宗室謀反江王瑗唐宗室謀反廬州人為王君廓所獲

詔擇堪縣令者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于大漠之鬱督軍山下在漠北今外蒙古喀爾喀地考是山唐書以為鬱督軍山後入回紇又謂之烏德鞬山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諸部皆屬焉

己巳三年春正月耕藉東郊

裴寂罷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已而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

當得何罪[illegible]遂遣[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為[illegible]所何[illegible]

後有罪流靜州靜州屬今廣西平樂府昭平縣地將召還會卒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illegible]

夏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

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

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

良暱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糧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晉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閏月蠻酋謝元深東謝蠻也又有南謝蠻酋謝彊[illegible]應州乙丙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取象周書有王會篇以示後從之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附降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懼徙牙于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此古雲中城也注見前唐于恆安鎮置雲州亦曰雲中郡今大同府是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紇干山西南白道南谷口即此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在陰山之北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襲頡

利靖等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走度磧北[illegible]今詔使至彼必自寬若選精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諸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諡曰成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哭之慟
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
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突厥官名蘇尼失啓民之弟部落任城
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
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漢南遂空上御樓受俘
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
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全其部落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強則叛亂若處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亂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故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五百餘人而久居長安者一萬家定襄府拜俟利苾朔方中都督俟利苾朔方順州都督爵治營州南五鄯戌

詔訟不決者聽于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
不服然後聞奏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
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聞爲之罷役魏徵
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祀
後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有司詔敕不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
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
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
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
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
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
皆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
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
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以李大亮爲西北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今哈密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
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
本根四夷猶枝葉擾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
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謂之其
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
蔽上從之未幾伊吾來降以其地置西伊州後改伊州故城在今哈密路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服。

九月以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備，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上覽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先是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致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米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救之。

[illegible]

奏好德病狂，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illegible]蘊古相州人，〕

奏請舍[illegible]少入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在阿意

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曰：今有死罪，雖令即決，

仍三覆奏乃行刑。〔[illegible]〕

九月，帝[illegible]于後苑。

上逐兔于後苑，將軍執失思力〔本突厥酋長〕諫曰：天命陛下

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執失思力脫巾解

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

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至是命羣臣議之。〔[illegible]〕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illegible]〕

先是林邑獻火珠，〔[illegible]〕有司以其表辭不順，

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

〔[illegible]〕各付使者歸。

[illegible]

之

十二月，開党項〔注見[illegible]〕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欲思之詳熟

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

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

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

肉，但未有著令耳。其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

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武德中置〕

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

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illegible]〕

康國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遠服之

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于

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為也。遂不受。〔[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居安思危耳

壬辰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

初羣臣數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邪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illegible]

三月如九成宮 即隋仁壽宮修之更名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太上皇所居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以長樂公主 帝第五女長孫后所生 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 高祖女 帝姑為大長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女為公主 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 因請遣中使賫錢絹賜徵且語 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 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上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殿構材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九月如慶善宮元和志在武功縣南臨渭水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

奏于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宴爭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舞也

七年春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三月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

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謂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臨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小事不復執奏夫事皆不由小以致大其力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隋之暴虐臣群面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忠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岐州人以靈臺候儀後魏所作制度疏略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淳風上言自漢洛下閎作渾儀

其後賈逵張衡皆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為之。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從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盎之子）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木偶戲也列子周穆王時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其始也）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既而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以李靖爲特進

先是靖爲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如不能言既而以疾辭位上曰朕觀自古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于此）

吐蕃（本西羌屬種落散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今西藏地是）遣使入貢（劉友益曰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蕃自隋以來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強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贊有勇略四鄰畏之遣使入貢仍請昏詔遣使者往慰諭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爲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寇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聘鄭氏爲充華（唐制充華九嬪之一）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云女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罪魏徵曰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長歎息者六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嘉之[illegible]德州[illegible]

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先是上皇徙居大安宮[illegible]及是崩于垂拱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向者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萬均等敗吐谷渾于牛心堆在今西寧邊外湟河西水經注牛心川水東北逕牛心堆又東北入湟水又敗諸赤水源在今青海南隋于此置赤水縣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齕冰馬噉雪及伏允于烏海在青海西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次星宿川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星宿川即元史所云星宿海積石山即唐人所云大積石山其詳見前窮其西境薛萬均追及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詔以爲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順久質中國國人不附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既而順竟爲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爲可汗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illegible]若赦之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名重耳涼武昭王之孫及高祖舊神主爲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爲始祖于志寧以爲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上從之。

冬十月葬獻陵。在今西安府三原縣東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漢高祖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宜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爲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復奏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爲漢長陵九丈原陵光武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詔文[illegible]史臣曰[illegible]有天下[illegible]可謂[illegible]以太宗之治[illegible]法

彼後世有以忠節扶持而能承其天命也

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

十年，春二月，以荊王元景（高祖之子）等爲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魏王泰爲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躓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言，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illegible]）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illegible]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illegible]

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皆西域國名）遣使入貢。

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宣州今[illegible]，饒州今[illegible]）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稅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

兼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注見前。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番上謂番上宿衛也。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疏近數，皆一月而更。

[illegibl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丁酉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次子。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上免官後請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不知貴政，不若留守京師數選有族其長而遷之以為常。安州注見前。人補益且宰聖善完之矣。

制釋奠以孔子為先聖。

舊制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至是房玄齡等建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定律令。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餘條刪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蘊古之死也，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事，失出則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詔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illegible]

寺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壽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于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illegible]

夏六月。以荊王元景帝之弟。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選夫中智之人，皆無小惡……

冬十月，以武氏爲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僞，第爲九等。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門地，……以崔民幹爲第一等。……乃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崔民幹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偫，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鷹揚郎將堯君素蒲州刺史。君素事具前。

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三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宮。時以皇孫生，故宴于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于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元□之爲徐州刺史。

元敢好議哲參諮自守畢措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爲布
衣交人問元平于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
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鑑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幾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呼利失可汗[illegible]
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
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
亢通謂之十姓至是咄陸利失失衆心爲其臣[illegible]所
逐走焉耆[illegible]得其[illegible]

陸可汗[illegible]
之中分其地以伊列水[illegible]
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illegible]
利失[illegible]
十二年春正月加房元齡太子少師
元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元齡不敢謁見而歸時
人羨其有讓[illegible]

宋國公王珪卒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illegible]
下殿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
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
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而撫之[illegible]
[illegible]所願也
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
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
家有才行者以充職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世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世封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
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收正
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illegible]正欲留之也則
欒黶之惡已彰[illegible]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寧
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適所以
傷之也命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illegible]停

之。

夏五月，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有十，

謹用條陳，裨萬分 [illegible]

已，列寫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illegible] 疏奏，上深獎歎，報云 [illegible]

秋七月，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illegible]

先是，突厥結社率之弟作亂，伏誅。[illegible] 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衆奮擊斬之。于是言事者多云突厥

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

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故部。[illegible]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 [illegible] 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

郎，參知政事。[illegible] 政事之名始此。

[illegible]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

令入朝，文泰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

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

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陀

可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

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是乃遣君集及薛

萬均將兵擊之。

太史令傅奕卒。

初，上嘗謂奕曰：佛教元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

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

用欺愚俗，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

頗然之。及是年八十五，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

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行于世。[illegible]

十四年庚子春二月，幸國子監。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 [illegible]

皆要集奇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皆遣子弟請入國學……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新羅注見前。

三月，流鬼國杜佑曰在北海之北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重三譯而至，上以其使者余志為騎都尉。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唐西州交河……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

〈卷之五十一　唐太宗〉　十一

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高昌麴氏自嘉至智盛凡九世百三十四年而滅。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常須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東極于海，西

至焉耆，南接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竊盜為有司所劾……君集等……

以劉仁軌為櫟陽丞。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上悅，以是擢仁軌為櫟陽丞。

〈卷之五十一　唐太宗〉　十二

……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時戊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于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乎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秘書監顏師古議其禮，房元

齡裁定之。（事在十一年。）至是，百官復請，故有是命。（明年四月，詔將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諸遂寢。以東封爲亢乃罷。）

辛丑　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宗室女）妻吐蕃。

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贊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贊遂帥眾二十萬，入寇松州，（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上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贊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事在十二年。）至是，弄贊遣其大論（吐蕃國相之稱）祿東贊獻黃金珍寶爲聘。上以祿東贊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博州清平人）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敘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于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孝經云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夭壽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于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義敗禮，莫斯爲甚。術者以爲讙論五姓陰陽，家以五音配姓，而定其方利，如趙姓角音，宜丙向與之類。三刑，如寅刑巳之類；六合，如子與丑合之類。）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使分番，又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爲兵部尚書。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陀于諾真水（在雲中古城西北），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僅以數人。畜凍死者十八九。世勣還軍定襄。（薛延陀既敗，遣使請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曰：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illegible]其故深拒之[illegible]何力不知彼[illegible]誓曾有使者自）

薛延陀來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歸遂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固請徵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上乃詔幸靈州與真珠可汗會真珠大喜欲往[illegible]漠北本無庫廄調斂諸部不集又度磧之水草乏耗死過半矣失期不至乃詔以聘禮不備絕其婚停幸靈州[illegible]上感[illegible]第十三女[illegible]

壬寅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月[illegible]給論于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不得[illegible]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原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illegible]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illegible]居武德殿，魏徵曰[illegible]既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illegible]海陵元吉[illegible]

王號。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所見，可封狀進來。[illegible]

命以不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謙。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卿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illegible]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并沙鉢羅葉護之眾，自恃強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未幾，乙毗咄陸[illegible]所逐[illegible]更立可汗，上遣使立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咄陸奔吐火羅。[illegible]

冬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

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與大臣議
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手弒其
王。立王弟子臧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
兵部尚書也。于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身佩五刀。左
右莫敢仰視。每出行。前導長呼。人皆奔迸。不避坑谷。亳州刺史裴莊奏請伐高
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弒。朕甚哀之。但山東
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已而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爲遼東郡王。
廣州都督党仁弘。馬湖人。有罪。徙欽州。欽州今屬廣東廉州府。
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能
迹。上甚器之。爲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貸之。召五品以上
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

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
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上乃
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
善未賞。惡未誅。三也。于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詔議反逆緣坐律。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
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夷族。宜如刑部之請。
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
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上從之。
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諡文貞。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

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
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辭不受。以
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爲
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
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鄭州滎陽人。爲洛州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出爲洛州。
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
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
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圖功臣于凌煙閣。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公。趙郡王孝恭河間元王。杜如
晦萊成公。魏徵鄭文貞公。房元齡梁公。高士廉申公。尉遲敬德
鄂公。李靖衛公。蕭瑀宋公。段志元褒忠壯公。劉弘基夔公。屈
突通蔣忠公。殷開山鄖節公。柴紹譙襄公。長孫順德邳襄公。張亮
鄖公。侯君集陳公。張公謹郯襄公。程知節盧公。虞世南永興
文懿公。劉政會渝襄公。唐儉莒公。李世勣英公。秦叔寶胡壯公。
等于凌煙閣。人存者書爵不書諡。書諡者其人已卒。
齊州都督齊王祐反。伏誅。
祐性輕躁。昵近小人。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恐
并獲罪。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大怒。
由長史賣我以爲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

城門悉解縱鷹犬獵其左右數十人上遣使按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兵未至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執祐送京師賜死上[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帝第九子即高宗）爲

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躄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illegible]）漢王元昌（高祖子）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比義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illegible]人）使爲中調洋州刺史趙節（慈景之子高祖女長廣公主所生）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尚帝女城陽公主）漢王元昌皆預其謀刻臂爲盟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詔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護兒之子）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

[illegible]

集安儼節等並伏誅庶子張元素等以不諫諍免爲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承乾既廢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涕泗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因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承乾泰）一弟（元昌）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

六月詔侍臣曰我欲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先是侯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謂之曰與公長訣矣今而後）

以太子太保蕭瑀爲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之名始此

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元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爲僚屬

六月己卯朔日食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上謂羣臣曰吾如始弁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行亦支厲

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秋七月貶杜正倫爲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材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房元齡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觀國史以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動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阿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

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代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于是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徙故太子承乾于黔州。順陽王泰(泰由東萊徙封順陽)于均州。(上俱見前)

甲辰十八年。秋七月。以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

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宜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洎上書諫曰。以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作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飛白書體也。蔡邕見鴻門匠人堊帚。遂創造焉。白。一作帛。)

九月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于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親征高麗。

先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郜鼎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而責其使者。悉以屬大理。及是上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

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乃以張亮爲平壤大總管帥兵自萊州泛海趣平壤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帥步騎趣遼東

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

十一月武陽公李大亮卒。諡曰

大亮忠儉恭謹副房元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及是副房元齡守京師卒。初大亮爲李密所獲其帥張弼見而釋之及大亮貴求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識之持弼而泣以家貲遺弼弼不受言于上請以其官讓之上以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大亮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冬太子承乾卒。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

思摩自渡河之後薛延陀數攻之雖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處于勝夏二州之間思摩遂輕騎入朝願留宿衛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乙巳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上自將諸軍發洛陽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戸灑掃至鄴上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於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爲國之要在于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于是遂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于鞍後上

夏四月岑文本卒。諡曰憲 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精神耗竭遇暴疾卒上召許敬宗代之。

五月帝渡遼拔遼東城注見六月攻白巖城在今遼陽州東北降之進攻安市。本漢縣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東北敗其援兵于城下。

先是李世勣濟師濟遼水攻蓋牟城本漢西蓋馬縣後入高句麗今爲蓋平縣屬奉天府拔之以其地爲蓋州已而張亮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注見前拔之城陷世勣遂圍遼東城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道宗將四千騎逆擊敗之

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之以堅士心進至遼東城下上見士卒負土塡塹卻分其尤重者自于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時世勣攻城已二十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以其城爲遼州六月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高麗救兵至身將陣與之戰中其腰貫第將帥罪思社敕高何力丁負之小而遼何力衆益賊未旋而歸莫攻高麗兵自壘縱降而衝上其及還攻之以虜口男女在縱之城伊降上將受之李伊勤曰上而先食虜俘也今與何許將以孤城日之心下馬謝曰將軍取之是城也拔分何降以其叛其身不忍將士爲下行功賞也戰故以庫物賞之也閏軍受其降伏以爲巖州上進攻安市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高惠眞帥高麗靺鞨

耨薩（官名猶都督）延壽、惠真（二人高氏宗族）帥兵十五萬救之。上謂侍臣曰：（延壽若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縱靺鞨掠吾牛馬坐困吾軍上策也拔眾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必成擒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歸無路乃可勝也不從。對盧高麗官名。）延壽引軍直進，上命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將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依山而陳。上以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陳已亂。龍門人薛仁貴（名禮以字行安都六世孫）著白衣，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眾請降，舉國大駭。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遼陽州南），刻石紀功，賜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秋七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死，子多彌可汗拔灼立。

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不敢動。及是卒。初，真珠請分國立其庶長子曳莽、嫡子拔灼，皆為可汗，詔從之。至是，拔灼殺其兄曳莽而自立，自為多彌可汗。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上攻安市城，城中望見旗麾，輒乘陴而譟。上怒，李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盡誅，城中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攻東南城中增陴以拒李世勣攻其西衝車所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士卒分番交戰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厲事君遼師渡遼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踣碑。

凡征高麗，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帝還至營州（注見前），祭戰亡士卒。

上至營州，詔集戰亡士卒骸骨，祭以太牢，上自作文臨哭，從臣皆流涕。聞太子奏迎將至，乃從飛騎馳入臨榆關（注見前），道逢太子。初，上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二月，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為勞，復請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丙午　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即三省所用漢六條也）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帝還京師。

初，上攻安市城，江夏王道宗請以偏師徑趨平壤（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吾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聽。及還，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前語。上悵然曰：當時怱怱，吾不憶也。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聽政于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殺刑部尚書張亮。

人告亮有反謀，上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上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闕，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亮獄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為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食。

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即蓋蘇文）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以歸遣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傲，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薛延陀多彌可汗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回紇諸部擊之，大敗。上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分道並進，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殺之，盡據其地。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兄子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詔遣使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聞咄摩支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磧北之患，乃遣李世勣圖之，上自詣靈州招撫。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兵既度磧，薛延陀拒戰，道宗擊破之，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請入朝。上至浮陽（胡三省注：當作涇陽）

渾陽建見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悅
還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從
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
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
千古勒不丁蕃州 明年以鐵勒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諸酋長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冬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元齡等朋黨不忠但
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之上
以瑀反覆不平詔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武簡文窮
心釋氏社稷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
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宜其貶之斯乎
貶商州刺史 後瑀卒太常議謚曰德尚書議以曰肅上曰謚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可謚貞褊公附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朕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
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見家語詩云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
皆悲

幸房元齡第

元齡昔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元齡翼贊聖功自死
決策進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
以其衰老亦當諷之以禮上然之可召其出與遂良錢塘人
錢塘本古錢江地隋文帝改其名曰錢塘元齡教子弟孔埽門庭曰乘輿
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丁未
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于泰山已而以河北水

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
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
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
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
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是年五月世勣破南蘇城七月進達拔石城乃詐還明年正月復遣薛萬徹從海道入高麗度鴨綠有南蘇木底城因號名今爲寧海縣屬奉天府石城在今蓋平縣東北石城山上

夏四月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
護燕然都護府其後更名瀚海又曰安北遷徙不常初治漠北以李素立爲之統瀚海等六府七州後移治于今歸化城西北境回紇等多鐵勒等
七州府及府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其舉馬牛爲獻
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及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

有助式推誠坐朕見其者則進之不肖者則黜之人下
多從正直陰蔽頭破無代無之底遂作以來正血之士
比有于朝未嘗聊責一人自古曾實中嘗真我獨所以成
暨之加一朕其常為習致朕如文雖此孤有朕所以成
今日乙
功也

五月帝如柳林。

先是上得其國表遣使令使者何由太和而道

是歲學微官于是季之選士昌問辭欲學微官遣上要

其文命于學舍人襄供諸名考功員外郎子昌有文

普羨之其文雖一人文體為昇且加

普羨甚見遣使入貢

曹利幹于錢勸諸停為政事甚長其短日實使天官定

曠宴于閒遊殺日已復出矣

立皇子劭為晉王。

貴主男母楊氏為魏王之妃也有寵于帝及皇后之

嗣也欲立為皇后諫曰陛下方比有過度何以

辰寵自是乃止事以元吉後

冬十一月，突厥可汗遣使入貢。

斑具率突厥何及諸利之敗諸部欲立之時薛延陀方

強事具不敢當部眾歸之時薛延陀可汗具其兵

為其所後欲殺之卑弁逃去走于金山之北自稱可

汗突厥餘眾稍歸之及薛延陀敗卑以從兵家于人

一貝又請入朝遣使從之可其不可

庚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翠微宮以鄭太子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自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

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

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大成近敗者因此

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為詞冀使太子問疾甚度有草書之遺本

結骨之遠古所未通者也其地在伊吾之西焉耆之北

之貴數遣使入朝

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

發之貴失鉢屈阿棧入朝

都督是職國其君長爭入朝見每元日御賞備數百千

人上曰昔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費兵戰空虛今日賊

之以德使絕域之老盡為編戶矣

以如玉華宮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

已巨億計充容之九藏殿上疏其略曰今宮室征

伐之為功之之巨田疆土之之勞之

宮勞之以徐充容

三月故殿后殿氏卒

一詔復其位號諡曰昭儀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夏五月遣右衛將軍王玄策使天竺。

一門大京師九千六百里天竺分東西南北中五天

竺

太宗與淳風謂對華擢之下得不隱自是尊崇武後試以讖記其說且勿令泄風聞有司所疑揆秘記以告且□已在宮中太宗之業則剗誅稱聖而求為子孫計者自為淳風下者未免之言所祖子貞哀哉未然素則其事本不執小下寸以之征與太宗不日所為不暇成非哀為不但之說以讖僞思增疑附會其說耶

擊西天竺觀□別有□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中都城曰茶鎛和羅城別部與單執其王以
歸
初中天竺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王玄策奉使至其國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吐蕃泥婆羅國在吐蕃之西皆遣兵赴之玄策帥之進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君羨武安人封武連縣公出為

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徒梁公房玄齡卒諡文昭
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略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委之鋒刃之下使肝

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見表謂房遺愛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乃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遂卒
秋八月己酉朔日食
冬十月雅邛眉三州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遣使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

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破之執其王布失畢
龜茲王訶黎布失畢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詔阿史那社爾等將兵擊之社爾既破西突厥處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棄城奔龜茲社爾遣兵追斬之進屯磧口龜茲王布失畢將兵逆戰社爾擊破之那利羯獵顛收餘眾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擒布失畢那利等龜茲相那利與其將羯獵顛等

太宗之待世勣本無專任
此[illegible]權詐[illegible]一言
我所不[illegible]

擊那利殺之社爾西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
王弟葉護為王西域震駭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己酉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夏四月帝如翠微宮
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疊州後周置隋廢唐復置故城在今洮州衛邊外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
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
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
而去
衛公李靖卒謚曰景武
靖寢疾上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今狀若此
尋卒贈司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
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
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
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
曰無忌盡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
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
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諸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
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人仕及朝
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剺面割耳流血灑地

六月太子即位是為高宗
太子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
條奏不盡者更封奏仍遣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
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
治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勣避太宗二名諱故稱李勣為開府儀同三
司仍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昭陵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
象列于北司馬門內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于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厲矯拂力于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勣同三省且行先帝之治命也
冬十二月詔濮王泰泰于貞觀二十一年徙封濮王開府置僚屬
高宗皇帝
庚戌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并州祁人思政之孫為皇后
秋九月右驍衛郎將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初太宗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高侃發兵討之至是侃
至阿息山車鼻發諸部兵皆不應遂以數百騎走侃追

獲之送京師獻于廟社及昭陵而赦之置狼山都督府以督軍山統其餘衆于是突厥諸部盡爲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朱白日長武軍舊爲單于都護府定襄郡之處也瀚海都護後移于回紀本部參注見前凡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統之

冬十月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字仁約以字行鄭州陽武人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辛亥二年秋七月西突厥賀魯遂叛可汗據自立爲沙鉢羅可汗寇庭州貞觀中賀魯爲葉護與乙毗射匱可汗不合降唐後爲瑤池都督賀魯遂據之梁建方等討之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奔吐火羅事具前其葉護阿史那賀魯以衆內屬詔以爲瑤池都督處庭州之莫賀城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遂謀破乙毗射匱可汗建牙于千泉即石國千泉見前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弩失畢十姓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至是進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三萬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上謂侍臣曰朕昔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以較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秋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忠後宮劉氏所生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字子邵解人爲中書令爲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爲太子上從之

冬十一月濮王泰卒子欣嗣

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元齡子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等于嶺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與浮屠辯機等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元運伺宮省禨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尚丹陽公主柴令武紹之子尚巴陵公主謀奉荊王元景爲主元景高祖子以舉事至是公主誣遺愛兄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爲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事見前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于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南道宗亦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得罪

匪躬。

甲寅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士彠之女也。）

初，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諸嬪御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帝欲張寵，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追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萬年宮即九成宮，永徽二年更名。）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此萬年宮之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門上橫木）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溺死者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高宗即位，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高宗無畏之意，勢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者，何人之忽不如天意之罪也。

六月，恒州大水。

滹沱溢，漂溺五千餘家。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時當肆赦，帝相因閣所在官司行。）

事亢數辭而多不盡，今長孫無忌對曰：此豈能無私，不于肆情曲法乎？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不能免。上善納之。上嘗出政通問諸人，衣若焉問不能對曰以死爲之恐不漏，上使爲之副。引領宜文以左右惡物，上命誅之，諫之，諫大夫蕭鈞諫曰：文擇情實雖原，然其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眞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今日何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谷那律從獵遇雨，諫諍，上諭從之。

大稔。

洛中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今三百八十萬。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于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在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乙卯 六年夏五月，以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
特置宸妃以處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
止
秋七月貶吏部尚書柳奭爲榮州（唐置今爲四川嘉定府）刺史
奭以皇后舅爲中書令已而后寵寖衰內不自安請
解政事遂罷爲吏部尚書至是武昭儀誣后與其母柳
氏爲厭勝禁不得入宮因并貶奭
以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唐置今廢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于中書舍人王德儉（許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相異議君能建策
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即叩閤表請上悅留之超
拜中書侍郎于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元（東武城人之後）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于昭儀矣
八月始置員外同正官（員外同正自此始）
以裴行儉（字守約仁基子）爲西州（注見前）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
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
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貶右僕射褚遂良爲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都督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
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

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
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
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
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
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
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后請
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後謂
陛下爲何如臣今忤旨罪當死因致笏于殿階叩
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
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
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涕泣極諫上

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
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
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
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
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
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
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
天子欲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
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尋遷桂州（遂良之貶潭州也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

竟非其主上下蔽獲言日月昔微宇宙而陰陽作忠據世
有而其理不亂陛下無成業遂昔臣恐非國家之福作
不辨社稷其見前逆良徒
待無稽者事在與受二年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朕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賜朕事同政君元后可立爲皇后后上表曰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乞加褒賞上以表示之瑗等大懼屢請去不許百官朝后于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于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妾等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淑妃將死罵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願他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武后數見王蕭爲祟如死時狀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二

唐

高宗皇帝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皇后子。爲皇太子

先是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至是上遂廢忠而立弘

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涕拜辭而去 李安仁綱之孫

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夏六月詔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

秋七月貶侍御史王義方義方泗州漣水人爲萊州萊州詳見前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上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斷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初義方將彈奏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九月括州括州今浙江處州府暴風海溢

丁巳二年春正月以蘇定方名烈以字行武邑人爲伊麗伊麗今伊犁在巴爾喀什湖道行軍總管討沙鉢羅

先是，上遣使冊拜西突厥真珠葉護（乙毗咄陸之子）為可汗，至碎葉城（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有碎葉城。西域傳：出安西至焉耆……碎葉川……），為沙鉢羅所拒，遣程知節等討之，不克。至是，乃以蘇定方為總管，督諸軍自北道進討。

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事，請隔日視事，許之。

遣天竺方士歸國。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事見貞觀二十二年）得方士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使四方采藥，藥竟不就，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仍遣歸。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未及行而死。

秋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先是，詔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事見……）至是，許敬宗、李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以為外援。遂貶瑗振州（唐置，今屬瓊州府）刺史，濟台州（今浙江台州府）刺史，遂良愛州（……今安南……）刺史。

詔廢六天（……）為一祭。（……）

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沙鉢羅帥兵十萬拒戰，定方擊敗之。勣殘衆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沙鉢羅脫走石國（注見……），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還給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昆陵（……）、濛池（……）二都護府，以彌射（……）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為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以洛陽宮為東都。

以劉祥道（字……）為黃門侍郎，知選事。

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二千四百有餘，內外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

萬二千餘人，略盡矣。若以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憚于改作，事遂寢。

戊午 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材等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恤篇。由是凶禮遂闕。

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

初，龜茲王布失畢與其相那利互來告難（王之妻與那利通，由是君臣猜貳）。上兩召之，囚那利，遣使送布失畢歸國。龜茲將羯獵顛發衆拒之，詔發兵討誅羯獵顛，乃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高昌但爲西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爲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刺史，李義府爲普州（後周置，宋改普安，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安岳縣）刺史。

李義府兼中書令，有寵于上，諸子孫抱者亦列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于上前。上兩責之（未幾，義府復召爲吏部尚書）。

鄂公尉遲敬德卒（謚忠武）。

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己未 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黔州見）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敬宗與辛茂將（時爲侍中）鞫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六月，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于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

品者猶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地祇從之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七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奭瑗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長孫氏柳氏緣坐[illegible]親屬配嶺南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illegible]

冬十月思結反[illegible]遣蘇定方討降之[illegible]都曼降

庚申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于朝堂婦人于內殿頒賜有差

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

夏六月丙寅朔日食

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

梁王忠年漸長頗不自安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或告其事廢為庶人徙黔州

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在今山東登州[illegible]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illegible]因來戰大敗之百濟王

義慈降定方前後凡滅三國皆生擒其主[illegible]詔以其地置熊津熊津在今朝鮮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發兵圍帶方州帶方州[illegible]刺史劉仁軌擊破之[illegible]又明年九月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仁軌等大破百濟餘衆及倭國兵百濟悉平[illegible]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等征高麗

任雅相等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蘇定方破高麗于浿江[illegible]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乘冰渡[illegible]譟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何力乃還[illegible]

禽先王之序矛頗紛挐于
𩜹沛行檄雞為交搆之漸
而大懲分明所嚴良足以
爭鬬之漸明于此而鬬爭
徙井疆而悉戕其身其
賢之小智耳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府。

凡府八州七十六。

徙潞王賢（字明允，高宗子，章懷太子）為沛王。

沛王賢聞于勃（字子安，王通之孫），徵為修撰。時諸王鬬雞，勃戲為檄周王（郎中）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

斥勃出沛府。

壬戌 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注見前）

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illegible]）聞仁泰等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illegible]）

冬十月，驄海（[illegible]）道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

驄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illegible]，海政矯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絕尋死。十姓無主，附于吐蕃。（[illegible]）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癸亥 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嶲州。（嶲音髓，今西川寧遠府是）

義府旣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上[illegible]，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嶲州，朝野稱慶。（[illegible]長流人不聽還，義府憂憤發病而死）

蓬萊宮成。（故址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于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于其東北，謂之東內，正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名故宮曰西內，諸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

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

皇后此何等事乎苟有不之知者尚不能禁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大[illegible]此又[illegible]

于帳巢國走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諸軍，拔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劉仁軌[illegible])

甲子　麟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後更名旦[illegible])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皇子殷王遙領之。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冬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陝人)。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勝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illegible]

乙丑　二年，夏五月，行麟德曆。

李淳風以戊寅曆推步浸疎，乃增損劉焯皇極曆，更撰麟德曆，行之。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山名，在泰安府西南二里，有壇)，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也)為終獻。

[illegible]奏請用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陣之樂。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衛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至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德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德元，威之從子。張公藝，壽張人。)

丙寅　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玉牒，藏之石䃮(音感，石函也。䃮以金繩，封以金泥)。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贈太師，祭以少牢。

至亳州後周爲亳州今尊老君子仙老爲太上元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已而穀帛踊貴商賈不行罷之

秋七月以劉仁軌爲右相

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事具李義府怨之出爲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爲大司憲即御史大夫異式懼不自安仁軌酬觴

告之曰仁軌若念曩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襄陽人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懷運

初武士彠娶其子元慶元爽前妻相里氏出及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于后母楊氏楊氏深銜之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后長姊賀蘭越石妻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列朝廷后上疏請出惟良等爲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幸于上韓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嫉之會惟良懷運朝覲至京師因獻食后潛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爲蝮氏

冬十二月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字元德代爲莫離支出巡諸城其弟男建男產居守或構之於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男生不敢歸男建遂自爲莫離支發兵以拒男生男生走保別城遣其子獻誠詣闕求救詔以契苾何力爲安撫使龐同善爲行軍總管發兵救之已而同善大破高麗兵男生帥衆與之會是詔仍以李勣爲大總管郝處俊安陸人副之同討高麗何力同善並受處分

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藉田

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夏六月以楊弘武素弟之子戴至德胄兄之子李安期百藥之子趙仁本渭州人並同三品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蓬萊在洛陽頻征伐四夷厩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引隋煬帝爲鑑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厩馬數千匹

秋八月己丑朔日食

戊辰 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李勣拔高麗新城進攻一十六城皆下之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男建報曰謹聞命矣移兵據之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萬頃于嶺南元萬頃河南人已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高麗兵于金山乘勝將攻扶餘城扶餘國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餘四十城皆望風請服及是勣等進攻大行城在朝鮮國城西南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凡收五部百六十七城戶六十九萬十二月李勣將至上命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俘于含元殿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擢其酋長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高麗有秘記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至是九百年李勣年正八十云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 二年春二月以張文瓘李敬元並同三品敬元亳州人

以盧承慶字子餘爲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秋有司奏明堂制度

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葉其門牆階級窗櫺楣柱枅栱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以眾議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不宜遊幸上聞之御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

[illegible]

遲滯違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卽大理少卿。）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聞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行。

九月。大風海溢。（永嘉安固諸縣。永嘉本漢永寧縣地。唐更名。今爲浙江溫州府治。安固本漢章安縣地。[illegible]今爲瑞安縣。屬溫州府。）漂六千餘家。

冬十一月。李勣卒。（諡曰貞武。）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諸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及卒。孫敬業

[illegible]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卽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約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illegible]

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注其擬官。）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卽甲歷。）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負米五斛。行二十步。）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illegible]

而夕陷[illegible]

綱咸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長孫無忌。）卽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武士彠。）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

上皆從之。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

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爲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待封孝恪子。待封先與仁貴並列。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多違之。大非川在青海西今月布爾

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斬獲甚衆。還屯烏海。待封見。待封將輜重徐進。遇吐蕃敗走。仁貴還屯大非川。吐蕃就擊之。唐兵敗死畧盡。與欽陵約和而還。仁貴待封皆免死除名。欽陵吐蕃相祿東贊之子。論欽陵有才畧。欽陵代父專政二十餘年。兵威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

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

加贈武士彠爲太原王。夫人爲妃。

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二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壬申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以鄯州浩亹水南爲安樂州處之。鄯州沙州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又問吐谷渾之滅。仲琮頓首曰。地及吐谷渾非所對。上厚賜而遣之。

秋八月。許敬宗卒。

敬宗先致仕。及是死。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棄其子于荒徼以女嫁蠻酋貪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之博士王福時曰晉司空何曾食日萬錢謚爲繆醜敬宗不逮丁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敬宗嘗奏斥其子以女嫁蠻酋子

冬十一月戊子朔日食。

以邢文偉全椒人爲右史。即起居舍人。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唐官宰官師傳從。

太子率更令許圉師子弘(?)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唐散樂有擲倒伎。次至左奉裕率唐東宮官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命。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癸酉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

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

甲戌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討新羅。新羅以新羅國爲雞林州。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法敏官爵。其弟仁問在京師。立爲王。使歸國。明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新羅遣使謝罪。上赦之。復法敏官爵。仁問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辛卯朔日食。

以武承嗣后兄元爽子。爲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大酺。上御翔鸞閣（[illegible]）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自元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試策；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益加俸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乙亥 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天后祀先蠶。

上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凡千餘卷，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孝孫之子；萬頃，義琰之從子。

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

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勗。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胡三省曰：帝子謚皇帝始此。）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元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訴，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丙子 儀鳳元年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交（綱目作交，今從通鑑改）、黔等都督府注擬。

敕嶺南桂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

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取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以貽親萬里之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等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祫享太廟。禮樂志：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上元三年，有司議：……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

郇王素節，帝之子，蕭淑妃出，……于袁州，所置今為江西。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州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貶鄱陽王，袁州安置。……

二年春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扶餘氏遂亡。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并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秋九月，敬玄與吐蕃戰，敗績。

先是，詔以劉仁軌鎮洮河軍。……仁軌每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玄固辭，上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玄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敗績。劉審禮深入，敬玄按兵不救，審禮遂沒。……敬玄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夜帥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退去。敬玄收餘衆還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

元而不知方略故喪師論蕃亡。無救河湟之敗實由善射穿七札不資勇略之師此已然之明驗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近日敕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人乘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己卯調露元年春正月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京兆萬年人）免

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為忠貞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西域國大月氏別種居達遏水西距長安萬五千里而處）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先是波斯為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病死其子泥洹斯為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字仲翔王后從祖弟）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

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安西四鎮見前）酋長謂曰昔在此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帥讀曰率）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為安西都督府所治城四面）十二門為屈曲出伏之狀（西域胡縱觀莫測方略悉獻珍寶）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犯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皆北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中郎將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命元軌窮其黨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上大善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在今歸化城故豐州地）

撿率職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首來

先是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車行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壍壘已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士卒已安堵不可擾也不從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眾莫不駭歎問其所由知也二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連兵行儉多縱反間伏念溫傅相猜貳伏念遂執溫傅以降行儉許以不死裴炎害其功伏念溫傅皆斬之行儉歎曰渾濬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大方也遂稱疾不出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

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年始八歲國政委論欽陵欽陵為政大臣不可圖也乃止至是大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帝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先是劍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

崇儼為盜所殺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詔鞫之于東宮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

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罷散樂上乃更命置宴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

利貞…先宋太尉淑…以忠…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子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利…又烏足貴乎

月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

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七月太平公主適薛紹

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

得不懼也

士田遊巖京兆三原人。為太子洗馬。

遊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嵩幸其廬，徵為太子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義興人。嘗自作錄。以書讓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懇，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奉聖主調護之寄乎。遊巖不能答。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徙故太子賢于巴州注見前。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名綝以字行丹陽人。從成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甲子朔日食

關中饑上幸東都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字子隆聞喜人。薛元超收之子。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illegible]是也

聞喜公裴行儉卒諡曰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于盈川令，盈川唐置，故城在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嘗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以升，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以郭待舉潁川人。岑長倩文本從子。郭正一定州鼓城人。魏元同字和。並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唐書百官志：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字禮，許州鄢陵人。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元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漢氏得人，皆自州郡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于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秋七月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監察

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殆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沿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以爲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中。蘇良嗣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于平閣侍失其首及明子俊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注見前。死久矣何給我也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是年五月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爲賊衝要今若廢之則濱河之地恐爲賊有非國家之利也乃止。靈州注見前。豐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京兆始平人。

以婁師德爲河源軍經略副使。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在西寧府西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刑部屬。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注見前。作亂討平之。部落稽白鐵余余姓之鐵工因以爲號。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本西魏城中縣隋更名故城在今陝西綏德州清澗縣。稱皇帝置百官進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白鐵余餘黨悉平。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封嵩山已而上疾甚故罷。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祥道子。本名齊賢避更名。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爲中宗。尊天后爲皇太后。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遂崩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越六日太子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

[illegible]

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中宗皇帝

甲申 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弘道元年，以相王徙封，更名。）

帝欲以后父韋元貞（京兆萬年人。）為侍中。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廢帝為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即睿宗。）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豫王子。）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在洛陽宮內，朝之正殿。）

太后御武成殿（在洛陽宮內東北。）皇帝（豫王。）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紫色之淺者。）帳以視朝。

二月，太后殺故太子賢。（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illegible]之）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于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即房陵。）尋又遷于均州。（治武當，見前。）秋七月，溫州（唐置，今屬浙江。）大水，流四千餘家。（括州亦大水，漂二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在乾州西北。）（[illegible]）

太后以尚書左丞馮元常（[illegible]人。）為隴州（[illegible]）刺史。（元常為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深然其言而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之。）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高宗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七廟。（[illegible]）

了武氏二廟，其爲七廟也。綱目因仍通鑑原文，未及詳考本史，致于是年輒書七廟，而目中止設五廟，又設改國目中則詳記所立之七廟，前後似未明晰，今依唐書改正。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悅。尊五代祖爲公，妣爲夫人；高曾祖考爲王，妣皆爲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淮安王神通之子擊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本眉州刺史，坐事貶及弟敬猷盩厔令，免官、唐之奇給事中，貶、駱賓王貶臨海丞、杜求仁詹事司直，貶黟令。正倫之姪、魏思溫御史，被黜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騫氏，閔子騫之後，以字爲氏。味道，衢州金城人。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元慶之子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二王皆高祖子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于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監察御史崔詧鄭人上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申州義陽人爲炎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景先、元範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覽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于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于朝堂杖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潤州今江南鎮江府是。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渡江，陷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下阿溪在今江南揚州府高郵州西北。使敬猷逼淮陰，孝逸軍至臨淮，

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
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
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
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復言于孝
逸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
等首以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胡氏寅曰元忠智謀誠爲可用然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敬業敗則武氏愈安何益于唐室乎）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或譖務挺與炎及敬
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
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先是方翼爲安西都護擊破阿史那車簿及三姓咽麪等西突厥遂平以[illegible]近[illegible]不[illegible]功[illegible]立其[illegible]勒州部）

乙酉　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劉友益曰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三月太后還帝于房州

太后頒垂拱格

夏五月太后制內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于太后太后以爲白馬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于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因度爲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令紹以季父事之）懷義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
執僮僕之禮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
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

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
求禮（許州長社人）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丙戌　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下詔歸政豫王（綱目于武后稱制後中宗睿宗自中宗廢以別今以目從綱中宗稱帝睿宗仍稱豫王）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
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
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與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

（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
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
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
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
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于是周興（長安人）來俊臣（萬年人）之徒效之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
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
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數
千言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
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
人畏之甚于虎狼（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倡禍將息奸源遂使陛）

瑯琊貢誕欲刑有逆沙嫌疑顧相違引莍不窮至有數人受後相逆解情狀其門胃尊陽竟一陛下仁恕文法本之患使森罷推狀意相天下知所間將之末代天造楊元感作亂不旋月而敗大下之弊未十成者不惜事行大至人如麻流血成漢天下虐然始思為亂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心制史臨命陛下之手足求有無心手足而青者不可以不也又曰天下有惜附之生理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而生死則天下亂矣 陳子昂字伯玉州洪人

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過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于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踴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

太后怒流之嶺外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 洺州永年人 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

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怒賜死

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散走磧北 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侍士所獲官物常之書分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而笞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詔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于儋州 儋州今屬廣東瓊州府

孝逸自克徐敬業名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以為施州 後周置今湖北施南府 刺史承嗣又誣孝逸自言名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儺

戊子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

博請為七室減唐六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稱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今先廟宗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甘稱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以洛水為永昌水)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丁亥朔日食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琅邪王沖(越王貞子)越王貞(太宗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后將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乎是元嘉子黃公譔詐為皇帝(中宗)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琅邪王沖募兵得五千人擊武水(縣名五代周廢故城在今東昌府聊城縣)不克還走博州(隋置今東昌府是)為門者所殺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豫州(注見前)未幾敗將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太后捕貞父子屬籍更姓虺氏并欲悉誅韓魯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藍田人)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乃收

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等于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illegible]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元軌子)東莞公融[illegible]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紀王慎(太宗子)獨不與謀亦坐徙巴州道卒[illegible]

[illegible]

太后拜洛受圖

太后拜洛受圖，皇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各依方敘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斵，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

己丑　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武氏祖）亦以配饗。禮畢，御門大赦，頒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傳周忠孝王為太原王，曰吳陵國[illegible]）

夏四月，太后殺汝南王煒（太宗孫）、鄱陽公諲（道王元慶孫）等十三人及天官侍郎鄧元挺。（高宗[illegible]人）

初，諲謀迎帝（中宗）于房陵，以問元挺，元挺許之。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事覺，反不告同謀（[illegible]是冬，太后又殺紀王[illegible]等六人，[illegible]六人[illegible]流嶺南[illegible]元[illegible]子[illegible]九[illegible]）

五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擊突厥。

懷義行至紫河（在今[illegible]），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明年[illegible]命懷義[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illegible]州，[illegible]為吏所獲，[illegible]海內知識，冀以免死。[illegible]

內史張光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元萬頃、[illegible]魏元忠[illegible]死，臨刑，太后使驛騎[illegible]

被之前刑者皆驚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謝，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illegible]

[illegible]

閏月，太后殺宰相魏玄同。

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始終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譖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illegible]，[illegible]見白[illegible]元[illegible]而歎曰：人殺鬼殺，[illegible]乃就死，自餘[illegible]

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業所引就州誅之易從仁孝忠謹將刑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又左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為周興等誣以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曌（照）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潤州人太后從父姊之子）改造十二字（照為曌天為[illegible]）以獻至是行之

改唐宗室屬籍

從周興之請也

唐

中宗皇帝

庚寅 嗣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稱帝改元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文擅清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已 補闕唐官與拾遺俱屬門下省掌）

秋七月太后殺舒王元名（高祖子）于和州以侯思止（醴泉人）王弘義（冀州人）為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杖一判司判司教思止告之）元名廢徙貞遂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神羊也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見後漢書輿服志）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嘗從鄉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illegible]今從通鑑考異）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杜必生

州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蒞官數年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爲閻浮提制頒天下諸寺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穎鄭王元懿子高祖孫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又殺故太子賢二子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義豐王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犍爲王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無光順于大足二年書守義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殺故太子賢二子以實重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明年九歲幽宮中條仍依通鑑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存者亦流竄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傅遊藝衛州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綱目于武氏革命後目仍書太后今以目從綱俱改稱武氏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

……皇帝少子武曰睿……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五世祖……皆爲皇帝妣皆爲皇后以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暨等十二人皆爲郡王以史務滋洛陽人爲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爲武氏革命故首爲內史尊本甚賤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爲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以正月爲歲首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

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爲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皆廢不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因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爲三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武氏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

寫錄刻所殺名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姪刻尤甚酷，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賢之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孫十餘人[illegible]，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士彠兄孫）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人）、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詢之子）。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illegible]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欲長倩子引歐陽通，通不服，詐為款，并殺之。武氏召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illegible]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illegible]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illegible]）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事中、鳳閣舍人，次員外郎、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illegible]

周以郭霸[illegible]為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丞見，命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遂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illegible]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

仁傑承問即死承反擬之
對時望甚情其以爲[illegible]
甘心以從而然後仁傑
之世所以候得謀避亦
善獻長本傳附其後

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柏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執柔從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彥瑋子）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氏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皆貶元忠獻皆貶縣令流行本嗣眞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

客亦須擇人出謁表示忠省大恩款勤斯騁其門氏久

（長壽元年以鳳閣舍人崔融言始開居業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大重武氏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昭德恃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爲鄧注所奏貶南賓尉南賓縣屬大寶中改屬忠州）（今屬廣東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名譔以字行同州朝邑人）于驩州（隋置在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甚衆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

之[illegible]

[illegible]朱敬則子少（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illegible]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敗沒事見前）。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碎葉即焉耆，後更名）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竇氏即元宗母，後追之昭成皇后）為厭咒，武氏殺之，瘞于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龐氏請夜祠禱解，因告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訴冤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泣白有功，有功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擁扇熟寢。武氏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貶孝諶，流之嶺南。季昶，絳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字令璋，思廉孫）之請也。

癸巳 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跪曰：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

[illegible]

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之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武氏聞之，令輿入宮，使醫納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畜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杖殺之。瓊州，唐置，今為廣東瓊州府。）

夏五月，棣州河溢。（棣州，唐置，今山東武定府是。）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午 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突厥退而止。

[illegible]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明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illegible]為文，武氏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鑠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明年二月去越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越二年成，號通天宮，因改元萬歲通天。又鑄銅為九州鼎，神功元年成，[illegible]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illegible]

[illegible]

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乙未　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改臘月，見前。周安平王武攸緒攸緒，武氏兄子。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以茅為茨。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　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上見。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illegible]及歸誠州刺史孫萬榮[illegible]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illegible]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兵至數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illegible]周師大敗。[illegible]於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赦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

直恐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東硤石，敗死，收宜軍與陽不敢進。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安陸人，紹之曾孫。

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都護，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突厥殺之。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論其意者。欽明未幾亦遇害。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魏州貴鄉人。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并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一旦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名元之，陝州硤石人。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數陷囹圄，數挂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本隋遼州，唐更名，今隸山西。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高宗時分萬年、長安中置。尉吉頊河南人。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俊臣先以同州參軍事召為合宮尉。合宮縣，高宗分河南縣置，尋省。使

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兄孫）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趙人李敬元之孫）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成族孫）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兄）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楚客弟）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 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閻知微（[illegible]）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田歸道（長安人，仁會之子）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illegible]又索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請穀種、繒帛、農器、鐵，武氏不許。默啜怒。姚璹、楊再思請給之。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與之，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強。[illegible]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已而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于武氏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由南宮尉召為御史）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時為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眾降于突厥。（武氏[illegible]）

狄仁傑今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誅戮河北百姓從賊者皆給還于求迹延之間以歸業無以武懿力不能處者民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滋蔓又欲移罪於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言此皆脅從請悉原之武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此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所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武氏復召爲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　十五年　周武氏聖曆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大有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武氏言之武氏乃詐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媯州注見前檀州治密雲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婚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illegible]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

官員外郎已而稱徵武氏官曰卿足稱郎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元行沖名澹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兩察上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趙州欒城人）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閻知微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胡三省注先已置監今方備官）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薛稷（字嗣通道衡曾孫）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曆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祭少室山（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字友倩欒城人）禱少室山朝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武氏命武氏厚賞之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及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士彠兄士讓孫太平公主夫）等誓于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illegible]

之深乃强其翰以相則所之論以武氏始終委事於仁傑不能回使國之祚命未墜所謂為臣之道有足知其所不逮[illegible]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諡曰貞。

師德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河溢濟源，濟源今屬河南懷慶府。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人。字延構，思謙子。

嗣立兄承慶字延休。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武氏召使代之。自武氏稱制以來，[illegible]

此[illegible]人下悖舒書之任，此非陛下之意也。欲和氣處通矣。武氏不能用。

久之，正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尉。注見上。

武氏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心腹。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陵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檛其首，檛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其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頊辭日，得召見，涕泣曰：[illegible]

陳一言武氏將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氏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武氏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希仲，吳人。罷。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庚子　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武氏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

引諸武易之爲宗欽博朝謁又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
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
晉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
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近聞柳模等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武氏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令奉宸監無不從書母輿有道人姓韓以令五十兩并狀昭容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周遣將軍李楷固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
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
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

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
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爲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
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洪源谷名在涼州府番禾縣西北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縣名注見前 唐休璟與戰于
洪源谷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軍
事請爲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已而吐蕃遣使請和宴使者于朝使者屢窺休璟武氏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
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
面引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
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
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者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武氏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
柬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
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
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太州今太原府太谷縣于此刺史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
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
爲國非爲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冬十月周復以正爲歲首

周以韋安石萬年人孝寬曾孫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
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博戲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
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氏以其
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壬寅十八年周武氏長安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
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
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寰極亦何異陛下
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
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爲公侯而分土以王諸

孫採立節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疏
奏武氏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乎武氏亦不之罪）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武氏爲之憮然）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暐（博陵安平人）爲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元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暐曰自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爲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今涼州府古浪縣）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故城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唐六典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垛二曰騎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材貌六曰言語七曰負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字廷碩瓌之子）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爲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平鄉今屬直隸順德府）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洗與洒同散解貌）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還武氏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己官授之武氏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延秀爲突厥所拘執事見前）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亭（在東都苑中宿羽宮）太子預焉（鳳閣侍郎崔神慶上疏以今五品以上所佩龜合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之大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

愚謂太子并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敕及五品以上武氏共之。崔神慶，武城人。元子佩龜。唐制，初官有隨身魚符以應召命，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官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佩龜。張鷟曰：唐以鯉魚為符，周武姓元武，龜也，故以魚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既。

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前注見)流張說于嶺南。

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耐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說，洛陽人。)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武氏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邢州南和人。)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濟源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

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恆亦上疏曰：[illegible]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虛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滄州景城人。)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illegible])

周以裴懷古為貴州都督。(懷古，壽安人。)始安(今廣西桂林府，本漢縣，三國吳為郡。)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蠻之荒忽無常者也。)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

文武才以爲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甲辰　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顯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爲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秋八月周以楊再思爲內史。

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周以韋安石爲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唐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武氏詔姚元崇以字行。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但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以岑羲字伯華文本孫。爲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長倩被誅事見前。爲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命璟安撫隴蜀璟不肯行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先是璟方奏退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可其奏武氏不聽既而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聞不發則俟時爲逆此而可捨誰爲可刑

考竟其罪。狀發不知書元忠亦廢 武氏令法司議昌宗
以爲言。子昌宗秦和江都人。
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爲飛
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氏溫
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
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
不煩宰相擅宣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
立而按之，事未畢，武氏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
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
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

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 滄州東光人。
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
致也？多祚泣曰：大帝。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
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
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 字溫
 華州人。
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慨然
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
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
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
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
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

[illegible]

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暐、彥範乃與左
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
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 相州安陽人。詣東宮迎太子，斬關
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
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
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
萬死。武氏見太子曰：乃小子耶？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
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
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
之望。武氏謂崔元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
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以武氏
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

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
天大聖皇帝。 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逼藏借復屬籍，量敘官爵。
武氏所殺者，諸子孫其舉自葬之。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元暐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
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
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帝。
流貶刑宰杖梟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

后父謚及謁母皆后不可立以爲以萬勸始此非定論夫韋后此時尚無大惡中宗既復母后之正位贈后父不得比諸春秋贈后之例惟中宗因前幽蒙誠於是等何好處之不以爲非開端後始爲危言以過二張當時所持但知以后有端萬微於亦何於爲徒所依也而後萬思能不特神龍時之議中宗自壞之即元武門之禍亦中宗貽之也張柬之等一時樹有爲才既無定識又乏力卻上劉[illegible]

始萬姓仰觀，前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于天下也。上之遷房陵也，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是，上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預聞政事，如武氏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以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上不聽。

以武三思爲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蘇州人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上以三思爲司空，同三品。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上即位，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婉兒通于三思，故婉兒薦三思于韋后，上遂與三思謀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略盡，今賴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遠近所望，豈不異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貶譙王重福爲均州刺史。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禦之。

徵武攸緒爲太子賓客。

[illegible]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爲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敕出中書門下，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元暐固執不可，拾遺李邕亦上疏言之，上皆不聽。已而普思聚黨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不問，已而普思得以無罪自容，侍御史范獻忠力爭之，主切諫之矣。

五月，遷周廟主于西京，仍禁其諱。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仁師之孫也。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愔，河南人。與鄭愔皆爲謀主。先是，愔坐二張亡入東都，私謁三思，見三思大哭，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封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復

復武氏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祕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構，河南偃師人。

以宋璟爲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欽望，[illegible]萬年人。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平章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illegible]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illegible]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襄陽張柬之爲襄州刺史。

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爲刺史。上爲賦詩祖道，詔群臣餞定鼎門外。柬之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假借。[illegible]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一名[illegible]，汾州西河人）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廢其寵榮。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後於神龍元年，皇后上表，請帝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奉宗廟，容又卿百官表請加皇后爲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武氏死。尚曰作皇太后武氏崩。論曰：武氏毒唐宗祀滅，唐國幾殲，唐族屬其手，李氏國已衰絕，不可以廟陵祭，不可以入宗廟，死全首領亦已爲幸，而又稱之爲后，書之以崩，何以誅絕其復往？示戒子萬世。若尚以死書之爲允，其說亦正，今特去太后改崩書死。

武氏死于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等親屬皆赦之。

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嗚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將以武氏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illegible]之道，體向[illegible]。元今啟陵，[illegible]合葬，非古，[illegible]乾陵之更擇吉地，不從。」明年[illegible]

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竇從一爲長史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碾磑以水激磑出米即今水磨也李元紘字大綱萬年人竇從一德元之子本名懷貞避韋后父諱更名

置十道巡察使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魏州魏人馬懷素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盧懷慎滑州靈昌人李傑相州滏陽人皆預焉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壽春人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但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直但與時俯仰中外大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上新復厥命推志而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端州治也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京兆長安人爲青州刺史宋璟爲貝州後周置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是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

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爲遠州司馬

先是武三思逐敬暉等於京師出爲諸州刺史暉滑州桓彥範洺州袁恕己豫州至是復左遷遠州[illegible]

流敬暉等……於嶺外……易……

湖南常德府 至是三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
貶暉崖州[illegible] 彥範
瀧州[illegible] 東之新州[illegible] 恕己竇州[illegible]
今高州府[illegible] 元暐白州[illegible]
其勳封[illegible]
此由衆之請[illegible]
及暉等得免[illegible]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
姚珽數諫不聽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於嶺外武三思所
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上
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
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illegible]奏稱暉等未
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illegible]三思遣使
矯制殺之[illegible]

丁未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illegible]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
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
取七品以下子爲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審太廟

[illegible]

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爲僭
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illegible]
[illegible]
不得言中興[illegible]

夏六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不克兵潰而死

韋氏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
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
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
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
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

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
武門樓以避之[illegible]令楊思勗[illegible]多祚前鋒多祚軍
[illegible]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
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
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
克而死太子亦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
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君之子，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兵受誅，一子以從逆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謠，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故免于難……）

貶魏元忠為務川（[illegible]）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元忠子太僕少卿升，至承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殞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illegible]）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illegible]）

冬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遣使諸江淮贖生。

中書舍人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戊申 二年春二月，

[illegible]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illegible]）請布之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迦葉志忠（[illegible]）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illegible]）；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illegible]）……謹上《桑條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皆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本名仁亶，避睿宗諱改，華州下邽人）築三受降城（[illegible]）。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illegible]）於牛頭朝那山（[illegible]）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illegible]）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illegible]）

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

之。時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上官婕妤于是冬始進昭容此蓋史臣追敘之文。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胡三省注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有判官有知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凡數千人。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宜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長寧好立外第出入無度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

書民用作左且治道表數里以上好學崇道遺試崇建後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若以造寺必為理體資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以風塵再擾而霜旱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

冬十一月。突騎施娑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初。娑葛統有父眾。烏質勒有眾二十萬娑葛既立其弟遮弩皆統之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惡。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過播仙。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忠節以千金賂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怨。忠節如其言。楚客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已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楚客頭。楚客表周以悌代元振。娑葛遺元振書言我無仇于唐。宗尚書受闕啜金欲加擊滅。故懼死而鬭。元振遣子鴻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亦坐流白州。赦娑葛罪。册為十四姓可汗。

徵武攸緒入朝。

時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嬖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召武攸緒于嵩山。攸緒至。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命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則天從曾孫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

十二月。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上令從一誦卻扇詩數首。扇卻。去花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幸元武門。觀宮女拔河。

帝幸元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

[illegible]……上與后臨觀為[illegible]

（驪山[illegible]……以[illegible]國子司業[illegible]……皆負[illegible]，郭山惲，河東人。……門侍郎李日知……作者[illegible]）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illegible]同三品，[illegible]趙彥昭[illegible]同平章事。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謂之[illegible]……御史、員外官也。[illegible]

資治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三　唐紀

以和耀之時，八、謂之和羹天下。

夏五月，流[illegible]……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恒、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愔吉州，湜江州司馬。（……昭容及安樂公主……謂之……）

冬十一月，祀南郊。

……王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議……上乃以皇后為亞獻，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

[illegible]……者皆還官，召崔湜……鄭愔入陪大禮……定為州判史……上乃……下之人……

關中饑。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庚戌　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春正月，上觀燈于市里。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上不……）

（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幸隆慶池。（……亦曰……池，在……）

初，武氏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五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人）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

祿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餤中進毒帝遂崩韋后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于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太子時年十六宗楚客等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復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韋溫韋后從父兄）

臨淄王隆基（即元宗）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虔州贛人）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羽林萬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氏時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滑州靈昌人）素與宗楚客善知其謀告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紹之子）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宜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敢徵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梟韋后于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爲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族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高麗人）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旦即位（是爲睿宗）廢重茂復爲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遂即位以少帝爲溫王留于內宅

首以範及此之功當為宋王之讓數入誅而書入必菜亦內度書世實來不抗衡者使成及此何蓮臨

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氏以爲類己，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爲士躐除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謚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字彥宗萬年人上言：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兵殺充，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時又追贈韋月將燕欽融官皆有差。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爲庶人。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將官馳白留守、洛陽長史崔日知字子駿日用從父兄。帥眾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已而殿中侍御史崔蒞等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人失其所望積于下恐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之。

冬十月，以薛訥字慎言仁貴子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

十一月，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龍泉山下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爲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許公蘇瓌之子，襲爵。文貞曰
制起復蘇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
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恐上亦聽其終制。
十二月，加李朝隱大中大夫。
宦者閑廄，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
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
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
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大中大夫，賜中上考。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
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字子，臨漳人為
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
部尚書，陸象先元方子、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貶祝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彈奏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
旨病君子。是左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辛亥景雲二年，春正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
史，豳王守禮故太子賢之子為豳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
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
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
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
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
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
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
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
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
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
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豳王皆為
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範，薛王名業，皆帝之子左右羽林，太平公
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
都？諸王惟卿所處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
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
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以為
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

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從以下罪並聽處分

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乃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成器已下皆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留京師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安石自知爲政紀綱紊亂復爲賢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岐山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舊有按察使之名始此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二十四州爲中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十年又罷

罷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爲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真二觀

西城隆昌二公主爲女道士爲之築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請解官爲安國寺奴敕聽之未幾復以爲左僕射

冬十月罷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方之子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爲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

公主欲以崔湜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象先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召司馬承禎承禎字子微溫人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廣成子居崆峒之山黃帝問道焉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武后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太極元年

春正月

祀南郊

初武氏時（天冊萬歲元年）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illegible]）請合享天地如古制（曾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群望合食于圜丘。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是漢嘗合祭矣。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議遂寢（考新舊唐書禮樂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天地，睿宗太極元年從賈曾請，合祭之議而不果行，至元宗天寶元年又分祭。[illegible]）。

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illegible]）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illegible]）

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前作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太微垣中有五帝座）及心前星（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因謝上，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

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太子又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先天）

立妃王氏為皇后。（下邽人仁皎之女。）

流劉幽求于封州。（[illegible]肇慶府封川縣）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事見前），亡命傭書于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暐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泄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illegible]）

大中公主謀亂說攻也及[illegible]得罪[illegible]利貞史設之[illegible]得免[illegible]地在今[illegible]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西突厥別部）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陀者北庭之人種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世居此磧，因以為號。以朱邪為姓，其後北徙，是為後唐。沙陀今巴里坤西北發天山之北有大磧路，其盡即沙陀故地。）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摽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元宗明皇帝

癸丑　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字以行，華州華陰人）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故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寮，厚賚之。

（[illegible]相如上疏言時政略曰，隋氏以撥欲而[illegible]，太宗以納諫而昌，夫人主不可不慎擇忠良，夫人上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或能受其忤，[illegible]以遠佞邪，則太宗之業何遠復矣。[illegible]法貴[illegible]實何而必行，不[illegible]，[illegible]則莫[illegible]，[illegible]逆使[illegible]有斯犯，寬而能制，則善矣[illegible]）

[illegible]之名。

以高麗大祚榮（[illegible]）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事具前。）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既而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胡三省曰：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illegible]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置毒以進。（赤箭，藥名。）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illegible]羽林[illegible]）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illegible]）及內給事高力士（[illegible]）[illegible]

先天[illegible]將作[illegible]嘗[illegible]能[illegible]天[illegible]其[illegible]何以[illegible]後[illegible]所其[illegible]將[illegible]大內[illegible]起

乞[illegible]中人高延福[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日其姓。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懷貞等無他也。上尋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illegible]時[illegible]象先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illegible]宦官者[illegible]其員自是以後[illegible]唐家之禍實基於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

[illegible]

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擯棄終身。時以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illegible]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之解琬魏州元城人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爲相。元之[illegible]上問以天下事元之應答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銳于爲治乃先設十事以[illegible]上意上一一[illegible]

[illegible]二願不幸邊功[illegible]宦豎不與政事[illegible]五願租賦外[illegible]六願戚屬不任臺省[illegible]以禮接臣下八願群臣皆得[illegible]九願絕佛道營造[illegible]十願[illegible]上曰[illegible]部尚書同三品。元之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訪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illegible]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

向中書侍郎平章事[illegible]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琚
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
浸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
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
王申欵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
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
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
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甲寅　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
亦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置左右教坊 [illegible]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
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illegible]
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 [illegible]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 [illegible] 富戶避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
[illegible]
[illegible] 與僧尼道士往
以薛訥為 [illegible] 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
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 [illegible]
[illegible] 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 [illegible]
[illegible] 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
[illegible] 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illegible]
[illegible]

夏 [illegible] 日食不盡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illegible] 刺史鍾紹京為果州 [illegible]
太子少保劉幽求為睦州刺史 [illegible] 語拔 [illegible] 不
服姚崇盧懷慎奏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
不無沮喪 [illegible] 令下獄 [illegible] 旨貶之時紫微侍郎
王琚行邊未還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貶 [illegible] 別駕
御史中丞 [illegible]

[illegible]

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時又奏安石檢校定陵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時又聚武后時酷吏所刑貞等敕籍其家身沒官）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殿王衆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中丞楊瑒奏彈之請按之詔紫微黃門覆按殿中侍御史宋璟覆按之事不行薛王業為之請上從之手詔以府中罷事外出是責以東平諸得不行）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選人文武官六品以下並過門下省）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衆望攻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司馬）是後諸王徙州並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

[illegible]

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轡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海南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且市舶與人爭利恐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嫗殆不宜置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被發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諡曰殤皇帝）

作興慶宮（以帝舊宅之南內也故址在今長安縣東南）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遣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爲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進至渭源（後魏置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與王晙帥兵擊之是冬訥與郭知運（時為隴右節度使）大破吐蕃于武街（屬渭州）

[illegible]

嗣本名[illegible]帝賜名[illegible]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乃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眞爲鄫王嗣謙爲皇太子。

嗣眞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劉友益曰作者[illegible]

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諸州[illegible]俱見前。

乙卯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愼爲黃門監。

懷愼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決遣俱盡[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爲朔州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愼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子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illegible]今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郯王嗣眞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更名[illegible]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當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夏三年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音質水蛭而疾愈賈誼新書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恐監食者見譴遂吞之已而王疾令尹入問王曰之故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孫叔殺蛇而致福賈誼新書孫叔敖為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是歲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嗣立之子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醴泉縣今屬西安府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illegible]從愿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獻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散走之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毗伽可汗闕特勤骨咄祿之子為左賢王專典兵馬[illegible]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潁川人蘇獻頲從父兄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illegible]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同州府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

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則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illegible]方館崇國[illegible]上曰[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禁中在何足辭。考通鑑作宋璟居第，崇居罔極寺，今從[illegible]改[illegible]。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illegible]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本姓蘇[illegible]）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illegible]

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璟與姚崇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illegible]

遠不可別矣。李林甫，宗室長平王叔良曾孫。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擬，是歲始更此制。

丁巳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且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

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諂。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忠奏，則天明堂[illegible]不合古制，當

逼宮掖，人稱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牙奏事，〔唐稱大明宮含元殿為正衙，亦謂之南衙。〕御史彈百官，服豸冠，〔法冠也，一曰獬豸，後惠文。〕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于是使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翼城〕人等二十二人，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沖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戊午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無使其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糴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字浩然，范陽人，徙洛陽。〕乃以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參軍鄭銑、朱陽〔後魏縣，故城在今陝州盧氏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字善沖，長安人。〕請計州縣官俸，于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街之捷，〔事見前。〕上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至是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渝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但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生，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渝硤州刺史。

大理卿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明于攻摘
寬不容非請以爲少府尹皆從之

紀 七年夏四月邠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爲准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況令無虜人欲其父墳以自速禍哉可復諫爲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謂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然卿等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竇孝諶帝之外祖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

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于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上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諸儒無異議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壹欽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也禮子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期也所以明尊卑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書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

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魃旱鬼也優人共戲于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將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于是貶隱之官罷璟頲犯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于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強敏荐所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

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瀍穀溢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僕固都督名勺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

部由是遂安。

冬十月流裴虛己于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强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初突厥毗伽可汗既立突騎施蘇祿復立爲可汗蘇祿故烏質勒別將也撫其衆二十餘萬據有西方遣使入朝詔以爲金方道經略大使尋立爲忠順可汗毗伽患之默啜時牙將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所信服毗伽召以爲謀主于是突厥降戶處河西者多叛歸

之語辞納王晙追討毗伽遂謀入寇暾欲谷以爲不可乃止至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亦突厥之種姓阿史那氏居北庭東發奚契丹掩毗伽于稽落水上毗伽用暾欲谷謀擊拔悉密毗伽始聞晙奏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圍北庭因急擊拔悉密大敗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暾欲谷還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逆之大敗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明年毗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許之于是遣使貢獻方物

辛酉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融萬年人弼元孫爲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已而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逾期不首論徙邊州以融充使幷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十一年八月敕以[illegible]括逃人宜責頻援免合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十二年五月敕諸逃戶自首請所在附田隨宜收附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仍以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京兆河南河中太原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復爲蒲州

時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胡康待賓反蘭池綱目作蘭池州元和志開元十年置蘭池都督府在白池縣北康待賓蘭池都督府所部胡也府尋廢其地志亦但作蘭池州綱目誤今改正白池縣在今寧夏府靈州王晙等擊斬之

蘭池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元和志調露元年

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依契六州，以處突厥降戶，謂之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開元五年置，在并州。）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本西魏石城縣，後周更名，故城在今葭州神木縣東。）、連谷（隋戍所，後改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亦曰合水關，在今神木縣東黃河上。）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本降胡，為說副。）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治新秦，與故城在神木縣北。）以撫其餘衆。（時待賓餘黨未平。）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晙不合，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胡以晙為賣己，由是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梓州，隋置，今四川潼川府是。）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諡曰文獻。）

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遺令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齊分據，周則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則崇塔廟而弛政刑，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于家，永為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同郡，皆以驍勇善騎射著名，為虜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隴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即劉知幾，避諱，以字行。）卒。

子玄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封居巢縣子。以子貺累貶安州卒。（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謂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于後？）

造新歷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歷浸疏，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即大衍歷也。）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古有渾儀，止有赤道，太陽行出入于赤道之路也。又有白道，月行出入于黃道之路也。欲知其道進退，而太史無其儀。令瓚乃造木遊儀，以一行又為之，卯合之以鑄銅，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于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即古陽城縣地，東南有測景臺。）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漢縣，今開封府。）岳臺（在今開封府西。）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今山西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老人星在弧南，一曰南極。）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壬戌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河決命蕭嵩等治之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于道收宗成白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

乞求救于孝嵩孝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于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致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以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初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

侍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巡北邊，聞姜皎杖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事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洛陽人。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名熙，為獻祖。光帝名天賜，為懿祖。宣帝之子，光帝之子。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illegible]州縣毋得役使。明年，更號長從曰彍騎。[illegible]又明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illegible]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又其名[illegible]職除監門千牛左右四衛不須改，但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彍騎為羽林飛騎。考通鑑更令長從為彍騎在十三年二月，今從唐書兵志。二十六年，又分羽林置龍武軍，皆以萬騎營隸焉。

十二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吏房，二樞機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禮房，于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 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濮州濮陽人。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突騎施為之大驚。及安西都護闕，[illegible]遷自給事中，居母喪，詔起為之。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京兆長安人。等皆出外。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宜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勖為輔國大將軍。思勖本姓蘇氏，宦者，輔國大將軍始此。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勖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

木刻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
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
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上將大
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
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皆不
敢言戶部侍郎楊瑒（字瑤光華陰人）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
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
出為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
不平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
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
官餞于洛濱供張甚盛上賦十韻詩以遣之左丞楊承令
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
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
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
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字元固齊聃之子）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
部郎中裴光庭（字連城行儉子）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
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
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
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臥鼓矣
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毗伽可汗本號小殺者）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振曰吐

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求婚獨不
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
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
大臣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突厥三字姓頡利發突厥大臣之號）入貢因扈
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
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
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

置爲地平令僕守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於列壁鼓刻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禮部侍郎賀知章（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以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于是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張說多引所親攝事及升山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息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在今同州府西南）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廄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宋州

宴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耀卿字渙之絳州稷山人）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鬭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寅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說以爲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删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中書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爲相

[illegible]

張說罷。

上以河南尹崔隱甫[illegible]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多抑之。于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等與御史臺鞫之，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說蓬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于國，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illegible]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黑水州，仍置長史。[illegible]

渤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假道于我而請吏于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于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強遣之。門藝至境，復奔唐，武藝表請殺之。上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泄，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illegible]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于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張說言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因此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㚟勒兵躡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渡，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illegible]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開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居之別院。

夏王毛仲貴近縱人一[illegible]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之本。[illegible]

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盡殺王君㚟[illegible]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突厥，王君㚟微時往來其間，為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遽奏四部謀

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落不得直于是發兵酋長
乾承宗等于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讎
擊吐蕃于肅州 今甘肅 護輸伏兵殺之。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突厥毘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毘伽獻其書上嘉之聽于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壯 今依通鑑改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

戊辰十六年春正月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曆。

冬十二月定長征兵分番酬勲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勲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己巳十七年春二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守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陛下若以出身人太多則宜考以其實文合于時試明經取通大指即取斯何以勸經術或年月日請自今並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
縚及石等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
從之

五月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兼蕭嵩兼中書令 嵩于十七年冬同平章事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爲相源乾曜以清謹自
守雅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與同更相奏列上不悅
貶暹荊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爲左丞相以融
光庭同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遂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
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設社
就之 占月立秋後五戊爲社其不就之者改日移于八月五日焉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宰相何患
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
酒食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皿
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

以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illegible]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
斂由是百官寖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
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
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禕禕先以白上明
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 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曾有飛狀告融贓賄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巖州故城在今廣西鬱林州境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庚午十八年春正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
十二筵各賜錢五千詔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
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于
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各以罷官 謂罷官若干選而集 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爲次高者集于
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
者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
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 即肅宗 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
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于入貢李元紘不禮焉說

曰：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是時可突干弑邵固，挾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後竟不行。

背水滿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開元之初，贊普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上即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辛未 十九年春正月，壬子，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本家奴，上頗寵之，嘗曰：卿所不足者，人臣必不得也。既為卿所寄，明日當率宰相與諸將宣詔之日，中書乃言先須內外列節，數不盡相與，毛仲遂形於聲色。毛仲恚曰：甚嘗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

欽[illegible]哉矣

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毛仲等皆家奴）太盛（謂萬騎，故云），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乃貶毛仲瀼州別駕，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曾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一月，幸東都。

壬申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分道擊奚、契丹，大破之。可突干遁逃，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宋儒[illegible]馬同利
[illegible]亦巳知之而有
[illegible]則放縱驕奢則不
[illegible]者鮮矣嗚呼

二月甲戌朔日食。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朔三省官此分押衛兵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卒，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稔，宜因還京親祠，上從之。

癸酉二十一年春二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奬之道，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于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默然。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illegible]）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至是時官自三品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不相能，罷政事。時九齡以母喪自韶州（今屬廣東）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治西京）、都畿（治東都）、關內（京官遙領）、河南（治汴，今開封府）、河東（治蒲，今蒲州府）、河北（治魏，今大名府）、隴右（治鄯，今西寧府）、山南東（治襄，今襄陽府）、西（治梁，今漢中府）、劍南（治益，今成都府）、淮南（治揚，今揚州府）、江南東（治蘇，今蘇州府）、西（治洪，今南昌府）、黔中（治黔，今重慶府）、嶺南（治廣，今廣州府），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奏請，可以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政道（隋齊王暕之子）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之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汙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illegible]

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夏四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上芟麥于苑中。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汴水入河之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illegible]）於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錢千。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

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illegible]隱中條山）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恆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潛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過折[illegible]以為北平王[illegible]）

（[illegible]）

置病坊。

[illegible]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亥 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耤田御樓酺宴。

上耕耤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魯山，唐縣，屬汝州）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于（于蔿于，德秀所為歌名，其詞不傳）。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救杖殺之

初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或告其贓污，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禮以兵圍汪，脅令善奏，會救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瑝琇皆幼，流嶺表（瑝年十三，琇年十一）。至是瑝琇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所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哀之，為作哀誄，斂錢葬之。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illegible]亂國張本）

妃故蜀州司戶元琰之女也。

丙子 二十四年春正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璵（特表之，為肅宗故）。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故改命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司馬穰苴，齊景公將；莊賈，景公寵臣）孫武斬宮嬪（[illegible]），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illegible]）

胡氏寅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執以軍法爭論，甚理。合勝乃言未來之事[illegible]

增宗廟籩豆數加外戚服。

上因耕田，敕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

者太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說之子）職方郎中韋述（弘機曾孫）太子賓客崔沔等議禮由牲牢不必加數上固欲行之縚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時以新果珍饈從之縚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加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崔沔議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敕姨舅皆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鏡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奐懷慎之子）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上悅（明日上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

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短九齡于上上由是浸疏九齡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于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忿以耀卿九齡阿黨並罷政事（先是九齡[illegible]為林甫所危[illegible]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illegible]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上雖優答然終罷之）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illegible]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仙客既為林甫所引[illegible]）

言得人而賢中傷之不然蹊也九齡爲上所厚者始則網羅之以傾位勢利通謗以利夫之辭兆奸巨戮無能進其術者。

丁丑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汝南人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撲于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唐置今南寧府上思州是也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皆愛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爲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

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容故迄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楊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于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追軍鎮閒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行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諡曰文貞。

十二月惠妃武氏卒追諡貞順皇后

初上欲以妃爲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

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
冊贈貞順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

唐

元宗明皇帝

戊寅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先更名紹又更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于是改中嚴外辦曰中嚴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承輅至殿門至是始不就輅步而入中嚴外辦唐書輿服志皇帝大駕出次盡陳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鈞入陳殿庭文武五品以上皆位二刻侍中版奏外辦受冊日服皇太子亦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絳紗袍車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絳紗袍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奚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十姓王阿史那懷道之女為交河公主妻蘇祿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寖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吐火仙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嘉運擊吐火仙擒之並收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哀牢注見前）地居姚州（唐置今為姚安府治）西東南接交阯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嶲曰越析曰浪穹曰邆賧曰施浪曰蒙舍蒙嶲古為昆明漢置縣唐以後沒于吐地在今大理府雲龍州越析州後為所有亦以地今麗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浪穹縣是邆賧今大理府鄧川州是施浪居苴和城在今浪穹縣蒙次和山下蒙舍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也三詔作蒙嶲越濟今從唐書）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強大（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而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群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在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名太和村城址尚在）卒為邊患（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強）

己卯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奚遇先勝後敗守珪掩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內官掌內傳宣及諸親命婦朝會之籍）牛仙童往察之守珪厚賂仙童歸罪于白真陀羅逼令自縊死眾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備已）守珪尋疽背卒

秋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面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

冬十一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庚辰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讀曰否）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阿史那昕為十姓（西突厥十姓注見前）可汗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已而昕竟為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莫賀達干擒之突騎施亦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前）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事具前）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發兵救之昱眾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于是貶昱高要尉以張宥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illegible]）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以宥為光祿卿

（已饑[illegible]而後開倉民[illegible]必於饑饉之前[illegible]即命有司開倉[illegible]宗之制[illegible]若[illegible]可使自行[illegible]其民[illegible]一頃不可缺也）

兼瓊爲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羯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遠，敬宗曾孫。）守之。至是吐蕃圍安戎，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辛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振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又因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益稱之。上乃以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憲本名成器，避昭成皇后謚，更今名。）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爲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人寇至安人軍，（在今西甯府西。）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壬午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illegible]）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illegible]）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淮安王神通曾孫。）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挽路，燒而鑿之，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挽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玄元皇帝云：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樓觀山間。（[illegible]）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靈符在尹喜故宅。

宅在陝州靈寶縣西……必有異人過此……老子果……乘青牛至……後人即其處……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應年號，請于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于是加同秀朝散大夫……
同秀所為……函谷關……山……使往……亦得之……上亦不深其……朝元閣……
其詐……同果服奏之。上……朝元閣……
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
城……東……日武城今……東……府……
縣……天寶初……改……昭應……西……

二月，享元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字子金，京兆萬年人）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于是韋堅、王鉷（方翼之孫）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督於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約敕擢之為員外侍郎。

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州

嚴挺之為其所忌，皆不遜……翰林……

劍……

[illegible]

甚用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上欲以為交廣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請之。乃除華州刺史……實謂林甫……常恐……從之……除以便醫……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未　三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林甫領吏部尚書……選人集者以萬計……御史中丞……侍郎宋……）

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三人皆坐貶。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老子父……）

廣運潭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墓，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貨。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

而狎之遊獵數里擊毬進經貸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安
覽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廣運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名豫以字行安陽人）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
寬亦皆言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統三部曰回紇自此強盛）

初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毒死（毗伽被毒未死討梅錄啜）
夷其種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骨咄立冊為登利
乃乞
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毗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
（登利年幼其母婆匐預政……左殺判闕特勒也……右殺據其兵……）

（判殺之……立毗伽可汗……葉護遂自立）
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等部已而拔悉蜜
及回紇葛邏祿三部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酋長
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
衆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上遣使諭烏蘇內附不從王忠嗣發兵擊之烏蘇遁去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等帥部落相次來降）至
是拔悉蜜攻殺烏蘇米施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于
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忠嗣
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
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骨力裴羅定其國遣
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懷仁子是為……故地在烏德鞬山）

（頭山狎統紫延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明年懷仁攻殺白
眉突厥遂亡（于是盡有其地……而大抵突厥故地盡入回紇）毗伽可敦（即登利母）率
衆來歸上御花萼樓宴群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殺白眉婆匐……東屯突厥故地回紇盡得古匈奴地已而懷仁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
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
以慎矜屈附于己復以為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九宮曰一天蓬……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英……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六乾七兌八艮九離……）

初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
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
牲玉皆侔天地

乙酉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
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
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
表賀（上尊道教慕長生于是所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得之已而山人王元翼又言見元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東內其……最為古……武功太白……）

[illegible]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愿（[illegible]）之後將帥皆不及（[illegible]）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女道士也）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參軍（[illegible]）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 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illegible]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常山愍王承乾曾孫）[illegible]在相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

[illegible]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
初鉷為戶口色役使（[illegible]）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復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嗔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illegible]）

丙戌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illegible]）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欲動搖

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皆爲忠王友（太子先封忠王見前惟明嘗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堅相見（堅爲太子妃兄）堅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故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佩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擄其全部而歸（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已而忠嗣固辭兼領朔方河東節度許之雄武城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驗無楚掠之跡郎及封南曾爲宰相之於人其成敗前後所不附己者上召見溫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史敬忠薦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又有羅希奭爲深刻林甫自御史中丞引爲之心腹人皆謂之羅鉗吉網按獄皆希其旨人謂之羅鉗吉網惡其從子行希奭自御史臺主簿爲吏部員外郎銓選事附林甫得官）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于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妃嘗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上是日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送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不忍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爲堅訟冤且引太子爲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遂長流適之貶宜春太守（宜春本袁州天寶初改）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告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勣妻勣性狂躁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林甫令與裴名流與裴敦復善欲陷之故勣爲飛語以告）詔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

若寇以殺爲異武王
聖無忘之國其刑罔不
宗於湯之丕不甘
子孫宗之咸寶其民
世以倫於天下故效從
仕乙去宗除斬殺以博
好生之名其實猶則無

秦與淄川太守裴敦復（敦復先以平海賊有功擢）
（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與定交會郡太守
王琚以贓貶江華（唐屬永州今湖南永州府道州是）司馬琚性豪侈與邕
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
遣羅希奭按邕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
爭鋒然終虞缺折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
等死希奭自青州之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
堅自殺適之子霅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
事中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堅不已遣
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
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
一構以
使與之

除殺斬條
上尊好生之名令應殺所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
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
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
汙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灼有殊試具名奏聞
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
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作上前應
對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
其大乃爾對曰更無他物止有赤心耳又嘗令見太子
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
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鈍昔惟
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
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
命楊銛錡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
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
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麓）名其宮曰華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名曰華清治湯井

爲池環山列宮室（內有集靈臺朝元閣長生殿飛霜殿瑤光樓）又築羅城置
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爲（哥舒翰突騎施
哥舒部酋長之子）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
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大斗拔谷爲名）
副使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契丹酋長之子）爲河西兵馬使光弼皆
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吐蕃歲侵石堡黑姓吐蕃團來攻之忠嗣能禦之前者先以兵其側吐蕃
斷其後大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近
石堡在今蘭州府河州西）上欲使忠嗣攻
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
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
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

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及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鞫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illegible]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illegible]）

（帝偏護于上而於林甫[illegible]不盡歸也張均說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說讖書（[illegible]）（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內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illegible]）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闇中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畜讖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而已于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物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以防[illegible]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人）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illegible]）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illegible]）[illegible]而吐蕃救至已無所及（[illegible]修之期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

[illegible]

使仙芝署封常清爲蒲州人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結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月以貴妃姊爲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銛錡五家凡有一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虢國堂成召匠圬墁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匠嗤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在青海上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俗冬冰合後游牝此山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島曰龍駒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輒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謫卒二千戍之明年冬青海冰合吐蕃大至戍者盡沒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府統軍爲折衝都尉其皆有木契銅魚魚剖銅爲符作魚形以其左付軍府留其右藏天府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日浸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殆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

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
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
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
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
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
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元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
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元真五帝皆曰大聖
后皆曰順聖。閏月上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復加元元皇帝及諸帝后謚亦加尊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
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木石前後屢
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
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至期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
者數萬以石堡城爲神武軍
庚寅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已而關中旱罷封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潮州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
而附之爲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
厚也溫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介後周後酅隋後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
位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
上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場天意昭然上乃命
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酅公十二載夏復以魏周隋後爲三恪
包皆坐貶李林甫也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設以莨菪酒醉而
阬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
有司先爲起第于昭應祿山至戲水戲水出驪山入渭水
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
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
祿山乃獻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
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以圖讖有
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雲南郡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皮羅閣死閣羅鳳嗣）忿怨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辛卯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帝之女）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爲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爲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祿山置酒請題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日遣諸楊與之遊宴。（通鑑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考此皆出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稗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爲兄弟（說祿山曰李右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大用兄若薦溫于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擠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于）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留後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戴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

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伺朝廷指意動靜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曾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尚雍奴人）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契丹人）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能姓也元皓名）田承嗣（平州盧龍人）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思明本名不危祿山以其名不佳為改之……承嗣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御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因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閤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閤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

高仙芝擊大食前，敗績。

初仙芝僞與石國（月氏俾...在漢大宛西北）約和，因兵襲之，虜其王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黄金五六橐駝，皆入其家。（瑟瑟寶名曰瑟瑟珠也）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略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聞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己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秀實，汧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唐置）（師州以室韋部落置）歸罪于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爲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言于上，乃更令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以突厥降將阿布思（阿布思...）...祿山遂頓兵不進。（...）初阿布思爲國所忌，祿山誘其部落降之，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阿布思遂入漠北...）

改吏兵刑爲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弟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銲與邢縡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縡，縡帥其黨格鬭，高力士引禁軍斬縡，捕其黨。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辯解。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任海川...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于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

林甫薦王鉷為大夫不附邪選保邪肆狀令引謗出矣

私事狀陰希烈不舒翰[illegible]之上由是疎林甫[illegible]

忠為大夫凡鉷所領使務並歸國忠貴震天下始與

林甫為讎敵矣[illegible]

[illegible]作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發南詔楊國忠赴劍南[illegible]

[illegible]

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

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

[illegible]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illegible]

[illegible]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

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

十餘使[illegible]

[illegible]

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

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領選皆責面稱將人所欲

故顧得衆與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

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

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

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

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

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

試判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

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

楊齊宣懼為所累附國忠證成之[illegible]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

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近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

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

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

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illegible]

[illegible]

吐蕃悉收九曲部落[illegible]

[illegible]哥舒翰[illegible]與之[illegible]吐蕃[illegible]

吐蕃近與唐[illegible]遂割[illegible]

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illegible]

林發野人下[illegible]

承白[illegible]驛五百里。安遠門[illegible]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障蔽，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于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于其前。[illegible]

甲午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之上，不聽。[illegible]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卿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

[illegible]

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illegible]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illegible]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illegible]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illegible]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爲桂嶺尉吉溫爲澧陽長史（陟字殷卿安石子桂嶺縣屬賀州故城在今平樂府賀縣澧陽縣本澧州天寶初改郡今隸湖廣）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汚事下御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于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爲溫訟冤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將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至是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跡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銷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爲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貢讓華原人輔璆琳諫議大夫翽音族爲輔姓）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烟塵

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
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
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
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時上幸華清宮〉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
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
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
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
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
還斬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今大同府在黃河北〉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朔
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蘭州人〉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本汴州天寶初改陳留今河南開封府是〉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
皆置防禦使〈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已自靈昌渡河介然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殺之以快其忿　靈昌本滑州天寶初改郡今衛輝府滑縣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帝之子〉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
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
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
其軍屯于陝〈唐宦者監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賊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并州文水人〉御史中丞盧奕〈懷慎之子〉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奚人〉張孝忠〈本奚種名阿勞後賜名〉為
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
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
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
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
兵數百欲戰皆潰散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
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欽緒之子〉
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
逆順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降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
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
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
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於是河南諸郡皆降于
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太守嗣吳王祗〈信安王禕之子〉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即宋州今歸德府〉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
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
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漢縣今兗州府單縣是〉
尉賈賁帥吏民擊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為陳

大[illegible]南郡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潁王璬（帝子）二十[illegible]爲劍南節度使，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乾曜從孫）、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斂葬之，祭哭受弔。（[illegible]）

（[illegible]）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illegible]）先是，哥舒翰入朝，以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illegible]）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illegible]）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鐵勒部人）擊破之。子儀乘勝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陘。（[illegible]）

（[illegible]）

常山太守顏杲卿（真卿從父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illegible]

先是，祿山至藁城，（[illegible]）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

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族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皆擒之賊將張獻誠方圍饒陽千年因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解饒陽圍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即幽州已見前盧龍唐志無盧龍郡胡三省曰當作北平密雲本檀州天寶初改郡今順天府密雲縣屬漁陽今薊州天寶初置郡汲鄴俱見前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將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敗後燧獲全新安西河北有變而還燧字洵美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

以許遠爲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冎古瓦反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爲賊守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許思義不殺引問計答曰大夫遠來疲弊[illegible]思明聞常山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于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

相繼敗不能當乃退保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九門漢縣宋省入藁城今藁城縣）南逢壁（九門之南逢壁也名）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illegible]）

真源（[illegible]）令張巡起兵雍邱（邱見前）討賊

先是譙郡（[illegible]）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illegible]）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illegible]）楊朝宗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illegible]

先是清河客李萼（萼一作蕚）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illegible]）欲與之兵眾以萼年少[illegible]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復為書說真卿（[illegible]）真卿得書大驚遂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illegible]）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平原兵五千屯於堂邑（[illegible]）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真卿為河北採訪使

將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與顏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于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採支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邢州永□人）爲穎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及蕭昕（字中明□□人[illegible]七世孫）鎬昕薦瑱以爲穎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武陟人）爲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illegible]）王元志同謀殺呂知誨（[illegible]）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領平盧賜名正臣秦及元志（[illegible]）殺之

以虢王巨（[illegible]之曾孫）爲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巨有勇略上徵虢王巨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去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illegible]今定州曲陽縣）

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躡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沙河在今定州[illegible]出山西[illegible]與[illegible]合[illegible]滹沱水也。）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今曲陽縣舊名恒陽元和中更今名）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漁陽路再絕（[illegible]）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illegible]）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illegible]）乃表請（[illegible]杜乾運將之名爲[illegible]實備翰也）[illegible]

滿困乎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我往必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于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以爲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自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

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唐制烽候照大三十里一置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

[illegible]

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于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上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楊國忠爲禁軍所殺貴妃楊氏死

上至馬嵬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宦者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國忠走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

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陳倉漢縣唐至德中改寶雞今屬鳳翔府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

數千人太子不可遂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太子之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太子子即代宗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字章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遂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寧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慶陽府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屬漢中府鳳縣以崔圓同平章事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　扶風而守之是月為鳳翔

已而賊兵來逼景仙奔歸部之蜀時山南北引以招討將士大吞
關使郭英乂鎮之。鳳翔府隴州西北某一守元武將迎之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帝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為普安郡以房琯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相初琯[illegible]代之垍作謝[illegible]不用故怕懷怏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illegible]水陸運使魏少遊[illegible]判官崔漪[illegible]李涵[illegible]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于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境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惡命撤之至是冕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于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婦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illegible]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璘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李泌字長源[illegible]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illegible]後隱居潁陽[illegible]上自馬嵬遣使召之

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觀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字貞一趙州人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及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皆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史不詳所自于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人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眞卿爲工部尚書

初眞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斂軍還平原已而光弼聞子儀引兵西入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守常山未幾俌欲降賊諸將殺之常山復與趙郡俱陷眞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分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

一癸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傳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悅以爲租庸使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

漢中王瑀隨進至扶風以從駕上使之扇瑀由散關[illegible]惠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贍軍[illegible]川本洋州[illegible]改郡今漢中府洋縣是也中王瑀後賜王瑀之節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方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渙元暐孫上皇至蜀拜同平章事）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置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于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坐部樂坐堂上奏之立部樂立堂下奏之）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鼓吹胡樂見前志散樂雜戲所設）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遍）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凝碧池在洛陽禁苑中祿山[illegible]日百[illegible]）

（祿山亂多盡庫物[illegible]長安府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于岐隴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illegible]）

下爲[illegible]以[illegible]出皇子[illegible]衆[illegible]所從

（不出武關北不過隴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上津縣唐屬商州元省故城在今鄖陽府鄖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爲元帥李泌以爲不可（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上欲以倓爲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泌又言于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俶留府泌每[illegible]夜門閑[illegible]急切文書有論[illegible]選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

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彭原縣屬寧州[illegible]于外李泌言[illegible]不欲有寶先是[illegible]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從之建寧王倓泣于廊下聲聞于上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illegible]上以得良娣[illegible]也[illegible]從[illegible]昭成太后元宗母竇氏）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諸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illegible]分日直筆[illegible]及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陳濤斜一作陳陶斜在咸陽縣東[illegible]）敗績（[illegible]名出故）

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

臣所引用皆浮華之黨與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節制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制於諸王此其忠於陛下乎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又請自

擇參佐以李揖為司馬劉秩（李揖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于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

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思明立馬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王璘以[illegible]遣淮南節度使高適（[illegible]）等討之[illegible]

（皇遣高適等考唐書及通鑑及綱目分注本文並遣璘者乃肅宗非元宗也綱目發明劉友益乃謂蔽肅宗而書上皇不以肅宗主之此豈於事固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爲之謀主以爲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來瑱爲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爲璘所敗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結盟誓衆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汾陰人）長史龐堅（人。）送洛陽殺之。

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賊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

（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遑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張巡移軍寧陵（注見前）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于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收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爲殿中監。

唐

肅宗皇帝

丁酉至德二載春正月，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以嚴莊爲御史大夫。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殺之。閹宦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爲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尋即位，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封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倓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東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

分宜賢而爲人所以對曰成事交則須即隱處至于

家事高於十步不然後代利決辭陟下盡武即位之隱

邪惑出門告廣平王假以入爲諮曰豎下將來爭長貿

豈何心使蒞諸試宜倒毖之及建寧死倓內懷法輔

國及良娣讒之建寧之禍但當

人子之道良娣結變亂觀之亦何能爲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先是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先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又以城中有小校善穿地道者，乃使穿地道以近賊營，賊有近城者，輒陷之，賊乃退走。又作大砲，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

穿地道周賊營中，搆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歸當作媯）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鬭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及西域之眾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泌之策遂不果用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綱目是年正月書通鑑二月戊子郭子儀至馮翊已月郭子儀不得河東其事皆在二月前後今從之改繫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趨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聞之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擊璘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侁遣兵擒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縣屬韶州今廣東韶州府治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魏州頓丘人雷萬春史不詳其里系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清渠在長安西今陝西西安府境敗績

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子儀與王思

禮進屯潏西（潏水出南山西北流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illegible] 綱自是以 [illegible]）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于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常盈門其黨爲之言琯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南州爲人）奔襄陽。

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蔡希德寇上黨擒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還趨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禾原上。）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于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交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

仁與飛通儲…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illegible]

[illegible]

悲泣假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以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

[illegible]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illegible]

先是丁…許假兵數萬從攻睢陽城中食盡…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鬬遂為賊所圍

[illegible]

化譙郡閭…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使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

[illegible]

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

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抉視其齒）所餘纔三四。

巡南霽雲雷萬春姚誾（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

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變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先是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于新店（在陝州西）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追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欲大掠父老以羅錦萬匹賂回紇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於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為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郡步騎不過千餘人得其將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為秘書郎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在衛縣西南亦曰蒼峪山）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

引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俟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安慶緒又使強昇至洛陽令官軍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遣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秘書監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更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爲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

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原更以栗爲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先是廣平王俶入東京百官受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於是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器共按之峴以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各怨器而以峴爲得寬與李峴吳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立廣平王俶爲楚王

徙復倓爲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蔽遮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乃非其素志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李翰贊皇人

蠲來歲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爲淑妃[illegible]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非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刑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

置左右神武軍。

制取如四軍，在龍武軍之北，牙八馬，亦置左右。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戊戌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赦天下，今年租庸以收京故，有差。

三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子佋，上欲以為嗣，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太子長而有功，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同平章事（璵在開元時為祠祭使專以祀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至是見以詞禱見寵乃奏置太乙壇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以惡少年數十自隨恣行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同謀通幽以將通儒弟也會杲卿遣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救宗族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教之更表毀短杲卿奪泉明功別遣使獻之杲卿死難）竟無褒贈及是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泉明被留太原王承業遣使州上擊賊之子路蒿不平告之故乃免其在常山城已皆為史思明所虜至是思明降泉明乃傳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并袁履謙尸瘞殯泉明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於路人又乞乃得之涕泣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又贈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三百餘家均減食以贈之一如親族與卿悉加贈給所過為贈貴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薄發棺視之見與杲卿無異乃始慚服。）

初行新歷。（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諭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洩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善之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撲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于琦乃貶忠州長史　忠州唐置今隸四川）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而不能禁故有是敕至寶應元）年敕大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字令文沂州人）副之上送之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

[illegible]

無根上流渦而還[illegible]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據七郡兵糧，猶備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illegible]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

[illegible]

子儀等進圍鄴，慶緒入城固守。[illegible]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illegible]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illegible]遣將士因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亥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illegible]

二月壬子，月食。[illegible]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illegible]

下，頓不能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illegible]水灌之[illegible]思明城中食盡[illegible]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帥，進退無

所掠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於
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
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
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
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
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
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
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
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留守
崔圓等奔襄鄧諸節度道兵各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
禮整軍而歸[illegible]

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遂稱帝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
急不知所為乃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請
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自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
待之引入庭拜思明怒曰爾為人子殺父奪位天地所不
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
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
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illegible]

[illegible]李峴[illegible]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
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稱大燕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
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
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
輔國關白以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
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
禮謂之五父 輔國行第五 及李峴為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
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
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
峴

以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 [illegible] 為李光弼裨
將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九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獄坐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

竄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illegible]

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

益聖德耳。[illegible]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

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

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

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

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

弼之嚴。[illegible]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

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

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日，我

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

降之。思明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

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

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

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

之則汜水[illegible]、崿嶺[illegible]、龍門[illegible]皆應置兵，

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

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

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

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

[illegible]

[illegible]

思明屯兵河清，[illegible]光弼軍于野水渡

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illegible]

[illegible]

思明復攻河陽，光弼

使李抱玉守南城，身屯中潬城。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

(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眾賊引去)乃攻中潬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
荔非元禮(元禮荔非[illegible])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
羊馬城。)賊大潰(時光弼置小朱旗以望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
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
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其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破之)賊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
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
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
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
貞(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命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
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
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

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刎不令諸君獨死
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
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
恩見使者前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
地賊眾大敗思明及摯皆遁去

庚子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河
陽西渚已而光弼拔懷州擒太清送之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坊州唐置今鄜州中部縣餘俱見前)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邠寧鄜坊節度
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
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既而或上
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党項敗去)

夏四月以韋倫(京兆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逐州刺史韋倫討平之(楚元
等攻陷荊州衆至萬餘倫發兵討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襄州將張維瑾
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將李輔
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
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佋卒
佋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
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西安府西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
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
主(上皇之妹)如仙媛(上皇宮人)及梨園弟子日娛侍之上皇多

[illegible]

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爲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湫隘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何不可哉今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

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蓬州後周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巫州唐置後改沅州今湖南沅州府是）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女）視服膳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寢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強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音桓）之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景山曹州人）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即馳詣廣陵解峘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

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注見前）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峘軍白沙（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迎鑾鎮[illegible]）設疑兵若將趣北固（山名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鎮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峘軍潰奔宣城（今寧國府治）展遂陷昇州（今江寧府唐乾元初置）潤及蘇湖濠（濠州今鳳陽府是）楚常州所向披靡橫行江淮間將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神功冀州南宮人）將兵三千屯任城（注見前）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邀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神功逆戰展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

神功追其將分道擊賊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
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
至是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 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
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還屯白馬寺及河陽南築壘以城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
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
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都可
取懷恩勇而復很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故附會朝恩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

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
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
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
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
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光弼自陳上表請自貶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為太尉兼八道行營節度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嵩之孫同平章事
荊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
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雖

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
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
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惶懼部將駱悅
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
將軍思明大將為宿衛史失其名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
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縛思明殺之朝義即偽位使
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己數十人諸部將皆思明
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

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
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即麟德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帝生于九月三日以為天成地平節于三殿置道場
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
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之良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孫統李國貞

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于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恐其合從連兵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帛數萬以給將士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為賊帥而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慟疾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

久典禁兵，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
下疾甚危，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
召越王係，使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
告輔國，以兵迓太子于飛龍廄，勒兵收係，遷后于別殿。
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左右宦官人皆驚散。明日，上
崩，輔國等殺后并係。

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
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
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
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字公明，開封人）曰：
「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
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
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
徐州，使兗鄆（唐置鄆州，今省）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
大破之。（光弼自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眾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留前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遍拜官屬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劉友益曰：宦者封王，唯此。）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
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輔國
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
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初，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瑱樂在襄漢，
諷將士上表留己，復得還鎮，尋有詔徙瑱淮西。（行軍司馬裴茙

茙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強難制，請以兵襲取之。肅宗以為
然，徙瑱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茙
為防禦使。會肅宗崩，上即位，復留瑱山南東道。瑱已從淮西
吏請留上，欲姑息許之。茙先得密敕，即帥麾下趨襄
陽，瑱以兵迎之，且問茙，茙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何取？」敕告示
之，茙驚惑，瑱縱兵擊之，擒茙。瑱入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
之，流費州，賜死。）
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注見）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帝長子，即德宗）為天下兵馬元
帥，討史朝義，大敗之，收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本范
陽內屬奚，後賜名李寶臣，字為輔）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

時回紇毗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爲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信之清潭至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卽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邱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淸潭淸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至是上命懷恩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已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可汗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适還營行軍司馬韋少華等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爲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地名胡三省注在洛陽城西孟津有橫水店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師步騎萬餘追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于衛

朝義將河北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易州今易州武德中置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爲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張忠志本奚也裨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詔名其軍曰成德以忠志爲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以武俊爲先鋒兵馬使王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怒皆部大居翰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卽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 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乞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本鄚縣景雲二年置莫州今河間府任邱縣降李懷僊柳城人故史朝義將降京師朝義走貝州諸將問之朝義皆敗田承嗣說朝

也 先 太宗 楚于周 [illegible]
節度使 [illegible] 數
近 而 盡
也 元宗 亂
世 代 始 于 後
內 方 鎮 成
以 能 [illegible]
其 人 [illegible]
則不明 何以
人何以為將

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將朝義
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
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仙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于林
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起并同此 [illegible] 河北之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
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
于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
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

事因而授之 [illegible]
天雄 [illegible] 其衆 [illegible] 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illegible] 氏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河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固 [illegible]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
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 縣隋 令屬平陽府 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
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
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
皆拱手遵約束燧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得其情僕
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
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 長安人 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劉友益曰留後始此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瑱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
鐵鈎沉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
爲帥上不能討因以爲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三月辛酉葬泰陵 元宗陵在同州蒲城縣東北金粟山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撥亂 [illegible] 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庚午葬肅宗于建陵 在醴泉縣東北武將山 史臣贊曰肅宗 [illegible] 取大物而于道 [illegible] 于張后 [illegible] 君 [illegible] 克復 [illegible] 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擊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斂者多歸之
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 魏州人 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爲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
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
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

敕議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 字公權華陰人 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illegible] 試策而已 [illegible] 進士 [illegible] 科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請置孝廉
料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

[illegible]

試策之士皆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謂學老莊者）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會之）京兆尹嚴武（字季鷹挺之之子）並與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後綰又奏孝弟力田及童子科皆從停罷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書曰臣罪有六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為同羅所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臣與男瑒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既負六罪誠合萬誅[illegible]臣中官[illegible]受陛下詔[illegible]仙非不蒙賞[illegible]竟無審察[illegible]四方遣人來事陛下皆[illegible]猜讒之[illegible]）

（安闕[illegible]陷下開之回紇[illegible]郭子儀[illegible]上）遣裴遵慶（遵慶字少良聞喜人）詣懷恩諭旨且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爲詞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見前注）等州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蠶食殆盡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唐縣今在

陝西乾州）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邠王守禮之孫）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illegible]）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咸寧縣南漢書揚雄傳武帝開上林至昆吾御宿即此）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往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

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在西安府藍田縣南藍田關北）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惶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鎮邠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圍鳳翔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鬭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當前奮擊俘斬千計明日吐蕃復至璘開懸門以待之吐蕃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是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松維保三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維保二州故城俱在今茂州保縣西山即大雪山亦名雪嶺山在今松潘衛黃勝關西諸州謂松茂維嶲等都督府所隸諸羌羈縻州也。）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與行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敕長流溱州上念其功復命江陵安置溱州唐置故城在今貴州思南府界。）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

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illegible]上赦不誅放之華州）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甲辰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宣慰朔方行營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求之理今陛下還宮彼

恩不成功王退不能歸敕召之稱背至平且言懷恩反
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遣
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
汾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
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
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以備懷恩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
瑒遂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
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撫河東
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
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
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 綱目作靈州今從唐書通鑑改正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十將也官名焦暉白玉攻殺之
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
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
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
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儀傳瑒首詣
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
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

給其家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同平章事
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
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
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
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
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
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
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曆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
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
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臨淮王李光弼薨

上之在陝也李光弼遷延不至及吐蕃退懷光弼畏禍
留宛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光弼在徐州

[illegible]

嫌懼數遣使存問[illegible]加光弼治軍嚴整

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

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

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詔以

懷恩勳勞著于帝室[illegible]之端起自家小君臣之義

實加初但皆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

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召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

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

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

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由此知其無能為也

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遁退

[illegible]諸將請擊之子儀曰[illegible]若遽戰而不利[illegible]以待之[illegible]不戰而退[illegible]

至邠州攻之不克遂

[illegible]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辭不受

遣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乙巳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

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

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

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

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illegible]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illegible]長安城中[illegible]陛下不思所以救之[illegible]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

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

戍奉天。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劍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illegible]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

五月，稅內麥。[illegible]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麥登，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illegible]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因以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希逸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于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

召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illegible]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入，為佛鬼神之狀，導以音樂，由是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大眾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復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眾俱入寇。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奏：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illegible]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吐蕃披靡，瑊挾其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illegible]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illegible]吐蕃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十月，復誘回紇、吐蕃退

[illegible]

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將午二寇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

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擊吐蕃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

[illegible]

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鄉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illegible]

閏月以路嗣恭[illegible]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漢州[illegible]刺史崔旰[illegible]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自蜀奏旰為漢州刺史[illegible]武卒行軍司馬杜濟[illegible]請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成都誅崇俊召旰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

將兵攻之。敗還。旰閉城。又裁損士卒衣賜。下皆怨怒。又毀元宗鑄金真容。（初元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爲道觀仍鑄金爲真容英又愛其竹樹茂美奏爲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宣言英又反。發兵襲之。英又奔簡州。（簡州隋置今屬四川成都府）爲普州（注見前）刺史韓澄所殺。于是邛州（注見前）牙將柏茂琳、瀘州（宋置今屬四川）牙將楊子琳、劍州（注見前）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爲劍南東西川副元帥。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旰無一言責其干犯。反爲之平。朝請以節制讓旰。上不得已。以旰爲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又表茂琳子琳李昌夔各爲本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明年。鴻漸還朝。以旰爲西川節度使。（鴻漸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乃以旰爲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久之。旰入朝。會楊子琳襲成都。詔旰還鎮。賜名寧。（崔寧以弟寬爲留後寬與子琳戰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丙午）大歷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與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選之子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爲峽州（注見前）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疏略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蒙蔽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猶托他事中傷言者不敢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甚怒。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中皆咨秀實而後行。邠人稱其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袞京兆人）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就第升高座。講易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以陳少遊（少遊博州人）爲宣歙（宣歙今安徽寧國府是）觀察使。

少遊爲吏强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元和志桂管領州十二治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是觀察使患其道遠多瘴癘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賂于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丁未二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子儀之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上後盜發子儀父墓人以爲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章敬皇太后吳氏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陛下回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上初不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常謂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固辭。

追謚齊王倓倓于是乎追謚齊王爲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爲讒人所害向使尚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倓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朱泚幽州昌平人及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

專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今與吐蕃連兵入寇退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自絕邊鄙失信邪回紇慙服而謝之

[illegible]盂蘭盆[illegible]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illegible]賜章敬寺

内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旛上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屠吐蕃定秦堡胡三省注吐蕃志秦秦土秦堡在于洮州以定秦為名吐蕃遁還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

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請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一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原州臨涇縣平涼州因原州名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代宗[illegible]

[illegible]命曰[illegible]

[illegible]郭子儀入朝

[illegible]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

[illegible]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

從子儀曰[illegible]大臣也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

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illegible]

[illegible]恐勞公營辦朝恩撫膺流涕

[illegible]公長者能無疑乎

[illegible]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己酉 大曆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何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功，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illegible]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還邠，悉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時朔方兵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郢字叔敖，華陰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令僧剃髮，遺令爲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爲方略。朝恩入殿，常以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以陝州節度使皇甫溫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既定計，白上。上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李季卿越州人爲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illegible]

[illegible]

米斗千錢。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抱玉前見）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岐隴達于扶文，（二州名 [illegible]）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汧水隴山 [illegible]）則不救梁岷；（二州注見前）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申，內出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韓滉爲戶部侍郎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復出殺人，亦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illegible] 悉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既得志，[illegible]，孔目官李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將牙內兵，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illegible]）以泚爲節度使。（[illegible]）

癸丑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歸鄉里。制以崿知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

初彰為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以地歸朝，肅宗以為滑濮節度使。（[illegible]）及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忠臣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與戰于宜祿，（[illegible]）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illegible]）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illegible]）虜既破宜祿，乃引兵趣涇原，（[illegible]）乘勝必犯郊畿，我持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涇原。（[illegible]）鳴鼓而西，虜聞之，自百城返。（[illegible]）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illegible]）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強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illegible]）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褒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使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衆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

承嗣不奉詔遂陷洺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爲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請束身歸朝既而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進初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諸子不肖今日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王武俊亦說寶臣釋承嗣寶臣與義節度使李寶臣擒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慚左右武俊說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遂遣客紿寶臣同取范陽寶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瓦橋軍朱滔敗走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貌如神願得其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是夜遂選精騎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來滔不虞有變寶臣兵至滔衣他服得免寶臣因之引軍南還承嗣聞之曰不報寶臣以滄州歸承嗣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乃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以禦滔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麗進居寵專夜及是卒追諡貞懿皇后不忍遠葬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爲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請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靈曜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屯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亂忠臣將歸馬燧以諸將逆何安不克奈何自棄功名邪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與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閉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至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人未詳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縱擊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令押牙馬頔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于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田承嗣官爵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

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後二年卒以其姪悅為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貪縱陷害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

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

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

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載自盡晏謂李涵曰故事重

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稟進止涵從之

上乃貶縉而載妻子皆伏誅 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

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群

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

嘗飲酒聽樂。

秋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恐鹽戶減

稅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

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

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一千餘頃渭南令劉澡附

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

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

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

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問滉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

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 見前 十州之地

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

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

雖據七州……（小注，字跡模糊不可辨）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兗州人）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亦曰陽武谷在代州崞縣西今）

有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稱賀中書舍人崔祐甫（祐甫沔之子）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邪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黃裳萬年人）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

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小注，字跡模糊不可辨）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令早去之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

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忠臣族子）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李忠臣貪殘好色以妹婿張惠光為節度副使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因眾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知留

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illegible]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時議者[illegible]喪服常袞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二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illegible]遺詔羣臣朝臨而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以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至德之後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慄將上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illegible]

[illegible]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梨園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權任既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加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罷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illegible]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之珍奇禽怪獸之異草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荊山之陽及豹[illegible]鬥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

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遁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委任之（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興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太半以鹽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舊制三司常在朝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

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三司及請度僧尼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以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太原人）爲神策軍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爲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本名琇珪是始賜名）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愧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敘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隳弛將相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宅[illegible]京師中尤侈及是府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誠園璘孫無行資亦蕩盡劉忠翼本宦官恃寵貪縱與黎幹相）

名籍[illegible]役或女之三人勒代名。上獨恥貴妃子將不遜，令賜死。

罷常貢錦下匹服玩織組之事。

罷榷酒。

以張涉河中人。爲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爲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人。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他技，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是後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illegible]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爲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贊普[illegible]

沈既濟吳人。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之。議曰：選舉之法，所取者三，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五品以上及臺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所舉。[illegible]

以曹王皋明之玄孫。爲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號泣。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合兵二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時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illegible]

楊炎言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強，[illegible]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陝州安邑人。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illegible]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宗。爲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自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中蠹耗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縮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用歲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字務元汲人。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以其貪暴使戍武崗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武岡晉郡今爲州屬湖南寶慶府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臣訪求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至湖南國良書合陳國良數來求降乃從播遂反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下也來受降國良人驚遂出迎拜舉其手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德宗皇帝

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詳見。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宗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率爲官爲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土著也客不常居者。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馬氏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于楊炎後之爲國者[illegible]之賦必不[illegible]古今異宜故也。

罷晏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爲忠州刺史。

初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楊炎因欲爲載報仇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后[illegible]

大抵不[illegible]宮復先

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任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度支轉運等使貶忠州刺史[illegible]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 使[illegible]

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議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 [illegible]

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遺策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秀實報曰安邊卻敵宜以緩圖且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

[illegible]

光兼涇原[illegible]不就[illegible]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文喜以懷光嚴刻皆懼誅戮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遣將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已而裨將劉海賓斬文喜傳其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illegible]

六月築奉天城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頓莫賀[illegible]而自立遣使冊命之

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于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本

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前注見）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相州臨漳人）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遙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及是以冊遙上尊號上奉冊欲獻左右皆泣于是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詔以睦王述（代宗之子）為奉迎使者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言狀上喜使宮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亦自言是太后驗視者疑之及迎入上陽宮上遣宮女齎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高氏驗者走馬入奏上發羣臣入賀詔有司備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俎上高氏乃言為人所彊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焉）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荊南節度使庾準（常州人）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縊殺之然後下詔賜自盡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高下雖極遠不數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其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自天寶以來漕運不繼晏以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溺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秋八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突董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不豫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資九姓胡聞怒欲殺突董光晟乃殺突董等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

突騎而鞭之光晟擲兵捽擊并擊胡虜殺之擄留一胡
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使君
上爲之貶光晟爲睦王傅以慰其意後上遣源休送突董等喪還
冬十一月詔曰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定
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
于東序如家人禮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二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
餘斛。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寶臣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偽爲
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
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
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田悅請繼
襲上從之及是悅亦屢爲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
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
衆耳曏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
不足以止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田悅乃與正己
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陋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杞退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楊炎既殺
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屢表請晏罪狀攜貳之心蒙分詔
諸道密諭以發晏皆譖明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
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爲相不專任炎炎素輕杞
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
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河東人爲集賢直學
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
策將士獨不飲上使問之其將楊惠元人對曰臣等
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

相與爲援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鉏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爲什一。

以軍興故也。

田悅舉兵寇邢洺。

先是李正己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與梁崇義李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爲都統備之至是悅與正己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以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洺（臨洺今爲鎮在廣平府永年縣西有城）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留萬兵守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尚書有矣悅不能用（崞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大曆末改淮西軍爲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而兵少勢弱禮數最恭上欲以恩信安之又加二子官爵賜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及是著至襄陽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狠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荊南牙將吳少誠（幽州潞人）以取崇義之策干希烈希烈以爲前鋒。

以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爲濠州（濠州今屬江南鳳陽府）刺史。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一名埇橋亦名永濟橋在鳳陽府宿州北）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渦水注見前）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諡曰忠武）

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至是賜姓名）爵寧塞郡王郭昕（子儀弟子）武威郡王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爲伊州（注見前）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

之故擢官

楊炎罷以張鎰字季權[illegible]人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隳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爲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洺大破之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

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李正己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正己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注見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艽字茂初趙州人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爲易州注見時刺史孝忠以兵屬寶臣寶臣奏爲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多忌以迫殺大將召孝忠孝忠以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意耳遂得免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忠爲己患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趙州高邑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後更須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處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亦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寰宇記漢武帝所造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長安志唐秀士每年登科賜宴于此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此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贈丁太卿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
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懿祖祔之（且從[illegible]正太廟東向之）
自後從之
劉洽（宋州人賜名玄佐）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洧正己從父兄也奉州歸國遣其[illegible]）
（[illegible]鎮徐海沂觀察使[illegible]不從其請[illegible]）于是李納遣其將王
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洧遣牙官王智興（字匡諫[illegible]人）詣闕
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朝臣將兵
五千人與宣武（軍名二年改汴宋節度為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兵馬使
曲環滑州刺史李澄（[illegible]人）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

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
士卒皆奮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
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
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
走江淮漕運始通（又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復與田悅等合朝廷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壬戌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于洹水悅奔洺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在[illegible]水上）燧以鐵
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水而渡進軍倉
口（倉口[illegible]）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道洹水日往挑

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之曰賊
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俟軍發而止伺悅
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
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
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悅兵至火止氣衰燧縱
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
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
州降田昂（悅從兄）以洺州降（[illegible]城上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illegible]）

（[illegible]悅收族其家[illegible]州也夜半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燧與抱真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克[illegible]）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
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李惟岳發兵圍
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王武俊
爲衆所推惟岳疑之束鹿之戰使爲前鋒武俊自念
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己故戰不甚力而
敗邢州將康日知（[illegible]州）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
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卻敵

平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衞常寧與武俊襲趙州又使
武俊子士眞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衞常寧曰今幸
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矣常寧曰大夫歸國終爲朱滔所
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爲衆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
爲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爲然遂引兵還與士眞納
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衆莫敢動
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自李寶臣據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榷天下酒
惟西京不榷。
二月以張孝忠爲易定滄州節度使名其軍曰義武王武俊爲
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爲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
日可平以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爲恒冀
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鎭滔固請深州
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爲節度使又
失寶趙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
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恒冀故分
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
朱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鎭承襲將[illegible]趙爲之次矣若司徒矜魏而救之非特存
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說王
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illegible]
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燧抱眞合兵以取大夫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

功懇討欲與大夫共救田悅何背而以深州與大夫二鎭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
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李懷光討
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
送朱滔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
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
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將士亦各蒙
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倪冀滔默然而罷乃誅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

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其子
士眞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illegible]
而家破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毋貽後悔滔不聽[illegible]
[illegible]
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
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
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諭士卒曰
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資汝曹賦稅不意
國家無信今救南行乃欲汝曹自爲也衆曰雖知如

頭不搖尊待其力已盡乃欲見因事與務觸觀美謀於敵無己歸寺曹尚民已疲其剝削餘資何學但來周之不上傳

此皆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部引兵還深州密誘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遂取寧晉（寧晉本[illegible]名今屬[illegible]）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注見[illegible]）遂與滔救魏州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已而懷光與滔等戰于愜山（[illegible]在大名府大名[illegible]朱滔王武俊承其[illegible]）敗績（[illegible]）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叔明五世孫）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爲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仍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與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浸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恐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擠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爲之素使吐蕃上曰揆乃太老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事者不可揆乃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之紿曰彼李揆安肯來耶[illegible]初上即位崔祐甫爲相務以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冬十月以曹王皋爲江西節度使

皋至洪州（洪州南昌府今屬江西）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慎字[illegible]兗州人）王鍔（鍔字昆吾太原人）等擢爲大將引荆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慎嘗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遺慎七屬甲詐爲慎復書）

匯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至平中斬懷合江縣
入界與遣使數趙自所與大殺之由是得此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驟薦播儒厚可鎮風俗
遂以爲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
容論事播微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
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
復言也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奉滔爲主臣事之滔不可幽
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請與鄆州爲四國俱稱王而不
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爲
然乃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

王築壇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
曾孫李惟岳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
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恆冀團練副使會
俊有異志上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
上于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異日無成悔之何及
武俊忌其識及是武俊以華爲司禮侍書華不受內直
而死武俊又以爲常當稱疾爲內史監密稱教武俊子華乃發
殺之孟華史
不詳何許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
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
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
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
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即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過尉氏許陳州府

[illegible]

南合于潁之州
蔡河亦曰惠民河
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
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悅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
聞李希烈軍勢甚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
希烈稱尊號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
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遣顏真卿宣慰之
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
南判官薄有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
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
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應
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
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
元平爲人眇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液汙地希
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
圍鄭州東都震駭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

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兄杲卿事具前
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而恨
之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
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
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遂遣真卿宣慰希
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
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
真卿與其子書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
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
不變希烈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

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是月以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擊李希烈驟敗之遂克汝州擒周晃。曜翰之子。

江曹王皐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拔霜露黃州今湖北黃州府屬蘄見前蘄州。

時希烈兵柵蔡山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溯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艦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節度府治汝南郡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候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真卿為節度使希烈知之遣將殺之其黨寇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于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李晟圍清苑清苑後魏縣今為直隸保定府治朱滔救之晟軍大敗。

先是李晟請以所將兵與張孝忠共圖范陽上許之晟趨易州王士真走還北略恒州及是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奔易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遣宋端趣之滔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謝之然以是益恨滔李抱真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詐降說之林見武俊曰林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朕為四海之主毋寧不容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侯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乃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

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
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
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
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
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
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為
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
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
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
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
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
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竝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
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
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務于本而
務徒于末明技之所為乃傾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
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
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凡府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
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故祿山竊倒
持之柄一舉滔入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
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也
求亂則恨之後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
黠虜覷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
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
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
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
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
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與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
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

不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河中人）將
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
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
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
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聞瓊林大盈
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趨
京城上遣命賜帛人一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
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
矣不稅汝間架除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

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
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
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
寶繫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
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公輔愛州日南人）
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
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
矣遂行賊發含元殿譟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
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
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
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事具

（源休使回紇還賞薄光祿卿故怨泚）入見泚爲
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不知乘輿所之虛挖白
志貞王翃陸贄等從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嘗請城奉天）
奉天。○乃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
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平章事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久
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
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
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
見泚說之曰以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
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
泚不悅（上欲發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以爲然又聞群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舍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殺之[illegible]）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陰結謀誅朱
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
奉天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竊姚令言符令
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行
至駱驛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
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
士爲應及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
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
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
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
逸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
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
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
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鎰性儒緩好修飾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
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爲泚
所厚行軍司馬齊映（瀛州高陽人）齊抗（[illegible]之）言于鎰曰不去
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
亂殺鎰自爲節度使降于朱泚（上始聞[illegible]鳳翔將李楚琳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恐鎰不能入嘗得以爲變不測之禍上[illegible]計已決試爲陛下留一日明日鳳翔亂乃止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抗之孫[illegible]）

朱泚僭號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爲侍
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
滔爲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源休勸泚誅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爲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沇詣行在爲賊所得逼以官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泚亦[illegible]之）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以馮河清京兆人爲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爲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

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

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爲節度使況爲司馬

殺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

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爲盧杞所惑以至于

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

爲中書令翃誣寧遣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

爲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李懷光師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

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眞退屯臨洺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兵

拒泚遇于醴泉遊瓌欲監軍翟文秀曰當急趣奉天以

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泚

乃退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

疏曰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

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聖旨以興衰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于梁山在乾州破之乘

勝逐北賊伏兵擒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

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日月亦戰死于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

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十一月以韋皋皋字城武京兆萬年人爲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皋

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皋

中丞玉謂之曰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皋

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雲光從之皋乃先納

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

乃可入雲光易之悉納甲兵而入皋伏甲誅之築壇盟將

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

之遣兄平詣奉天詔以隴州爲奉義軍擢皋爲節度

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衆發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

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上以為行營節度使

李懷光以衆五萬入援方由涇懷光帥所部軍自道進屯蒲城（蒲城今同州府蒲城縣）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蒲津即蒲津關）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自襄陽入援）

（田緒圍軍兵馬使駱元光破泚將何望之於華州……元光本安息人宦官駱奉先養以為子遂冒其姓後賜姓名李元諒）

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泚日夜攻城（……雲梯……）

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力戰賊中流矢進戰不輟……偏附不能前而火從地中出……風勢甚盛……攻人皆為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以蠟書……值賊攻城乘間逾塹抵城下大呼曰我朔方軍使也乃縋而上上得表大喜即命舁韶至城上……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遂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必請宴賜留連旬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皋遣使貢獻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間道貢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

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

[illegible]爲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群[illegible]，則[illegible]亦不敢獨辭上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希烈陷汴、滑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拔襄邑[illegible]

江淮大震。陳少遊遣送款于希烈，遣使詣李納于鄆州

赦天下詔四方人心大悅……[illegible]

唐

德宗皇帝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吳師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群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以行之。上然之。至是，乃下制大赦，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馳至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

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illegible]，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illegible]……其赴奉天并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illegible]……之類，悉皆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illegible]……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強，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耆艾，嘗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孫廣、鄭賁、李綬、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趨火，景臻等遽止之。[illegible]……

五 瓊林大盈庫名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為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

百物無備，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蓋
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能以危而人不怨，悉所無也。
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
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
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
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
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
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贄復爲江淮宣慰安撫使陸贄宣慰江淮 同平章事
爲復奏言，今上固當宥其罪，悉宣罪惟其(?)…
以救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固攻上不使，又言：陛下

幸之初，學從光救，日用(?)…今日
陛下欲能…不…依阿…
責不能又當與…起之…
不可…江…曰…
江淮…江淮…
之
而復…
先是李抱真…遣賈林說王武
俊歸國，武俊許之，…
…

服見攻龍，滔宿乎武俊，拔秋曰：二月天子猶不能
事，安能自立乎？地方千里…
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納田悅，悅甚德之，使相繼至，是朱滔
使人說田悅，欲與其取大梁，悅不欲行，而不忍絕滔，乃
言曰許之…
…
…
…
…
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
人，發河間而南，入魏境，武俊大夫稿軍，入魏境，悅供承
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俱行。悅曰：昨將出軍，將士勒兵

不從，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不敢違，已令
孟祐五千從行，供軍之役，兵馬大將節日遣兵攻拔
數城，又縱回紇大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州
丁是詔加田悅右僕射，以武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
孚納爲平盧節度使
遣使發吐蕃兵
以韓滉…請出兵助討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
人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移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東渭橋…
盧杞等内不自安，遂行毀言…而忌其成功

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屯
咸陽累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
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久乃許之晟遂自咸陽結
陳而行歸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

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
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
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于地曰人臣反
則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左
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
不敬是欲反耶懷光曰我不反欲養銳以俟時耳懷光
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
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耶懷光殺之懷光與朱
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
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今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
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
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分明不能異心惟知
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
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而去 石演芬西
域胡人

李懷光反帝奔梁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illegible]
[illegible]聞之遣吏表奉迎將李建徽陽惠元尚與懷光聯營
懷光[illegible]襲殺惠元建徽才免先是陸贄曰咸陽還奏[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illegible]附[illegible]懷光[illegible]懷光
[illegible]進[illegible]不從[illegible]文[illegible]

趙貴約使爲變遊瓌奏之懷光復遣其將趙昇
鸞入奉天約爲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上聞且
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夏州人守奉天侯仲莊
于道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惠
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趨南山邀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
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
縱衆向東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
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加渾瑊行營副元帥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
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illegible]
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illegible]連兵勢甚盛
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
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
卑意[illegible]以[illegible]懷光慚而未忍擊
[illegible]士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州官張或假京兆尹[illegible]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
渭北[illegible]不旬日皆充[illegible]衆決志平賊
[illegible]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illegible]以
事中孔巢父[illegible]巢父[illegible]

至蒲州對其眾為陳逆順禍福懷光及將士皆[illegible]
[illegible]師之子也所[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逆與左右[illegible]及其將佐[illegible]
[illegible]城大呼謂眾曰諸君皆[illegible]之子孫[illegible]
若能共殺此賊[illegible]一千大將[illegible]
入私之資且日取朔方將士皆[illegible]軍陣乃定因[illegible]
爾等與父[illegible]

[illegible]

李懷光將何[illegible]

懷光以[illegible]軍之欲引軍[illegible]之令其眾[illegible]不
[illegible]曰若[illegible]朱泚[illegible]力是[illegible]欲[illegible]有[illegible]不
能從也懷光[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李[illegible]人[illegible]只取長安
[illegible]朱泚[illegible]行在如此[illegible]亦未[illegible]功
名猶可保也[illegible]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illegible]
[illegible]動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曰今且
往河中[illegible]長安未晚也[illegible]方諸[illegible]皆當
[illegible]所[illegible]許之懷光乃[illegible]曰[illegible]者之[illegible]眾
軍不從子宜速去[illegible]出軍門[illegible]曰不
意此軍一旦陷于不義[illegible]懷光[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約[illegible]中[illegible]光已反[illegible]下多叛[illegible]

以[illegible]懷光[illegible]怨怒內懼陛下為變外恐李晟
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
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
納之[illegible]

車駕至梁州

山南地薄民貧寇盜之餘戶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
窘上欲[illegible]嚴震[illegible]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
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
眾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
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
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
[illegible]

人知韋本準貞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盛何以救斷又不重虛名而靡施則資之立功者將何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殺張鎰事見前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瑕，又況亂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

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詐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illegible]陛下以[illegible]為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我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併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

[illegible]曰凡論事者[illegible]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illegible]虞[illegible]之[illegible]主聖所賢所當事之微只至[illegible]然則故之不可不爭也如此陛下又安可怒而勿念乎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于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于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之[illegible][illegible]多矣偏或怒其指過以貪不[illegible]下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識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乃掩[illegible]也過而遏論者指名而[illegible]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

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涇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illegible]遣人攻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

[illegible]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樊澤[illegible]

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既罷

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能召澤告之且命將吏以澤將

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

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從軍府遂

安

李抱真遣王武俊子南宮[illegible]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

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illegible]

[illegible]

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

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

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

悖于聯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將旌行見武俊敘國

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

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

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

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

滉喜曰君能此行請即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

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

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

自負一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

手有急則以相響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

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

[illegible]

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違，勝負同上，有掣肘之患。陛下無亂授之忌，久且吾上之權特異，臣不推不自用功，哲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鎮將至，悉召馬寔議之。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注 [illegible]城南有桑林。貝城在今廣平府威縣）。抱真列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保營，夜焚營遁。兩軍以務不能追也（滔歸幽州，恐劉怦留守開門，已乃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本名華，定州安喜人）。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使其將程華攝滄州刺史。華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恐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曰日華，令歲與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illegible]）。諸將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鬭，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城下（[illegible]）。晟移軍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使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壯，賊得成謀，非計也。賊出戰，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

牆二百餘步，泚兵樹柵塞之，萬頃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泚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遣兵追之，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illegible]）。晟斬李希倩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迺、程鎮之等，遣使上于公（[illegible]）。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虡不移，廟

[illegible]

觀卿故一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晟之作露布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也[illegible]

泚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

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

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

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泚

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

在[illegible]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上發梁州

詔以梁州為興元府[illegible]

秋七月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副元帥判官高郢李鄘說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

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

[illegible]

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

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

誰可代太尉領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及懷

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丙午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

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于三

橋[illegible]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

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illegible]

[illegible]李晟為之首渾瑊次

之諸將相又次之

以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illegible]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

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

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illegible]

以李晟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行營副元帥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數請往理不用命者因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以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晟至鳳翔討殺張鎰之亂者將士王斌等十餘人晟詣涇州誅田希鑒

希鑒晟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宴而入 希鑒不復疑[illegible]李氏以[illegible]之田郎 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引見諸將[illegible] 引出縊殺之入其[illegible]子[illegible]亦不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

宮在同州府朝邑縣西北 [illegible]後周武帝置

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已而度支以[illegible]

[illegible]不給冬春[illegible]方鎮[illegible]代[illegible]今[illegible]所[illegible]部將[illegible]同 [illegible]將[illegible]路[illegible]將[illegible]之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

晉州[illegible]慈州[illegible]隰州[illegible]吉州是[illegible]注見前

以渾瑊爲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以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故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曰知且言因降而授將使有功者踵以爲常未弭而輒奪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納符印而歸之已而燧從收絳州。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擁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奔蔡州劉洽遂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遂引兵趨汴州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

勉表請自劾還[illegible]此下李勉[illegible]至長安素服待罪 議者多以勉失守[illegible]不宜[illegible]上曰李勉公 忠[illegible]正而[illegible]兵非其所長[illegible]劉洽出勉麾下勉薦 衆以授之率[illegible]六[illegible]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十二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隍繕甲兵爲迎駕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聞之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皐字仲文）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爲朝廷耳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

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illegible]
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之大計也上釋然下泌章令滉歸
覲面諭之曰卿此右務朕不復疑　關中之糧貢運
致之畢至滉感悅即　將米百萬斛聽泌留五日即還
朝自送至江上冒風[illegible]　之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
十萬斛[illegible]
乎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
吾即日全軍渡江誅　汝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
曰滉不惟安江東　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
人矣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
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益深矣

是歲蝗大饑
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illegible]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illegible]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illegible]
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illegible]
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
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
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
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神祇同棄
[illegible]之寵必失百姓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
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手而起上大怒[illegible]左右稍
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
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
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
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于桓靈今
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illegible]
[illegible]燧敗李懷光[illegible]
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馬燧軍寶鼎敗[illegible]于陶城
斬首萬餘級分兵[illegible]城通河中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南逼河西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等兵于渾瑊
共取朝邑[illegible]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
非汝父兄則子弟乎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悲晏遂
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illegible]因案貨財飾車
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illegible]

之

以曹王皋為荊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韋皋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

滔為王武俊所敗不能軍上表待罪遂病死將士奉劉怦知軍事詔以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是秋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敕燧與臣同辭借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與馬燧俱辭而行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

謁泌慰撫之抱暉將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詔停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初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元光使白燧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

[illegible]

用兵不已違也今乃欲詔不違多衣將偏諸軍至河中
[illegible]河中將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
娖隊矣[illegible]
上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將千人[illegible]降燧[illegible]七人餘皆不問
[illegible]
二十七日朔方元光[illegible]徐庭光[illegible]殺之入見馬燧頓首
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
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
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

分於邠寧[illegible]
[illegible]
加馬燧兼侍中
[illegible]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illegible]河中[illegible]
自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四方行沂者自懷疑懼

[illegible]

言將討淮西生事之人必行將復起乃上奏言之曰
[illegible]
上從贄言詔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以張延賞爲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illegible]延賞入相晟表
陳其過惡上重違晟意以延賞爲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illegible]
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
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illegible]事于漕運
以在江外[illegible]役使[illegible]之[illegible]漕運
時使漕運租賦[illegible]遣官送京師令宰相
分判[illegible]與戶部侍郎元

殄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錡悉奏論其過失錡之[illegible]

行之已久中外安之錡既改之事多不集及元琇久[illegible]遭沒罷後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崔[illegible]功以其罪度支勑運等使[illegible]所倍之皆改之[illegible]

二月汴州開通道渠成

泌自集津[illegible]門東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illegible]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

希烈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以曲環為陝虢節度使

陝虢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吐蕃入寇使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

時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以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作能容以積財得[illegible]戍卒使以所齎絹帛寄于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亡以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一二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又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遂使府兵之法不復可行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

[illegible]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祕不發喪殺行軍司馬馬鐩觀察將兵塞門劉元佐[illegible]出師境上宣人皆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illegible]以賈耽[illegible]克寧悉取軍資夜出[illegible]之始盡

京城戒嚴

吐蕃[illegible]及好畤[illegible]故京城戒嚴畿民聞之上復欲出狩[illegible]上言其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大臣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襲吐蕃于汧城[illegible]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分注）……晟……使……攻拔之……遣……晟……遣……引兵……

冬十一月，韓滉、劉元佐、曲環俱入朝。

劉元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相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帥諸婦女往填宮也。（凡叛者……入宮……）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元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李晟入朝。

七忌李晟功名，曾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其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讌，晟表薦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初，晟為其子請婚于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文士難犯，外雖和，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南詔異牟尋請內附。

初，南詔王閣羅鳳陷巂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復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恤惠，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皋至，招撫境上群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群蠻求內附。皋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相位，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貶齊映為夔州刺史。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渾，襄州人。）

韓滉恃恩專恣，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

官吏未按治，不勝滉意，滉所引悉正色讓之，曰：先相

公以褊躁為相，不逾歲而罷，今公……何拷

吏于省中……殺人……

之。少弊，減跡。

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見其端坐，終日不左右顧，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滉應乃嚴毅，門承儉素，衣裘十年乃易。及是病卒。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是後始分置浙江東西二道，各置觀察使，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病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鳴沙故城在今寧夏中衛縣東。以人行沙上有聲，故名。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等將之，收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薨，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朝廷，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乃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節制。晟在鳳翔，謂賓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慚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先是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舊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及是澣還，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土梨樹在今平涼府鎮原縣東。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平涼川在今平涼府平涼縣西。初韓滉薨，劉玄佐可使收河湟，事委玄佐，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大臣皆懼，張延賞以李抱真不肯為用，故。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什餘人，怨嗟盈路，延賞所減官並復故。

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不克，事洩，為少誠所殺。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皐為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襄州今襄陽府，復州今安陸府，唐州今南陽府。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

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
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
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
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戎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
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
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
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
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
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
餘里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
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

勢尚結贊請各以甲士列壇東西又請各遣遊騎
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
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
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
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故馬不傷伏身馳十里銜
方及馬口縱兵追擊將卒死者數百人崔漢衡等皆
爲所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
騎乃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
福也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
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
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

兵臨近鎮上大驚將奔日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道
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而止
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
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
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遂馬燧之姪
弇詞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
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
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聞
尚結贊之言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
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
卿愼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
與人爲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
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
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
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衞之
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
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
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
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

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爲詹事

初上入駱谷衛士多亡李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郜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以韓潭爲夏綏銀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于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爲節度使帥神策軍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鎭夏州

以元友直爲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鎭州縣多違法聚斂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

敢言臣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以應本道使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隱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爲欺隱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友直句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旣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檢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罷戍卒屯田京畿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

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三年而代今戍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爭事數與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直則貞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縕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於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婚上召

[illegible]

富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人謂泌曰吉凶不可知彼欲先自御與如何泌曰必無此慮太子起敗退孝肅泌身不前則事不可知[illegible]日下聞主英實歸召泌泌謝因非辭歸言吹今日何無一及文犬了仁孝誼無他也自今至內夜殿家非指謂累于中忒恐日賀因門戶殺盡畢矣電修上覺不可復司顯位後哥上思論不詐舒王各諸代宗子鄭王邈之子帝愛之取爲已子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一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陛下所以不可回紇者非以陝州之恥邪（回紇辱上事見前卷）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邪是後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illegible]曰陛下不[illegible]

下宜之也上曰向嚴對曰以爲業將兵勤國難[illegible]陛下非朕合[illegible]不[illegible]

起鄉當是之時不敢言其所以者前此丁上意中欲戰十日天下之事靜不寒心是以此乎與親之則已蕃是乎不[illegible]已爲是丈下謂李晟馬燧曰朕欲與回紇[illegible]泌言自覺少理則以爲如何皆對曰[illegible]必心可以[illegible]乃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又有何罪近[illegible]國之兵陷河隴數不乎之也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乃百代必報之讎爲可怨耳上曰朕與回紇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吐蕃臣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讎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在平涼府涇州西三垂南絕北皆高所爲涇西要地）

先是吐蕃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駭虜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至是復陷連雲堡涇州恃連雲爲斥候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已而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冬十月李忱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忱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

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號哭曰晟族滅矣
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
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
所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游瓌
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
無連及者游瓌以欽緒故委軍入謝上遣還鎮

大稔詔和糴粟麥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
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
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
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
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
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
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卷之五十八 唐德宗皇帝〉

戊辰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駱元光賜姓名
為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問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
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
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
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敕下之物準時估以稅錢折之不使姦吏因
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京
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
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illegible]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
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
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
矣且立廟京師將召巫風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修葺
之而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
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是歲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今在羽林龍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貢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卷之五十八 唐德宗皇帝〉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
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
掠人畜而去

六月徵陽城[illegible]為諫議大夫
[illegible]
[illegible]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先是邠寧都虞候范希朝有[illegible]得眾心游瓌將殺
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左神策軍及游瓌以病求歸詔
以張獻甫代之[illegible]作亂[illegible]
為[illegible]斬之[illegible]

而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今爲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仍請改號回鶻許之乃冊合骨咄祿爲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帝之女妻之明年冬天親可汗死立其子爲忠貞可汗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瀘水之北瀘北見前韋皐

乃詐爲遺雲南王敘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唐縣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是以塞其越嶲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始弱矣皐遣兵拒擊破之于清溪關外關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南與寧遠府越嶲衛接界其地連山帶谷夾澗臨溪

自陳按圖將爲控衆

十一月以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埇橋見前爲咽喉地屬徐州鄰于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横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子懷直自知留後明年以懷直爲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爲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伸爲景州刺史景城見前弓高縣漢置後魏故城在今東光縣西南景州今屬河間府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

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于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向來紀綱顯貶倖佞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屈而辭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深峭

[illegible]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庚午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爲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册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壟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新沒代功所敬景略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illegible]

吐蕃陷安西

先是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illegible] 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與沙陀酋長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

辛未 七年春二月 [illegible] 秋七月以其子 [illegible]

八月以陸贄爲兵部侍郎解內職

竇參惡之也

[illegible] 冬十一月以吳湊爲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行 [illegible] 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爲陝虢觀察使代參黨李翼

壬申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卒

元佐卒將士推其子士寧爲留後監軍孟介請于朝 [illegible]

夏四月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爲郴州別駕 [illegible]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忌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元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元死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于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而議者或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以其子師古為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上言度支準平萬貨刻斂則生怨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時四十餘州大水（溺死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以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經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仇敵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發京北人）宣撫諸道

九月減江淮運米給京兆邊鎮和糴

從陸贄之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十二月以柏良器（[illegible]）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illegible]）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

從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以待有水旱代民田稅
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二月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以竇參為驩州[illegible]司馬尋賜死

初參惡左丞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殺參之罪不明白上使報臣得以為蘇參之負從天下共知至于潛蓄與國事跡暧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官婢參弟姪等不甘竟賜死于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河南人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 [illegible] 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以為不可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于是憬反疑贄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皋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 [illegible] 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異牟尋遣使詣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皋遣使慰撫之

秋七月以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以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處事每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 [illegible] 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所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

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奏延齡以常賦支用未盡者為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眾口喧于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上不從。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謚曰忠武。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諭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

其國之子遊釁不若絕之于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給其理必寧息上不從

唐

德宗皇帝

甲戌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在今大理府太和縣西，一名靈鷲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頂如玉，蒙氏封為中岳，神祠峯之麓。）先是

吐蕃徵兵于雲南異牟尋許發五千人與之乃自遣五千人前行異牟尋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牟尋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以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為冊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illegible]）

以六月以義成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抱真惑方士之言[illegible]不食而死）其子緘秘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字[illegible]州人）素以義勇聞已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

[illegible]

以軍事委延賞守。進于謂鎰曰：朝廷已知相公捐節，合

王延賞權知軍事，侍御宜發我行服。鎰惶然出謂諸將

曰：朝廷不許鎰宰，承諸君意何如？衆莫對，鎰乃發，我守

進召延賞宣詔令鎰事，延鎰赴東都，尋以延賞為節

度使，賜名處休。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裴延齡惡[illegible]處之不疑，上欲[illegible]

[illegible]

毀人禁闈外事，故親厚之舊臣畏其有寵，莫敢言。陸贄

獨以身當之，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illegible]

[illegible]

延齡益厚，[illegible]之八指也，贄所引之，既而有[illegible]于贄。事見

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趙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

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過
[illegible]
[illegible]也

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

貶陸贄爲忠州別駕[illegible]

裴延齡譖[illegible]李充[illegible]陸贄[illegible]

人罪民流[illegible]吏多[illegible]

中傷[illegible]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

馬芻上[illegible]延齡[illegible]爲[illegible]忠州別駕充[illegible]

[illegible]州長史[illegible]自此上復爲諫議大夫[illegible]

不[illegible]

紛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可業

五月以李說[illegible]爲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

李說爲留後說深德定遠奏請監軍印從之監軍有

印自此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成德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二月以李齊運爲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爲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至是

制以文場監統軍亦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字文明鄭州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賴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請要亦有由其門者矣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官俸或增斂百姓或減刺史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爲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爲行軍司馬萬榮子迺爲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

至汴州宣武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欲殺守進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執迺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宣武節度使以惟恭權留後晉不遣人迎恭惟恭亦不遣人迎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
八月乙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拔爲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人稱侍御史為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死。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諫議大夫崔損為延齡所薦上即以為同平章事崔損字至無元翁之從孫）

冬十月以韋渠牟（遠賢孫）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宮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卿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翰林學士韋執誼（京兆人）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為上所親狎（渠牟少為道士上誕日與三教講論蘇虎既而以儒士奏之渠牟辯給上悅之自四門博士旬日間遷補闕至諫議大夫）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丁丑十三年春正月築方渠合道木波堡（九域志環州方渠縣有木波鎮合道鎮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方渠廢縣及西鎮故址俱在今環縣）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曏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素所畫之謀也）

以姚南仲（華州下邽人）為義成節度使

初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拒之盈珍曰盧侍御所言公我何不從也及是復卒詔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盈珍欲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故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盈珍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將與交結造殺之自擅）表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騎吏以聞上與之遂召還盈珍）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壞陛下

此耳且天下如盜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盜珍仍使之復官。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illegible]為左衛將軍尚公主。

[illegible]帝之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嫁時上許之拾遺蔣乂[illegible]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聽命趣[illegible]嫁之期遂成昏。

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illegible]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上不聽。

戊寅 十四年秋八月以[illegible]神策統軍

時禁軍[illegible]遂[illegible]

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illegible]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由陝虢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吳少誠叛。

少誠遣兵侵掠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隨鄧陳許留後上官涚[illegible]以遣將救之敗沒少誠進圍許州朝廷以涚為節度使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illegible]諫止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illegible]

[illegible]

貶陽城為道州[illegible]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illegible]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道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己卯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剛刻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軍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之子舊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安詔以為節度使賜名曰全諒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厚進奉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

……

以韓弘滑州匡城人為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擒出斬之選卒三千與諸軍擊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以來凡五作亂……弘入……十……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溵水。……委監軍統制諸將為少誠所敗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諡曰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遇之甚厚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惟瑊奏事不過者……其奏不下也瑊獨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溵水之南也大潰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略既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大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於溵南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地名在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南已而少誠引兵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京兆萬年人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判官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韋夏卿為宣慰使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比……表求旌節朝廷不

詔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初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從事李藩泣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出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中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杜兼字處弘正倫五世孫李藩字叔翰趙州人

秋九月以李元素字太樸密之曾孫為義成許滑節度興元元年更號義成軍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眾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賈耽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爵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

辛巳

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以高固本[illegible]奴瑊以[illegible]有[illegible]固以名之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寧州刺史劉南金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閉門不納眾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諾軍能用吾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品唐內侍省官名薛盈珍往詢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眾前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韋皋大破吐蕃于雅州今為四川雅州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敕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皋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維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維州故城在今四川茂州保縣及昆明城唐屬巂州後復沒吐蕃今為鹽源縣屬四川寧遠府明年吐蕃救維州皋擊敗之擒其將論莽熱吐蕃遣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皋以兵千設伏以待之虜眾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莽熱上赦之

冬十月以韋皋為司徒南康王

壬午

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夏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未 十九年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眾。宦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

時賈耽齊抗罷相。遂以郢珣瑜並同平章事。

貶韓愈為陽山令。陽山漢縣今屬連州

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為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迪簡京兆萬年人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略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從史其先元魏將盧氏後徙居不常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眾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事之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迴旋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

翰林待詔王伾杭州人善書。王叔文越州山陰人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淳後更名質吳縣人呂溫溫字和叔渭之子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孫韓曄滉族子韓泰字安平陳諫史不言何人柳宗元河東人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異長安人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乙酉 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順宗。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
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
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次公字從周河東人等草遺詔宦
官或以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
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名純太子之子即憲宗
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
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內西苑北角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
明日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
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
林中使決事伾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于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于中與相倡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以遺詔示
師古師古欲乘國喪侵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歲
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
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元素告
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
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計窮且聞
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貶李實為通州長史通州屬魏混(?)…今州…

實殘暴掊斂及貶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知文義好言事
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
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俾韋執
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求聽謀議汲汲如
狂互相推獎偶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
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
伾亦求為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歲月進奉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

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
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
乃去或相聚飲于酒肆食畢不付錢或被毆詈或時
留蛇一囊為質賣者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
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
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
贄之貶也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忠州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益與深交李吉甫字弘憲…稱之明州屬…今…忠州…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于貞元十九年拜司徒）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議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字伯蒼平一之從孫）為左庶子

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強直名止之竇群字丹列京兆金城人）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等以廣陵王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誦杜甫題諸葛（甫字子美鞏縣人）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質侍太子每欲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惶懼而出陸質即陸淳避太子名改）

門下侍郎鄭珣瑜稱疾不起

既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嘗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與執誼遂與同食閤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

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專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泰有籌畫能決大事叔文等所倚重）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寧化縣今屬汀州）

宣歙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

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之執誼初爲叔文所引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將佐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

以其子執恭爲留後後賜名權

秋七月太子監國

先是韋皋表請太子監國皋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紊亂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荊南裴均字君齊光庭從孫河東嚴綬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俱文珍等以黃裳滋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爲開州唐置今四川開縣是司馬叔文爲渝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是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是爲憲宗

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荊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皋卒諡曰忠武

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寶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畫像爲土神祀之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于溵水逃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字居業同平章事

貞元中餘慶爲相以忤戶部侍郎于頔頔音笛毀之坐貶郴州[illegible]及上即位復以爲同平章

事敍年錄錄
始令史官撰日曆。劉友猛曰日曆之名始見于此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已又貶泰等為遠州司馬。
冬十月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其政尤多。所欲削不離藩鎮。有天下之難而心猶忌恐生事。氣待於下則專任宦官。思其實則聚斂掊克。自古治亂久而反愈弊于偏遠而德退野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無所不治。宦官名事而猶命。危貧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其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敗。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
十二月以劉闢字太初為西川節度副使。韋皐字文明京兆萬年人
行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韋皐卒劍南支度副使唐六典凡天下邊鎮節度使皆以副使判官為之
劉闢自為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又以新即位力未能討闢因授闢

節度副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鄭絪同平章事。
絪由翰林學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幽州人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林蘊字復夢莆田人
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討之。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注見前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

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精以法度政綱蓋繫於殺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成功兩河皆負其瀆之也上皆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成勳勢必致或害其職爲河爲而可萬乘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內外雖安勢而不可自服遐爲上下有分紀綱有敍苟無賢才而委任之有功者賞有罪則刑則諸不盡力可以勞于求人而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予丁論書漸申明擇之事皆自可存其人主所當觀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隋自決行簡書事躬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代北複姓）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徙家太原）及弟光顏（了光）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鬭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

于是元稹（字微之）獨孤郁（及之子）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蕭俛（字思謙）沈傳師（既濟之子）出焉上以稹俛爲左右拾遺居易爲盩厔尉傳師爲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預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召見之際風論形容蓋言之宿尚不能同平生之瞻顧況已行之詔命而欲以咫尺之書收必不從之誠亦難矣頃陛下時御延英召對使君所陳須之後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見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又請以稹文爲就傅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巡對國語云轉對貞元中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後罷）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財賦職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師古卒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爲節度副使總軍務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後○

九月堂後主書（堂後官也）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代宗時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爲之）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昵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

舍人李吉甫亦以其事論劾去之上令宰相閤中書西門
投揀書得蒸卷賜死籍没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

先是崇文破鹿頭關（在今四川漢州德陽縣北以鹿頭山名）進軍拆詔
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至是崇文復拔劉闢河東
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
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江（[illegible]竹縣下流至漢州入雒[illegible]今名白亭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
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幽州范陽人）追
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
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

韋皋封南康王故事從容指揮一境皆平（先是知邛州從事[illegible]）

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悉合事宜崇文素憚劉
澭黃裳使謂崇文
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
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illegible]）山人李渤（字濬之洛陽人）為右拾遺

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嚴礪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

嚴礪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還戍梓州軍士
怨怒謀作亂礪聞之夜召入城悉殺之上以礪斬何以得
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其麾下闢以不殺詔從故汝曹
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邢泚等拜謝請
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承璀閩人）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摩尼[illegible]中國之僧[illegible]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置寺
處之（其後往來寖多[illegible]遣歸其國）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
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字弘中聞喜人）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
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
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
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鎮臨州定遠（定遠在唐初朔方城今寧夏衛新渠縣北）兵隸焉以華

旨奏任邊將也（希朝以宿衛舊將乃用為邊將之弊）

李錡反制削錡官爵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伏誅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制削錡官爵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討之（時常州刺史顏防斬鎮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湖州刺史辛祕亦斬鎮將趙惟忠[illegible]蘇州出戰西蘇州府今蘇杭嚴州府是蘇洪俱見前）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趨城執錡械送京師（時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何賀之有）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illegible]帝議大功以上詔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免之）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請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一年請監軍曰西川為宰相迴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予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又（嘗問絳曰諫官多謗訕朝事實朕欲擇其尤者一二人黜之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又嘗問曰卿之言者[illegible]以今事有違實[illegible]稱但一二而已）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傳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illegible]

總計天下方[illegible]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illegible]

十五道（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

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戊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付急遞。（急遞謂驛遞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彈奏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

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牛僧孺（僧孺字思黯，隋牛弘七世孫）、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於陵字達夫，太尉震之後）、韋貫之（本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涯，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于藩府。（[illegible]）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illegible]）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執宜朱邪盡忠子，沙陀入中國始此）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沙陀降吐蕃事見前）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

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部眾亡者大半。餘衆入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少田，多仰四方之來，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

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節，則諸鎮皆生覬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鎮在鎮自討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諸鎮效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玄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留州。送使本道，留州本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于民。有司定物價，以省估為準；就實估，謂以時價以多取錢于民也。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府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或可得之，垍必不可。

李吉甫罷。

吉甫疾，醫者夜宿其家。御史中丞竇群劾吉甫交通術士。上大駭，訊之無狀，群坐貶。吉甫亦乞免，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鄧公杜黃裳卒。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是外天下皆所屬望，至是卒，年七十，贈司徒。

己丑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己，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劉栖楚，趙州人。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上乃出內

庫二千緡帛以賜將仍禁餽貢

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 均[illegible]人劍均節度山南東道 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宗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以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河北諸鎮與承宗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萬一有勳成之請非鄰意者再呼之人再入彼必自以為攻若不得人與師致討設復者相交結援兵玩寇進退覆利而然費之人成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恐征之亦未可輕舉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將以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illegible]不解職亦未奪命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以沙陀在靈武近吐蕃恐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於定襄川唐定襄縣之地也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後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寧武府神池縣東北之黃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北一名黃瓜堆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搆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敍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秋七月貶楊憑字虛受弘農人為臨賀漢縣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尉

中丞李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字載之略陽人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于朝數日李夷簡奏晦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嵩之子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遣兵劫之以歸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撓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

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illegible]

不赴[illegible]

遣京兆少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

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illegible]田季安使[illegible]謂承宗

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illegible]

[illegible]

以許孟容[illegible]長安人爲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

立期使償曰期不足當死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

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

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昱不可得上嘉

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冬十月制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爲招討

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承宗不奉詔制

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爲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

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曰國家

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已非令典[illegible]

[illegible]

諫議大夫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

中呂元膺[illegible]右補闕獨孤郁亦極

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

慰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月吳少誠死牙將吳少陽[illegible]自爲彰義留後

初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及少誠死少陽遂自爲留後至是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明年三月遂以少陽爲淮西留後尋授節度使

庚寅 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先是幽州牙將譚忠絳人使于魏博田季安方與其徒謀出兵以拒吐突承璀忠聞之往說季安[illegible]

[illegible]

已而忠歸幽州復激劉濟使伐趙[illegible]

[illegible]

時諸軍皆未進濟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

醢以狗乃自將兵七萬攻趙拔饒陽束鹿[illegible]是諸軍皆會于定州及是承璀行營戰合不得頭承宗戰屢敗大將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illegible]

[illegible]

貶元稹爲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群字敦詩武城人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夏四月吐突承璀執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送京師以烏重胤爲[illegible]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志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

緝伺得其陰事烏重胤款要增言于上曰從
史狡猾驕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
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
博伏壯士擒縛之送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
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
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節度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
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驩
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
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罷

兵乎是制先帝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
營加劉濟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留務（河北三鎮[illegible]各置）
（[illegible]以緄長[illegible]之[illegible]副大使[illegible]）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有疾
總與判官唐弘實等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
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將殺總因
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垍言于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
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

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
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
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
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
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
茂昭悉以籍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
孫染于污俗茂昭既去都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

亂將士共殺之奉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
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
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
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
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
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鍔在
[illegible]元[illegible]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illegible]鍔
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
萬人馬有七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
萬緡[illegible]復欲[illegible]平章事李藩[illegible]以鍔在太原雖頗著
績效今[illegible]之天下[illegible]
令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作乃止）

裴垍罷爲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李絳爲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
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爲自計則得矣，如陛下何。
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
上遽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
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
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
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
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
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辛卯
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自淮南召還，復以前官秉政，上尊任之。
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詔授吳少陽淮西節度，吉甫
既見上，將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使假印節與吳少陽，
臣爲陛下恨之。上色變，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

及神仙事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學仙之效具在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以李絳爲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
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絳曰：守土之官厚斂
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
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
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
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
往驗，未返，上遣中使品官內侍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
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于
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illegible]爲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爲
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益市
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
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冗官，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
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

[illegible]

衣冠之衆也。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
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請以冗員併
制。二品月俸三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
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
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限約，李泌隨事增加，然有名存
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
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并定俸給之數。于是詔段平
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
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illegible]人梁悅報父讎殺

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
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
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之，則傷孝子之心而
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
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
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illegible]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爲淮南監

[illegible]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賂二十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
死。事連承璀，故出之。上問李
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
此家奴耳，向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私恩，若有違犯，朕
去之輕如一毛耳。

[illegible]

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復用，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
逢迎上意，而絳梗直，數爭論于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
言。由是二人有隙。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子寧卒

大稔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錢者

于頔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

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群爲中書舍人

上命翰林學士崔群與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爲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稅上嘗與宰相論事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爲皇太子[illegible]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風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召牙內兵馬使田興字安道延玠之子爲都知兵馬使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之不果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illegible]能自堅[illegible]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後自列[illegible]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得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與諸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尋賜名弘正

因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自田承嗣據魏博傳至懷諫凡四世四十九年興以聞上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

俟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
心非今日比矣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
非恩出不次無以深結其心上從之除興節度使制命
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字中立河東人）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
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
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
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
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

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
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
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
姓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
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
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
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度屏僕從
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置振武（振武州地在今陝西府谷縣神木縣□故□振武軍領麟勝二州）天德（注見前）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
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
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
千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
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
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
處分比及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
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
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

不敢入寇矣上曰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
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官所沮而止

唐

憲宗皇帝

癸巳 元和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上以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罷于頔為恩王傅。（恩王名連，代宗子。）

初頔在山南，擅權，上畏其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因諷使入朝。（德宗時頔同平章事，及是徵拜司空奉朝請。）頔以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唐置，今廣東雷州府是。）季友等皆貶官。（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諭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沒其財入官。）

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此中受降城也）于天德故城。（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illegible]）

[illegible]

先是，振武（[illegible]）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illegible]）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illegible]）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illegible]）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illegible]）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

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

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嘗謂宰相曰：[illegible]）

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絳罷，召承璀還，復以爲左神策中尉。

夏五月，復置宥州。[illegible]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illegible]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弘靖，宰相延賞子，少有令名，歷河中節度使，及是遂入相。

自張嘉貞及延賞、弘靖三世爲相，時號其里第曰三相張氏。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悰，佑之孫。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婿也。上嘆郁之才，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illegible]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illegible]所生。[illegible]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悰與公主[illegible]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吳少陽死。

[illegible]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掠壽州茶山[illegible]以實其軍。至是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illegible]

以烏重胤爲汝州刺史。

李吉甫以爲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疑。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

冬十月，同平章事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吉甫爲淮西地圖，未及上而卒。上敕其子獻之，以貫之同平章事。[illegible]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illegible]

[illegible]……是而……所以……非正道也

富分幣[illegible]……諸將皆[illegible]……行營將厚給其家[illegible]……公[illegible]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唐置今廣西柳州府是）刺史劉禹錫為連州（[illegible]今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故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註見[illegible]）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雖坐廢名益[illegible]……時在柳州……者皆[illegible]……作元[illegible]）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刺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遂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人情恟懼而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傷裴度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illegible]）

（[illegible]……先發……朝廷之辱……宗……[illegible]）

以裴度同平章事

[illegible]能[illegible]太宗之業者也

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穀，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圓淨本史思明將，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捕者得之，欲鎚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嘆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是冬盜焚柏崖倉獻陵寢宮，不詰。明年盜復斷建陵門戟。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宦官以樹援，擁眾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姿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出為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徽字蔚章，吳郡人。蕭俛字思謙。罷。

時群臣請罷兵者眾，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詔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

聽諸軍討王承宗。[illegible]相繼[illegible]昭義節度使郗士美[illegible]破成德之衆于柏鄉。（柏鄉今屬直隸趙州。）

二月以李逢吉（字虛舟，[illegible]）同平章事。

逢吉知禮部貢舉，未已事，詔以禮部尚書王播[illegible]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illegible]

夏四月以皇甫鎛（[illegible]人。）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在今河南府遂平縣西南[illegible]）[illegible]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貶韋貫之。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爲吏部侍郎。

九月李光顏烏重胤拔淮西陵雲柵。（在今陳州府商水縣[illegible]）

久之，光顏、重胤敗淮西兵于陵雲柵，及是遂拔之。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師道聞[illegible]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字元直，聽之兄。）爲唐鄧節度使。

先是高霞寓兵敗坐貶，以袁滋爲彰義節度使，理唐州。滋至州，與元濟閻其新興柵（宋白曰：柵在吳房縣西北，吳房故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

恩惠懷賊賊易之曰吾示之以不測彼必以吾爲怯而懈惰然後可圖也（郾西人神怨不曾備）

初置淮潁水運使

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本漢項縣隋改項城縣今屬陳州府）入溵輸于郾城以餽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丁酉 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勅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即鐵城見上）降

李愬遣十將（軍中小將校也）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擁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既而董昌齡蔡人以郾城降（元濟以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昌齡乃降李光顏）元濟聞之大懼時董重質守洄曲（一名時曲在溵水東南溵水于此折而北流故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郾城縣北有洄曲汝南郡有…）

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字慶之史不詳何許人）

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在遂平縣）祐帥士卒刈麥于張柴村（張柴村城）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愬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諸軍亦日有牒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祐悲喜乃署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出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恨愬愬獨欣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朗山隋縣今爲確山縣屬汝寧府）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歲貢蚶[illegible]蛤[illegible]淡菜（[illegible]反小于蚶而[illegible]其文如瓦）水陸遞夫勞費甚[illegible]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崔羣同平章事（考唐書憲宗紀崔羣同平章事在[illegible]年七月丙辰與裴公使淮西制同日俱下通鑑因之綱目移在九月今改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請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命度以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宣慰招討處置使以戶部侍郎崔羣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字會元扶風人）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

逢吉忌裴度與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為東川節度使（[illegible]）上不悅逢吉罷逢免用宿（孤宿本集人自云蕭）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往亡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日為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老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烽子守烽燧者）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

雪甚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自以為必

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

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

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

開門納眾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

應者近萬人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

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

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

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攻牙城毀其南門

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元濟請降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

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

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

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公始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者眾人皆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

以李鄘同平章事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

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既歸遂引鄘為相至京師恥由宦官進辭疾不入見不視事未幾罷為戶部尚書

裴度入蔡州

度建彰義節將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櫜以藏弓鞬以藏箭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

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

尊度乃受之遂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

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秋租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誅吳元濟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為故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李祐以功授神武將軍重質既降上以其為元濟謀

主欲殺之李愬先許重質不死乃貶春州司戶

以宦者為館驛使

驛是可尺

舊制御史一人知驛至是始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

裴潾上言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

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在於初今交付始

上不聽。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請納質并獻三州。

以李師道謀逆命，蘇條、高沐、郭昈、李公度畏懼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昈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illegible]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時李鄘羅相，遂以夷簡同平章事。[illegible]數月，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以才不及度，求出鎮。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北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乃得出。以[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illegible]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illegible]

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田弘正為之請，上許之。田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

[illegible]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先是上謀討師道，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鎮滑州。及是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程异同平章事。

初，內[illegible]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illegible]上遂以[illegible]

[illegible]

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

崔群極諫其不可上不悅度自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

[illegible]

後巧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 山名在今台州府天台 [illegible] 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道鄆州

先是弘正請自黎陽渡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等相阻則必為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 楊劉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渡河津要處 渡河直指鄆州則賊破膽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illegible]

己亥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潮州唐置今廣東潮州府是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以為昔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眾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之[illegible]李師道發民治城塹修及婦

[illegible]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萬兵入城西矣先是賊遣人入關賊殺宰相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注）察其獄終不能窮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潛圖潞律吏卒案乃知殺者皆吏卒及賊將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發因只諸道支郡（也充部）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言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若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排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元衡從父弟）上疏言之鎛自訴于上上曰卿欲以私報鎛耶乃不敢言（[illegible]）

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武進至郛將　肅用之）悟將兵屯陽穀（陽穀縣屬濟州今屬兗州府）以撫官眾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譖諸師道曰悟收眾心恐有他志師道召悟還　使行營兵馬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陰以帖示之悟殺暹謂眾曰將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從者皆立斬之眾懼皆曰惟都頭命（軍中謂都將爲都頭）乃令士卒夜半飯行人銜枚馬縛口（[illegible]）未明悟先遣十人宣言劉都頭至

比悟軍至城下城中眾譟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過數百皆投弓矢于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李正己據淄青至師道凡五十四年而滅）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用侍宴陳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且鄆州[illegible]所欲也[illegible]）

以劉悟爲義成節度使

[illegible]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illegible]

令狐楚同平章事

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

弘與表請留京師故有是命弘靖鎮宣武繼弘嚴猛之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

[illegible]

戶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陝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illegible]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于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illegible]

[illegible]

象古以貪縱苛刻失眾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洞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殺象古

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illegible]

[illegible]

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詰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瘴死安南乘之遂殺都護[illegible]

[illegible]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illegible]請兵行[illegible]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

出[illegible]皆大[illegible]奏敕[illegible]大殺之

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之。

[illegible]罷。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

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鎛[illegible]上[illegible]而鎛欲增孝德字，群曰：有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恂懼。群具以聞。鎛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為然。出群為湖南觀察使。[illegible]見中外切齒于鎛。

以狄兼謩（字汝諧，仁傑族曾孫。）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謩才行，擢左拾遺。（楚以兼謩為仁傑之族，乃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于中和殿。（考異曰：[illegible]憲宗紀正月[illegible]陳弘志反[illegible]前文王守澄傳，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于中和殿[illegible]史氏諱而不書[illegible]）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閏月，太子即位。（是為穆宗。）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皇帝位。以吐突承璀嘗欲立澧王惲（憲宗次子。）為太子，守澄等于是殺承璀及惲。（蓋自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illegible]月華門外。[illegible]有月華門在內。）

[illegible]之命制出，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以辭放。河中節度使工部侍郎丁公著（字平子，吳人）為給事中。
效公著先為東宮侍讀，上即位未聽政，即召二人入
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初，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妃郭氏為后，憲宗以妃
門族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
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赦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
軍觀手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字師皋，虢州人）上疏曰：陛下宜延
問羣臣，患以氣色使進忠言。遊獵諸論攻皆訴，究如此臣
不外乎者求之有也。衛川入遊如職，亦上疏諫上遊畋。
（侍）上嘉不能用，亦不罪也。
以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
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
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稹，上以稹知制
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
皆失色，儒衡……

六月，葬景陵。（在同州奉先縣……）
（……）
（……）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
之意久屬陛下，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
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以
獻，怨訴盈路，故罷之。（……衡州刺史……）
八月，……
（……）
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賞賜無節，欲以重陽大宴。
拾遺李珏（字待價，趙郡人）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
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
猶服心喪。今遽於內庭大宴，恐未可。上不聽。已而羣臣入閣，
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
樂過多，畋遊無度，又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
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

下變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疑之謂宰相曰此
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
待罪然實不能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
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illegible]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
爲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
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
請盡節天子以遵起烈王〔王武俊諡忠烈〕之志諸公皆從
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

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
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諸將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
諭之謂曰諸公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
昔李師道未敗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
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
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成德自李
寶臣至王承元八朝更二姓傳五世凡五十九年。〕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中尉梁守
謙爲神策行營都監幷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
策受賞厚皆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

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
節度使李光顏親爲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
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幸華淸宮。
上將幸華淸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
上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
華淸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皇帝
辛丑 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

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
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三〕
不聽俛遂辭位〔時段文昌亦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王播爲鹽鐵使播奏加茶稅每百錢加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illegible]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illegible]元穎如晦五世孫也。〕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
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
棄官爲僧詔從之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
道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爲節度使瀛莫
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illegible]〕

[illegible]又盡擇麾
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滔之孫。等送京師乞加獎拔
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illegible]
後朝[illegible]士[illegible]自劉怦得幽州凡三世三十六年。是時上方
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安危大體苟欲
崇節儉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餘皆統于弘靖
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
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illegible]州治開州。令
道見前
翰林學士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

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
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
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字公垂敬元曾孫。各以書屬
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
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
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
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
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九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illegible]以太和

公主憲宗女。嫁之
吐蕃聞唐與回鶻婚犯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
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幕僚韋雍輩皆年少輕薄嗜
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曰今天下太
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
怒會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
不貫與慣同。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
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盧士玫[illegible]

殿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王武俊養以為子因冒姓。殺節度使田
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徙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
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字[illegible]
[illegible]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
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
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通
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
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富尊榮者田公
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illegible]以為無人也諸

公受田公厚恩如何報之遂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
（趙州人）成德良將也弘正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
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
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弘正病作不果出
上乃復起用布爲魏博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
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
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
亦與其宰相以下盟（今西藏有地伊克招之門有石碑刻長慶時與唐會盟之文至今完好藏語謂大爲伊克謂廟爲招伊克招猶言大廟也）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
部尚書楊於陵曰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
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
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illegible]僞入今依通鑑改正）
又積于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
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
而禁滯錢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爲鎭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知樞密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
是有寵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
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
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
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
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
驅除臣緣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
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在
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

罷弘簡樞密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宿州今江南鳳陽府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
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
足恤乃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
過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
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道兵鎭東南
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
道而以長春宮使杜叔良領之以代重胤至是將諸

遣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盧龍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囚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克融既得節乃出張弘靖盧士玫
二年春正月幽州兵陷弓高 弓高註見前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陷下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魏博牙將史憲誠[illegible]作亂節度使田布死之詔以憲誠為
節度使
魏田布從北伐魏博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
尚以腹心兵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
于南宮[illegible]六州[illegible]
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illegible]

[illegible]

將軍李光顏使救深州而諸道兵多[illegible]所[illegible]
軍八千人選魏復召諸將[illegible]兵[illegible]
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嘆
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illegible]
無功若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毋使我忠
臣烈士[illegible]
[illegible]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
[illegible]而死憲誠聞之遂諭眾以河朔舊事眾擁憲
誠[illegible]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
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
進[illegible]
[illegible]李光顏亦閉
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
宣慰其軍庭湊雖受命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
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
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
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
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
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
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

願之爲禍懈遠邪言鎮山甚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存今尚存者乎。卽今公以溫傅歸朝廷子孫提皆爲美官至承元以此軍歸朝廷溫冠延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廷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上之

初卽位屬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廷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

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工部侍郎相繼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以節度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

以傅良弼清河人爲沂州刺史李寰晉陽人史不詳其系爲忻州刺史

樂壽本漢樂成縣隋改名今河間府獻縣兵馬使傅良弼博野本漢蠡吾縣地今縣屬保定府鎮遏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廷湊互相誘脅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以致貴之。

崔植元稹同平章事罷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植稹以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既赦廷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

[illegible]

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

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堪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承偕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悟救匿之。[illegible]書悟曰公欲爲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將遂謝直言死承偕而因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以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請

流承偕于遠州必得出上從之悟乃釋承偕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不遜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參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嘆息。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爲節度使

先是節度副使皆以文吏爲之上以智興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授以武寧副使已而詔選智興以精兵三

于討幽鎮，崔羣忌之，密[illegible]以儲[illegible]官未報，俄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illegible]大智興不貲，引兵入府，逐羣，進兵逐至埇橋，[illegible]遂[illegible]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西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王播罷。

度入見，未敢言。詔以為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播代度鎮淮南。（播仍兼鹽鐵轉運使）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逃欺隱者，許人告，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中書舍人韋處厚（[illegible]）皆以為不可，事遂寢。

[illegible]

又奏徵逋年逃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于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皋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諫官上言：度無罪，不當免；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侍讀恩（逢吉先為東宮侍讀），遣人密結近倖，召拜兵部尚書。李紳皆惡逢吉，賞陰使之。（[illegible]）裴度、元稹既罷，逢吉遂復相。

秋七月，宣武軍亂，逐其帥李愿，李介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繼之，賞賚不能如舊，而驕侈，威刑其暴，弟[illegible]驕，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illegible]介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逢吉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介節鎮。[illegible]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illegible]

判棄之則[illegible]誰以[illegible]亦其[illegible]有為[illegible]元[illegible]議求
以爭之[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一方之[illegible]
決留宋亳[illegible]州[illegible]大[illegible]請命[illegible]上大[illegible]逢吉[illegible]徵介入朝
而以韓充[illegible]充[illegible]宣武[illegible]得眾心[illegible]介旅拒則
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illegible]其北充必得入矣上
皆從之介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illegible]宋州[illegible]人
度使[illegible]以充[illegible]曹華為[illegible]皆以兵討介[illegible]敗其兵韓充入汴境
又敗其兵于郭橋[illegible]名[illegible]開封府[illegible]初介以兵馬使
李質為腹心及介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介疽發臥家
[illegible]權[illegible]之遂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
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
政大治[illegible]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illegible]長子[illegible]為太子。
上與宦官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
地[illegible]相[illegible]乙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
見[illegible]之[illegible]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illegible]行[illegible]明曆。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
卒孫紹宗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
視凡中外[illegible]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
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
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由是
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illegible]封人為嶺南節度使。
[illegible]人鄭注巧詔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illegible]
其[illegible]斷[illegible]為[illegible]將[illegible]政事作威福軍府患之監
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
所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
未久大喜[illegible]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illegible]以西
為子上亦[illegible]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
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illegible]
賤巧官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
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illegible]
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
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
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上自複道[illegible]幸興慶宮[illegible]

殷室。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士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後宰相對畢其餘官得待制官者迭為官告得引對謂之次對官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故事京兆尹新除皆詣臺參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果爭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故有是命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敬宗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皋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孫思邈華原人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郭釗亦密上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于吾兄是夕上崩太子即位。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初[illegible]穆宗[illegible]紳李逢吉愈忌之會紳族子虞怨紳以紳平日密論逢吉姦邪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即李訓始名仲言後更名字子垂及補闕張又新深州陸澤人薦之子伺求紳短及上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名察後改名悰穆宗之弟時上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之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乃焚讒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母王妃越州人為皇太后。

上好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

大夫李渤白宰相以昨日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于金吾仗既坐左拾遺劉栖楚獨進泣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請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于是宰相共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之姜洽張權輿程昔範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此有求請者先賂關子後達于逢吉無不得所欲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泣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之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元明同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誅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為淮南監軍。

五月以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竇易直字宗元京兆始平人同平章事。

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賈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玄六世孫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處厚以考功郎中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會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卻之

侍御史溫造[illegible]劾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

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綵帛

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昨不死諫

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

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光陵 在同州奉先縣北堯山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

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

不在中邪朗月餘栖楚遷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

遣使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illegible]

[illegible]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

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江

淮尤甚[illegible]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禁制

至降誕日方停計失六十萬丁矣[illegible]

罷之

敬宗皇帝

寶曆元年春正月赦

上祀南郊因赦天下先是鄠令崔發以五坊人毆百姓

五坊人毆百姓[illegible]捕其人曳之于庭乃中使也上

怒收發繫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illegible]

[illegible]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始

蘇諸復繫之[illegible]

[illegible]

從容言于上曰縱發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

八十故相崔[illegible]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

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

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

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與宰相不叶[illegible]求

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

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

[illegible]五曰辨邪以箴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
輕出遊行上優詔答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
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
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
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供而羨餘相繼[illegible]
詔王播造競渡船[illegible]
[illegible]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
等力諫乃減其半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悟子從諫[illegible]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
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
之故自謂不潔淋頭[illegible]竟至羞死爾孺子
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乃發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貶袁王府長史武昭
昭行才有裴度時奏西州獎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累奏為刺史及度在外昭以袁王長史居京
師頗有怨言時李程與李逢吉不協程族人水部郎中
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君官爲逢吉持不可昭愈怨因
酒酣對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逢吉聞之[illegible]
[illegible]會度請入覲逢吉欲因昭事以傾度[illegible]乃
令人告之由是昭[illegible]下獄逢吉黨李仲言訊彙證昭
與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爲也獄
成昭杖死仍叔仲言等[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
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
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而國亡玄宗宮
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
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illegible]左右曰彼

所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上任之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庭尚書以下每月常參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憚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密入覲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裴字也）坦其腹（度字也）天上有口（吳字也）被驅逐（言元濟）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illegible]）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少年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度初至朝士塡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崔咸字重易博平人所由官唐人府縣官之稱[illegible]京兆故云）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度支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罷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載義自稱常山王承乾之後）殺之（以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

出爲河東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逢吉屢沮裴度入相而不果上知度忠愛疏逢吉至是遂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憲宗子）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穆宗子）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謂之打夜狐）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

劉克明與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
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于室內克明矯稱上旨
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
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于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
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
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
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問于學
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
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
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
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
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爲文宗
尊母蕭氏閩人爲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
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
宮然後進御

韋處厚同平章事
上即位詔令儀矩一出處厚遂以爲相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
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
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
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
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
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
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illegible]

唐

文宗皇帝

丁未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冀州[illegible]人）為忠武節度使（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為忠武軍）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是忠武帥王沛（許昌人）卒裴度韋處厚始奏用高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

八月橫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略（[illegible]）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踰歲不問（[illegible]）及上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兗海（[illegible]）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illegible]各帥本軍討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illegible]）對策極言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常侍[illegible]皆嘆服而畏官不敢

取。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杜牧字牧之，佑之孫。崔慎由[illegible]之孫。凡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御史。

秋九月，詔削王廷湊官爵，命諸軍討之。

廷湊陰以兵助李同捷，乃下詔罪狀廷湊，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路隨同平章事。

隨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　三年春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州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宣慰使柏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

[illegible]

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諸[illegible]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之，遂斬同捷，傳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耆，貶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同捷，大驚，遂疾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乃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illegible]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

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遂以進滔為節度使。

以殷侑為滄齊德景節度使。

滄州承戰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二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illegible]以宗閔有宦官之助，[illegible]宗閔[illegible]德裕，[illegible]出之為滑州

九月[illegible]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禁奇巧及織纖錦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顛遂謀入寇[illegible]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巂戎邛州[illegible]詔發近鎮兵救之嵯顛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illegible]貶元穎爲循州司馬[illegible]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爲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温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行至通化蠻退而還絳悉罷之緒召新軍諭以詔以優賞而遣之皆怏怏有怨心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上省官上疏其論絳冤及叔元激怒亂軍之罪上始悟以温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命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illegible]

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

陘北沙陀（沙陀保神武川在陘嶺之北）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illegible]

夏六月以裴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字廣平史不詳何所人）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上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宰相

九月以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爲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

[illegible]

宗聞知復爲李德裕因其謁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illegible]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illegible]

[illegible]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爲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爲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illegible]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illegible]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爲信然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

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

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于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illegible]給事中李固言[illegible]諫議大夫王質[illegible]請以獄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晃卿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illegible]

秋八月以崔郾爲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家衙[illegible]追討悉誅

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illegible]來降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illegible]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illegible]中國禦戎守信爲上[illegible]

[illegible]

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
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
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
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曰發明曰維州之降司馬氏光[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不受

右補闕韋溫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德之[illegible]
時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冬十月立魯王永為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
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
不自安會上問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
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
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
因累表請罷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宗閔

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
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若使
之知貢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爾
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
驚喜泣下謝悰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
中止

七年春正月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
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
中書舍人汝士等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
故與德裕首言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
又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
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
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
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
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
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屢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皆可尙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不由宰相進擬從中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憮然而止（未幾宗閔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

者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選其年高屬疎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玆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乃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既而德裕罷相進士復試詩賦。）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鎭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

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略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illegible]）

九月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款（[illegible]）閤內奏彈注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

置注于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懾屈伏俟諂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後注為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舉敘自代曰加臣之罪甚于[illegible]而無其名[illegible]之誅乃事君[illegible]時人皆哂之）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何如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有疾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春正月壬午朔日食

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中敏字藏之隴西人）上表曰仍歲大旱非由他故由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以志誠所造袞衣僭物獻流嶺南道殺之（已而以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仲言以武昭事[illegible]）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逢吉由山南東道節度留守東都）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于上言其有易學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惡著于心本（猶言心根）安能悛改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illegible]閣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復[illegible]鄭肅字文[illegible]滎陽人韓佽字相之[illegible]人尚書省官相呼之稱）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及見上進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以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仲言[illegible]）

十一月丁亥廷湊死子元逵自知成德留後

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甚謹[illegible]元逵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先是德裕見上請留京師上以爲兵部尚書及是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留復以德裕領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爲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宋申錫之獄璠謀事見前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也

九年春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夏四月以李德裕爲賓客分司路隋罷

初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爲賓客分司而以隋代爲鎮海節度使不得面辭而去德裕尋復貶袁州長史[illegible]

以賈餗同平章事

[illegible]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illegible]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于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虔州司馬

[illegible]以李固言爲[illegible]訓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寵任日隆既逐三相[illegible]威震天下于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illegible]

以李訓爲翰林侍講學士[illegible]爲江州刺史

注初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是以注爲工部

尚書翰林侍講學士珏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頭，弘志伏誅。

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以元和之亂，憲宗之崩，當時皆言陳弘志弒逆，事具前，召之，至青泥驛，在洪中府界縣西北青泥嶺上，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以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于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先是補闕以江淮榷酒茶法，增其稅。及是，上問鄭注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以涯為使，其法籍民茶園而量給之直，官自造作，人甚苦之。後卒罷。

殺王守澄。尹起莘曰：按唐史，守澄與弘志二人之罪惟均，然弘志之誅，封杖殺之，猶明其罪；守澄之殺，則以酖而又為明其首，故綱目書殺，今依綱目。

訓、注為上謀誅守澄，先擢守澄兩軍觀軍容使，尊以虛名，猶弊之權。至是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于是元和之逆黨幾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獎厲，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

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元和中進士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宣州人知京兆府事，韓約朔州人為金吾衛大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上御紫宸殿，內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

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左仗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官扶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

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illegible]宣告中外楚敘涯等反狀浮汎仇士良[illegible]不得相而以覃與李石[illegible]人所殺傳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

皆爲孩析宦者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知也[illegible]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illegible]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除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illegible]

十二月詔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注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

民驚走諸司多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其繫下仇士良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

公乎當死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仇士良魚弘志）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劫掠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憚之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三月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瘗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謂宮嬉擊毬之[illegible]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亦須相選擇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illegible]

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

今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

[illegible]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

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于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鄭覃[illegible]乃可以[illegible]服衛之衣乃求師耳臣曰
中書舍人不應役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煩卿為
之彼有是說

以陳夷行鄭覃同平章事 [illegible]

夷行與介直開說多相抵牾猶鄭覃善議以[illegible]
助之 [illegible]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illegible]

初鄭覃奏經籍訛謬請令儒臣校正準後漢熹平故事
[illegible]刻石太學從之既而罷以宰相判國子監奏
以起居郎周墀等[illegible]刊定文字從令上石至是始
成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午 開成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
為荊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或俳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
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酒求醉耳[illegible]

[illegible]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
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但可量移若欲
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曩以朋黨亂政
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
[illegible]可與一州鄭覃曰[illegible]李相[illegible]

[illegible]

夏五月 [illegible]

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illegible]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
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
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此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
監軍不悅盡圖獻之已鄭注代[illegible]雲見又獻白雉
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
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
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
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
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
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illegible]以是觀之瑞
豈在德哉[illegible]不足取也

上[illegible]

秋八月[illegible]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奏聞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令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至于流涕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神策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並是殺死[illegible]

[illegible]

己未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 [illegible]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未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累至是卒上悼惜之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陳夷行並罷

[illegible]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陳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鄭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稱疾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秋七月以崔鄲同平章事

鄭覃陳夷行既罷鄲以太常卿入相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 [illegible]

回鶻相掘羅勿作亂可汗自殺

掘羅勿引沙陀朱邪赤心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𠵈馺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武宗序非當立且中尉援立反成今爲士良等以此爲功而武宗之得立亦出于之亡國不赦於文宗得立可以觀人道哉

五年春正月帝不豫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潁王瀍穆宗第五子爲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爲陳王帝崩瀍殺成美遂即位是爲武宗書太弟之立仇士良魚弘志所爲也綱目于援立不書士良等矯詔而身主殺之罪其目義例不待今依恩書帝紀改書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爲太弟成美復封陳王越二日上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太弟遂即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命日何妨又不聽裴夷直字禮卿河東人

秋八月葬章陵章陵在京兆府富平縣西北天乳山史臣曰文宗恭儉儒雅本于天性有致理之意仁而少斷宦官竊柄制之不得其道故其後乃以此首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于是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臣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窮理屈小事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由疑間矣上嘉納之

冬十月黠戛斯黠戛斯見上攻回鶻破之回鶻烏介可汗以其衆來求內附

黠戛斯部落即古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爲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二十餘年反爲所敗屢敗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留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

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沔彭城人屯雲迦關以備之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重順後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婺州刺史

武宗皇帝

辛酉會昌元年春三月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珏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戶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于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

[illegible]

人及宗村竝以偽詔復李[illegible]上[illegible]
等于是賜二人死仍逐東[illegible]嗣復及珏[illegible]
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詔時除內
行方復相是月寅行以御史[illegible]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
鄲三上奏請開延英賜對謂人流淚[illegible]
三德裕等日臣等願陛下免嗣復珏二人死勿使既死
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
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
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志在陳王嗣復
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illegible]
安王得立朕那得有今日德裕等因[illegible]事曖昧虛實難

乃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勿得乞留中

[illegible]

上受法籙于趙歸真

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先是回鶻[illegible]

[illegible]

通鑑下詔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
便李德裕曰[illegible]
爲鄰國所破竄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
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所以服呼韓邪也
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
保況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嗢沒斯自去年九
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
之叛將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illegible]
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illegible]

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illegible]討平之詔以仲

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
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諳比來朝廷遣
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留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
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
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
仲舒奉表以聞[illegible]

[illegible]

一日于是李德裕奏行泰

終皆他大將，上表賜朝廷遣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已而以仲武爲幽州節度使。

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公主下嫁回鶻事具前。

回鶻烏介可汗

先是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將朝廷未知之。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詣盟沙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黠戛斯，達干殺之，劫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爲可汗求册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賜米三萬斛。上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率部衆漸復舊疆，漂泊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本有此比，或須從宜，求糧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援助，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册命，烏介竟爲黠戛斯所逐，遂行累

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先是崔鄲罷爲西川節度使，及是紳由淮南入朝，遂相。

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之。

三月，以劉沔爲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河朔近塞，遣兵部郎中李拭卿之巡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略，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群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于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于樓前諠譁。德裕聞之，白訴于上。上怒，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赦由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秋七月，以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同平章事。

陳夷行罷，遂以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見前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唐雲州，今山西大同府是。詔諸州發兵俟來春討之。

九月，以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爲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以高少逸渤海人爲給事中，鄭朗覃之弟爲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爲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illegible]本

鎮誠宜使入諭可汗朕欲時時聞之若但貶其官乃愛惜以
賞之
吐蕃達磨贊普卒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史闕其名）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
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
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
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因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
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怒乞離胡以誅綝妃佞相爲
名舉兵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癸亥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

邪赤心（後賜姓名曰李國昌）三部擊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
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氈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
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
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
雄追擊大破之于殺胡山（[illegible]）可汗被創遁去
[illegible]雄迎公主以歸（[illegible]）
二月庚申朔日食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
先是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令德裕[illegible]有
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于中國
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如回鶻故
執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爲然乃以趙蕃爲安撫使命
德裕草詔賜之曰聞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貢
不絕回鶻殘害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恥茂功則前古
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孽又聞可
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
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且遣趙

蕃諭意[illegible]
人意[illegible]
以劉[illegible]爲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上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illegible]
是命
夏四月李德裕乞退不許

德裕乞罷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
皆未就，卿豈可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
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病，
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
馬使。及從諫卒，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
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謀于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
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
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

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
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
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
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
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
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
（謂邢、洺、磁）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皆厚加官賞，苟兩鎮
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
裕同之，[illegible]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
敬，[illegible]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賜張仲武詔，令[illegible]回鶻。元逵、弘
[illegible]詔，悚息聽命。先是，崔士康表至，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
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稹入朝。士幹入境，不問
之疾，直為已知其死者。都押牙郭誼（兗州人）等大出兵迎
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
[illegible]
賜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
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illegible]合力攻討。
[illegible]

五月，以崔鉉（字台碩，元略之子）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草制，[illegible]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
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
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築望仙觀于禁中。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
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
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
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
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羌族同國人。）于鄯州。（本唐地，沒于吐蕃。）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強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論恐熱謀篡國，忌婢婢襲其後，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輸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于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已而婢婢擊恐熱，恐熱大敗之，恐熱單騎走歸，尋復收散卒，婢婢又大敗之。于是婢婢傳檄河湟，言吐蕃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殺也。）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眾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成德、魏博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德裕言：日河朔用兵，諸道利于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道詔，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已而雄代彥佐為節度使，受代之明日，即踰烏嶺，破五寨。上得捷書，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其年潞州市有男子狂呼，折□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斬之。潞州將必□□□以七千人，自取一鎮，似係分將士數以七千人為號。烏嶺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北，與澤州府沁水縣接界。）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宰（智興子。）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三國魏縣，今屬廣平府。）、平恩。（漢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先是，王元逵擊取昭義兵，拔宣務柵（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東北，堯山名。）詔加元逵同平章事。及是，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聞宰將至，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眾。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難復持兩端，不可得已。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時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攻陷河陽科斗寨（亦曰科斗店，在天井關南。天井關注見前。）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有疾，李德裕請以王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以□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從之。茂元尋卒，薛茂卿遂進兵天井關。（[illegible]）

冬十月以劉沔爲義成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

沔與張仲武有隙（[illegible]）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故從之。

（甲子）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illegible]）奏乞益榆社（[illegible]）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illegible]）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舊制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illegible]）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爲兄弟。朝廷聞之喧然言兩地皆應

罷兵。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給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兵還討弁。又遣中使（[illegible]）

[illegible]

朝廷令容寬取太原。恐其終亂所據。乃擒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及亂卒送京都。并其黨斬之。

二月甲寅朔日食。

[illegible]

以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於上曰。李回有從容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卿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illegible]）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劉濛（[illegible]）爲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illegible]）十八州（[illegible]）乃遣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

俟今秋。

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眞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趣之。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illegible]）（[illegible]）凡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illegible]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于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悰既相李紳罷為淮南節度使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少年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于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請降于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為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字子強滑州人也為三州留後上從之并詔盧鈞乘驛赴鎮鈞先領昭義節度入聞三州降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捕稹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

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詔旨前事見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諸道將士等級加賞誅在潞州諸將姚諲等送京師皆斬之盧鈞素寬厚愛人及赴鎮撫之者皆歸與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所奉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北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illegible]是一篇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于封州詳見

李德裕言于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

獨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宗閔經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illegible]

五年乙丑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

義安太后王氏崩敬宗母上諡恭僖葬光陵東園

夏五月以李回同平章事。

杜悰崔鉉罷回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

詔以陝虢觀察使李拭充冊使拭未行會帝崩事遂寢大中初復遣使冊之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有常住之寺蘭若釋氏精舍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九月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冬十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

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貶給事中韋弘質官劉友益曰不言所貶之官史失之也[illegible]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目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怨愈

深。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秘其事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六年丙寅春三月帝崩光王忱即位[illegible]

上疾久未平以爲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上名瀍從水土所勝也）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爲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沖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册既罷上（宣宗）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尊母鄭氏爲皇太后

李德裕罷爲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德裕既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趙歸真等伏誅

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六月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爲一代爲九代十一室（[illegible]）（太廟盛說奏祧文宗于德以敬文武但祔禰宗帝臣禁咄說從之）

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

烏介之衆降散彼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殺之而立其弟遏捻（遏捻遏捻哀窮依附仰食于奚後張仲武擊奚破之遏捻走依室韋爲然後斯所虜回鶻遂[illegible]）

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東）（贊曰武宗天姿英果善屬任相故能外除其患平劉稹然歸知惡於氏而方信道流則亦未得爲卓然者）

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以李景讓（[illegible]）爲浙西觀察使

景讓在浙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其母鄭氏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墻隙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孤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illegible]不免捶楚）

冬十月帝受三洞法籙于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唐

宣宗皇帝

丁卯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爲刑部侍郎

以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殂

夏六月以令狐綯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嘗問白敏中曰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又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數幸雍和殿與十六宅諸王擊鞠甚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江都令吳湘盜用官錢當死湘武陵兄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湘竟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訟湘冤不主死爲德裕所枉投御史翰之奏狀如汝納言乃貶德裕潮州司馬明年再貶德裕崖州司戶

戊辰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常置于案上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欽明使相其地。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以周墀[illegible]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illegible]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諡懿安，葬景陵側。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景陵，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illegible]廟。上大怒，[illegible]敏中[illegible]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illegible]為正妃，母天下[illegible]之禮乎。敏中甚怒，皞辭氣愈[illegible]直[illegible]明，竟坐貶句容[illegible]令。[illegible]復為禮官[illegible]仲[illegible]議，乃始以太后配饗憲[illegible]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絪之孫。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己巳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鄭顥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子直方為留後。直方尋授節度使，暴恣，好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懼，走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明年綝卒，軍中以張允伸為留後。允伸亦范陽人。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

未至徐州必亂遽命鉉收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
亂遂貶王思曾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爲節度使
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唐書藩鎮傳武寧軍多詞銀刀在前後）尤甚屢
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
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秋七月克復河湟
先是吐蕃三州（秦原安樂）七關（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關）
（在平涼）來降詔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涇原節度使康
（府界）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
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以安樂州爲威州河隴
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
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
稅諸將吏能爲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唐縣故城在今寧夏靈州）
（州鹽利小二鹽池有大）令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一
代條洮諸州縣亦令量力收復（是冬西川節度使杜悰取維州）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
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
昭功烈
庚午 四年夏四月以畢諴爲邠州刺史
上之世党項爲邊患……以畢諴有……之叙宗
……以……之以……而……

之收其親吏韋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墀既罷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既而馬
植貶魏扶復卒至是崔鉉……及綯相繼爲相
辛未 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爲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
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
漕法十條歲運至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字能之石之弟）爲夏綏節度使
党項屢爲邊患上以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
妄誅殺党人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節度
夏綏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
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党項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爲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爲南山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
白敏中爲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定遠城
前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
項行鈔掠者可親敕平夏境內授以閑田如復入山林不
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怨叛者當先罪邊
將後討寇虜……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先是恐熱擊尚婢婢，婢婢遂掠河西，五千里間，既而所部以其殘虐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乃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眾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于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于沙州，以義潮領之。

壬申　六年，春二月，雞山賊平。

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饑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潼字子固，璟兄子）招諭之。潼上言：今使羣賊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皆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太后之弟）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雲陽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非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賦役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諴（字存之，構從曾孫）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今據古，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既而諴招諭党項，皆平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鈞獨請貶之。上不許……遣諭雜虜，禁其侵掠……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illegible]將帝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illegible]上言曰：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發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修復廢寺及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仍嚴禁私度僧尼。從之。

○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舅鄭光[illegible]不居別宮[illegible]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天下錢穀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illegible]萬[illegible]八十二萬餘緡[illegible]一百七十八萬[illegible]

八年[illegible]

先是[illegible]

入下[illegible]

少壯皆誅之，處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衛也。

○[illegible]月以牛叢[illegible]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illegible]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潛[illegible]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擢牛叢[illegible]刺史，又謂上賜之紫，叢既謝，前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illegible]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illegible]石不法[illegible]

以聞。上責敕使[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於北苑，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問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illegible]記其名[illegible]除行言刺史。入謝，上賜之[illegible]

詔[illegible]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illegible]其冤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爲留後

二月以李君奭爲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貶朗州刺史其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鉉罷爲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爲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劇職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甚佳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閏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夏五月以韋澳爲京兆尹

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耳臣不能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

休屢以疾辭位遂罷爲宣武節度使

冬十月以鄭顥爲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與之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汝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劇務遂以爲秘書監

十一月册回鶻厖特勒爲懷建可汗

尤是治亂[illegible]

滅迮羅已服然[illegible]今[illegible]可汗[illegible]安置[illegible]

[illegible]

是回鶻遣使入貢遣衛尉少卿王端章冊拜可汗

[illegible]

部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陛下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十二月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有無知者前此令狐綯當[illegible]以崔慎由[illegible]

王歸長為相樞密使王歸長[illegible]奏[illegible]所判度支應罷

[illegible]上以為歸長等佑之[illegible]由名付學士[illegible]判度支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illegible]為河陽節度使

[illegible]奏事上欲以[illegible]戶部以[illegible]

[illegible]上不[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魏謨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嘗問謨[illegible]事門下封駁若合于[illegible]風憲

從之[illegible]曲從

謨綜[illegible]上每[illegible]有祖風我心重

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魏謨既出以蕭鄴判度支

流裴夷直于天德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

[illegible]

上好神仙遣中使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略至安南[illegible]

[illegible]

蠻寇之南[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引去[illegible]

年。都護中[illegible]杖而黜之。

以劉瑑[illegible]同平章事。

瑑與崔慎由議政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難

爲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

盛明之代，當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爲先，臣

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赦[illegible]。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

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

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時上

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

慎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illegible]爲節度使，討平之。

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illegible]上命李

承勛[illegible]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illegible]封

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嶺

門而返。承勛討平之。

以夏侯孜[illegible]同平章事。

崔鉉[illegible]兵部[illegible]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瑑卒。

瑑病[illegible]論事上[illegible]之

六月，蠻寇安南。

[illegible]安南都護[illegible]

[illegible]爲政貪暴[illegible]

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熏。

先是，湖南、江西軍皆亂，逐其帥[illegible]都將石載順等[illegible]江西

[illegible]及是宣州復亂[illegible]

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illegible]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

延陵[illegible]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

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卿知之乎？延陵到官[illegible]

奏事方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事遵字仲古鄭人）

十二月以蔣伸（字大直乂之子）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嘆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喻）對宰相則伸不諭其辭相同入對

己卯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字禮用休烈曾孫）

初上欲以琮尙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會食對朕輒折匕箸性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尙廣德公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爲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鎭徐州有能名復以爲節度使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鄆王溫即位是爲懿宗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方士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今日除拜未可辨也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收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字殷衡元頴弟子）同平章事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爲相

南詔酋龍遣兵陷播州

初韋皐鎭西川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死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

庚辰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illegible]曰裘本仇氏門避仇改作裘）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唐縣今屬浙江寧波府）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illegible]）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于剡諸盜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illegible]）勇力

一摧劉慶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

聲震中原

韓貞僾在西安橋西北

非等臣光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鄭祗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各分左右爲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發諸道兵授之式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其使曰甫面縛以來當免爾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綏撫而陳修軍令

諸輕騎食貨以……

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

一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降從者賞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於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將曰賊窮且飢必逃入海命望海鎮軍海口以拒之賊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凡三戰甫與其黨遂擒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

上自以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觀察兼節制諸軍須細人悉力從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畢諴

吳有以縣州縣獲外將者

左拾遺劉鄴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撫存無得科率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
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
從之（鄴父三復以文章受知德裕德裕罷官鄴猶依之故鄴言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攻陷交趾（[illegible]）
是年不載今依通鑑補輯
先是安南都護李鄠殺蠻酋杜守澄已而鄠越境取
播州（播州非安南所屬也）杜氏宗黨遂誘群蠻引南詔
乘虛攻交趾陷之鄠奔武州（[illegible]）明年
鄠收集土兵擊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鄠失守坐貶以
王寬爲經略使是秋蠻復攻陷邕州（[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公慶出
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
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此非
臣下所宜窺也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
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
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
豈得遽贊成殺宰相若習以爲常則中尉樞密豈得
不自憂乎（[illegible]）
秋九月以孟穆爲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强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
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
名謝恩然後遣使册命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巂州遂
不行
壬午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交趾以蔡襲爲經略使發兵赴之
南詔復寇交趾經略使王寬累表告急朝廷以蔡襲代之
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
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嘗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
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言之（[illegible]）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道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朝廷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
嶺南事還[illegible]蔡京
奏嶺南分爲兩道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使韋宙及

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
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事勢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京爲政苛暴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爲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賜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造之子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分露刃坐兩廡夾幕之下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輔賜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謀而逐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

王式討裘甫者皆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廢武寧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泗式分遣浙士赴浙道而自將諸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孜前出爲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癸未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率羣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敕發荊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從方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

溺海死荊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殺蠻二千餘人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實無左貼道渝

丁錄曰今西京荊襄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閒何以責其死力哉

夏四月畢諴罷爲兵部尚書

諴以同列多狗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日知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字藏之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价敘宗相結故得爲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審權爲鎮海節度使悰爲鳳翔節度使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閤門使內官吳德應爲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在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甲申五年春正月，貶起居郎張雲為興元少尹，拾遺劉蛻為華陰令。

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雲復言滈父綯用李琢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所致，父子竊權，致政府人號滈白衣宰相。綯亦引疾，乃改詹事府司直。屬東宮官，正七品。至是綯為其子訟冤，于是雲、蛻皆坐貶。

三月，彗星出。

彗出于婁，婁宿名，分野。長三尺。司天監奏：彗，是謂含譽，瑞星也。晉書天文志：瑞星二曰含譽，光耀如彗，喜則含譽射。上大喜。是群臣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眾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斫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請，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斫營燒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疾召承訓為右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軍，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同平章事。

孜復出為河東節度使，巖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閩人，宣猷先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時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丙戌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諡孝明，葬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卒，軍中以景崇為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先是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眾不發。駢至南定，[illegible]屬交州。[illegible]獲眾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進圍交趾，[illegible]

進上怒召駢詣闕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
南詔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賊困城且下
會得王晏權牒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
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
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匿島間以俟其
去乃匿于島間經畧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
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
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縱遣去者大半駢至
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二萬餘級南詔遂平眾歸附
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以賄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
怒毀之[illegible]
吐蕃拓跋懷光以尚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為贊普事見前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
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下其人因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二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
十餘水陸皆備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
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魏謨諫曰太宗
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
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
遺竇洵直諫而改光州長史乞罷除可及官不從
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以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
月陷宿徐州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
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
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
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衙尹戡等用事以軍

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
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
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
[illegible]
先是勛起亂道中使較其黨部
送詣徐使崔彥曾[illegible]道使偏以數道路相
望勛等行及徐城[illegible]補恩見
[illegible]閤已行密收下不與軍對城敗與其目投羅

網爲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免禍富貴可圖也衆皆呼躍稱善遂于途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仍請戍邊將士別置營州彥曾乃數勛罪命都虞候元密將三千人討之仍令宿泗州出兵邀擊密至任山（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南）頓兵不進欲俟賊至擊之賊詗知乃詭道趣符離（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宿州兵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勛自稱兵馬留後夜掠船順流而下（沿汴入淮）欲入江湖爲盜比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于賊賊遂還趣彭城時城中無備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囚彥曾殺尹戡等分遣其黨屯據要害縣鎮遠近驚奇皆倍道歸之由是賊衆益熾詔以康承訓爲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爲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沙陀薩葛安慶三部）使朱邪赤心（執宜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既而承訓至新興諸道兵集者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可師將兵度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賊衆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沒晏權兵數退朝廷以曹翔代之新興鎮名在[illegible]府水城北）

十二月龐勛遣其黨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滁州隋置今隸安徽和州泗州注俱見前）

初辛雲京之孫讜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泗州刺史杜慆（悰之弟）有舊及龐勛亂讜詣慆勸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危難棄其城也吾不爲也讜與將士共

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寧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先是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李圓攻之慆預完守備賊不能克及是勛益發兵使吳迥代圓進攻讜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湖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南與泗州盱眙接界湖東舊有鎮爲南北要衝後因全淮匯注久已湮廢）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往還者再厚本將許之都將袁公弁（亦書作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泗州陷在旦夕君受詔救援乃逗留不進上負國恩雖生何益且泗不守則淮南爲寇場君詎能獨存耶吾今當殺君而去）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帥以濟慆亦出兵表裏擊賊賊遂敗走已而賊陷都梁城執郭厚本（都梁城在今盱眙縣東南都梁山上）據淮口分兵南寇舒廬北侵沂海攻陷濠州殺刺史盧望回又掠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辛讜謀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以衆追之讜力鬭二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淮南節度治）見令狐綯至潤州（浙西節度治）見杜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及讜至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鹽米以救之（明年正月讜以[illegible]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鎖[illegible]遣[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百餘[illegible]以[illegible]以槍[illegible]火[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

及行人蝕○楚州[illegible]山[illegible]水旅亦日陡山[illegible]火半圍草以熱其形若牛故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窻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鹿塘。（塘名，在臨淮府[illegible]）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illegible]在今宿州內）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

承訓數與賊戰，敗之。賊將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合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于濉水，（濉見前。）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當作相，今宿州北有相城，古相縣也。[illegible]）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illegible]）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illegible]官軍[illegible]大駭。

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沙陀以精騎邀之，殺獲殆盡。周奔宿州，賊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

議自將出戰。周重（周重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曰：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爲然，遂殺彥曾及幕僚溫庭皓（[illegible]）監軍郭厚本（[illegible]）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皆[illegible]爲將指揮，以父舉直爲大司馬，留守徐州。（[illegible]）及是勛聚敗之將，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illegible]）官軍（[illegible]）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

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衆大敗，泗州圍解。

先是，戴可師戰死，詔以前天雄軍（本魏博軍[illegible]）節度使馬舉代爲南面招討使。（[illegible]）至是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illegible]兵屯城西，寨環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illegible]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illegible]）

[illegible]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

蕘以器頭自衽不親政事民訴其蕘掊庭前樹自此尚有蕘何早之有枚之民怒逐之蕘走溺水飲民以溺飲之（先是懷州刺史劉仁規亦以民訴其掊民之作亂逐仁規後光州民復逐其刺史李弱翁右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于朝廷置諸典刑豈得群黨擅自斥逐此風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以劉瞻（字幾之桂陽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寘（倣之孫五年四月相）高璩（元裕子六年四月相）徐商（六年六月相）相于琮（八年七月相）相繼同平章事璩在位皆不久至是商至是出為荊南節度使瞻素有清節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商既罷瞻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至是康承訓乘勝進抵宿州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功雖勝從于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宜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稔復言今雖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元稔復入城積薪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趣符離符離納之條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趨徐州圍之喻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龐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自北門出元稔追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族皆死徐州遂平

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即石佛山在徐州府蕭縣）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滑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擊殺敗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賊既平張元稔入為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杜慆為義成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滋為亳州刺史

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于雲州（注見）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賜姓名賞賚甚厚滋先在泗州犯圍出迎兵輝徒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四日赤徒倚假耳）

流陳蟠叟于愛州（注見前）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唐縣五代吳改建德今屬池州府）令陳蟠叟上書言事召對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為恩州（唐置今肇慶府恩平縣是）司馬

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又不能盡

……攻敗之。

二月，南詔攻成都。

初，鳳翔少尹李師望請置定邊軍（師望言巂州當南詔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巂州，以邛州爲理所。）詔從之，以師望爲節度使（師望建議，從利專制方面，其實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已而南詔驃信（[illegible]也）酋龍傾國入寇，陷巂（今四川寧遠府是）黎雅（注見前。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川也。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故事，南詔使者見節度使拜伏于庭，成等不肯[illegible]欲抗禮[illegible][illegible]將王[illegible]走入成都（[illegible]）河池[illegible]而欲之[illegible]池曾在成都府城內，今[illegible]。）節度使盧耽召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具，選將校，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得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杜元忠）問所以來之意，蠻以耽待之恭，爲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隋縣，今屬成都府）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軍已至漢州，會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以蠻衆多寡之，官軍救[illegible]諸將皆逗留不進[illegible]漢州屬成都府）而攻城，楊慶復等悉力拒之，突將出戰，俘斬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稍卻（[illegible]）朝廷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援蜀諸軍皆受節制（[illegible]）顏慶復至新都（漢縣，今屬成都府）蠻分兵來拒，慶復擊破

之，將軍宋威繼至，合擊蠻軍，又大敗，賊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方成都圍急，盧耽請遣使與蠻和，詔以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詳至，蠻遣使迎之，詳謂曰：受詔約和，本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耶。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益急攻城，會官軍已至城下，蠻夜攜攻具遁去。比旦，官軍乃貴威領士欲追之，顏慶復忌其功（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令威爲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故慶復疾之。）牒威還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然自是成都有備（成都舊無壕塹，慶復始教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又植鹿角，分營置舖。壅門，城門之外別築擁城以遮蔽城門，謂之壅門。[illegible]爲之，置列于城外以限衝突，蠻亦不復來犯矣。[illegible]人輸堂[illegible]錢三百，貧者苦之。堂帖，[illegible]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曹確罷，保衡代。）

保衡以右拾遺尚主，遷翰林學士，至是踰歲，遂相。

秋八月，魏博殺其節度使何全皞。

全皞年少驕暴，好殺，軍中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自進滔得魏博至全皞，傳三世，四十一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魏州人）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請旌節，詔許之。（君雄後賜名允中，尋符初卒，子簡爲留[illegible]）

同昌公主卒，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illegible]故城存。今崖州。）司馬。

同昌公主（懿宗女）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奏之，略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官非不[illegible]而禍福難移[illegible]老幼擒繫[illegible]

[illegible]奈何以違理抑命。上覽奏不悅。翰又與京兆尹溫

之君[illegible]舉不開之故[illegible]

琮等力諫，上大怒，比出之。翰竟貶為[illegible]節度使，璋貶

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illegible]保衡

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illegible]州刺史

[illegible]

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明年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一月，以王鐸[illegible]同平章事。

鐸，韋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illegible]保衡緣恩倖

輔政，以由鐸得進士第之，甚德之。然鐸素薄保衡，保衡亦

病鐸在政府，持其事不得肆，遂譖之。鐸後出為宣武節

度使。鐸[illegible]在[illegible]十[illegible]月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先是徐州賊平，罷徐泗都團練防禦使，既而餘賊相聚

閭里為群盜。上用廷臣議，太子少保李[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

泗州別為團練使[illegible]又以徐州為節度使，名感

化軍。

辛卯 十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保衡[illegible]人下[illegible]

也。既而[illegible]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寺僧沈香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鄴素附韋保衡，路巖既罷，鄴以禮部尚書相，仍判度

支。

壬辰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得疾，請委軍政，詔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允伸疾甚，

表納旌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張公素[illegible]人以兵來會

喪。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簡會懼，奔京師。詔以

公素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illegible]同平章事。夏五月，貶琮為

韶州刺史。

琮為韋保衡所譖，罷相，再貶韶州。琮妻廣德公主，上之

妹也，與琮偕之韶，行則同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

由是獲全。[illegible]

秋七月，以李[illegible]為[illegible]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illegible]為郎官，聞左丞李璋方嚴，恐其

不放上[illegible]，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illegible]

家廝見問保衡悉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爲羌胡所據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群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于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秋七月帝崩普王儇 帝第五子 即位是爲僖宗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儇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爲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倣前鎮義成治滑州以清廉著入爲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僖宗皇帝

甲午 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饑

翰林學士盧攜 字子升范陽人 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坐待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之吏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路巖賜死

巖先貶新州 注見前 刺史 巖美姿色遊宴自奢在西川委政于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至是 在道削官爵長流儋州尋賜死 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所邊咸郭籌皆伏誅初韋殷裕自淮南入爲翰林學士人爲之語曰史不出長安千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巖問之曰路已入翰林則何須來知其言

二月葬簡陵 在富平西北

懿宗即位十四年壽四十一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劉鄴附韋路共短之于上至是鄴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爲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 字思文清河人 同平章事

自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比貴盛得罪及是蕭倣彥昭輔之兩革前弊彥昭蘇而不敢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彥昭鄭畋盧攜相繼時蕭倣相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illegible]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于長垣（縣今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邛崍關（在雅州府榮經縣[illegible]）[illegible]成都大震蠻遣使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illegible]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責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尋以為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稍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復修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illegible]）

以田令孜（蜀人本姓陳氏）為中尉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納賄賂除官不復關白每見帝自擘果實與上對飲從上與內園小兒狎暱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先是趙隱出鎮浙西（元年二月）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後裴璩為浙西節度使招郢黨降之散其徒又[illegible]收餘衆走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illegible]）

（[illegible]絳州人）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字茂休隴西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盜起宦官持兵柄倣以鯁直見忌及卒蔚代之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冤句屬曹州故城在今曹州府菏澤縣[illegible]）人黃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冤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汝士之子）奏蝗不食稼

[illegible]

旨擢朝[illegible]丁哲賀

冬十月，貶董禹為郴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illegible]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illegible]等訴于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威處分。

丙申 三年 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府，節度使薛崇出城勞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illegible]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彥昭罷為太子太傅，鄭畋數推鐸，遂以左僕射徵相。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illegible]逐張公素而代之。[illegible]是茂勳[illegible]以所授可舉從之。

六月，雄州[illegible]地震裂，水涌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illegible]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威自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怨怒思亂。[illegible]

以忠武節度使崔安潛[illegible]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蘄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無討賊之意。[illegible]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瑑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偓，約斂兵不戰，偓許為之奏官。[illegible]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眾諠譟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丁酉 四年 春二月，南詔[illegible]

酋龍為邊患殆二十年，及是死，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

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荊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先是高駢奏遣僧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時駢方築成都羅城恐蠻寇擾役又以蠻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酋龍果迎拜之信用其言已而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請曰南詔已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何爲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部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比還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崔澹博陵人善闡南詔有幕爽琮爽等官分理諸務其相督之木夾所以夾文書者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陷宋州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請求罷免不許

鹽州作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唐置今屬柳州府司戶

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爲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閩人宦官楊元价養子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以獻奏與戰生擒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覈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賊帥柳彥璋

彥璋王仙芝之別將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敕以彥璋爲將軍令衆散以劉秉仁爲刺史彥璋擁衆剽掠如故至是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彥璋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唐縣五代高氏于此置軍元改爲州今屬安陸府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蹙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

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須貶宜正軍法不從至是
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
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爲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
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
康君立（興唐人。）薛志勤（即薛鐵山奉誠人。）程懷信李存璋（字德璋雲州人）
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
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
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
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

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
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
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
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爲留後
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
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
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爲防禦使詔
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隋縣，今屬黃州府。）斬之

元裕大破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黨散
去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
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尋又陷虔吉饒信等州。信州今廣信府是。虔州吉州饒州注俱見前。）

夏四月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
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
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今寧武府是。）及岢嵐軍（今太原府岢嵐州是。）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
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
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南詔事（時南詔遣使請和。）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
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
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瑑（字希真河南人。）崔沆（字內融，鉉之子。）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歟匄者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

六月以高駢爲鎭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之黨多鄆人，乃徙駢鎭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注見前。

一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字成庶，緄曾孫）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業之子。）戰死。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一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鎭名，在臨安縣南，以石鏡山名，後改山爲衣錦山。）都將董昌（臨安人）等將兵討之。臨安人錢鏐（字具美）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錢鏐事始此。）